



文  
選  
學

駱鴻凱著

中

206451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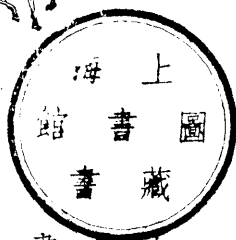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64908

學 選 文

著 凱 鴻 駱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 敘

敘曰：研治選學，厥涂有二。李匡又資暇錄，辨寒鼈與芳蓮。(一)邱光庭兼明書，訂雲彙與藻稅。(二)脚麟之賦，旁證說文。(三)天鷄之間，博涉爾雅。(四)以及繚緼同互。(五)骨母爲胥。(六)張釋釋卿之殊。(七)桓譚譚拾之誤。(八)莫不甄明異同，是正違失。此考據家之所有事也。清暉望舒，續紛入用。王孫驛使，雅故相仍。(九)翠流之詩，則冥符乎茂實。(十)紫脫之表，則影寫乎麗章。(十一)岑文本擬劇秦之篇。(十二)白太傅襲詠史之句。(十三)此則詞章家之所有事也。前者主於徵實，後者謂之課虛。(十四)事雖相資，功有偏至。自古善用選理以入文者，唐有子美，宋有景文。子美熟精選理，景文小名選哥，又嘗自言手鈔文選三過。近人李審言著書，於杜詩證選，考之已詳。景文之集，箋者缺如。間嘗取而誦之，閔瞻則高齋學士之選，淵洽則江都記室之遺，字必有徵，采非徒縟，歐公以札闡譏之，非知言也。談苑楊大年稱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當時治選學者，蓋亦莫不如是。王若選腴，蘇易簡雙字類要之屬，(十五)大都文人薰香摘豔，矜爲枕祕，以備貧糧。斯事雖細，亦有裨於文用，未可以餽釘薄之也。今之所述，首敘文選之義例，以及往昔治斯學者之塗轍，明選學之源流也。末篇所述，則以文史、文體、文術、諸方，析觀斯集，爲研習



文選者導之津梁也。遠自姬籙，訖於梁初，時更七代，人逾百二。玄圃積玉，纈其菁英。鄧林千枝，標其靈秀。藝苑矜爲瓊寶，英髦奉作準繩。昔劉彥和言，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斯歟。戊辰十一月長沙駱鴻凱自敘。

〔一〕李匡又資暇錄曰：曹植樂府『寒鼈多能蹠』，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復引羊淹鷄寒爲證。又李以上句『膾鯉膾胎鮓』，因注詩曰：『魚鼈膾鯉』。五臣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寒芳苓之巢龜』，五臣亦改寒爲拳，何以對下句之膾邪？

〔二〕邱光庭兼明書曰：靈光賦『雲窠藻稅』。臣向曰：『稅，又手也』，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撐卽又手也，何得更以稅爲又手，違經背義，乖繆之甚。

〔三〕方以智通雅曰：漢武帝獲麟，實鹿之異者。相如賦曰：『射麋腳麟』。此麟并州界有之，大小如鹿。羅願指此爲麟，皆本說文。

〔四〕楊大年談苑曰：淮南張佖知貢舉，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天雞有二，未詳孰是』。佖不能對，亟檢爾雅，釋蟲有鷩天雞，釋鳥有鷩天雞。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

〔五〕繚緝見西京賦注。

〔六〕骨母見七發注。

〔七〕張釋釋卿見宦者傳論注。

〔八〕桓譚譚拾見廣絕交論注。

〔九〕陸務觀老學庵筆記曰：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玉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十〕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陸務觀記東坡詩『兩朵妓紅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曰，『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呬翠粲』，揖曰，『翠粲，被衣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案錢大昕養新錄云，說文，滫，新也。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十一〕方以智通雅曰：王融曲水詩序，『紫脫華，朱莢秀』。文選注，瑞草也。宋人進芝賀表用之。

〔十二〕困學紀聞曰：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案南豐說非異一篇，見聖宋文選，長洲顧氏錄入南豐集外文。閻若瓊疑非異說三字有誤，蓋未見曾氏原文。

〔十三〕洪邁容齋續筆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出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沖。

〔十四〕張之洞輜軒語曰：選學有徵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爲學計。摹高格，獵奇采，此爲文計。

〔十五〕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選腴五卷，以五聲韻編輯文選中字。文選雙字類要三卷，摘取雙字以類編集。

# 文選學目次

## 叙

纂集第一	一
義例第二	二
源流第三	四
體式第四	二四
撰人第五	一四
撰人事跡生卒著述考第六	一七
徵故第七	一九
評騭第八	二五
讀選導言第九	二九
餘論第十	三三

附編一

文選分體研究舉例 論……………三七

附編二

文選專家研究舉例 陸士衡……………四三

選學書箸錄……………四九

# 文選學

## 纂集第一

文籍日興，散無友紀，於是總集作焉。或以防放佚，使零篇殘什，並有所歸；或以存鑒別，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斯固文章之品藻，著作之淵藪矣。總集之存於今者，以文選爲最古。鴻篇鉅製，垂範千秋。然溯其起源，最初選集列代之文以成一書者，當自晉杜預之善文始。隋志杜預善文五十卷杜

書早亡，而據史記李斯傳集解引辯士隱姓名遺章邯書云：『在善文中』，則知其蒐采頗廣。聖

賢羣輔錄，章懷後漢書皇后紀注並有徵引，又知其于選文之外，頗涉作者生平。是誠文選之瓏

藻矣，其後繼之而作，則有李充翰林論。其書至隋僅存三卷，隋志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按史通論贊篇評沈侯宋書謝

靈運傳論云：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是李書傳至隋唐僅有存者。今已全亡。其題爲論者，謂於纂集之外，復有評騭之言，以明去

取別裁之意也。嚴氏輯全文，掇拾遺佚，尙得論文數條。載全晉文五十三今補益一二，並錄如下。

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由未成而然也。文選海賦注引

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文選百一詩注引



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可謂成文矣。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

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研求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矣。

在朝辨政，而奏議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文選劇秦美新注引

盟檄發於師旅，相如論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依上所列，可知充書所選之文，蓋以沈思翰藻爲主，故極推潘、陸，而立名曰翰林。且既錄文

辭，復標選旨，體例亦善，可爲文選之先河矣。論中所舉之文，如木玄虛之賦，應休璉之詩，孔文舉

子雲之符命，司馬長卿之檄，文選俱有之。隋志列擊虞文章流別卷二，論二卷，論二卷，爲總集之始。隋志云：總集者，以建

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擊虞苦覽者之勞，於是採摘孔翠，芟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一類，雖不免數

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相繼，屬辭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

典忘祖之嫌，然其書分集與志論三種，集者所選之文，志者作家之略歷，而論則自述論文之微意也。歷代選家誠未有似此詳備者。惜其書至隋已殘，嚴氏輯全文僅得論十許條。載全晉文五十七今亦沾補一二，並錄如下。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序，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詞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呂律，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詞，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

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詞人之賦麗以淫。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以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墉』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澗酌彼行潦，澗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蹙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濯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

詞，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色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詞，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詞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籟，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當作二十五當作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前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揚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公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詞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今所口哀策者，古誄之義。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答旨之壯厲忼慨，應問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詞也。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幽通精以整，思玄博而贍，蔡邕玄表擬之而不及。金樓子立言篇引

王粲與蔡子篤、文叔良、士孫文始、楊德祖，及所爲潘文，則作思親詩，其文當而整，近乎雅

矣。古文苑注八引

以上敘論各體，原流粲然。文選一書，若詩、若頌、若賦、若七、若箴、若銘、若誄、若哀辭、若策、若設論、若碑，各體有之。賦如幽通、思玄，詩如王粲與蔡子篤、文叔良、士孫文始，設論如解嘲、賓戲，文選亦併入錄。選序所陳之義，又與流別論大旨宛爾符合。則摯氏是書，真可爲文選之前導矣。

此外總集之書，依隋志所錄，尙有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續文章流別三卷，孔寧撰，集苑四

十五卷，梁六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林鈔十一卷，沈約撰，梁有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文苑一百卷，孔道撰。文苑鈔三十卷。斯皆承流而作，輝映藝林。雖其書湮沒，體例無徵，而晉、宋、齊、梁間總集之盛，要可概見矣。昭明太子生丁其世，沿時代之風尚，踵昔賢之成規，乃集文選，以行於代。梁書本傳云：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二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二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日，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翠蟬纓綬，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普通元年，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主憺薨。舊事東宮禮絕旁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



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恆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某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

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執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賑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諫止，高祖優詔以諭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恆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鳴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按西歷五百零一至五百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甯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痛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按隋志云：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昭明與湘東王書云：往年因暇，搜采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文選三十卷。按隋志云：文選三十卷。隋志又有文章英華三

此可以明昭明之生平與其著述矣。正序之文，英華之選，既共玄經而覆瓿，隨江東之劫灰，

惟文選獨存。當時撰次，或昭明手自編訂，或與臣僚綴緝，史無明文，末由深考。惟其一時文士若

王規、殷鈞、王錫、張緬、張纘、並見梁書劉孝綽、王筠、殷芸、陸倕、到洽諸人，並被賓禮。王錫傳其為東

宮官屬者，若謝舉、謝覽、張率、陸倕、劉孝綽，皆嘗掌東宮管記；到沆、劉苞、陸襄，則為太子洗馬；徐勉

領中庶子之職，明山賓居學士之位，以上並見梁書皆屬一朝上選。昭明選文，或相商榷，而劉勰

傳載其兼東宮通事舍人，深被昭明愛接；雕龍論文之言，又若為文選印證，笙磬同音，是豈不謀

而合，抑嘗共討論，故宗旨如一耶。明楊升庵考之不審，乃以簡文所置之高齋學士，誤為昭明聚

文士以集選，相沿至今。吾友鄭石君及今人高氏均駁正之矣。高閔仙氏文選李注義疏云：王應

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興書目曰：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集序，頌贊銘誄碑誌行狀等為三十卷，原註曰：與何遜劉孝綽等撰。集表

書啓牋記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狀等為三十卷，原註曰：與何遜劉孝綽等撰。集表

升菴外集卷五十二曰：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

王固、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為的

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步瀛案：王象之與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迹有文選樓，引

舊圖經云：梁昭明太子所稱，以撰文選聚才士，賢士劉威、庾肩吾、徐伯操、孔敬通、惠子悅

乃傳聞之誤。昭明太子當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升菴考襄陽於梁為雍州，而改襄陽郡為王固，是也。然天監

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由徐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郡州之隨郡諸軍事，

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明徐擇王囿孔燦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是高齋學士乃簡文置而非昭明之文選樓多不足信揚州文選樓今在江蘇江都縣東南或云曹憲以明選文也大抵地志所稱之文選樓西則後人因昭明太子祠而建者也升菴狃於俗說不能據南史是正而反詛十學士姓名人多不知陋矣

### 義例第二

總集爲書，必考鏡文章之源流，洞悉體製之正變，而又能舉歷代之大宗，東名家之精要，符斯義例，乃稱雅裁。翰林流別各有論文，以見選錄之意。文選則不別撰論著，而惟以一序揭其義例，語簡而義賅，蓋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之類也。錄之如左。節錄學海堂諸生張杓等十人注間加補正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此上言未逮乎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書契不作於伏羲，此蓋因仍僞古文書傳序文

不及是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賁卦象傳文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

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椎輪即椎車，椎車無輻，合大木爲輪，其形如椎，故謂之椎輪，故正名爲椎車，今謂椎輪散文可通也。增

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上句言大輅因已下句言層冰五寒，失本來之形而加之凜冽。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此上序文字肇興源流寢廣

至魏四百餘年，詞人才子，文體三變。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從

至不可勝載，序賦之源流，賦爲六義之一，故引詩序文發端也。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以苟宋以

來作者對

三百篇以上作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言荀不言屈者，昭明以屈子之騷當別者，言故曰今也。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言荀不言屈者，昭明以屈子之騷當別者，言故曰今也。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謂子虛以上林二賦也。二賦昭明列畋獵類，而序云述

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紀事如潘岳藉田、西征諸賦，詠物如王褒洞簫、馬融長笛諸賦，風雲如宋玉風賦，其後陸機白雲、浮雲二賦，草木如孫楚菊花賦、王粲柳賦、魚蟲禽獸如繁虞有觀魚賦、傳奔蟬賦、禰衡鸚鵡賦、顏延之赭白馬賦諸賦，有入選者，有不入選者。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從此至自流而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賦，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賦之源雖本於騷，屈原為詞賦之祖，故別敘入，但名騷不名賦，後人所以有擬騷諸作是騷於賦，究自為一類。

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語本詩序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表；禮記樂記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鄭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從此至又亦若此。序詩之源流，兼言詩頌之同異。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

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退傳謂韋孟降將謂李陵也。孟事附漢書韋賢傳，有在鄒詩。陵事附也。四言五言，區以別矣。任昉文章緣起曰：四言詩始漢楚王傳，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

興，分鑣並驅。三字詩漢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諸篇九言詩今所見者，宋謝莊明堂樂歌，白帝一首為最先。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



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序頌語本詩序。詩大雅蒸民篇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漢魯峻碑作穆若清風。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頌。曰：至矣哉。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如彼指古詩之頌，若此指今頌。贊之頌體又不同。

次則箴興於補闕，從此至蓋云備矣。序各體文之源流，各體既繁，作者不一，故祇釋其義，或舉其名，不復言始自何人，與序詩賦異也。戒出於弼匡，

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溫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

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指事蓋七類，如七發說。七事以發太子是也。三言八字之文，三言八字，疑即文章。

緣起所謂離合體也。古微書引孝經授神契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是三言之文也。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邯鄲淳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齧白，是八字之文也。孔融四言離合體實本於此。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

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陶，埴也。周禮：太師職鄭注：匏，五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從此至大半難矣。序所以選文之意。歷觀文囿，汎覽詞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

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逸，時更七代，數逾千祀。七代，周秦漢魏晉宋齊也。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緲，飛文染

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

夷，加之翦截？此序所以不選六經之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

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

略諸。此序不選諸子之意。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從此至亦所不取，序不選戰國策及兩漢奏疏之意。冰釋泉涌，金

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李善注曹植與楊德祖書引魯連子言曰：齊之辯者田巴，辨於狙邱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十人。仲連之

卻秦軍，見史記魯仲連傳。食其之下齊國，見史記鄒食其傳。留侯之發八難，見漢書高帝紀。曲逆之吐六奇，見史記陳丞相世家。

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

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此序所以不選史之意。若

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篇什謂文章之單行者。雜

而集之。此因集內有史傳讚論序述之諸文，故申明其入選之意也。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此附言分體類之意，自賦

至祭文凡三十八，（今仿宋胡刻本書首目錄，書下奪移一行，當補。）而文分隸其中，所謂各以彙聚也。賦自京都至情凡十五類，詩自補亡至雜擬凡二十三類，所謂又以類分也。而每類之中，文之先後以時代為次，如賦之京都類，先班孟堅，次張

平子是也。詩之各類中，先後間有錯出，崇賢皆訂其失矣。

此篇首論文之起源，與文章遞變之故。次論賦，次論騷，次論詩，次論各體文，而總之以作者

之致，蓋云備矣。中敘選文之由，在集古今之清英，便來學之省覽。末復述經史子所以不選之意。而於史之讚論序述有詞采文華者，仍採錄之。而總其大旨曰：『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此昭明自明入選之準的，亦卽其自定文辭之封域也。顧後人於此頗持異議。又其分析文體，去取文詞，與夫編次之間，議者亦衆。次第述之，備商略焉。

阮伯元書文選序後曰：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史也，子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含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史也，子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

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乎。

章公文學總略曰：昭明之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此爲哀次總集，自成一體，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抱朴子百家曰：『陝見之徒，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眞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斯可以箴矣。且沈思孰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總集不摭九流之篇，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詞。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豈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彰耶，不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入錄？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有慙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

又曰：文選序云：『謀夫之話，辯士之端，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此則語言文字之分也。然選例亦不一致，依史所載，荆卿易水，漢祖大風，皆臨時觸興而作，豈嘗先屬草稿，亦與出話何異？而文選固錄之矣。至於辭命，則有草創潤色之功，蘇、張、陳說，度亦先有篇章。文選錄易水大風二歌，而獨汰去辯說，亦自相鉏吾矣。士衡文賦云：『說煒曄而譎誑。』是亦列爲文之

一種矣。

又曰：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隋書經籍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詞賦轉繁，衆家之籍，日以孳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李充之翰林論，鎰義慶之集林，沈約，丘遲之集鈔，放於此乎。七略惟有詩賦，及東漢銘誄論辯始繁，荀勗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則集部自此著。總集者，本括囊別集爲書，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爲文，其他非文也。文選上承其流，而稍入詩序，史贊，新書，典論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鈔，然已瘠矣。其序簡別三部，蓋總集之成法，顧已迷誤其本。以文辭之封域相格，慮非摯虞。李充意也。經籍志別有文章英華三十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詩與雜文爲異，即昭明義例不純。文選序率爾之言，不爲恆則。

阮氏此篇推闡昭明沈思翰藻之旨，與不選經史子之故，可謂明暢。章公之意，則以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隘異途，總集不選經史子者，體例適然，不足以盡文辭之封域，其言良是。然竊謂文之封域，本可弛張，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采與無文采，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之範圍也。故文心書記篇，雜文多品，悉可入錄。再縮小之，則凡有句讀者皆爲文，而不論其文飾與否。純任文飾，固謂之文矣，即樸質簡拙，亦不得不謂之

文。此類所包，稍小於前，而經傳子史皆在其隴罩。若夫文章之初，實先韻語；傳久行遠，實貴偶詞；修飾潤色，實爲文事；敷文擣藻，實異質言；則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廢者。卽彥和泛論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專有所屬，非泛爲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徧通於經傳子史。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所專美。文選所錄，獨以沈思翰藻爲宗，卽斯意也。抑六朝論文，最嚴文筆之辨。其所謂文，類不外如昭明之所揭槩。觀於梁元著書，其言明白，足與昭明相發已。

金樓子立言篇曰：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詞賦，則謂之文。此言古之學二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

義，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此言儒分爲二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

筆。此言文分爲二而指明筆之義界。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此言文之義界。

又曰：筆退則非，謂成篇。此篇卽單篇亦卽昭明所云篇什。進則不云取義，謂有所立義，如經史子然。神其巧慧，筆端而

已。此言筆但以當時施用，能達意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卽昭明所謂義歸翰藻。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此言有韻情靈搖

蕩。卽前所謂吟詠風謠流連哀思，亦卽昭明所謂事出沈思。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此言古之文筆以體裁分，今之文筆以聲律分。

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沈思翰藻之說，有由來矣。阮氏又有文言說、文韻說二篇，以推闡文之義界。又命其子福作文筆對，以爲文取乎沈思翰藻，吟詠哀思，故以有情辭聲

韻者爲文，直言無文，采者爲筆。繁徵博引，反覆證明。文筆對太長，今錄文言、文韻二篇。文言說後附列儀徵

劉君廣  
文言說

合而觀之，於昭明選文之封域，更無疑義矣。

文言說曰：古人無硯筆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傳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辭，協其音，以文其言，使文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辭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大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易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

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爲文，文卽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廣文言說曰：阮氏文言說以儷辭韻語爲文言，又徵引六朝文筆之分以成其說。今考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又云：『𠄎，𠄎也。』廣雅釋詁二云：『文，飾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誼，如文繡也。』是文以藻繪成章爲本。訓說文𠄎字下云：『有𠄎彰也。』蓋𠄎彰卽文章別體，猶而與𠄎同，丹與彤同也。厥後始區二字。𠄎訓爲𠄎，與文訓錯畫，其義互明。觀青與赤謂之文，經緯天地亦曰文，則訓飾訓錯，義實相兼。故三代之時，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謂之文。就事物言，則典籍爲文，禮法爲文，文字亦爲文。就物象言，則光融爲文，華麗者亦爲文。就應對言，則直言爲言，論難爲語，修辭者始爲文。文也者，別乎鄙詞俚語者也。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言語既然，則筆之於書，亦必象取錯交，功施藻飾，始克被以文稱。故魏晉六朝悉以有韻偶行爲文，而昭明文選亦以沈思翰藻爲文也。兩漢之世，雖咸以筆爲文，然均指典冊及文字言，非言文體。如史記太



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數萬，』論次其文，』論衡超奇篇『文以萬計，』是也。不得據是以非阮。惟阮於許、張、劉諸故訓推闡弗詳，故略伸其說，以證文章之必以彰彰爲主焉。

文韻說曰：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腳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腳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於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勑獲，故於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說此，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卽如雌覽連蟻覽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腳韻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勑獲者，謂漢、魏之韻，乃暗合於無心；休

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源，亦久出於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溼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溼觀，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逮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彌有鸞濟盈雉鳴，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於其間哉。此卽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爲志爲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間之偶十禮義政

致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政刑，偶十三，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即比也，後世四書文比基於此。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即如孔子言雲龍風虎一節，

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

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者即文也。韻字不見於說文，而內實有韻字，从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

約之說，或可橫指為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於孔卜，非上哲不能擬也。

右論文選之封域

文選次文之體凡三十有八：曰賦，曰詩，曰騷，曰七，曰詔，曰冊，曰令，曰教，曰策文，曰表，曰上書，曰啓，曰彈事，曰牋，曰奏記，曰書，曰移，曰檄，曰對問，曰設問，曰辭，曰頌，曰贊，曰符命，曰史論，曰史述贊，曰論，曰連珠，曰箴，曰銘，曰誄，曰哀，曰碑文，曰墓誌，曰行狀，曰弔文，曰祭文。賦與詩又析為若干類。賦曰京都，曰郊祀，曰耕藉，曰畋獵，曰紀行，曰遊覽，曰宮殿，曰江海，曰物色，曰鳥獸，曰志，曰哀傷，曰論文，曰音樂，曰情，凡十五類。詩曰補亡，曰述德，曰勸勵，曰獻詩，曰公讌，曰祖餞，曰詠史，曰百一，曰遊仙，曰招隱，曰反招隱，曰遊覽，曰詠懷，曰哀傷，曰贈答，曰行旅，曰軍戍，曰郊廟，曰樂府，曰挽歌，

曰雜歌，曰雜詩，曰雜擬，凡二十三類。分析或不無煩雜，後人訾議頗多，特條舉而辨之。

吳子良林下偶談曰：太史公曰：『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詞賦類曰：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

章實齋文史通義詩教篇曰：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立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魏文典論，蓋猶桓譚新論、王充論衡

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篇，而解嘲當別有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

俞蔭甫第一樓叢書曰：文選一書，辭章家奉爲準繩，乃其體例實多可議。如賦詩宜以時代爲次，多爲標目，反或拘牽。且特立耕藉之目，而所錄止潘安仁藉田賦一首，特立論文之目，而所錄止陸士衡文賦一首，然則耕藉卽潘賦之正名，論文乃陸賦之本意，題前立題，猶屋上架屋矣。又如風月雪賦之物色，義旣不通，而秋興一賦，又非其倫，斯亦義例之未安者乎。

吳姚二氏以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十六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皆列於賦家。離騷特二十五篇之一，招魂亦十六篇之一，招隱士亦四十四篇之一。昭明乃以騷名三家之賦，而又與賦別爲一體，疑有未當。不知賦出於騷，騷爲賦之祖，究可自爲一類。彥和析論文體，以辨騷與詮賦分篇，是亦別騷於賦矣。隋經籍志集部特立楚辭一類，後世仍之，尤見推崇騷體，不與

其他文辭同列之意。審是，可無疑於昭明之失當矣。文選賦列詩前，此其例啓於漢志，彥和所謂『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者』是也。是又不得以之責昭明矣。章氏以昭明論文，惟拘形貌，而昧於文學之流別，斯言誠中其失。難蜀父老文選本入檄類，章氏謂別爲難體，語失檢類。然夷攷爾時劉氏文心，列體亦繁。惟以對連珠七林統歸雜文，誄碑爲一類，章氏謂別爲難體，語失檢類。世傳任昉文章緣起，縷舉八十五種，雜碎尤甚。任以專書辨析衆製，尙復如此，知昭明分體，亦因仍前規耳。文心詮賦篇云：『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體國經野，義尙光大。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據此，是賦之分類，昭明仍前貫也。頌贊篇云：『遷固著書，託贊褒貶。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亦云：『摯虞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之漢述。』是史述贊之名，昭明亦承仲洽之誤者也。又吳志闕澤傳有過秦論之稱，則此篇稱論已舊，非始昭明，明矣。至物色之名，本六朝常語，延年取以入咏。秋胡詩曰：春行采歸物，色桑榆時。雕龍亦用題篇，其義猶漢人言雲物，今人言光景，遠出鄭君。周官保章氏注。詞非晦解，俞氏謂爲不通，何耶？

右論文選之分體

文選一書，囊括七代，凡得百三十餘家，家取如千首，自謂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矣。然去取之間，猶不免議者紛紜，分別述之，爲辨白焉。

## 一、入選之文有爲廢品者

蘇子瞻答劉沔書曰：梁蕭統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亦莫統若也。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人，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真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痛也。

案劉子玄言見史通雜說篇。曰：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辭采壯麗，音調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 二、入選之文有事與人不足錄者

王西莊蛾術篇曰：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廬

陵趙文儀稱同甫

仁子字

少閱文選，卽恨其紕繆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

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

司命、山鬼。

案九歌尙有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四首在少司命、山鬼之前，因別分爲卷在前。陳氏只見三十三卷之少司命、山鬼，遽謂止存二首，可謂失檢。九章不當

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此

種的是宋元人議論，中有一段道理。但所謂後出師表者，乃宋元人爲之題目，據亮本傳但有一

表，後表乃在裴松之注。松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然則昭明不收，固當。抑其所取

之未合，則不但如同甫所云而已。如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殷仲文自解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阮

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此等文似皆可以不存，而蕭氏俱收入文選。

陸機、陸雲、吳之世臣，不宜仕晉。潘岳品尤卑，世稱潘江陸海；然二子但有麗辭，苦無風骨，而文選取之亦頗多。蓋彼所謂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者，原但論其文辭之美，而不論其事，亦不說其人也。文選之體如此。

### 三、入選之文道理事理文理俱無者

梁荏林退菴論文曰：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是已。余初聞之，即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東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爲千古言忠孝者之職志；卜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移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塗；即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言文章者亦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事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韋宏嗣之博奕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最服膺者真文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其失言。

### 四、入選之文失於滑澤者

章公國故論衡論式篇引與人書曰：余以爲持誦文選，不如



取三國晉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尤勝於滑澤者。

### 五、未選之文有宜取者

洪慶善楚辭補注曰：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皆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游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畔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蘇子瞻志林曰：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也。

劉申受八代文苑敍錄曰：文選綴緝，有三善焉。體例謹嚴，芟翦不加經史，一也。蒐羅廣博，奧隱不墜浮沈，二也。笙簧六籍，鼓吹百家，後有明哲，罕出範圍，三也。若乃類聚乖舛，棄置失當，亦有可譏者焉。靈均遠游、天問，開詞賦之宗；文通故鄉、江上，採騷歌之韻；長卿凌雲之氣，枚叔梁園之才；子雲蜀都、太冲斯仿、武皇悼逝、黃門是規，明遠游思、徽音宋玉、張融賦海、表裏玄虛、郊祀不采。

漢志，僅及延年。樂府止涉五言，未遑曲調冊令勸進之作，視獎亂爲故常，詩序史論之收，顯違例而彌陋。七發命七章，辨幾可以九名，王褒對問，非韻安得以頌列。雄風高唐，義存譎諫，焉止狀景言情。鵬鳥集舍，志明死生，非誇博物多識，臨終百一，徒受嗤於後人。僞孔擬蘇，炫別裁於玄鑿。下

### 六、未選之文從而爲之詞者

王勉夫野客叢書曰：遯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

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際，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

喬松年蘿蘿亭雜記曰：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爲宗，貴於齊死生，忘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非彼時之所貴也。故文選棄而不取。

按文選所錄賸品有三：一爲司馬長卿長門賦，

南齊書陸厥傳上林長門殆非一家之賦，顧炎武日知錄亦謂此賦首稱孝武皇帝陳皇

后云：相如卒於元狩五年，安得言孝武皇帝何肥瞻讀書記亦斷此賦爲後人所擬。

一爲子女所舉之李陵答蘇武書。二篇皆作僞之絕

工，幾於亂眞者。豈昭明之鑒裁有失，抑欣賞其文，不忍割愛耶。至蘇李之詩，見疑後代，摯虞文論，

延之庭誥，俱有是言。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顏延之庭誥曰：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蓋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是仲洽已明其僞矣。亦不

自東坡始也。一爲孔安國尚書序。此本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書序。然其案自清閭若璩、惠定宇諸人著書考論，始成定讞。若昭明時，固無不信以爲真也。王西莊氏就事衡文，捨文方人，其見甚謬。本吾友鄭石君說退谷所見，又下於王，退庵駁之，允已。章公以名理議禮之文，六代所優，而選不錄，以

爲缺陷。竊謂昭明選文，主於沈思翰藻，名理議禮之作，質浮於文，所由見外。然固不得以滑澤絀之也。蓋自江左文辭，稍崇華贍，下逮齊、梁，駢麗之習成，聲病之學盛，取青媲白，鏤葉雕花，日趨於纖豔，而古初渾樸之意盡失。昭明芟次七代，薈萃羣言，擇其文之尤典雅者，勒爲一書，用以切磨時趨，標指先正。跡其所錄，高文典冊十之七，清辭秀句十之五，纒靡之音百不得一。以故班、張、潘、陸、顏、謝之文，班班在列，而齊、梁有名文士若吳均、柳惲之流，概從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見。其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曰：『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遒耳。』此其識見之卓，度越古今。文選所錄，猶斯旨也。豈滑澤者比哉。至洪氏、蘇氏以文選去取未當，斥爲無識，不知楚辭別有專集，故選僅拔取其尤。鮑謝探錄不遺，淵明猶有未備，此自爾時士論趨嚮如此。所以記室評詩，淵明夷之中品，而隱侯宋書謝客傳論，暢言文變，亦獨遺淵明而弗及也。蘇氏之言，則宋韓滉、張戒、清人錢季璣均駁斥之。

韓氏澗泉日記曰：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閑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閑情一賦，可以見

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余以東坡爲強生事。  
張氏歲寒堂詩話曰：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不知文選雖  
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之士，此其大法，  
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揚  
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案此語未然其文詞安可以  
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  
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

錢氏隱叟遺集曰：自唐初以來，選舉盛行，故雖以杜少陵之雄視百代，其訓子猶勗其熟  
精。而子瞻題是書後，獨譏其文體卑弱，去取失當者，何哉？大抵駢儷之文，足供辭人採獵，而擅  
古文者多嗤之。少陵工詞賦，大禮太清諸作，希蹤魏晉，其餘表狀誌碑，亦沿六代餘習，時尙藻  
麗，文選固所枕藉矣。子瞻爲古文，微特涂與選殊，其卓越陵躐之氣，亦視此誠有所不屑。案此語亦  
有病然文章關乎風氣，未可以一格繩。蕭梁之際，曼聲縟響，風扇藝林。昭明是選，猶能導源屈宋，  
遠溯揚班，則所目想心遊，固非狃近代之靡靡者。至其偶儷居宗，葩華是擷，則當時風氣爲之。  
令子瞻而處斯世，未必不徇所尙，又何必以一己之愛憎，程墨前古耶？夫子瞻喜陶，而少陵謂

其非知道，可知文人祈嚮，性情既殊，指趣斯異。苟執一爲定評，則循聲失實，古人之譏述可廢者多矣。文選網羅衆家，諸體咸備，而搜珍翦穢，文質相扶，固後生英髦所爲準的者矣。淵明之詩，不因少陵一言而見損，昭明之選，豈以子瞻不取而可棄乎？夫李陵之詩與答蘇武之書，僞體失裁，則尺璧之瑕，誠不能爲昭明掩，然劉知幾史通已議之，亦不自子瞻始云。

且昭明選文之旨，在乎拳擷孔翠，以供文苑之雜誦，非以此存七代之文獻，篇幅所限，纔三十卷，其不能無所遺漏，亦勢使之然也，安得以一家偶遺，或家取數首，嫌爲未備哉？善乎士衡之言曰：『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臺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差不盈於子掬。』知斯義也，可與論文選矣。

文選去取，議者紛紜，已辨白如上矣。其去取之準，尙有當知者二事。一曰不錄生存。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寶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故所錄皆前人作也。』蓋論人以蓋棺而允，談藝亦以歿世爲公。自昭明首創斯例，記室詩品，亦不錄存者。後來選家，大都準此，多以錄同時人爲嫌於標榜矣。一曰近詳遠略。何<sup>肥</sup>瞻讀書記謂：『此書於嬴、劉二代，聊示椎輪，當求諸史集。建安以降，大同以前，衆論之所推服，時士之所鑽仰，蓋無遺憾焉。』按登選之文，雖甄錄楚辭與子夏詩序，上起成周，其實偏詳近代，由近代視兩漢略已，先

秦又略之略已。何以知之？試觀令載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教載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修楚王元廟教二首，策秀才文則祇有王元長與彥昇兩家，以及啓類、彈事類、墓誌、行狀、祭文諸類，彥昇爲多，其餘則沈約、顏延之、謝惠連、王僧達數人之文，豈非以近代爲主乎？不然，自啓以下，古人詎無此體者。是知昭明選文，詳近略遠，又其所懸之準的矣。

右論文選之去取

文選編次文辭，有增刪者，有割裂者，有誤析賦首或摘史辭爲序者。至於標題，敘次之間，亦不無小失。此固無關宏旨，不足爲其書病也。條舉於下：

一、增刪古人之文

俞理初癸巳叢稿文選自校本跋曰：文選見於史策者極多。選家例有甄別增刪。其本有視它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沂涌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一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二觀。今所得後漢宮殿圖亦無此二觀，則賦文昭明刪之。九章涉江云『亂曰』以下刪五十三字。鍾士季檄蜀文，魏志『亦無及也，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今文選『亦無及也』下，刪其詳擇九字。任彥昇爲褚秦

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略詳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復補唐僧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其亦以意存者，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答秣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傳其序引。其增改字者，據注則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然則文選不當以拘牽元稿，評說是非也。其中本爲昭明所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墨翟不好伎，置和民無貴矣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事，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書皆然，況其爲文辭選集本耶。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西漢錄賦已刪取如此。

## 二、割裂古人之文代造題目

賈誼過秦，在新書中本有三篇，昭明乃截其一，題以論字，猶沿前人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本自有論，昭明又截皇后紀、宦者傳、逸民傳之首節，題以論字。承其謬者，如史記之年表月表，漢書之諸侯王表，唐書藝文志五代職方考，姚氏古辭類纂皆截其

首節題以序字而一行傳，伶官傳，則又截其首節，一題爲序，一題爲論，宦者傳論則且截取傳中一節爲之。隨意命題，無復定例，此皆踵昭明之爲也。

三、誤析賦首或摘史辭爲序

蘇子瞻志林曰：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

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王觀國學林曰：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昭明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記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詞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之。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於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藉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立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賦，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詞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



序，賈誼鵬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又曰：張平子四愁詩序非衡自作，豈有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又自稱下車威嚴，郡中大治者？按後漢書張衡傳，知此乃史辭也，詞有不同，蓋撰後漢者非一家，編衡集者增損之耳。

#### 四、標題之誤

詩遊覽類鮑明遠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張銑曰：『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也。』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呂延濟曰：『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序不云應教，誤矣。』贈答類二曹子建贈丁儀一首，李善曰：『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又贈丁儀王粲一首，李善曰：『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曰：『集云，爲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贈答類三郭泰機答傅咸一首，何屺瞻曰：『案詩乃贈傅，非答也。』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二首，李善曰：『集亦云，爲全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行旅上陸士衡赴洛二首，李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張銑曰：『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誤者合也。』騷類劉安招士隱一首，案王逸章句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則此篇明爲淮南賓客所作，題曰劉安，誤。

也。表類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李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書類下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案宜改題爲呂仲悌與嵇叔夜書，其說詳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案梁書劉峻傳著辨命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今案其語，似非答書，以書中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考之，知爲答書之序，昭明竟撰入書類，誤也。檄類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趙琴士讀書偶記云：『昭明文選此文標題曰爲袁紹檄豫州，李善注引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今案魏志陳琳傳並無此檄，告劉備以下數語，皆善妄增。又案後漢書及魏志袁紹傳，宣此檄時，已在備奔歸紹之後，然則非獨善注妄也，卽昭明標題，亦不當爲爲袁紹檄豫州。宋胡三省註通鑑知善之說非也，乃泥於昭明此題，而云蓋帝都許，許屬潁州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爲言。此似但見文選之題，而未細看陳琳之文。檄首一行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非劉備而誰，乃以爲指其地言耶？此檄末云：「卽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外。」則非專檄豫州可知。裴松之魏志注云：「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此爲傳其實，故余謂此當題爲陳琳「爲袁紹檄州郡討操。」左將軍豫州刺史下，郡國相守土，當

有告字；如魏檄吳將校部曲云，「尙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也。」操檄吳託之或，紹檄操託之備，皆倚以爲重。二檄俱出陳琳之手，其體例同可知也。或名而備不名者，尊帝室之胄，又或本有而傳寫遺落，未可知也。近有重訂文選者，見此檄首一行不甚可通，乃爲之注云：「蜀志先主歸謙，陶謙表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故稱郡國相；又稱守者，郡守也。」左將軍既非郡國相，豫州刺史亦非郡守，何得強紐而合爲一耶？」

### 五、敘次之失

詩公讌類曹子建公讌詩一首，李善曰，「贈答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也。」招隱類左太冲招隱詩二首，李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哀傷類曹子建七哀詩一首，李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贈答類二張茂先答何邵二首，劉良曰，「邵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答之詩，則贈詩當爲先，今以答爲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及追改也。」行旅類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李善曰，「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樂府類下陸士衡挽歌三首，胡果泉云，「第三章首句與第一章末句相接，以文義訂之，第三章當在二章之前。」雜詩類何敬祖雜詩一首，李善曰，「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上書類枚叔上書諫吳王李善曰，「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誤也。」書類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何屺瞻曰，「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誤矣。」論類李蕭遠運

命論一首，文列養生論後。按叔夜卒於魏常道鄉，公景元二年，而蕭遠爲魏明帝時人，前後倒置，亦誤。

右論文選之編次

## 源流第三

選學之名，昉於唐初。自曹祕書播斯蘭蒞，李崇賢繡其悅鑿，津塗既闢，續述日盛，門分類別，人各爲書。一曰注釋，廣釋事類，搜討冥幽，援毛、鄭蟲魚之勤，達向、郭筌蹄之表，非惟蕭氏之功，臣實亦百家之肴饌，此一家也。二曰辭章，采拾菁華，抉摘藻異，雅類兔園之冊，允爲獮祭之資，此一家也。三曰廣續，孟、卜之續擬，陳、劉之補廣，探遺珠於滄海，異伐木於鄧林，不免好事之譏，祇廁附庸之末，此一家也。四曰讎校，自南宋鈔版，卽以李注合於五臣，展轉訛混，梳剔維艱，復崇賢之舊觀，成藝林之善本，此一家也。五曰評論，標舉義理，甄別瑕瑜，發哲匠之巧心，啓童蒙之妙悟，此又一家也。總斯五家，梗概略舉。隋唐以降，代有成書，而唐與清爲最盛。今分三期述之：一、隋唐間文選學之起源及唐代文選學家考；二、宋元明文選學；三、清代文選學家述略。

### 一、隋唐間文選學之起源及唐代文選學家考

自文選書成，至隋卽有蕭該著書，首加研討，實開文選學之先河，特先述之。

隋書儒林何妥傳，附載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

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何安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重。北史儒林何安傳略同。

按鄱陽王恢、梁武帝弟，則該爲昭明從子。所著文選音義，隋志作音三卷，新舊唐志並作音義十卷，可謂蕭氏家學，淵源有自矣。惜其書不傳。今可見者，惟文選思玄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引蕭該音，「頗本作陂，布義切。」漢書揚雄傳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咤，文選余日反。」二條此則片羽僅存，不得如漢書音義，後人得爲蒐集成卷耳。

繼該之後，卓然以文選舉學者，首推隋、唐間之曹憲。李善承憲之業，集厥大成而許淹、公孫羅諸人相繼傳授，亦於斯學有所撰著。今錄諸家傳略，考論如下。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祕書學士。每聚教徒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於祕閣。隋志又載古今字圖雜錄一卷，曹憲撰。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宏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

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唐書儒學傳

唐書儒學傳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訓詁。撰文選音十卷。同上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顯慶中，高宗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

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四匹，詔藏於祕閣。除

璐王府記室參軍，轉祕書郎。乾封中，高宗出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

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辨惑二十卷。載初元年卒。睿宗永昌六年己丑歲十一月改爲初載

元年子邕亦知名。同上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十卷行於代。同上

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

敏之敗，善坐罪，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

大行於時。文苑李邕傳

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及模子景倩，皆相傳授。模，武后時爲左拾

遺。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新唐書儒學曹憲傳。

李邕字太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

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

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

忘義。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

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文藝李邕傳。

綜新舊兩書以觀文選之學，蓋自曹氏開其朔，而李氏集厥成。今考諸家著述，曹憲之文選

音義十卷唐志久已亡佚。公孫羅之文選注六十卷，文選音十卷唐志僅可於日本金澤文庫唐寫殘

本文選集註中窺見崖略。集註引有文選鈔及文選音決二書。按日本國見在書目有公孫羅撰

本人撰著錄當時所得中國書則鈔與音決或本公孫羅書原名唐語林文學篇劉禹錫曰南都賦言春茹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茹鳥卵非也此條亦文選注之佚文。許淹之

文選音十卷唐志今亦亡佚。新唐志又別載釋道淹文選音十卷考本傳淹出家爲僧後又還俗疑

淹之文選音得其實矣。華嚴經音義六十六引淹師文選音義云猗美也。此淹師即許淹。此條即文選音之佚文。魏模及其子景倩兩家，則僅以斯學傳

授，並無著述。於是李氏選注一書，奄有衆家之長，獨擅千古，流傳藝苑，光景常新。唐志別載李善

今佚。清嘉慶中儀徵阮氏表章選學，因於揚州舊祀昭明太子之文選樓，特改題隋文選樓，崇祀曹



憲以下七人，並爲之記云：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選巷，考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嘉慶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玉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文選巷卽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案……藝文志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辭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間，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旣精雅訓，又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於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於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揚一益二，最爲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卽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乃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於文

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亡佚，間見引於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間人注書，引據便而博。元幼時卽爲文選學，既而爲經籍纂詁二百二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既奉先大夫命，遵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間。廟西餘地，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餽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君、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先大夫慟捐館舍。元於十年冬哀敬肯構之，越既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先大夫存古跡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揚州隋文選樓記。

阮公主持壇坫，獨以蕭選標宗。此記闡明辭章小學同源共流，足舉唐初選學之全矣。

至新書謂崇賢注選，由邕補益。魏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云：李善初爲輯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蘇子瞻讀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復行。其事殊不足信。自唐李濟翁著書，已言之鑿鑿。清四庫提要復據濟翁之說，駁正新傳，事愈益明。

李濟翁資暇錄曰：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并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

四庫全書總目文選李善註提要云：文選舊本三十卷，李善爲註，始每卷各分爲二。新唐

書李邕傳稱其父善始註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補益之乃附事見義故兩書並行今本事義兼釋似爲邕所改定然傳稱善註文選在顯慶中與今本所載題顯慶三年者合而舊唐書邕傳稱天寶五載坐柳勣事杖殺年七十餘上距顯慶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時邕尙未生安得有助善註書之事且自天寶五載上推七十餘年當在高宗總章咸亨間而舊書稱善文選之學受之曹憲計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時當七十餘歲亦決無伏生之壽待其長而著書考李匡又資暇錄云云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由於邕匡又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知新唐書喜采小說未詳考也高閔仙氏文選李注義疏云四義兼釋者爲李善定本其說甚是足正新傳之訛然顯慶三年表上之本必非其絕筆之書目既以今本爲定本則雖冠以顯慶三年上表其爲晚定本固無妨也至謂善受文選在隋末生邕時當七十餘歲則非是舊傳善卒在載初元年即永昌元年上推至貞觀元年凡六十三年舊書儒學傳言曹憲百有五歲卒新書文藝傳亦言憲百餘歲卒使貞觀元年憲七八十歲尙有二三十年以外之歲月善弱冠受業當在唐初不在隋末也由此言之假使善生貞觀初年則總章咸亨間亦僅四十餘歲安得謂七十餘歲始生邕哉

李善上文選注表 節錄高氏注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

以上人文與天地文並著

易益象傳曰：『其道大光。』呂氏春秋有始篇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淮南子天文篇同。開元

占經卷三引尚書考靈耀，楚辭天問王逸注，廣雅釋天作東方皋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並同。太玄數篇曰：『九

天一爲中天，二爲義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暉天，六爲廓天，七爲滅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又不同。漢書

莽傳顏注曰：『縹，繁也。』本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揆景緯以裁基，』注曰：『景，日也；緯，星也。』詩日月

曰：『照臨下土。』左傳莊二十二年曰：『照之以天光。』易坤象傳曰：『地厚載物，德合無疆。』本書封禪文曰：『下

泝八埏，』李注引孟康曰：『埏，若窰埏，地之八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曰：『淮南子作八賁，』案今淮南墜形

篇作八賁。』易離象傳曰：『百穀草木麗乎土。』周禮小司寇鄭注曰：『麗，附也。』本書射雉賦徐爰注曰：『峙，立也。』

易繫辭傳曰：『天垂象。』坤六三曰：『含章可貞。』協協字通，書僞太誓上曰：『惟人萬物之靈。』本書文賦序曰，

『取則不遠。』易恆象傳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揆叢雲之奧辭。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辭人，御蘭芳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鞏悅於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束鷲，煽風流於江左。

以上古今文章之變遷 易繫辭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罔罟。』張景陽七命曰：『解義皇

之繩。』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高注曰：『葛天氏，古帝名。』禮記明堂位曰：『女媧之笙簧。』鄭注引宋本作篇曰：『女媧作笙簧。』漢書禮樂志注引晉灼曰：『搯，即光炎字也。』太平御覽天部引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襲襲。』注曰：『言和氣應也。』案襲，叢字同。後漢書曹褒傳：『元和二年下詔曰：三五步驟。』李賢注引孝經鈎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方言十二曰：『日運爲躔。』漢書律歷志顏注曰：『躔，舍也。』公羊傳隱元年何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娥臂而斗建寅之辰也。』案月令據夏正建寅，故正月日在營室。推之殷正建丑，則日在婺女。周正建子，則日在斗。然恆星東移，古今日躔有異，此不過言其大略耳。書益稷僞孔傳曰：『球，玉磬。』又曰：『鑄，大鐘。』案鐘，乃鐘之通借字。禮記樂記曰：『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屈原作離騷見昭明序。本書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揚子法言寡見篇曰：『今之學也，非獨爲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說。』世說新語賞譽篇曰：『王敦爲大將軍，領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劉孝標注引玠別傳曰：『敦爲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又見晉書衛玠傳。又王衍傳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文心雕

龍明詩篇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魏志三少帝紀曰：『齊王芳即皇帝位，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本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至於建安，曹氏革命，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後漢書獻帝紀曰：『改元建安。』本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曰：『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注曰：『長離，喻機也；漢書曰：『長麗揆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案李引漢書見禮樂志。北度謂陸機度江入洛陽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濃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暘，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司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據先鄭此注，漢潁川郡陽城縣正當地中。陽城爲今河南登封縣地，在洛陽東南一百二十里，則洛陽在其西，與日西則景朝多陰之義合，故云圭陰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晉陽秋曰：『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又見晉書元帝紀。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製，溺於玄風，蚩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搢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綿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

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以上昭明之撰文選。梁書武帝本紀曰：『中興二年三月丙辰，齊帝禪位於梁王。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即

皇帝位。』晉書郭璞傳贊曰：『夙振宏材。』爾雅釋詁曰：『劬，勉也。』易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禮

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裴注引王沈魏書曰：『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論議大義，侃侃無倦。』太平御覽皇

部引肅城作肅成。漢書武五子傳曰：『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案

梁書昭明太子傳曰：『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

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晉宋以來，未之有也。』離騷王逸注曰：『搴，取也。』本書蜀都賦曰：『當中葉

而擅名。』此文中葉指周秦以來，對上古言。離騷曰：『謇吾法夫前脩兮，』王注曰：『上法前世遠賢。』案脩修字

通用。論衡亂龍篇曰：『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周巡縣嶠四句，以品珠玉喻選文也。穆天子傳曰：『乃至于

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本書陸士衡樂府欲馬長城窟行注曰：『縣，遠也。』爾雅釋山曰：『山銳而高嶠。』釋文

曰：『嶠，渠驕反。』郭又音驕。字林作嶠，云山銳而長也，巨照反。尹文子大道上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

本書西都賦注亦引之。淮南子覽冥篇高注曰：『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

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西都賦注亦引之。又搜神記卷二十曰：『隋縣澠水側有斷蛇丘，

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案隋字當作隨，漢東之國，與楚隣，後入於楚。長瀾指江漢也。管子揆度篇曰：『南貴江漢之珠。』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曰：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爾雅釋水曰：『大波爲瀾。』爾雅釋言曰：『髦，俊也。』本書辨命論曰：『英髦秀達。』淮南子兵略篇許注曰：『的，射準也。』

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瓊崇山，導涓宗海。

以上稱頌高宗

蔡邕獨斷曰：『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陛下者，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

必有近臣執衛陳於階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上書亦如之。』左傳昭二十八年成縛曰：『經緯天地曰文。』書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論語泰伯篇子曰：『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儀禮喪服傳曰：『君至尊也。』左傳桓二年曰：『三辰旂旗。』注曰：『三辰，日月星也。』漢書

律曆志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老子曰：『大音希聲。』周禮春官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夔，大武。』鄭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

禹樂也。大夔，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賈疏引樂緯曰：『帝馨之樂曰六英。』漢書禮樂志曰：『帝馨作五英。』白虎



通義禮樂篇，風俗通義聲音篇，御覽樂部引樂緯皆作五英。廣雅釋樂作五畿。本書季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禮記中庸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說文曰：『涓，小流也。』書禹貢曰：『江漢朝宗於海。』

臣蓬衡叢品，樛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

以上作注 禮記儒行曰：『蓬戶斐牖。』詩衡門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左傳昭七年杜注曰：『叢小貌。』

莊子逍遙遊曰：『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又人間世篇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欒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匠石不顧，曰：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樞，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

匠石歸，欒社見夢曰：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筴策字通，實冊之借字。漢書張安世傳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講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案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此後元封四年六年，太初二年，天漢元年皆幸河東祠后土。三篋書亡，安世傳未明言爲何年。然幸河東爲祠汾陰后土，故此文汾河連言。本書漢武帝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乃元鼎四年幸河東祠后土作，可見幸河東必濟汾河。何氏焯以爲汾河代河東，恐未是。』

本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本書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曰：『竹

連言。本書漢武帝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乃元鼎四年幸河東祠后土作，可見幸河東必濟汾河。何氏焯以爲汾河代河東，恐未是。』

汾河代河東，恐未是。本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本書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曰：『竹

書無落簡之謬。』注引張鷟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又見晉書東晉傳。嵩崇同字。說文新附嵩字曰：『中岳嵩高山也。』章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嵩字，即其證。張雲璈許巽行所考皆是。何焯據舜典僞孔傳言崇山南裔，而大酉小酉二山在武陵郡，亦南裔，故以崇山代之。其說甚謬，姚鼐惜抱軒筆記已駁之矣。』本書文賦曰：『罄澄心以凝思。』

本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讀之喜笑，把玩無厭。』南齊書樂志謝朓寄祭歌詞歌黃帝曰：『涼燠資成化。』詩山有樞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王凝之蘭亭詩曰：『逍遙曠通津。』論語微子篇集解引鄭玄曰：『津濟渡處也。』案此謙言雖喜其書可永朝夕，而實味其從濟之路。淮南子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及之。』魏志王肅傳裴注引魏略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本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亦引之，夜下有與陰二字，兩上無陰字，未知孰是。本書樵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弋釣草野。』案此弋釣喻獲取也。隋書經籍志曰：『班固傳毅並依七略而爲書部。』詩伯兮曰：『願言思伯。』

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上表。

以上上表

後漢書吳祐傳曰：『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李賢注曰：『殺青者以火灸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

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案初學記果木部，太平御覽文部引風俗通義亦據劉向別錄爲說。本書魏文帝典論論文曰，『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注引東觀記光武讓吳漢詔有此二語。本書百一詩注引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甕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水經淄水注謂古梧宮之臺東，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據以輯入闕子，謂太平御覽卷五十一誤作闕子。然此注及藝文類聚地部亦引作闕子。莊子逍遙篇釋文曰，『塵垢，染汙也。』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曰，『請備之延閣，藏之廣內。』法言學行篇曰，『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又漢書藝文志有小說家。

昭明選文，著其例於序內。李善緝注，則散其凡於注中。此蓋遠本左氏作傳，立凡五十，散在各篇，以發明春秋之例，可謂於古有徵矣。今刺取而彙輯之。

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兩都賦序注

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也。他皆類此。兩都賦序以興滅繼絕潤色鴻業注

按舞鶴賦『窮天步而高尋』注，引詩『天步艱難』亦此例。

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不敢專也。他皆類此。兩都賦序朝廷無事注。

按西京賦『青瑣丹墀』注，引王逸楚詞注爲證，亦此例。

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故云音義而已。西都賦注。

石渠已見上文。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務從省也。他皆類此。同上。

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東都賦注。

諸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同上。

諸夏已見上文。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他皆類此。同上。

高氏李注略例云：此二條各爲一例，不可偏廢也。卽以東都賦注核之，如講武、乘輿、鳳蓋、和鑾、百僚、防禦、建章、甘泉、

游俠等注，所云見上文者，皆指西都賦，卽準此例而非前例。然猶曰兩都同卷也。又如南都賦之鱣鱣見西京、甘泉、

賦之承明見西都，輦轎見東京及吳都，通天見西京，崢嶸見西都及魏都，藉田賦之沛艾見東京，康衢見西都，長楊

賦之三驅見羽獵（羽獵賦注云見東都），西征賦之衿帶見東京，蜀都賦之鄴白、鄠竹、藍田等竝見西都，華蓋見

西京，江賦之海童見吳都及海賦等注，而注皆云上文，不惟異篇且異卷，相隔甚遠，實皆準此例也。若但有前例而

無此例，則不免自言之而自違之矣。

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謬者，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

此。西京賦薛綜注。

案文心指瑕篇云：『中黃育獲之疇，薛綜注謂之闕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今文選薛注無闕尹句，此即善因注有未是，從而去之也。隋書牛宏傳東京賦注引黃圖曰：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此亦薛注，為善所刪。

刪。

樂大已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西京賦注。  
鵠鵠已見西都賦。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同上。

按李注訓解前後疊出者實為不少，竟有複至六七處者，蓋由其書繁重，前後偶有不照耳。

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甘泉賦注。

藉田，西征威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藉田賦注。

汪韓門理學權輿列舊作注者，有二京賦薛綜注。蜀都賦劉逵注。吳都賦劉逵注（注內或稱張載），劉成殷仲文

（二人皆注所引，未詳何本）。魏都賦張載注（標題亦稱劉逵），曹毗注。南都賦皇甫謐注。子虛賦張揖注，司馬

彪注，晉灼注，郭璞注。上林賦張揖注，司馬彪注，章昭注，郭璞注。甘泉賦服虔注，晉灼注，張晏注，孟康注。射雉賦徐爰

注。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幽通賦曹大家注項岱注（曹項二注，皆顏師古漢書注所無）。思文賦舊注（文章流別

集以為平子自注，李氏辨其非）。詠懷詩顏延之沈約等注（案標題雖有等字，而注所引亦惟此二人）。楚辭王

逸注。答賓戲舊注。典引蔡邕注。演連珠劉峻注。詩序鄭康成注。又云：凡舊作注者二十三人，所注賦十四，詩十七，楚詞十七，設論符命序各一，連珠五十，李氏皆標明某注，不似後人之攘爲己有也。若藉田、西征，雖有舊注不取。亦有無注者二篇，則尚書、左傳之序是也。

孫志祖讀書避錄續編云：汪氏列文選舊注二十三人。然如吳都賦之劉成、殷仲文，云二人皆注所引，未詳何本。按賦『平仲君遷』注引劉成說。劉成不知何代人，未見其爲賦注。至『鳴律條暢』注云：『殷仲文所謂幽律，是也。』則明指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爽籟警幽律』語，其非賦注甚明。又南都賦『立唐祀乎堯山』注，引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蓋李善采謐帝王世紀語，謐必不爲本賦作注也。然則舊注之可考者，但二十人而已。

按舊注據隋書經籍志載，又有晁矯注二京賦一卷。武吳注二京賦二卷。衛瓘注三都賦三卷。（瓘爲三都賦略解序，即載晉書左思傳。黃朝英細素雜記卷一引衛瓘注吳都賦，『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白瑣。』據此則略解傳至北宋猶存。）蔡毋邃注三都賦三卷。（李注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按南都賦穀糶獲獲下李注引張載吳都賦注，後漢臧宮傳章懷引張載注蜀都賦，則三都張並有注。）蕭廣濟注海賦一卷。（寰宇記七十二又引廣濟注江賦云，觸玉壘山，東回爲沱。）孫壑注洛神賦一卷。羅潛注江淹擬古一卷。何承天注陸機演運珠一卷。善注選皆不之引。藉田、西征則以舊注膚淺，因而不取。考水經河水注袁豹、崔浩

皆曾注西征賦，崔浩注又見洛水篇。史記文帝紀索隱又引邢承宗西征賦注，李稱舊注，即指此三家。

卞蘭許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温房。』下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

此。景福殿賦温房二句注。

陳僅讀選意籤云：李注每引用同時人語作釋，頗爲後人訾警。惟緒白馬賦『豈不以國尙軍容軍歌趨迅而已哉』

注引庚中丞昭君辭『冰原嘶代賦』，顏庚同時，未詳所出。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注引繁欽定情詩足下雙

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注引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

吳將校曰：『雨絕於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七啓『揮淚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注引劉劭趙

都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此四注無病，可以爲法。

班婕妤擣素賦『伫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

引之。雪賦注。

未詳其姓名。摯虞流別題曰衡注，其義訓甚多疎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

已久，故不去。思賦注。

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雷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思賦注。

按思舊賦注引文士傳言太平引，又引嵇康別傳言廣陵散，鮑明遠放歌行注兩引黃金臺所在，皆此例。

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引而用之。琴賦注引宋玉對問。

引應及傳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他皆類此。琴賦注。

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樂府古辭注。

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燕歌行注。

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李斯上書注。

右皆李氏注例明白可尋者。此外注中有以注訂誤者；李氏每以注訂行文之誤，又因文以

訂他書之誤，或選自誤及別本之誤者，其類凡四十有七。以注補闕者；選內脫落之句，刪節之文，

互異之本，經李氏注補者，其類凡五。以注辨論者；史有不載之事，文有牽成之篇，一事而說有數

端，兩說而義可并取，李氏皆一一辨其得失，其類凡四十有三。至以李氏之浩博，而選中用事，時

亦多所未詳，李氏皆一一標出，不似後人之強以臆說解之也，其類凡百有十四。俱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

不特此也，注中有引書約文者，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虜遺纜。注引周禮曰：冕氏寫獸之形，大聲有

謳歌適晉案注引孟子萬章篇一歸中國上。有先釋義後釋事者，文賦歎逝賦廣絕交論。有文

外推意者。射雉賦雉鷩而朝雉，注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雉，顏延年以潘為

皆鳴也。又七命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注引越絕書謂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又恨賦孤臣危



主惠不愧田子魂注曰管子言惠田子言愧五文也又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譎注曰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之譎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邛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按已上曰互文曰避其音義之例有直音者西都賦街衢通達注下文曰取意略文皆從文外推作者之意

字通者西都賦北彌明光而互長樂注有反切者西都賦凌燈道而超西有曰音義同者西都賦

而連外屬注方言曰棍同有曰音義通者西都賦蘇鑾玲瓏有曰協韻者東都賦丘陵為之搖也音義與混同胡本切

曰合韻者思文賦拂穹岫之騷有曰古字同者羽獵賦是天子乃以陽晁出乎玄有曰或為某者東都賦寢威盛容注寢威有曰古某字者草昭曰壹但音善曰古但字

凡此雖涉瑣細要亦注釋古書所宜取法不獨前列諸條然也至其徵引羣書取材繁富藝林尤為無匹以今考之凡

經傳十八種經類十八種經總訓三種小學三十六種緯候圖識七十三種正史八十一種雜史

六十九種史類七十三種人物別傳二十三種譜牒十二種地理九十九種雜藝四十三種諸子

八十五種子類三十八種兵書二十種道釋經論三十二種總集六種集四十二種詩一百五十

四種賦二百二十種頌二十二種箴十七種銘二十一種贊七種碑三十三種誄哀詞三十二種

七十四種連珠三種詔表箋啓三十八種書九十三種弔祭文六種序四十七種論二十二種雜

文三十七種都二十三類一千六百八十九種其引舊注二十九種尚不在內與孫志祖重加訂

審可據沈家本有文選李善注書目六卷未刊胡枕泉曰李善注援引駭博經史傳注靡不兼

正武昌徐行可先生又就其目為補遺訂誤最精

綜。又旁通倉雅訓故，及梵釋諸書。史家稱其淹貫古今。陸放翁謂注頭陀寺牌，穿穴三藏，注天台山賦，消釋三幡，至今法門耆宿，未窺其奧，洵非溢美。不特此也，注所引某書某法，並注明篇目姓名，而後之採鄭氏易注書注，輯三家詩，述左氏服注者本焉。纂倉頡遺文，作字林考逸者，又本焉。李時古書尙多，自經殘缺，而吉光片羽，藉存什一，不特文人資爲淵藪，抑亦後儒考證得失之林也。文選箋證自序此則李注之淵洽，與其餉遺來學之廣，從可知矣。李詳魏生叢錄云：李義山判春詩珠玉終注，經典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西京賦云：流懸黎之夜光。吳都賦：隨侯於是鄙其夜光。鄒陽云：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然則夜光爲通僞，不繫之於珠璧也。此義山所本。唐人熟精善注文選，亦所鑽習。蓋自少陵已然矣。

新書稱善不能屬辭，有書簞之目。然如上文選注表，文章遒麗，髣髴齊梁。選注中如郭景純遊仙詩題下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滄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敝，雖志狹中區，而詞兼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劉孝標辨命論題下注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遽巡十稔，而榮慚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皆涉筆成辭，慮周藻密，孰謂書簞而有此哉？

李注行世已久，有病其繁釀者，有嫌其釋事而不及義者。開元中工部侍郎呂延祚乃別撰五臣集注，書成表獻。

晁公武讀書記曰：呂延祚以李善止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注，延祚不與焉，復爲三十卷。開元六年延祚上之，名曰五臣注。

新唐書文藝傳：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聯綿書。彊志於學，每賣藥卽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採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賈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呂延祚上集注文選表曰：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刊書啓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輒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

十卷，閱翻未已，吟讀無斲。風雅以來，不之能尙。則有遣辭激切，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實訪旨趣，則巋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中求得衢州常山縣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呂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穎曜，岩居自修。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祕旨，一貫於理，查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名曰集注。並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其利博，後事元龜，爲學之師。豁若撒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使人。伏惟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克光洪猷，有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進，謹於朝堂拜表以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呂延祚上表。

此表上聞，明皇嘉賞，賚絹綵百段。惟其詆李注曰：『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而自詡其爲注：『目無全牛，心無留義，作者爲志，森乎可觀。』顧李氏晚定之本，事義兼釋，絕不如表所云。是呂氏所見，當爲善初注本無疑。內府所藏，當亦爲初注本，故口敕亦云。比見注本，唯只引事，不說事義。至五臣注之竊誤糅雜，遠遜善注，自唐李濟翁以來，早經論定，自詡之妄，又不待言矣。本師黃氏曰：『清余

蕭客文選音義所稱舊音，乃六臣本音及汲古閣本音不在善注中者。五臣注既譾陋，亦必不能爲音。今檢覆舊音，殊無乖謬。而直音反切間用，又絕類博雅音之體。是必蕭該、許淹、曹憲、公孫羅、僧道淹之遺，五臣特因仍前作爲之耳。觀其杜撰故實，豈肯涉獵羣書。襲舊爲之，寧非甚便。又善注發音雖云簡當，而有必不可闕者亦復闕之，良由師說具存，不須覩縷也。』斯則所云：『並具字音，』皆由鈔襲矣。今摘濟翁以來抨彈五臣之詞，以備參考。

李濟翁資暇錄曰：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原注人之姓氏，或有迂闊乖謬，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原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五臣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補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

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鰕。』因注『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鯉，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膾四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拳，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脩事之意，獨入此拳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改寒爲拳，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於諸句不相承。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鼈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鷄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翻，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故犯國諱，豈惟矛盾而已哉。

丘光庭兼明書曰：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疏，蓋以時有主張，遂乃盛行於代。將欲從首至末，攀其蕭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雪賦云，『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於陽春也。』明日，『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

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日：『案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義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入也。』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臣良曰：『西陵，蓋所居之西陵也。』明日：『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都二十二條、今錄三條。

蘇子瞻書謝瞻詩曰：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虐暴二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又書文選後曰：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稽中散琴賦：『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攲聲也，兩弦之間遠則有攲，故云間遼則音痺。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

洪景廬容齋隨筆曰：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陸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四庫全書總目六臣注文選提要云：觀其進表所言，頗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然唐李匡又作資暇錄，備摘其竊據善註，巧爲顛倒，條分縷析，言之甚詳。又姚寬西溪叢話詆其註揚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爲二老，反駁善註之誤。王懋野客叢書詆其誤敍王陳世系，以覽爲祥後，以曇首之曾孫爲曇首之子，明由汝成重刊文選，其子藝衡又摘所註西都賦之龍興、虎視、東都賦之乾符、坤珍、東京賦之巨猾、閒齋、蕪城賦之裘廣、三墳諸例。今觀所註迂陋鄙俗之處，尙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見，輕詆通儒，殆固韓愈所謂蚍蜉撼樹者歟。然其疏通文意，亦間有可採。唐人著述，傳世已稀，不必竟廢之也。

未幾，馮光震以李注不精，疏請改註，未成。蕭嵩又奏請注文選，事亦不就。

集賢注記曰：開元十九年三月，蕭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陳居注文選。先是馮光震奏勅入



院校文選，上疏以李注不精，請改注，從之。光震自注得數卷。嵩以先代舊業，按嵩爲蕭鈞之孫，昭明六世孫也。

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陸善經專注文選，事竟不就。玉海五十四引。

劉肅大唐新語曰：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元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京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居鵠蹲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葡。』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馮肅而外，其時私家注文選者，猶不乏人。據唐寫本文選集注殘本所引，李善注、五臣注外，有陸善經注，有文選鈔，有文選音決。鈔與音決，卽唐志所載公孫羅之文選注與文選音，已如前述。陸善經乃嘗奉敕注選而未就者，此所引注，或爲陸之私撰，今末由考也。卽此集注原書凡一百二十卷，亦亡撰者姓名，今存纔十六卷。上虞羅振玉序云：

日本金澤文庫藏古寫本文選集注殘卷，無撰人姓名，亦不能得總卷數。卷中所引於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陸善經注，有音決，有鈔，皆今日我國所無者也。於唐諸帝諱，或缺筆，或否。其寫自海東，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往在京師得一卷，珍如璆璧。宣統紀元，再遊扶桑，欲往披覽，勿勿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寫，得殘卷十有五，其本歸武進董氏子，勵以授之梓，董君諾焉。予

以與善注本詳校，異同甚多，且知其析善注本一卷爲二。蓋昭明原本爲三十卷，善注析爲六十卷，此又析爲百二十卷。卷弟固可知矣，而作者卒不可知也。此書久已星散，予先後得二卷，東友小川簡齋君得二卷，海鹽張氏得二卷，楚中楊氏得一卷，今在文庫者，多短篇殘紙而已。其海東藏書家尙存幾許，則不可備知也。予所藏二卷，影寫本無之。楊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許。小川君及張氏本則均已影寫，在十五卷中。予念此零卷者，雖所存不及什一二，然不謀即行，異日求此且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予當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予所藏二，卽就原本印之，不復傳寫，以存其真。張氏藏卷，聞將自印於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乃稍稍可流傳矣。然距影寫時則已十年，其卒得印行，亦幸也。諸卷中其第一百十六前半，據東友所藏，謄寫小字本鈔補小字本至褚淵碑元戎啓行衣冠未輯注止，而原本則自衣冠未輯二句起。此二句之注，兩本詳略互異，不知他注何如，惜無從比勘。似此書原本外，尙有謄寫別本，且與此本有異同。第未聞東邦學者言及之。附記於此，俟它日訪焉。

蓋唐以詩賦試士，所設制科，有博學造議，博通墳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殫文律，詞標文苑，手筆俊拔，下筆成章，文學優贍，文辭秀逸，詞藻宏麗，文辭清麗，文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國，文藝優良，文史兼優，諸名。見王應麟辭學指南卽後世博學鴻詞科目所自昉。而時主雅重其書，乃至分別

本以賜金城唐書吐蕃傳上開元十八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書絹素以屬裴行儉唐書裴行儉傳

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風尚所趨尤關輕重故唐代士人之於文選無不人手一編奉

為圭臬杜甫宗武生日詩曰熟精文選理水閣朝齋詩曰續兒誦文選是少陵嘗以文選教子

章之盛家握隨珠觀楊升庵丹鉛總錄杜詩本選一條及今人李審言所著杜詩

楊奩新志所載又有康國安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目三卷宋史藝文志

類目十卷書名卷數並異二氏唐書無傳書皆早亡晁氏讀書志載寶鼎書纂文選所集文章著作人名鄉里

行事及其述作之意考之御覽猶可儻見遺文

文選人名錄曰曹植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賦數萬言能屬文卷六百二文部

文選人名錄曰謝靈運幼而聰慧善屬文舉筆立成文章之盛獨絕一時同

其有依文選義例為補其闕遺者新志所載有孟利貞續文選十三卷舊書文苑崔行功傳

知名撰續文選十三卷卜長福續文選二十卷開元十七年上授富陽尉卜隱之擬文選三十卷開元處士此則選學之附庸

依附末光意存標榜書既不傳不必深考矣舊書裴潏傳又載潏嘗哀古今辭章續

此外唐人著書論選及注者有顏師古之匡謬正俗載孫志祖理學權李匡乂之資暇集亦

資暇錄匡乂字濟翁唐書無丘光庭之兼明書陳振孫書錄解題題為唐人李丘所云並引大都挾

傳四庫提要考定為唐末人

摘五臣，而由此益顯李注之審覈。至師古著書本在李善之先，故匡謬所考訂者，僅涉選文，無關善注也。

## 二、宋元明文選學

宋初承唐積習，選學之風未沫。蓋宋亦以辭科取士，是書之見重藝林，猶之唐也。下引數事，益了然已。

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後主壬申，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翰，天雞。翰，天雞，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

按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李善注引爾雅：翰，天雞，則當爲鳥，與上海鷗相對。此事亦見楊大年談苑。

陶岳五代史補曰：毋昭裔貧賤，時常借文選於交遊，閒其人有難色，發願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毋昭裔傳曰：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王氏謂熙豐神宗以後，選學遂廢，殆謂自荆公以新經試士後，帖括代興，學者趨義疏之空疎，棄辭章於弗問矣。然此特就一般之士習言也。至積學之士，著書考訂，其中涉及文選者仍多有。其著者，若沈适之夢溪筆談，姚寬之西溪叢話，黃朝英之靖康細素雜記，僧惠洪之冷齋夜語，朱翌之猗覺寮雜記。諸書考證文選條數多寡不等，大抵多引據詳明，有資考核。此則新經試士，足以蠹一般之士習，而不足以錮通儒之見聞，明矣。迄乎南渡，則有洪景廬著容齋隨筆，續筆，考證文選至數十條，詳載理學權輿。大致精審。嗣是則陸游之老學菴筆記，王觀國之學林，羅大經之鶴林玉露，袁文之鬢牖閒評，趙彥衛之雲麓漫鈔，王懋之野客叢書，張世南之游宦紀聞，葛方立之韻語

陽秋，吳曾之能改齋漫錄，程大昌之雍錄，演繁露，葉夢得之石林燕語，避暑錄話，相繼而作。其考證文選，亦多能究根柢，非徒爲臆斷之談。其他諸家說部，討論藝文，亦常究心是書，其言頗足以備徵引而資博識。迨於末葉，王氏困學紀聞作，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有倫比，書中涉及文選凡數十條，攷證尤多精鑿。亦載理學權輿凡此諸家，雖不爲選學專著，而不得謂無貢獻。清余仲林撰文選紀聞，凡宋以來評論文選之說，搜采殆盡，卷帙頗富，學者可以參考矣。

宋世文選著有專書者，以今考之，有下列數種：

蘇易簡文選菁英二十四卷 宋志 玉海作十二卷

蘇易簡文選雙字類要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 四庫類書類存目 宋志不載

搜取雙字，以類編集。題解

是編取文選藻麗之語，分類纂輯，其中語出經史，偶爲漢以來辭賦採用者，亦卽以採用之註爲出典。易簡名臣，不應荒陋至此，疑其時科舉之徒，輯爲此書，託易簡之名以行也。

提要  
劉敞文選類林十八卷 四庫類書類存目 宋志不載

是編取文選字句，可供詞賦之用者，分門標目，共五百四十九類。然敞兄弟以文章學問

與歐陽修諸人馳騁上下，未必爲此餽釘之學，疑亦南宋時業詞科者所依託也。提要

文選類林十八卷，摘選中麗語類而聚之，稱清江劉放貢父編。按貢父本傳不言著有此書，卽以宋史及讀書志書錄解題諸簿錄考之，文選摘類者，第有周明辨之彙類，蘇易簡之菁英及雙字類要，黃簡之韻粹，王若之選腴，豈有彪炳若貢父者，而不詳列其著述，直待明世乃始刊布，此可疑者一也。又其徵引多有重複，是必作者未定之稿，貢父刊兩漢之誤，句櫛字比，體尙縝密，豈有編纂一書而疎忽若此。此可疑者二也。有明內閣之書號稱繁富，一編再編，是書既見遺於永樂，又不傳於萬曆，天府無副墨，而民間乃有藏本，至焦弱侯撰經籍志乃始收之，此可疑者三也。杭大宗道古堂集文選類林跋

周明辨文選彙聚十卷 宋志

周明辨文選類彙十卷 宋志  
在前書下，未知亦周所撰否。

王若選腴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

以五聲韻編輯文選中字，淳熙元年序。解題

曾發選注摘遺三卷 宋志

高似孫文選句圖一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按摘句爲圖，始於張爲。其書以白居易等六人爲主，以楊乘等七十八人爲客。主分六派，客亦各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四格，排比聯貫，可同譜牒，故以圖名。後九僧各摘名句，亦曰句圖，蓋非其本。似孫此書亦沿舊名，所錄文選諸詩，去取不甚可解。如蘇武詩之『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上下聯各割一句，尤爲創調。其句下附錄之句，蓋卽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錄一兩首者，則莫喻其體例矣。提要

李善五臣同異一卷 宋志

宋志在文史類，無撰人名氏。遂初堂書目有文選同異，當卽此書。又尤袤刻文選有李善與五臣同異附後胡克家刻本遺之。陸心源補刻於羣書校補中。據袁說友跋，卽袤所爲

也。高閔仙氏說

黃簡文選韻粹三十五卷 宋志

卜鄰續文選二十三卷 宋志

此書未知與新唐志所載卜長福續文選二十卷爲一書否。

陳仁子文選補遺四十卷 四庫總集類 宋志補

是書前有廬陵趙文儀序述仁子之言曰：見前義例篇引趙文儀序云：『又不當以詩賦先詔令奏疏，



使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其排斥蕭統甚至，蓋與劉履選詩補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說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選原止於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論也。且所補司馬談六家要旨論，則齊黃老於六經，魯仲連遺燕將書，則教人以叛主。高帝鴻鵠歌，情鍾髮愛，揚雄反離騷，事異忠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節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褻之語，班固燕然山銘，實爲貢諛權臣，董仲舒火災對，亦不免附會經義律以正宗之法，皆爲自亂其例，亦非能恪守眞氏者。至於宋王微詠賦，譌爲『宋玉微詠賦』，則姓名時代並譌。引佛經橫陳之說以注諷賦，則龐雜已甚。荆軻易水歌與文選重出，亦爲不檢。觀仁子所著牧萊脛語，於古文時文之格律尙未分明，則排斥古人，亦貿貿然徒大言耳。然其說云補文選，不云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尙華藻之偏，亦不可謂之無功，較諸舉一而廢百者，固尙有間焉。提要

無當於選學也。

迄乎元代，承其餘習，於是評釋文選者有數家焉。其書瑕瑜互見，提要並爲摘出。今述於下：

方回文選顏鮑詩評四卷 四庫總集類

是編取文選所錄顏延之、鮑照、謝靈運、謝惠連之詩，各爲論次。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論頗偏。此集所評，如謝靈運詩，多取其能作理語。又好標一字爲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其他則中理解。又如謝靈運述祖德詩第二首，評曰：『文選注：「高揖七州外，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七州，故云七州外。」余謂不然，此指謝玄所謂徐兗青司幽，并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揖其外，則不復居晉土耶。』謝瞻張子房詩評曰：『東坡詆五臣誤注三殤，其實乃是李善。』顏延之之秋胡詩評曰：『秋胡之仕於陳，止是魯之鄰國，而云王畿，恐是延之一時寓言。雖以秋胡子爲題，亦泛言仕宦，善注乃引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頗未通。』亦間有所考證。至於評謝靈運九日戲馬臺送孔令詩，謂『鳴葭當作鳴笳』，則未考晉書夏統傳。評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謂『行樂爲乘輿還來看藥欄之意』，則誤引杜詩。評謝朓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詩，謂『或以岫本訓穴，以爲遠山亦無害』，則附會陶潛歸去來辭。小小舛漏，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體。統觀全集，究較瀛奎律髓爲勝，殆於晚年所見又進歟。提要

劉履風雅翼十四卷

附會原選  
詩演義

四庫總集類

元志補

是書首爲選詩補注八卷，取文選各詩刪補訓釋，大抵本之五臣舊注，曾原演義，而各斷

以己意。次爲選詩補遺二卷，取古歌謠之散見於傳記諸子及樂府詩集者，選四十二首，以補文選之闕。次爲選詩續編四卷，取唐宋以來諸家詩辭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爲文選嗣音。去取大旨，亦本正宗。其詮釋體例，則悉以朱子詩集傳爲準。以漢魏篇章，強分比興，未免刻舟求劍，附合支離。以其大旨不失於正，而亦不至全流於膠固，又所詮釋評論，亦頗詳贍，尙非枵腹之空談，較陳仁子書猶在其上。提要

虞集邵菴文選心訣一卷 元志補

元代學術益衰，而著述中評論文選者，亦有二家，則白珽之湛淵靜語與李治之敬齋古今齟是已。珽以武帝秋風辭作於元鼎四年十一月，十一月卽夏正八月也，其說最是。李書以考證佐其議論，其中涉及文選者十餘條，雖撫拾瑣細，亦非漫無根柢，虛騁浮詞者比也。

有明承宋元之後，定制以時文取士，選學益廢。著述之家或輯注釋，或施評點，或摘映詞，其書類不足觀。明志既魁著錄，提要列入存目，一一加以抨彈。今亦彙述於下。別有廣續者五家附末

張鳳翼文選纂注十二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是書雜採諸家詮釋文選之說，故曰纂註。然所引多不著所出，夫詮釋義理，可以融會羣言，至於考證舊文，豈可不明依據，言各有當，不得以朱子集傳集注藉口也。其論神女賦

王字譌玉，玉字譌王，蓋採姚寬西溪叢話之說，極爲精審。其註無名氏古詩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分爲兩篇，十九首遂成二十。不知陸機擬作文義可尋，未免太自用矣。提

林兆珂選詩約註十二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是編取昭明文選所錄諸詩，重爲編次，以時代先後爲序。其訓釋文義較舊注稍爲簡約，亦無考證發明。提

凌迪知文選錦字二十一卷 四庫類書類存目 明志

是書以文選字句輯爲二十七門，自謂合清江劉氏類林、眉山蘇氏雙字類要而增損之。然二家之書已涉餽釘，疊牀架屋，尤爲無謂矣。提

按今通行本釐爲四十六門，此云二十七門，疑誤。

陳與郊文選章句二十八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此書以坊刻文選顛倒勢亂，每以李善所注竄入五臣注中，因重爲釐正，汰其重複，斥五臣而獨存善注。凡善所錄舊注，如楚辭之王逸，兩京賦之薛綜，詠懷詩之顏延之，沈約，皆仍存之，亦時時正其舛誤。較閔齊華、張鳳翼諸本差爲勝之。然點竄古人，增附己說，究不

出明人積習，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提要

鄒思明文選尤十四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是書取文選舊本臆爲刪削，以三色板印之。凡例謂總評分脈則用朱，細評探意則用綠，

釋音義解文辭則用墨云。提要

閔齊華文選淪注三十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是書以六臣注本刪削舊文，分繫於各段之下，復探孫鑛評語列於上格，蓋以批點制義之法施之於古人著作也。提要

凌濛初合評選詩七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是編全錄文選諸詩，而雜採各家評語附於上方，以朱墨板印之。所採惟鍾譚爲多，圈點則一依郭正域本，其宗旨可以概見也。提要

按正域有批點考工記及韓文杜律二書，並見四庫存目。

劉節廣文選六十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明志

是書以補文選之遺，前有王廷相、呂柟二序，皆稱八十二卷，而此本實六十卷。末有晉江陳蕙跋稱：節舊本所錄凡千七百九十六篇，其中訛字逸簡雜出，又文義之甚悖而俚者

間在焉。迺以視齷之暇，與揚郡守王子松，教授林璧，訓導曾辰，李世用，共校讎增損之。刻置淮陽書院。刪去二百七十四篇，增入三十篇云云。則此本爲蕙等重編，非節之舊矣。蕭統妙解文理，擷歷代之菁華，以成一集。雖以杜甫文章陵跨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其推重詎出漫然。此可知當時去取別裁，具有深意。徐陵與統同時，所撰玉臺新詠，頗採文選所遺，劉克莊已有皆統棄餘之訕，則操筆繼作，何可易言。節不度德量力，乃有是集。蕙等又謬種流傳，如塗塗附。田藝衡留青日札嘗摘其張協諸人詩與文選複收，及阮嗣宗碑諸篇誤改名姓之類，不一而足。今更校之，如其凡例。以焦仲卿妻詩爲俚俗，斥而不錄。又亢倉子本唐王士元撰，實非古書，而題曰周亢倉楚，特稱其君道政道等四篇爲高古，所見已爲甚淺。其編次亦仿文選分類，而顛舛百出。如文選文賦，無類可歸，故別立論文一門。此書乃以苟卿禮智二賦及揚雄太玄賦當之，其爲學步，寧止壽陵餘子耶。曹植蟬賦，傅玄螢賦，入之鳥獸，而傅亮金燈草賦不入草木，謝朓遊後園賦不入遊覽，陸雲南征賦不入紀行，陶潛桃花源詩入詠史，史記禮書班固律歷志入雜文，皆不可理解。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劉琨作，郭茂倩樂府詩集可考，而沿文翰類選之誤。梁是書明李伯著錄。以爲晉劉琨，莊忌本漢人，而誤以爲梁人。柏梁詩本聯句，而註曰六首。徐樂上書

本無標題，而名曰論土崩瓦解解書。左傳呂相絕秦本爲口語，而名曰絕秦書。史記自序中下大夫壺遂云云，本文中之一段，而刪除前後，名曰答壺問，隔數卷後，又出太史公自序一篇。文心雕龍序志篇本其第五十篇，而改名曰文心雕龍序。至於諸葛亮黃陵廟記之類，以贗文竄入，更無論矣。提要

周應治廣廣文選二十三卷 四庫總集類存目

此又拾節之遺，故曰廣廣文選。其舛漏踏駁，與節書亦魯衛之政。甚至松柏歌題曰齊王建，是併共建住者客耶一句，亦未觀也。越絕書序題周吳平，如據論衡及書末題詞，則平爲後漢人，亦不得謂之周。如以爲周人書，則當曰子貢、子胥，不得謂之吳平也。則其他可不問矣。提要

張溥廣文選刪十二卷 明志不載

馬繼銘廣文選二十五卷 明志

胡震亨續文選十四卷 明志

張馬二書未見。震亨字孝轅，海鹽人。萬曆丁酉舉人。由固城縣教諭歷官兵部員外郎。有海鹽縣圖經、唐音戊籤，並見四庫存目。是書以續文選，凡所採摭，梁代自昭明所入諸家

外，合後魏、北齊、後周、陳、隋都七十一家。撰爲十四卷。類聚區分，尙準舊例。書首列著作人姓名錄，亦便檢閱。繡水沈士龍爲序其略云：『嘗觀梁選所屆，期及大通。藻、連、固云未窮，臚、鄉復在攸擯。猶之鏗、鏗在懸，闕收合止之韻。關關斯唱，不聞卒亂之章。體變未訖，有識慨焉。誠以江、徐奮藻于江介，溫、魏鬪妍于河洛，莫不氣蘊山嶽，詞振風雨。飾悲怒則朱天欲爲造冰，貌情悅則枯林以之迸萼。弦匏不能寫其響，丹青不能染其色。操翰之妙，蔑此加矣。孝轅於是抉載髓于南腴，取醍醐于北酪。雖諧新嗜，必協舊賞。遂使梁朝三帝，幾庶魏武一門。白下諸才，比跡建安七子。初明旣方，越石孝穆，何減鄒陽。大法衆篇，冀與頭陀爭地。徵士一序，欲同思舊分感。至於錄姓名則寧以未見附人，存篇類則不以有文累目。詩以木蘭辨趨，賦從枯樹知變。不逢具眼，誰會深心。然重言亦以古貴，太玄不免今輕。不知昭明雖古，而古亦自今。孝轅雖今，而今必到古。譬諸東旭之於下春，晨濤之於夜汐。景分早暮，均之一日。波有前後，原非二海合之則完寶，析之則兩珍。自非耽樂芳雋，究極升降者，烏能識風流之會，結撰之旨乎。』按是編起自大通，下窮隋季，江左、河朔，並蓄旁羅。而普通以前，蕭選所限斷者，不更拾其餘瀋。雖持擇之精，難語藻鑑，而八代文苑，得是編上承蕭選，藉見源流，尙非無知妄作。惟昭明選例，文質相扶，歸於雅正。同時文士，如吳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周興嗣善爲文，柳惲工爲詩，並歿于天監普通之間，人亡論定，昭明概從刊落，宜出別裁，豈容輕議。河朔辭義貞剛，重乎氣質，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邢、魏晚出，昭明所不逮見，非擯臚鄉于化外也。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意淺而繁，文匿而采，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隋書文學傳序假使昭明生際斯世，扶持文統，宜有嚴郛。孝轅所續，揆之蕭愔，未必盡同。固知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先民有作，難爲繼軌矣。

其有非文選專著，而著書考訂，涉及選學者，若中葉之楊升庵氏，著鉛丹總錄，得文選五十條，未造之方密之，撰通雅，得文選七十八條。並載理學權輿升庵以博洽冠一時，而成書太急，時亦不免疎舛。密之考據精核，方於升庵，後來居上。兩家於文選所得深淺，大率準是。晚有大儒顧亭林氏，著日知錄，考證經史，旁綜藝文，其中涉文選者五十六條。亦載理學權輿皆極精審，雖不爲文選專著，而卽此殘膏臘馥，沾溉後人，固非明代選學諸書所可同年語也。

### 三、清代文選學家述略

有清學術昌明，一洗元明之陋。自亭林開其先，儒生輩出。若校勘，若小學，若羣經，若子史，既

已研求纘述，無復遺蘊，乃以餘力涉獵集部。集部莫古於文選，而復佐以李注網羅浩博，好尙所託，精力彌注。著述美富，何亞唐初。惟崇賢緝注，但取義明，非求炫博。補注諸家，不悟餘波所及，皆彼之遺，而欲持布鼓，過雷門，寶燕石，驕周客，支離牽引，累櫝連篇，抑不足尙也。張之洞撰書目答問，著文選學家之目，以爲清代漢學小學駢文家皆深選學。所列猶多遺漏，聊復博徵著述，略依時代先後，論次如下。其有無關考覈，僅爲評文摘字之學者，以其在選學中本可分居一席，茲亦弗略。

何焯臧義門讀書記文選五卷、校文選若干卷

附潘耒稼堂校本、錢陸燦圓沙閱本、陳景雲少章文選舉正六卷

清初校文選者，莫先如潘錢兩家，書目答問列爲文選學家之首者也。然稼堂校本，僅就

當時通行之本，審覈文字，而於選學無所發明。圓沙本亦然。孫志祖文選考異多引之。逮康熙末葉，長

洲何義門出，始博采衆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多所折衷。此余蕭容之言。其考定選事，時有可

取如洛神賦斥感甄無稽之說，謂子建此賦，乃託辭宓妃，以寄心文帝，識解可云精到。提

要『稱何氏學問殫洽，生平無所著作，沒後其弟子堂始哀其點校諸書之語，爲義門讀

書記六卷。嗣經其門人蔣維鈞益爲蒐輯，乃得五十八卷。』今按讀書記中文選編爲五

卷，悉評文之言，而校註之語，缺焉不錄，未免買櫝還珠。幸余仲林、孫頤谷、胡果泉、梁蔭林

諸家稱引尙詳，最見精思所在。本師黃氏有云：『清代爲選學者，簡要精核，未有超於何氏。』洵不誣也。少章少從義門遊，精史學，所著文道十書，中有文選舉正六卷。卷數據錢泰吉曝書雜記紹其師說，多所發明，而惜無傳本。胡果泉文選考異時引其校語，可搜輯成卷。

余蕭客仲林文選音義八卷 文選紀聞三十卷

何氏而後，以選學名家者，當推余仲林氏。江藩漢學師承記稱：『余氏以漢學名，自幼受文選於其母顏氏。年甫三十，卽於爾雅釋注雅別鈔之外，成文選音義八卷。』今案音義自敘云：『文選自陳隋後，注則有公孫羅、李善、李邕、呂延濟、劉良、呂向、張銑、李周翰，音則有蕭該、許淹，音義則有公孫羅、僧道淹、曹憲、李邕注，新書本傳言其與善注兩行。郡齋讀書志言善注成，邕更加以義，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則似今善注中解釋文義，卽邕所加。曹憲音義，不見於通志藝文略，公孫注、蕭該音、及道淹公孫音義，不見於通考經籍考，則不傳已久。其呂延濟以下五人，開元中工部侍郎呂延祚所招共注文選，卽五臣注。陳直齋書錄解題曰，五臣注三十卷，後人並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然則六臣之名，趙宋已見，而直齋已不能定其爲何人所合矣。今考五臣注空據本文每條加十許字，映帶作轉。其所發明，往往本文自明，無待辭費。至於顛倒事實，乖錯文義，予嘗摘其第一卷誤

辨正於注雅別鈔，已二三十。則其俚儒荒陋，不足繼起李善，不但如東坡題跋，容齋隨筆所言。今六臣本割五臣之羔裘，飾李善之狐裘，遂使侍郎越次，崇賢降階，襲舊爲六，知其不爲定論。又其書首載善注，或零斷無文句，或割以益五臣，多則覆舉注文，少則妄刪所引，其詳贍有體，亦不及汲古閣本。蓋今所傳又爲後人訛亂，非直齋所見六臣之舊矣。然汲古閣本獨存善注，而總題六臣，又誤入向曰銑曰注十數條，蓋未考六臣五臣之別，漫承舊刻譌雜，未必汲古主人有意欺世，及以所刻數條五臣注爲善也。前輩何義門先生，當士大夫尙韓愈文章，不尙文選舉，而獨加賞好，博考衆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多所折衷，士論服其該洽。然諸書散見與文選出入者，尙多可采。輒不自料，據何爲本，益以所聞，摘字爲音，作音義八卷。先盡善注本音，次及六臣舊刻所補，二書未備，乃復旁及其字一從汲古，諸本異同參注其下。叶韻則從沈重改音，古音則從入韻偶見，音叶無考，則從闕疑。五臣注可備一說，及可補善注闕者，百無一二。今每卷擇稍可數條，列於音後，並注昭明李善序表。別舊訓之朱紫，備一家之警說，未敢謂善注功臣，然校正數十處，補遺數百事，未嘗稍亂李氏舊章。知其說者或不致以呂向張銑同類見譏，則五臣餘波不能來及，實所望於將來君子。』觀此序，是編據何校汲古閣爲本，而於李注、五臣注，鉅析頗精，

不可謂不勤矣。四庫少之，列入存目，爲約舉其失數端：『一曰引證亡書，不具出典。如李善進文選注表，化龍引晉陽秋，肅成引王沈魏書，莢字引徐邈李順莊子音，如斯之類，開卷皆是。舊籍存佚，諸家著錄可考，世無傳本之書，蕭客何由得見，此展轉稗販，而諱所自來也。一曰本書尙存，轉引他籍。如西都賦，火齊引龐元英文昌雜錄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云云，何不竟引南史也。逸民傳論引宋俞成螢雪叢說，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此說果宋末始有耶。一曰嗜博貪多，不辨真僞。海賦陰火引王嘉拾遺記西海之西浮玉山巨穴云云，與木華所云火齊何涉？盧諶覽古詩和璧引杜光庭錄異記，歲星之精墮於荆山云云，是晉人讀五代書矣。飲馬長城窟，雙鯉魚引元散堂詩話，試鶯以朝鮮原繭紙作鯉魚云云，此出龍輔女紅餘志，案錢希言戲瑕明言，娜嬛記，女紅餘志諸書，皆桑懌依託，則女紅餘志已屬僞本，所引元散堂詩話，更屬僞中之僞，乃據爲事實，不亦偵耶。一曰撫拾舊文，漫無考訂。如閒居賦，櫻字引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按此惠洪冷齋夜話之文，鬼谷子實無此語，蕭客既沒惠洪之名，攘爲己有，又不知宋人已屢有駁正。吳都賦，檣槍引李周翰注，以爲鯨魚目精，此因博物志，鯨魚死彗星出之文，而加以妄誕。陸機贈從兄詩，言樹背與襟，引謝氏詩源堂，北曰背，堂南曰襟，亦杜撰虛詞，不出典記。歸去來辭，西

疇引何焯批本曰卽農服先疇之意，西先古通用；案西古音先，非義同先也，西疇正如詩之南畝，偶舉一方言之耳，如是穿鑿，則本辭東臬何以獨言東耶。凡斯之類，皆疏舛也。一曰疊引瑣說，繁複矛盾。如三都賦玉樹引顏師古漢書注，謂左思不曉其義。甘泉賦玉樹又引王懋野客叢書，謂顏師古注甚謬。劉琨重贈盧諶詩下注引蔡寬夫詩話曰，秦漢以前，平仄皆通，魏晉間此體猶存，潘岳詩「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潘岳河陽詩下又注曰，國語補音負荷之荷亦音何，兩卷之中，是非頓異，數頁之後，平仄迥殊，將使讀者何從耶。一曰見事卽引，不究本始。如蜀都賦琥珀引曹昭格古要論，不知昭據廣韻楓字注也。飲馬長城窟行引吳兢樂府解題或云蔡邕，不知兢據玉臺新詠也。尙書序伏生引經典序錄云名勝，不知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也。至於凡注花草必引王象晉羣芳譜，益不足據矣。一曰旁引浮文，苟盈卷帙。首引何焯批本稱塵史宋景文母夢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已爲枝蔓。又沿用其例，於顏延年贈王太常詩玉水記方流句下，注曰，王定保撫言白樂天及第省試玉水記方流詩，此於音義居何等也。一曰鈔撮習見，徒瀾簡牘。如賢良詔漢武帝下注，向曰，漢書云諱徹，景帝中子，洛神賦曹子建下注曰，武帝第三子，世有不知漢武帝曹子建而讀文選者

乎。至於八言詩見東方朔本傳，蕭統序所云八字，正用此字，乃引呂延濟注以八字爲魏文帝樂府詩，已爲紕繆。又引何焯批本蔓引三言至五言，獨遺八字，挂漏者亦所不免。惟魏都賦廣蒼一條，效曹子建題注孫巖宋書一條，並引隋書經籍志爲證，洞簫賦顏叔子一條，引毛萇詩傳巷伯篇爲證，曲水詩序三月三日一條，引宋書禮志爲證，東京賦注偷字叶韻一條，引沈重毛詩音義爲證，糾何焯批本之誤，爲有考證耳。蓋蕭客究心經義，詞章非所擅長，強賦六合，違才易務，其見短也宜矣。按如提要所摘，亦頗中其失，可爲余氏之諍友矣。然據漢學師承記言：『余氏是書，本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病革之時，以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祕，以是學者罕知之。』又言余氏深其樓曰選音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亦付敬輿今按巴陵方氏所刻碧琳瑯館叢書，中有余氏文選紀聞三十卷，實卽雜題原書，歷久而光，亦云幸已。書中泛引羣籍至數百種，意取疏通選義，頗嫌雜選，不盡本原。如雲仙散錄類林雙字類要諸書本非可信之作仲林悉加撫錄注頭陀寺碑雜引三藏以炫博而不能舉其最先董澤之蒲焉可勝既皆其可議者本師黃氏謂其書名紀聞，所聞往往實，無涉於選。戴庶吉士譏其古經解鈞沈有沈而末鈞者有鈞而非沈者此書亦其類此裁制之不精，然多聞可爲古之益友也。

汪師韓韓門文選理學權輿八卷

附孫志祖顧谷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 考異四卷 李注補正四卷附錢士誼重校本

余氏音義成後，越十年而汪書作。音義成於乾隆二十三年，汪書成於三十三年。汪氏是書，蓋取選注以類別爲

八門，末乃綴以己說。一曰撰人，則臚選中作者百三十家，於各家之下分隸所撰篇目也。

二曰書目，則錄選注所引書目，分類次之也。三曰舊注，則述舊注二十三家及不知名者

所注是也。四曰訂誤，則著李氏以注訂誤之四十七類也。五曰補闕，則著李氏以注補選

之五類也。六曰辨論，則著李氏以注辨論選中用事之四十三條也。七曰未詳，則著李氏

所未詳之百十四事也。八曰評論，則錄後儒之論選及注者，如唐之李濟翁、丘光庭，宋以

後之蘇子瞻、洪景廬、王伯厚、楊升庵、方密之、顧寧人諸家是也。又於讀選時或見注有微

引之未當，闕遺之欲補，未敢妄信，謂之質疑。就此九者，附舊注於書目，附補闕於訂誤，而

分評論爲三，質疑爲二，共成十卷。名曰理學權輿者，謂舉其書以示後來，如將窮選理，通

選學，以是爲權輿可也。以上並見汪氏自序以今觀之，是書發揮選注，縷舉最詳，俾世之爲選學者

得門而入，裨益匪淺。顧自云：『分評論爲三，質疑爲二，共十卷。』今評論止二卷，質疑一

卷，蓋汪氏未卒業之書也。觀自敘於評論云：『間有記憶未全者，客游無書，且先提其要

以俟他時補綴。』又於質疑云：『見已得若干條，後有所見，更續增焉。』則其書之未成



可知矣。

繼汪氏後，爲補完其書者，則有孫頤谷氏。既輯顏師古、朱仲叔、楊升庵諸家評論爲一卷，以補汪氏之評論。復以潘稼堂、何義門、錢圓沙三家勘本，汪氏俱未之見，因爲研覈參考，別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皆以補汪氏之質疑也。其考異自序云：『毛汲古閣所刻文選，世稱善本。然李善與五臣所據，各本不同。今注既載李善一家，又間從五臣，未免踳駁。且字句譌誤脫衍，不可枚舉。國朝潘稼堂及何義門兩先生並嘗讎校是書，而義門先生丹黃點勘，閱數十年，其致力尤勤。讀書記有評無校，其校注之語僅見此書及余氏音義胡氏考異梁氏旁證所稱引又有圓沙閱本，不著題跋，而徵引顧仲恭、馮鈍吟評語居多，意其爲錢氏之書。皆少陵所謂熟精選理者也。志祖嘗閱三家校本，參稽衆說，隨筆甄錄，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輯成四卷，以正毛刻之誤。至汲古閣本卷首列錢士謐重校者，較之他本爲勝。今按是書卷首題康士謐重校，丙寅孟夏上元錢今悉據此重加釐正。其坊間翻刻之妄謬，更不足道云。』李注補正自序云：『崇賢生於唐初，與許淹、公孫羅並承江都、曹憲爲文選音訓。倉雅之學，遠有端緒，而李注盛行於世，學者與顏師古、漢書並稱，良不誣也。呂延濟輩荒陋無識，甚媿六臣之目。明汲古閣、毛氏本止載崇賢一家，藝林奉爲鴻寶。顧其書網羅羣籍，博洽罕有倫比，而釋事遺義，亦

所不免夫顏師古書蒼萃衆說，精矣。然三劉吳氏迭有刊落，豈積薪之居上，亦集腋之易工。予用是喟然深思，不能已於握槩也。曩既輯文選考異四卷，茲復合前賢評論及朋儕商榷之說，附以管窺，仿吳師道校戰國策之例，輯李注補正四卷，以諗世之爲選舉者。」

此孫氏著書之大意。晚出者勝，宜視汪氏所造爲深。其成書則在嘉慶戊午間云。考異中三家外，兼引許慶宗、金姓、王鳴盛、梁玉繩、陳少章、邵長蘅諸家。李注補正中引趙曦明、葉樹藩、許慶宗、徐鯤、顧仲恭諸家，皆於選文選注有所發明。

### 葉樹藩星衛文選補注

葉氏是書自序云：「文選一書，後人合五臣注與李善注爲一，更名六臣注。五臣注之荒陋，六臣本之舛譌，前人已有定論。近世惟汲古閣本一復崇賢之舊，較諸刻爲完善。然既獨存李注，而雜入五臣之說數條，殊失體裁。且其書疏於讎校，帝虎陶陰，焚然迷目，談藝家往往有遺憾焉。吾吳何義門先生手評是書，於李注多所考正，士論服其精覈。余輒不自揆，手自勘輯，削五臣之紕謬，存李氏之訓詁。卷帙則仍毛氏而正其脫誤，評點則遵義門而詳爲釐訂。至管窺所及，有可補李注何評所未備者，竊附列於後。」又凡例云：「毛氏汲古閣本頗多脫遺，如第八卷司馬長卿上林賦不標郭璞注，三十六卷宣德皇后令失載任彥昇，三十四卷枚乘七發遺「太子有悅色也」至「然而有起色矣」一段。至

一篇中脫遺數句，如十五卷張平子思玄賦遺「爛漫麗靡，藐以迭湯」二十四卷陸士衡答賈長淵詩遺「魯侯戾止，袞服委蛇」二十七卷曹子建筮窳引遺「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二十八卷鮑明遠放歌行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三十七卷曹子建求通親親表遺「有不蒙施之物」四十八卷司馬相如封禪文遺「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此類更不勝縷舉，茲悉以宋本校定。按星衛是書，成於乾隆三十七年，蓋據汲古閣本，以宋本校定，全採義門評點，但錄讀書記，無校語。刊爲朱墨套本，其間削崇賢原注，附以新注百餘條，自謂補李何所未備，然多襲人之說以爲己有。魏都賦兼重性以馳謬，倉廣雅之誤，葉氏則謂廣倉實有其書，舉以糾何而余仲林音義已先言之，葉乃襲余說耳。又往往有說而無出處。如西京賦跳丸劍國時有闌子者云云，卽不引出何書。其凡例稱「文選一書，母邱儉開雕於蜀」，則以五代孟蜀之母昭裔誤爲三國時魏之母邱儉，卽此足見其考據之疏矣。

王煦汾原文選李注拾遺二卷 文選賸言一卷稿本

汾原所著小爾雅疏，說文五翼頗善，此二書考訂亦實事求是，而援引未廣，所據亦非善本。其賸言中枚乘七發越女侍一條，至不知鄭巴之卽鄭旦，干寶晉紀總論一條，至以賈充之父逵，謂卽漢儒之賈景伯，可謂疏矣。後有其邑人錢世敘跋，言所撰尙有文選七箋

二卷，與此二種多同，蓋其初撰本。據李慈銘越綬堂讀書記

周春菴分選材錄一卷

是書取文選中著作人名，自周秦迄齊梁，凡一百三十人，人系以字，字系以里，間綴數語，論其得失。自序謂『鄭夾漈曰，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目錄不傳，可取於文選。言雖佚而猶存也。按唐志書三卷，其體例未詳，惟御覽中採數條。長夏煩暑，莫消永日，因抄撮以補其亡云。』案是編周氏率爾之作，漫未經心，殆無足取。

胡克家果泉文選考異十卷

前此校勘文選者，僅據汲古閣爲本。然文選李善注自南宋以來，皆與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選，而善注單行之本，世遂罕傳。汲古所刻，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雲答兄機詩注中有向曰一條，濟曰一條，又答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向曰濟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他如班固兩都賦誤以注列目錄下，左思三都賦善明稱劉逵注，蜀都吳都張載注，魏都乃三篇俱題劉淵林字。又如楚辭用王逸注，子虛上林賦用郭璞註，兩京賦用薛綜注，思玄賦用舊注，魯靈光殿賦用張載注，詠懷詩用顏延年沈約注，射雉賦用徐爰注，皆題本名，而註

則別稱善曰，於薛綜條下發例甚明。乃於揚雄羽獵賦用顏師古注之類，則竟漏本名，於班固幽通賦用曹大家注之類，則散標句下。又文選之例，於作者皆書其字，而杜預春秋傳序則獨題名。豈非從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以意排纂，故體例互殊歟。至二十七卷末附載樂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辭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後，其非善原書，尤爲顯證。以是例之，其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傳序二篇僅列原文，絕無一字之注，疑亦從五臣本勦入，非其舊矣。以上本提要至嘉慶中鄱陽胡果泉氏乃得宋淳熙尤延之本。時阮元亦得一尤本藏之隋文選樓此本雖亦從六臣本提掇而出，然厥後李注單行之本咸從之出，實汲古之祖。胡氏既摹刻尤本於吳中，復據吳郡袁氏翻雕六臣本，茶陵陳氏刻增補六臣本以校尤本異同，著考異十卷，附刊於後。其序曰：『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若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卽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間所有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袁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并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與五臣已相麤雜，或沿前而有訛，或改舊而成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營闌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觀其音則當句每未刊五臣，注內間兩存善讀，割裂既時有之，刪削

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善注，便云顯慶勒成，已爲如此，豈非大誤。卽何義門陳少章斷斷於片言隻字，不能挈其綱維，皆由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徵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此學者，元和、顧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析，僉謂無疑。遂乃條舉件繫，編撰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論，幾於二十萬言，苟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祕諸篋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於斯。此序載顧千里思適齋集卷十，注云：代胡此書成於嘉慶十四年，胡氏實延顧君廣圻與彭君兆蓀同撰。二氏皆精校勘，辨析頗詳。又詳列何妃瞻陳少章校語，亦多辨正是非。校覈文選，以此書爲最懿矣。

張雲璈仲雅選學膠言二十卷

自序略云：『選學向無專書，所有者前人評騭而已。雲璈讀文選久，凡詩賦之源流，文章之體格，得其解，心領而神會之，不得其解，則有諸家之說在，一展卷可以瞭然，誠無所置喙。顧文義不無乖誤，注家尙多異同，與夫名物典故，字句音釋，間出於諸說所備之外者，不能無疑。隨疑隨檢，隨檢隨記，簡眉牘尾間，久而漸滿。乃取而件繫條錄，凡諸說未及者補之，諸說已有者刪之，諸說未盡者詳之，諸說未安者辨之，且因此以見彼，有不必爲文』

選設者，觸類而引伸。最後得鄱陽胡中丞克家據尤延之貴池鈔本，及袁本茶陵本，詳加讎校，更爲考異，刻之吳中，尤稱周密。書中多采取之，而間糾其失，共存二十卷。魏都賦曰：「牽膠言而踰侈。」注引李克書云：「言語辨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取以顏其書，蓋志媿也。夫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沈博絕麗，後人莫由窺其堂奧。今欲於尋行數墨中效愚者之得，不惟不值李氏，直恐爲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所詢，且祇備遺亡，非關著述，故既毀而復存。至五臣注之乖疏，誠有如資暇錄、兼明書所云者，乃後人反以李注爲繁迂，莫不崇尙五臣。唐宋以來名家所引，往往皆五臣之注，其實多竊李注而人不知。此最不解之一事。故所輯專據李氏，於五臣偶及之，誠不足辨也。按張氏是書名曰膠言，膠之訓欺。見方言廣雅以欺自名，吾師嘗誚其失。其書成於嘉慶壬午。自言從事幾三十年，自經說史評，山圖水注，以及名物象數，聲音訓詁，罔不旁搜博引，以助多聞。又頗采胡氏考異之說，間加駁正。其注例說云：「李氏之注文選，自有其例。不明其例，則李注之次第不可得而知也，凡五臣注之闕入李氏者，不可得而知也，其非五臣注而闕入李氏者，更不可得而知也。例者如何，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或引後以明前，示不敢專也。又如同卷再見者，云已見某篇，務從省也。舊注並於

題首題其姓名，有乖繆乃具釋，必稱善以別之，不攘以爲己有也。其引詩如自引則稱毛詩，若舊注所引則止云詩，蓋劉淵林、張孟陽諸人之注所引詩未必是毛詩，觀魏都賦、牒、牒野注可見也。引漢書如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在永傳之類，初不稱班范二史也。音釋多在注末，而不在正文下，凡音之在正文下者，皆非李氏舊也。稱然則必單用然字，此通注中悉如此。其有則字者，後人誤增也。凡此皆李氏注一定之例。』則是書考正選注，亦云細心矣。

梁章鉅臨林文選旁證四十六卷

附段玉裁校文選

林茂春國暢文選補注

梁氏自序略云，『文選自唐以降，有兩家。李注固遠勝五臣，而在宋代五臣頗盛，抑且並列爲六臣，其行於世幾將千年。近者何義門、陳少章、余仲林、段懋堂輩先後校勘，咸以李爲長，各伸其說。但閱時已久，顯慶經進原書竟墜，淳熙添改，重刊孤傳，居乎今日，將以尋繹崇賢之緒，不綦難哉。伏念束髮受書，卽好蕭選，仰承庭訓，長更名師，南往北來，鑽研不廢，歲月迄茲，遂有所積。最後得鄱陽師新翻晉陵尤氏本，乃汲古之祖，其中異同，均屬較是。合觀諸刻，竊謂李氏斯注引用繁富，爲之考訂校讎者，亦宜博綜詳說言之，爰聚羣籍



相涉之處，悉加蒼萃，上羅前古，下搜當今，期於疑惑得此發明，未敢託爲抱殘守闕自限。至於五臣之注，亦必反覆推究，雖似與李注無關，然可以觀之益見李注精核，正一助也。歸田後重加校勘，釐爲四十六卷，名之曰文選旁證，願用區區就正有道。」云云。此梁氏著書大旨，蓋以博采見長。其評校於何陳余三家外，兼引段懋堂之說。段氏評校文選無刻本，是書徵引特詳。而根據胡氏考異者爲尤多。此外徵引所及，若同時林茂春之補注，林氏補注亦即藉此書以傳。及翁方綱、紀昀、阮元、顧千里、孫義均、朱綬、鈕樹玉、朱琦、姜皋諸家之說，皆多有之。自言所採書籍凡一千三百餘種。阮元序其書『沈博美富，可爲選學之淵海。』而朱氏序亦以集大成許之，云『荄林方伯，數歷中外，勤職之暇，撰文選旁證，蓋取唐李善之注而加參覈焉。余觀李氏之書，體製最善，綴文軼事，反覆曲暢。遇字交互，必曰某與某通，深得六書同音假借之旨，雖裴駟等弗逮。至其徵引經語，不盡齊一，由唐初寫本流傳，各據所見。即孔穎達正義與陸德明釋文已難免僭僂，而釋文更多出別本。此如鄭司農注禮，每云「故書作某」，尚書今古文乖異者累累，後儒兩備其說，正足資研覃而明訓詁也。其餘典籍，或今世亡佚，蒐探者尤稱淵藪。惜當時單行原帙，業就湮廢。汲古閣毛氏僅輯自六臣注內，非本來面目。惟宋晉陵尤氏本較勝，胡果泉中承得之，影板以行，兼著考異，嘉惠

藝林，顧第辨彼此之歧淆，他未遑及。君獨博綜審諦，梳櫛疑滯，並校勘諸家一一臚列。且李氏偶存不知蓋闕之義，閱代綿邈，措手倍艱。然郭璞注爾雅精殫數十年，動有未詳。近人邵二雲、郝蘭皋間爲補遺，用相翊助。君亦沿厥例，斯真於是書能集大成者也。』按是序推究李氏徵引經語不盡齊一之故，其說最爲闕通。桂未谷札樸之言，札樸七云李善倉解詁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字非本書原文如引說所引倉頡篇三文彷彿作髣髴輓作鞣隕作頽均鑿作的樂此類不可枚舉。由不知此也。

朱琦蘭坡文選集釋一十四卷

與梁氏同時爲選學者，有朱蘭坡氏，梁書成於道光甲午，朱書成於道光丙申。著述亦裒然成巨帙。朱氏嘗自

序其書云：『文選一書，惟李注號稱精贍，而騷類祇用舊文，不復加證，經序數首，更絕無詮語，未免於略。且傳刻轉寫，動成舛誤。凡名物猶須補正，併可引申推闡，暢宣其旨。前代諸家率湮沒罕行者，近人如汪韓門侍讀，孫頤谷侍御，雖彌罅塞漏，終屬寥寥。暇時流覽，偶尋繹，輒私筭記。久之積累盈帙，屢有增改，釐分二十四卷。蓋嘗歎考古之難矣。載籍浩繁，安能徧觀而盡識。窮日孜孜，左右采獲，得此苦失彼。卽並列簡內，慮致前後參錯。又歧論紛出，是非疑似，折衷匪易。况是書自象緯輿圖，暨夫宮室車服器用之制，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訓詁之通借，音韻之淆別，罔弗該具。余性素闇蒙，眇克穿貫，衰齒漸臻，尤善忘，顧

欲蒼萃羣言，應自哂不自量矣。雖然，李氏當日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至絕筆之本乃愈詳，其不自域可知。余之綴輯此編，將兼存互析，土壤細流之益，當亦儒修不廢。中間援引曩哲外，更多時賢，故名曰集釋。在昔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博訪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徵，竊願取斯義焉。若夫管窺所及，則不盡沿襲，餘亦慎甄擇，戒阿徇，疑者仍存蓋闕之義。極知疏陋，妄付剞劂。舊傳文選爛，秀才半，余尙愧其未爛也。每駒陰恐負，蛾術思勤，庶幾爲考訂之助爾。』按序稱善注騷類，祇用舊文，疑失於略。不知楚辭唯宜守叔師章句，不宜紛紜妄說。李氏采王注無所沾益，誠知訓故之精者。經序二首無詮，或由是時正義已行。故李不復加注，非竟闕如也。是書分十四卷，每卷各列若干條，全書凡數百條，大抵詳於名物，意在補李，而不免爲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要其用力勤劬，亦足多也。

陳僅餘山讀選意籤一卷

餘山嘉道間人。號漁珊，鄞人。嘉慶舉人。累官寧陝廳同知。是書乃其讀文選之筆記，評論多而考證少。然其考

證間有可採，評文亦尙制舉習氣，其書亦不可廢也。

徐攀鳳桐巢選注規李一卷 選學糾何一卷

桐巢亦嘉道間人。華亭人。諸生。其規李自序云，『李崇賢文選注六十卷，原本散佚久矣。猶賴

前之君子編輯成書，彷彿廬山真面，則今所傳顯慶本爲汲古閣毛氏所刊者是也。幼耽讎校，老而忘疲，簡畢所存，積久盈卷，命曰規李。又自序糾何云：『讀書之法，必先貫穿一家而後馳騁乎百家。義門先生之讀選也，率以李崇賢注爲宗，其評本嘉惠後學，越百年矣。予既樂味其精美，不揣固陋，別作糾何一卷，遙質諸先生焉。』今按規李之名，何異蚍蜉撼樹，糾何尙非無見，寧過而存可也。

趙晉魏齋 文選敬音一卷

自敘引法言云：『一卷之書，不勝異說。識賢識小，是在其人。讀文選注，妄參鄙見，自附於不賢識小，以云駁議，則吾豈敢。』案是書寥寥才三十許條，亦非漫無所得，名曰敬音，取文賦敬寂寞以求音之義也。

薛傳均子韻 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

附呂錦文壽棠 文選古字通補訓四卷 拾遺一卷 杜宗玉午丞 文選通假字會四卷

文選多古字，崇賢緝注，已發其凡，而未有專著一書以疏證之者，於是薛氏是書作焉。引說文以釋文選，於字之假借，音之轉移，義之引申者，必析其同異，斷其是非。薛壽爲之序曰：『粵自姬宗典學，六書載於周官。漢律試僮，八體諷於太史。而語宗宣聖，正以雅言。詩

美樊侯，式於古訓。形聲既具，訓詁滋多。夫創字之初，音先而義後。解字之用，音近則義通。儀厥兩途，實爲一貫。若夫昔賢論韻，止爲譬況之談。漢學傳經，已別重輕之語。填塵粟裂，詩箋述古字之同。志識聯連，禮注列故書之異。讀如讀若，擬其音均。古文今文，半由通轉。至若相如，譌凡將於前。子雲述訓，纂於後。上林之作，易道遙爲消搖。長楊之篇，以拮隔代。夏擊闔鞞，亦通闔鞞。紛紜或假汾沅。辭賦之家，每多古字。昭明所選，具載原文。良以先民字簡，本無者立假借之端。後代義明，同音者得旁通之證。昔蕭該曹憲，具有選音。道淹國安，亦傳達詁。然隋唐志雖著其目，而經籍考已佚其書。注選之家，斷推李氏。況乎善注由於再世，選學盛於揚州。文而又儒，斯爲兼備。但學雖淹雅，音少疏通。杭、余二家，未遑闡發。若不廣加銓釋，奚由辨厥指歸。吾鄉薛子韻先生，熟精選理，孳究許書，明六藝之源流，統衆經而條貫。通乎部分，則一字兼數字之音。究其異同，則數字歸一字之義。間有善注異體，不載古通，亦必參考折衷，實事求是。成文選古字通疏證若干卷。證贅綴於春官，釋又蚤於喪禮。揮揚之正字爲微，條梓之古本作枿。制折或體，申魯論折獄之言。樂臬原通，取說文臬準之義。飛遁肥遯，異文與同部相參。娑婆便姍，疊韻與雙聲互見。論方音之轉，則瀾漣薄魄之必詳。據形似之訛，則台台芟發之必辨。而且偏旁可以例推，部居不相雜越。

詞約義博，件繫條分。信足以索隱鉤沈，旁推曲暢。惜乎注文雖錄長篇，疏語未能卒業。偉長云逝，空傳中論之書。高密告終，難定禮堂之學。則有涇邑翟楚珍先生，並吾師儀徵劉孟瞻先生，誼篤交遊，商付剖劘。委命比較，用竭蠢愚。乃與同門句容陳立，儀徵劉毓崧，對共討論，拾遺授梓。本有缺略，未敢增加。補陔夏之亡篇，願以俟諸異日。觀漢書之原本，不妨待續將來。何期彥輔之短才，勉效興公之後序。綴名末簡，待質通人。薛字劼，伯清史列傳載有續文。

選古字通二十卷，未見傳本。

近儀徵劉君又爲是書題其後曰：『薛子韻先生作文選古字通疏證，明

於古字通假之義。吾觀選注通假之義，厥有四：一則正文與注本係一字，而有古今體之殊，則曰某古某字，或曰某與某古今字。一則當時別本異字，義或相同，則曰某或爲某字，某本作某。此二端皆係於形。一則聲義俱同，則曰某與某音義同。一則字之本義不同，因同一諧聲，遂段其義，則曰某與某古字通。此二端皆係於聲。均六書中假借通例也。蓋李氏受業曹憲，當時小學未衰，於轉注假借二例深通其蘊。且倉雅諸書並傳於世，故凡云通假，其說均確有所承。惟間有一字而通者數處，亦有僅載某某兩字古通而牽同類數字者，非比而觀之，則假借之例不著。薛氏之書間有缺漏，本係未成之帙。然古字同聲通用之例，證以此書而益明。足與王氏廣雅疏證媲美矣。』如二君之言，可謂繩譽備至矣。

顧薛書撫拾纔百九十餘事，既係未成之帙，宜有拾補之編，於是閱數年而呂錦文之補訓作。薛書刊於道光辛丑，呂氏是書成於道光己酉。名曰文選古字通補訓，所補皆薛氏之遺也。包慎伯爲序其書曰：『唐初江都曹憲以文選學教授，李善傳其業，因爲文選作注。今讀其書，駭洽宏通，有孔，賈義疏所不逮者，而於訓詁猶詳。自爾雅、說文、廣雅外，凡三倉、倉頡、凡將、字林、聲類、通俗遺佚諸篇，皆賴是以存。涯略。史稱杜林古文，衛宏官書，至隋末學幾亡絕，至憲而復興，然後知文選爲小學津梁，而李注蓋欲紹其師之絕學以貽來哲也。亡友甘泉薛子韻精小學，猶篤好是書，嘗取李所標古字通借者，疏通證明，爲李氏作長箋。余昔見其草子韻既歿，其同郡友劉孟瞻錄遺書，以此爲從事文選者所必資，乃爲理其草付梓，以公同好。然子韻僅就李注所及引申之，李注所未及，猶多癥結。旌德呂壽棠明經善子韻書，乃推廣其例，撫李注所不及者，博引旁徵，條釋其假借旁通之由，共得四卷，名曰文選古字通補訓。其遺漏者又重輯爲拾遺一卷。蓋由昌黎列名三王之次意也。余讀之，向之癥結不覺渙然解，益信德必有鄰，而又幸子韻之學爲不孤也。』按呂氏是書於形聲雅訓，頗能引申觸類，究厥根源，以續薛編，有積薪之歎矣。

逮光緒中葉，杜宗玉復有文選通段字會之作，其著書之意，正與呂同，而書則下呂一等。

譚復堂爲之序曰：『古者獨體爲文，孳乳爲字，文字相益，孳乳浸多。故書契至今，所以濟事物之變，充文章之用者，日出不窮。由是便文段借，習以爲常。夫豈嚮壁虛造，所可借口。有唐以來，篇韻大備。承學識字，里俗間發。求之三古，藍縷未昌。五百四十部中，往往借義行，本義轉晦。漢魏六朝，文學淵林，莫甚於文選。維時形聲段借之字，世用有餘，無不足矣。去古未遠，學有流別，故足信好也。甘泉薛子韻氏生小學大備之日，奉手通人，折衷經典，撰文選古字通疏證，引申觸類，各有依據。數十年間，好學深思，熟精選理者，頗病其缺漏。今乃松滋杜君午丞講學餘暇，泚筆補之。如數家珍，如入寶山，左右採獲，詳說反約。於是知古昔作者，涉筆擣藻，異同間出，有用本字而退借字，亦有用孳生字以代本字，淵源緒業，軌轍可尋。於以周文章之藝術，廣文字之義例，抑亦居今稽古，論世知人之徑隧。』按是書命名，杜氏凡例稱『說文「會合也。從合曾省，曾，益也。」名曰通段字會。取增益義也』云云。

胡紹煥枕泉 文選箋證三十卷

胡氏是書蓋亦詳於訓故，其成書後於薛、呂，而精核過之。自序略云：『文選李氏注引援賅博，經史傳注，靡不兼綜，又旁通倉雅訓故，及梵釋諸書，史家稱其淹貫古今，洵非溢美。



然擇焉不精，往往望文生訓，轉失本旨。如西都賦「橫被六合」，橫被用今文尙書堯典篇，古文作光被，橫光古通，而注引漢書音義關西讀橫爲縱橫之橫。「絃冕所興」，絃與馱通，祭服也，而注引倉頡篇以絃爲綬。蜀都賦「龍池瀉瀑瀆其隈」，說文瀑一曰沫也，此其義，瀉沸也，謂沸沫而瀆其沫也，而注以瀉瀑爲水沸聲，解瀑爲沸。甘泉賦「薺肤臍以棍批兮」，薺與響同，謂回森之響布，說文，臍，響布也，而注云，薺亦香字，讀同香。羽獵賦「拔鹵莽」，鹵蓋藟之省，說文，藟，草也，或從鹵粗草也，而注引說文鹵西方鹹地，以鹵爲斥鹵。補亡詩「彼居之子」，居讀爲姬，語助辭，彼居之子，猶云彼其之子，而注謂居爲未仕者。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時邁齒載」，載與迭通，更也，而注引杜注七十曰載。又書中多連語，非疊韻，卽雙聲，皆無兩義。魯靈光殿賦「佗欺猓以鷓吹」，假鷓爲調，并深目貌，而注謂如雕之視，以雕爲鳥。風賦「枳句來巢」，枳句猶枳棋，并拳曲之狀，而注謂枳樹多句，以枳爲木。洞簫賦「乃使夫性昧之宕冥」，宕冥猶混沌，而注謂天性過於幽冥，引說文以宕爲過。躑躅稽詣，蓋稽遲之意，猶躑躅也，而注謂聲稽留如有所詣，以詣爲至。長笛賦「搏拊雷抃」，雷與礪通，皆擊也，而注謂抃聲如雷。左太冲詩「咄嗟復凋枯」，咄嗟猶倏忽，倉頡篇咄嗟易度也，而注引說文以咄爲啐。七命「馳浩蜺」，浩蜺並形容高

大之貌，而注謂浩蜨卽素蜨。若斯之類，既背正文，復乖古訓。唐書李善傳謂「善注文選，釋事忘義，豈欲有所更」，是當是時其子已不滿是書。自此以後，鮮有專家。國朝名儒輩出，前有余氏之文選音義，何氏、陳氏之評文選，汪氏之文選理學權輿，孫氏之李注補正，林氏之文選補注，胡氏之考異，近梁氏又有旁證，皆足以羽翼江都。惟王氏段氏獨闢畦徑，由音求義，卽義準音，能發前人所未發，雖僅數十條，而考核精詳，直駕千古。紹煥涉獵文選，卽窺此祕，以之校讀李注，觸類引伸，爲王段二氏所未及訂者尙夥，並及薛綜之注兩京，張載、劉逵之注三都，曹大家之注幽通，徐爰之注射雉，王逸之注離騷，顏延年、沈約之注詠懷，與史漢之舊注，朝夕鑽研，無間寒暑，闕者補之，略者詳之，誤者正之。稿經屢易，最後刪定，釐爲三十二卷。夫後人議前人易，前人而不爲後人議難，螳螂捕蟬，安知黃雀不在其後。抑心有所疑，則不能無言，言則不能不辨，區區之意，願以質諸當世之深於選學者。』是書前有朱右曾序，稱枕泉少受三禮於其族兄竹邨先生，而尤有得於王段一家之學。按王段二家考訂文選，見其所著讀書雜誌、廣雅疏證及說文解字注中。胡氏此書意在推廣其例，其抉摘李注，除補亡詩，彼居之子一事以外，餘雖不免妄下雌黃，要之卽文字聲音以通詁訓，旁推側證，前此選學諸家所未有也。

朱銘元撰文選拾遺八卷

是書前有咸豐八年自序。稱少喜讀文選，尤愛李氏注。該博足資考證。嘗採集諸書以證發李注之有疑義者，而辨證諸說之糾紛者，爲文選質疑一書。書成計十餘萬言。懼其語之詳而未擇之精也，是以刪之，取其有裨於李注而足證諸家之疎舛者，錄之爲八卷。命曰拾遺云爾。末有象州鄭獻甫跋謂其湘夫人篇之登白蘋，注蘋草秋生，似應用子虛賦注青蘋似莎之文，不當作蘋字。石闕銘之創法律，注漢書曰：「蕭何次律令，」應用爾雅坎律銓也之文，不當用次字之類。猶多考之未塙。然元撰研精選學，所得爲多，雖有疵類，無害具體也。

許巽行密齋文選筆記八卷

密齋是書校訂異文，申說字義，亦有助於選學者也。書成於乾隆丙申戊午間。逮光緒間其玄孫嘉德復加案語，始以鋟板。書首有嘉德識語，略云：文選善注宋時已廢不行。今之善注，皆從六臣本中鈔出成一家之書。六臣以茶陵陳本、金闔袁本爲最善。而茶陵本先列善注，次列五臣。金闔本先列五臣，後列善注，所注已多錯雜。又或云善注與五臣某注同，或云五臣某注與善注同。又有校語云善本作某，五臣本作某。其實以注證之，明明善

注而云五臣，明明五臣而妄加善曰，尤極淆亂。五臣好奇，卽同一意義，每欲改易正文，以期取異於善，又或故改李氏原文，以誣善作。故不博辨五臣，無以釋疑破惑，亦不削盡五臣，無以還善注本來面目。汲古善本正文，或留五臣，而注則從善，或誤以五臣爲善注，而善注反多刪削，以致正文與注語每不相應。以訛承訛，轉雕轉寫，各本皆同，校家未及徧正。高祖密齋公校讎文選，凡十三次，痛削五臣沿習之舊，悉還李氏原有之文，或本六臣，或依史集，隨文辨正，歷數十年而始得定本。然所校各本，逐篇逐段，皆有更正之文，而多未載入筆記，此所記者乃校本所未及詳焉者耳。今將筆記八卷先付剞劂，嘉德復博采諸家加之案語，以期互相考證云云。

程先甲一變選雅二十卷

是書據拾李注訓故，依爾雅分類。其體例一如陳奐本毛傳而作毛雅，朱駿聲本說文而作說雅，俞樾本唐韻而作韻雅。然書實未精，序與書前致陳慶年書尤多紕繆語。竊意是書如爲考據起見，當悉載原注所引書名，如爲繙檢起見，又不必摹仿陳朱之體，自當依韻排列，如經籍纂詁之爲者。乃矻矻成書，略無裨益，殊可惜也。程氏又別著文選古字補疏八卷，文選校勘記四卷，選學管窺六卷，選學源流記二卷，俱載其目於所著千一齋叢

書，未見彙本。

李詳審言文選拾藩二卷

審言熟精選理，涉筆淵懿，不媿作者。是書雖非巨帙，而引據精覈，兼能蒐討古人文字從出之原，隨在見其博涉。自敘云：『受性愚蔽，幼爲父母所饒，悞不知學。逮於稍長，從師受讀，涉獵之餘，愛誦文選。鑽味善注，資爲淵海。視有遺義，間復研究。家貧無書，所得亦劣。粵在乙酉，長沙適來，自注王益吾祭酒夫子標映人倫，甄挹道素，策士勸學，文選其一承命奮迅，雅志權輿。素心既違，邪許罕助。悅焉慨然，爲山中輟舊稿，在篋，敝帚私珍。自爾奔走，羈迹袁浦。府主眊矐，自注謝子受觀察夫子視如籍湜，插架墳素，縱予檢尋。料簡良楛，率從掌錄。積之數歲，略有可觀。知友來索，不能徧給。寫定二卷，先付劖劂。復有好事，許旣刊資。癡符流布，自忘醜拙。脩軌不暇，何惶更續。覆瓿之誚，知不免焉。』時光緒甲午三月也。審言又有杜詩證選、韓詩證選若干卷，取兩集中單詞片典徧加鈎稽，得其來歷，使人知文家如杜韓，而所謂『沈浸醲郁，含英咀華』，大都不出於選。又豈僅野人芹曝之獻已哉。今錄其杜詩證選自敘云：『杜陵熟精文選，自宋以來，注家能舉其辭者，已略得六七。然或遺其篇目，或易其字句，或多繁文而於本旨無關，或芟雍首尾而於左證不悉，此皆病也。又少陵每句有

兼使數事者，有暗用其語者，但舉其偏，與略而不及，皆有愧於杜陵熟精二字。如客居詩「壯士斂精魂」，既效謝客「幽人祕精魂」句法，又用江淹賦「拱木斂魂」，不僅古萬里歌也，玉華宮詩「萬籟真笙竽」，此用左思吳都賦「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語，故云真笙竽，蓋引古自證也。如此之類，歷來注家尙未窺此祕。余既治韓詩證選，又取杜詩證之恆恐末學耳食，謂引選語已見注中，而怪余爲剽襲，比之重臺累僕，然安知不有深通其意者復相賞耶？又韓詩證選自敘云：「唐以詩賦取士，無不熟精文選。杜陵特最著耳。韓公之詩，引用文選亦夥。惟宋樊汝霖窺得此旨，於秋懷詩下云：「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邢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尙書毛詩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余據樊氏之言，推尋公詩，不僅如樊所舉，因條而列之，名曰韓詩證選。宋人舊注如詮「賤嗜非貴獻」及「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諸語，能以嵇康絕交書、郭景純江賦證之，始知韓公熟精選理，與杜陵相亞。」云云。吾師嘗謂「唐人詩皆自選出，改一二字便爲己作，即李杜亦然。後之宗唐祕選者，誠可以止也。」得審言此編而益信。右所述者，皆清代考證文選之專著。此外但詳書名，而其書未經寓目者，尙有鄧晟之文選集解五十卷，引見復堂日記。薛壽之續文選古字通二十卷，劉庠之文選小學若干卷，並見清史。

列傳。而俱無傳本，無以窺其造詣。其著書中，勒有專卷考訂是書者，則有王念孫、孫讀書志、餘中之文選半卷、宋翔鳳、過庭錄中之文選一卷、及姚範、援鶉堂筆記中之文選一卷、而王氏、宋氏所得爲多。其無專卷而著書中間涉文選者，則有洪頤煊之讀書叢錄、徐彞之讀書雜釋、姚鼐之惜抱軒筆記、桂馥之札樸、錢泰吉之曝書雜記。諸書或校選文，或考選注，條數亦多寡不等。雖隨筆札錄，不過諸家之緒餘，要皆可爲選學之助也。其它諸家文集筆記中，儻見一二條者，尤難以儂指數。

此外沿明人積習以著書者，亦有數家。或刪原本，或削舊注，或輯評點，或摘辭藻。其書皆庸陋無足稱。以其流傳頗廣，或經四庫著錄，特附述之。

洪若臬虞隣昭明文選越裁十一卷

是編取昭明文選重加刪定，復摭拾諸家之注，略爲詮解。其圈點評語，則全如詩文之式。其謂之越裁者，自序謂『時避居越城，志地亦志僭也。』案昭明舊本，唐人奉爲龜著，以杜甫詩才陵跨百代，猶有熟精文選理之句，餘子可以知矣。若臬橫加翦薙，可謂不自揣量。卽以開卷一篇而論，班固兩都賦文本相承，乃刪去東都一篇，遂使語無歸宿，全乖本意，是於作賦之故且茫然未考矣。提

吳湛伯其選詩定論十八卷

是書以文選所錄諸詩歌，自漢高帝以下，以時代編次，而荆軻易水歌十五字別爲一卷，終焉。前列六朝選詩緣起一卷，皆雜引六經以釋之，迂遠鮮當。次統論古今詩及總論六朝一卷，區分時世，而謂陳隋無選詩，宋金元皆無詩，而明人古體學選，律詩學唐，亦七子之緒論，其詮釋諸詩，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鮮要，如解中山王孺子妾歌之類，於考證尤疎也。提要

顧施楨適園文選六臣彙注疏解十九卷

是編書首題顧施楨纂輯，鄭重字山公鑒定。前有重自序，略謂文選善注，視五臣爲優，東坡已有定論。迄明張鳳翼有纂注評林，閔齊伋有淪注，並爲世所稱。然雖分章按節，而意義未盡融貫，讀者往往鬱而不暢。適園是書取善及五臣注義之長者，章分句斷，經之緯之，疏辭明悉。二家未當者，則旁引他書以歸於是，名曰彙注。又因其行文段落自爲起止者，通解其義，使全篇一節之脈絡貫通無隔截，名曰疏解。予猶恐或有遺義，復與二三友人取諸書重加參訂，複者去之，蕪者刪之，缺者補之，音之未當者正之，研覈盡善，名曰文選六臣彙注疏解，仍六十卷。將欲盡付梨棗，而全帙頗多，因念是書賦爲首類，又居十之三。適園解義明晰，尤爲學者最切要，因先舉以屬梓云云。亦可見是書之大旨矣。



方廷珪伯海文選集成六十卷

按是編於文選舊本，任意移易次序，增省篇目，而又芟夷李注，多加臆說，真妄人之尤也。

書列騷爲首卷。凡例云：離騷爲辭賦之祖，凡兩都兩京三都及七啓七發七命等篇，盛稱騷中靈氛巫咸張平子思玄賦託之四方，本騷中求女，列爲首卷。難高唐諸賦次之。凡例

以悉舉舊列之三十一卷，是爲數典而忘其祖矣。今改列爲首卷。難高唐諸賦次之。凡例

序中既云以年代相次，則高唐神女及甘泉子虛上林羽獵諸賦，原居班張各家之先，即

後來各家賦中亦多所借潤，今以騷爲首，高唐諸賦次之，舊首兩都今改列爲第七卷，而

七啓等篇與賦一而詩之編次，改移亦多。凡例云：五言始於十九首及蘇李贈答暨諸樂

類賦終即綴其後，而詩之編次，改移亦多。凡例云：五言始於十九首及蘇李贈答暨諸樂

有阮步兵，亦當先錄其詠懷十七首，始顯步兵，後顧倒，甚多，悉爲正之。分類每變舊觀。

前十七首列後，至於中間問答，贈宜居先，答宜諸後，顛倒，甚多，悉爲正之。分類每變舊觀。

凡例云：選中如吹獵京師等賦，俱分門類，惟幽通三篇編居文賦，皆不列類，且以藉田甘

泉屬之郊祀類，義亦未協，今改郊祀爲典禮，幽通三篇編居文賦，皆不列類，且以藉田甘

他如詩文中各類，或遺或未，卷帙亦有增減。凡例云：是編舊分爲六十卷，今約爲五十九

師表一篇，蘭亭一記，一篇，閑情賦一卷，其於李注駁正改易，自謂發明甚多。評文圈點，皆不出

篇共三篇，另成一卷，仍爲六十卷。其於李注駁正改易，自謂發明甚多。評文圈點，皆不出

時文家惡習。凡例云：張氏纂注，失之約，顧氏疏解，失之泛，茲編所以異於各家者，字句既

意，開以議論，尤屬切要。又用段點義例，悉依林西仲古文析義，眼目用黑圈，佳

處，用密圈，結穴用重圈，餘用句點，句義例，悉依林西仲古文析義，眼目用黑圈，佳

一大厄，視明人所爲纂注，論注更甚矣。厥後陳雲程鵬字孫，又以方氏爲定本，兼採入諸家

評論，張伯起顧適園周平園楊用修王弼州王元美孫月峯孫執升俞犀月李安溪陸平

評論，浦林西仲盧此何義門陸雨侯孫端人郭明龍祝氏陸生沈歸愚潘西黃陸平

泉吳古愚劉書升陳尹梅黃崑園邵子湘浦二田魏  
霽亭陳螺渚陳泉何念修張揚庵林霽川林月波。余仲林音義間亦採入，名曰增訂昭

明文選集成詳注坊賈無識據以翻印，可謂謬種流傳矣。

### 于光華晴川文選集評十五卷

是書據何義門爲藍本，並採諸家評論。淪注所載孫月峯評，全錄無遺，餘如纂注、評林、淪注、約注、山曉閣孫珠字執升賦彙疏解，及張伯起、陸雨侯、俞犀月、李安溪諸家，亦各採其一二。

其注解則本汲古原注而刪其複出者。余氏音義亦悉登入。此外圈點畫乙，科條亦極煩

密。大段落用大畫截住，小段落用句中逗圈別之，佳句用密圈，脈落用密點，逐段眼目用尖圈，或用密點，字法用實，或用單點。竊謂讀文選，必先於文

心雕龍之說，信受奉行，退觀此書，乃有真解。若以後世時文家法律論之，是猶算春秋曆

用杜預長編行鄉飲酒儀於晉朝學校，必不合矣。清世論文選，惟阮公爲近之。義門考訂

雖精，而評文則吾師嘗詆其弊有三：「一曰時代高下之見。如評顏延年王元長曲水詩序則云宋齊文格不止判若

商周二曰體裁濛濛之見。評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云直是一篇四六行狀，評齊竟陵文宣王

獨孤及權德輿輩欲變而未能，至昌黎而始一洗其習，此皆昧于體裁而不悟史之與碑截然二物，昌黎以史爲碑，正後人所宜匡飭者。三曰時文門法之

見。『而起承轉合點伏照應諸語示法，篇篇皆是。此實齋所謂『時文結習深錮腸府，進

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古文十義門如此，其它更不足誅斥矣。至圈點之流

弊，則曾滌生言之頗悉。略謂：『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詩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經史百家簡編序此爲圈點一切古書者言。讀文選而斤斤於是，不足以示人，而徒增魔障，果何益乎？于氏是書刊於乾隆壬辰，越戊戌而又加重訂。自謂得何氏初次評本，支分節解，於初學尤宜。又益以邵子湘手評，方伯海集成，及孫端人選詩讀本，書末復彙錄葉星衛近注百條，名曰重訂文選集評云。

鍾駕鰲海六選詩偶箋八卷

是書以文選所錄諸詩爲之箋解，以羽翼李善注。凡錄取前人之說，多標姓氏。惟呂延祚等五臣注，率多荒陋，間采一二而已。前有凡例六則，其一曰：說經貴乎簡嚴，說詩不嫌繁碎。李善釋事而遺意，豈雖間爲詁解，而附見亦少。今意重箋解，然必自信爲確鑿者存之，否則甯從闕如。故有見輒箋，不拘篇數，從廬陵宛邱毛詩之例，不求全備云云。

傅上瀛文選珠船五卷字未詳

是編前有傅氏自序，略云：『昔昭明選八代之文，序云「略其蕪穢，集其精華」，然體同編書，僅分門類，其去取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後有李崇賢作注六十卷，弋釣書部，鉤稽故實，幾於備矣，而去取之意，仍不可得而見也。梁代有劉舍人，鍾記室，雖不在高齋學士之列，其所論著與昭明撰集之意多符，差異者什特一二耳。蓋前人名作，早有定價，先達之所嗟賞，後進之所鑽研，不越乎此也。但二家各自成書，尋省匪易。文選集評之刻，專採近世文士所說，未有取二書之語按篇分載者。又前人傳記，名家集部，或與此書參涉，李注亦未兼及。今以劉鍾二家爲主，餘並抄內，以備觀覽。王伯厚云：王微之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故取以名焉。小年喜事，寓目輒記，晚更補錄，釐爲五卷。語雖不備，可藉以考見去取之意。而一時風會變更，人品邪正，舉莫能遁於鑒察之中。竊附於論世知人云爾。』按是書用意頗善，惜蒐採甚疏，又間增附已說，與序所云，殊不副也。書內卷一賦、卷二卷三詩、卷四

卷五騷七  
詔冊雜文

杭世駿大宗文選課虛四卷

自序云：『文章之用，虛實二者而已。餽釘典故，髮積舊文，猶襲公家之言，虛則一心所獨

運也。屈宋暴興，馬揚代嬗，相如作凡將篇，子雲撰倉頡訓纂，諧聲會意，細入毫髮，故能巧構形似之言，深探窈冥之域，沈博絕麗，橫絕百代。六朝而後，惟杜子美能抉其精，逮至場屋以律程材，頽波莫挽，而斯道亡矣。宋人精選理者，向推蘇易簡、劉貢父二書，采摭過多，少所持擇，似童蒙之告，非賦家之心也。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而其書久不傳。余慚起家辭賦，學術單疏，獮祭徒勤，疥駝終諒。夫一字隉杌，則當句見疵。一言鉅錕，則全篇不振。斯篇之作，意主於疏濬性源，擺脫凡想，諗夫操奇觚者，有因物造端之妙用，而或以雙字、類林之例相儗，則慎矣。』按是編分類凡四，曰天象、地形、人事、物產。每類之中，又分細目如千名，曰課虛，蓋取陸氏賦課虛無，以責有之義。然陸之此語，本狀臨文綴慮，用意精微。杭氏此篇，抉摘藻異，分類排纂，實不過雙字、類林之續。疊牀架屋，何與性源，而謬託美名，以誣來者，不亦慎乎。

### 石韞玉文選編珠一卷

是編取文選雋語，可作對偶者，綴輯爲書。序謂昔隋時著作佐郎杜公瞻集書中雋語，可爲對偶者，輯爲編珠一書。其書不見於隋之經籍，唐之藝文二志，當世罕知者。至本朝康熙間，詹事高公士奇在祕府錄出，補其殘闕而傳之，學者始知有是書。惟是杜氏博極羣

書而所采無多，亦滄海之一粟而已。因思昭明文選一書爲藝苑津梁，唐時固有以選學專門名家者。燕居無事，乃取選中雋語，可以對偶者，摘出，非敢云繼軌杜氏，聊以充初學餽釘之助云云。

何松嶽青文選類雋十四卷

是編蓋糅雜偽類林、偽雙字、及凌氏錦字、杭氏課虛而成。凡分天文、時令、地理、政事、人倫、人事、文學、武備、禮制、樂律、衣食、宮室、動物、植物十四門。自序略云：『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質實之理，抒綿邈之情，情至理得，文自生焉。然宏達之材，六籍供其驅使，中人以下，羣言未罄淵源，則提要鉤玄，功綦急物。……當夫掄材之會，角藝之秋，思欲馳騁乎辭林，出入於文囿，遣詞則鏘鳴金石，會意則變幻風雲，苟舍蕭選，厥道無由。特其爲書取材淵博，辭旨恢宏，若非分別部居，采輯菁華，蓋欲兼功，大半難矣。於是乘我三餘，搜茲三十卷。前朝錦字，奉爲椎輪，劉氏類林，芟其凡豔，俾紛錯綺肴，各以彙聚，纒襪錦繡，更以類分質，既至而文彌耀，實先培而華自敷，以之鳴盛，端在斯矣。若夫瞻智宏材，抗心希古，考義於六經三史，選詞以諸子百家，尙何取區區碎錦哉。』按何氏先有五經典林，與是編皆取供場屋之用，其爲餽釘可知矣。

## 體式第四

文選分體凡三十有八，七代文體，甄錄略備。而持校文心，篇目雖小有出入，大體實適相符。合文心，推論文體，凡有四義：一曰原始以表末，二曰釋名以章義，三曰選文以定篇，四曰敷理以舉統。見序志篇體制區分，源流昭晰。熟精選理，津逮在斯。書中選文定篇，去取之情，復與昭明同其藻鏡。良由先士茂製，諷高歷賞，人無異論，故識眇差池也。吾友鄭石君嘗刪其要，彙而錄之。今沾益一二，俾學者由是明文選諸體之程式焉。文心以外論文之言宜參鏡者亦附入流別論翰林論佚文已引見前此不重錄。

## 賦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詮賦 右釋名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目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

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不用何！』漢書藝文志詩賦略 右緣起及流變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司馬相如答靈澤問作賦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綸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文心詮賦 右體式及作法

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既履端於唱敘，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文心詮賦 右類區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約以雅贍，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詞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遁，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助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文心詮賦 右作家及作品評



## 詩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 右緣起及效用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誦諷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

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辭。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怳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詩品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妙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暨建安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文心明詩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

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純景用儻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杖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詩品序 右源流及歷代大家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詩品序 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文心明詩 右體式及各體作家

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詩品序 右作法

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詞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譖楚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王逸離騷經序右屈原傳略與離騷所由作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傳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詞。隋志楚辭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

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逸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王逸楚辭敘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並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詞者皆祖騫公之音。隋志右楚辭及其註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屈原傳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王逸離騷敘優游按節，屈原尙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諭，其志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典論離騷之文依經立義，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同體詩雅。文心辨騷楚詞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

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雜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辨騷

右論離騷之文

離騷之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班固離騷序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王逸敘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辯騷 右論學騷

## 七

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詞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

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蘇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詞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蟲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文心雜文

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文史通義詩教

### 詔册令教策文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並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敕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

『明君之詔』書稱『救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綵，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詞，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閒出，安和政弛，體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凱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牙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詞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詔，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青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詞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文

心詔策 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



得而辭中，教之善也。同上

### 表上書啓彈事

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表，天下第一，并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學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詞清而志顯，應物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僞，其三讓公封，理周詞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

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勤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文心章表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上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鄭，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文心論說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文心奏啓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鷲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按詞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

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詞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文心奏啓

### 牋奏記書

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上睨乎書，使敬而不懼，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文心書記

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受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實號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敝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擇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文心書記

### 檄移

震雷始於耀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詞，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

師』者也。齊桓公征楚，詰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讞也，宣露於外，讞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尊，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閭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詞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推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于骨鯁，惟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讞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讞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燁曄以騰記，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屬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文心檄移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詞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同上

## 對問設論

自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諢，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閒，密而兼雅。崔實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庾徵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文心雜文

## 辭

宋玉、唐勒、景差爲文，祖屈原，而史記稱之曰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此則賦辭通稱。辭爲大名，賦爲小名，其來已舊。是以漢人復立楚辭之名，以目屈宋。文選此體，凡錄漢武秋風，淵明歸去來兩篇，皆感物造端之作，亦楚辭之支與也。

## 序史論論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泊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落，微婉之風替矣。史通序例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旣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讚，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淺泊無味，承祚便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

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詞，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探，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也。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知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齊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



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史通論贊

聖哲彙訓曰：經，述經敍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敍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評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詞。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

戲曹植辨道，體同書鈔，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理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文心論說

## 頌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謀爲誦，斯其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厲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褻過而謬體哉。

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如斯而已。文心頌讚

贊  
附史述贊

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屬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詞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但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原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之細條乎。文心頌讚

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序一卷，總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別有引辭，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

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載法言之目，篇皆引辭。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於敘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敘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爲覆述，重申褒貶，摯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之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惑歟。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匡謬正俗卷五。

## 符命

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敘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詞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鑒前

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干言，勞深勩寡，颯缺焉。文心封禪

### 連珠

揚雄覃思文闕，業深綜述，碎文瓊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閒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文心雜文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

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傳云敘連珠，沈約注制

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橫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譚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

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五駟，玉帙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

難以適變。水鏡芝蘭，隨其相懸。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

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非。陳懋仁文章緣起注韓非儲說，比事徵偶，

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第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文史通義詩教上

## 箴銘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詞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青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中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詞不已，志有偏也。文心銘箴

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案此本蔡邕銘論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

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燧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理事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文心銘箴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文心銘箴

### 誄哀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讚誄定諡，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邱，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愍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

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潔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駟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喪元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矧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文心誄碑

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文心祝盟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詞，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



詞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詞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文心哀甲

## 碑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勛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鄒庾，詞枝多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同誄之區焉。文心誄碑

## 墓誌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

文章緣起

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适云：『所傳墓誌，皆漢

人大隸。』此云始於晉日，蓋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周必大云：『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

功鐘鼎款識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

世之靈，茲焉是寶。』然則銘墓三代時已有之矣。晉隱士趙逸曰：『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

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臬等迹，牧民之臣，浮虎慕其

清塵，執法之吏，理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文章緣起陳注

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人之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

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也。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

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

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

以謂可以信今而傳後，而潤飾大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文章緣起方熊補注

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

文選李善注引吳均齊春秋載王儉說

### 行狀

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文心書記

三代時誄而諡，于遣之日讀之。後世誄文傷寒暑之退襲，悲霜露之飄零，巧於序悲，易入新切而已。交游之誄，實同哀辭，后妃之誄，無異哀策，誄之本意盡失，而讀誄賜諡之典亦廢矣。至典午之時，始有行狀，綜述生平行跡，上之於朝，以請諡。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所謂易名之典，請遵前烈，故文心以狀爲表諡，則狀亦誄之流也。狀者上之朝廷，賜諡以爲飾終之典，亦付之史官立傳，以揚前烈之休。此唐李習之所以有百官行狀之奏也。江藩炳燭室雜文行狀說

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元伯行狀。文章緣起補註云：先賢表諡，並有行狀，蓋具死者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

### 弔文祭文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厭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遞臺，齊襲燕城，

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周而事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乃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麗。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彌衡之弔平子，纏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詞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文心哀弔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文心祝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較大也。班固之祀濠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同上

### 撰人第五

汪氏理學權輿臚舉撰人百三十家，於各家之下分隸所撰篇目，最便檢觀。而先後敘次之間，不無舛誤。今爲粗加訂正，篇目據仿宋胡刻本，二首已上者註明首數。凡撰人失其姓名，或真僞難明者，並附辨證，備考覽焉。

周 卜子夏 商 毛詩序

屈原 平 離騷經 九歌六首 九章一首 卜居 漁父

宋玉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九辯五首 招魂 對楚王問

荆軻 歌一首

秦 李斯 上秦始皇書

古詞 古樂府三首 古詩十九首

漢 高帝 歌一首

武帝 詔一首 賢良詔 秋風辭

賈誼 鵬鳥賦 過秦論 弔屈原文

淮南小山 招隱士

韋孟 諷諫詩

枚叔 乘 七發八首 奏書諫吳王濞 重諫舉兵

鄒陽 上書吳王 於獄中上書自明

司馬長卿 相如 子虛賦 上林賦 長門賦 上疏諫獵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 封禪文

東方曼倩 朔 答客難 非有先生論

司馬子長 遷 報任少卿書

李少卿 陵 與蘇武詩三首 答蘇武書

蘇子卿 武 詩四首

孔安國 尙書序

楊子幼 惲 報孫會宗書

王子淵 襄 洞簫賦 聖主得賢臣頌 四子講德論

揚子雲 雄 甘泉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趙充國頌 劇秦美新論

劉子駿 歆 移書讓太常博士

撰人第五

文選學

班婕妤

怨歌行

後漢

班叔皮

彪

北征賦

王命論

朱叔元

浮

與彭寵書

班孟堅

固

兩都賦

幽通賦

答賓戲

典引

漢書公孫弘傳贊

漢書述高祖紀贊

述成紀贊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封燕然山銘

傅武仲

毅

舞賦

張平子

衡

西京賦

東京賦

南都賦

思立賦

歸田賦

四愁詩四首

崔子玉

瑗

座右銘

馬季長

融

長笛賦

史孝山

岑

出師頌

王文考

延壽

魯靈光殿賦

蔡伯喈

邕

郭林宗碑文

陳仲弓碑文

孔文舉

融

薦禰衡表

與曹公論盛孝章書

禰正平

衡

鸚鵡賦

潘元茂 勛 魏王九錫文

阮元瑜 瑀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劉公幹 楨 公讌詩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 贈從弟三首 雜詩一首

陳孔璋 琳 答東阿王牋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爲袁紹檄豫州 爲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

應德璉 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楊德祖 修 答臨淄侯牋

王仲宣 粲 登樓賦 公讌詩 詠史詩 七哀詩二首 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從軍

詩五首 雜詩一首

繁休伯 欽 與魏文帝牋

曹大家 昭 東征賦

蜀漢 諸葛孔明 亮 出師表

魏 武帝 操 樂府二首

文帝 丕 芙蓉池作 樂府二首 雜詩二首 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與鍾大理書 典論

論文



曹子建 植 洛神賦 上責躬詩 應詔 公讜詩 送應氏詩二首 三良詩 七哀詩 贈徐幹 贈

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贈丁廙 樂府四首 朔風詩 雜詩六

首 情詩 七啓八首 求自試表 求通親表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王仲宣誄

吳季重 質 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繆熙伯 製 挽歌

應休璉 璩 百一詩 與滿公琰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李蕭遠 康 運命論

曹元首 囧 六代論

何平叔 晏 景福殿賦

嵇叔夜 康 琴賦 幽憤詩 贈秀才入軍 雜詩 與山巨源絕交書 養生論

阮嗣宗 籍 詠懷詩十七首 爲鄭冲勸晉王牋 奏記詣蔣公

鍾士季 會 檄蜀文

吳 章弘嗣 昭 博奕論

晉 應吉甫 貞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傅休奕 玄 雜詩

羊叔子 祐 讓開府表

皇甫士安 謚 三都賦序

趙景真 至 與嵇茂齊書（當改題 呂仲悌與嵇康書）

杜元凱 預 春秋經傳集解序

棗道彥 據 雜詩

成公子安 綏 嘯賦

向子期 秀 思舊賦

劉伯倫 伶 酒德頌

夏侯孝若 湛 東方朔畫像贊

傅長虞 咸 贈何劭王濟

孫子荆 楚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張茂先 華 鷓鴣賦 勵志詩 答何劭二首 雜詩 情詩二首 女史箴

潘安仁 岳 藉田賦 射雉賦 西征賦 秋興賦 閒居賦 懷舊賦 寡婦賦 笙賦 關中詩 金

撰人第五

谷集作詩 悼亡詩三首 爲賈謐作贈陸機 河陽縣作 在懷縣作二首 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哀永逝文

何敬祖 劭 游仙詩 贈張華 雜詩

石季倫 崇 王明君辭 思歸引序

張孟陽 載 七哀詩二首 擬四愁詩 劍閣銘

陸士衡 機 歎逝賦 文賦 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招隱詩 贈馮文龍遷斥丘令詩 答

賈謐詩 於承明作與士龍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趾太守顧公真 贈從兄車騎

答張士然詩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龍 又贈弟士龍 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

作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樂府十七首 挽歌三首 園葵詩 擬古詩十二首

謝平原內史表 豪士賦序 漢高祖功臣頌 辨亡論 五等諸侯論 演連珠五十首

弔魏武帝文

陸士龍 雲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答兄機 答張士然

司馬紹統 彪 贈山濤

張景陽 協 詠史 雜詩 七命八首

潘正叔	尼	出爲吳王郎中令 贈陸機 贈河陽詩 贈侍御史王元暉 迎大駕
左太沖	思	三都賦序 蜀都賦 吳都賦 魏都賦 詠史詩八首 招隱詩二首 雜詩
張士然	悛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
李令伯	密	陳情表
曹顔遠	攄	思友人詩 感舊詩
王正長	讚	雜詩
歐陽堅石	建	臨終詩
郭泰機		答傅咸
木玄虛	華	海賦
劉越石	琨	答盧諶 重贈盧諶 扶風歌 勸進表
郭景純	璞	江賦 游仙詩七首
庾元規	亮	讓中書監表
盧子諒	諶	覽古 贈劉琨 贈崔溫 答魏子悌 時興詩
袁彥伯	宏	三國名臣序贊

干令升 寶 晉武帝革命論 晉紀總論

桓玄子 溫 薦謙元彥表

孫興公 綽 天台山賦

束廣微 皙 補亡詩六首

張季鷹 翰 雜詩

殷仲文 仲文 南州桓公九井作 自解表

謝叔源 混 游西池

王康琚 反招隱

陶淵明 潛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挽歌 雜詩二首 詠

貧士 讀山海經 擬古詩 歸去來

宋 謝宣遠 瞻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 張子房詩 答靈運 於安城答

靈運

傅季友 亮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修楚元王廟教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將

軍表

謝惠連

雪賦 泛湖出樓中玩月 秋懷 西陵遇風獻康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簪衣 祭古

冢文

范蔚宗

曄 樂游應詔 後漢書皇后紀論 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後漢光武紀贊

袁陽源

淑 傲白馬篇 傲古詩

顏延年

延之 赭白馬賦 應詔曲水讌詩 皇太子釋奠會詩 秋胡詩 五君詠五首 應詔觀北湖田

收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 拜陵廟作 贈

王大常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直東宮答鄭尙書 和謝監靈運 北使洛 始安郡

還都與張洲登巴陵城樓作 宋郊祀歌二首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陽給事誄 陶徵

士誄 宋文元皇后哀策文 祭屈原文

謝希逸

莊 月賦 宋孝武宣貴妃誄

鮑明遠

照 蕪城賦 舞鶴賦 詠史 行藥至城東橋 還都道中作 樂府八首 數詩 翫月城西

門解中 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 代君子有所思

劉休玄

鑠 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

答顏延年 和琅邪王依古 祭顏光祿文

撰人第五

王景玄 微 雜詩

齊 王仲寶 儉 褚淵碑文

王元長 融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謝玄暉 眺 新亭渚別范零陵 游東田 同謝諮議銅雀台 郡內高齋閑坐 答呂法曹 在郡臥病

呈沈尙書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謝王晉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

橋 敬亭山 林沐重還道中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京路夜發 鼓吹曲 始出尙書省

直中書省 觀潮雨 郡內登望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和徐

都曹詩 和王主簿怨情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齊敬皇后哀策文

陸韓卿 厥 奉答內兄希叔 中山王孺子妾歌

孔德璋 稚珪 北山移文

梁 范彥龍 雲 贈張徐州 古意贈王中書 效古詩

江文通 淹 恨賦 別賦 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望荆山 雜體詩三十首 詣建平王上書

任彥昇 昉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贈郭桐廬 爲宣德皇后勸進梁公令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爲蕭揚州薦士表 爲褚諮議

奏讓代兄襲封表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爲卞彬謝修下貞

忠墓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奏彈曹景宗 奏彈劉整 到大司馬記室牋 爲百辟

勸進今上牋 王文憲集序 劉先生夫人墓誌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侍讌樂遊苑 送張徐州應詔 且發漁浦潭 爲呂僧珍與陳伯之書

邱希範 遲 應詔樂遊餞呂僧珍 別范安成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宿東園 遊沈道士館 早發定

沈休文 約 山 新安江水至清淺見底貽京邑游好 和謝宣城詩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冬節後至

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直學省愁臥 詠湖中鴈 三月三日率爾作 奏彈王源 宋書

謝靈運傳論 恩倖傳論 齊安陸昭王碑文

王簡棲 少 頭陀寺碑文

虞子陽 義 詠霍將軍北伐

劉孝標 峻 重答劉秣陵沼書 辨命論 廣絕交論

陸佐公 倕 石闕銘 新刻漏銘

徐敬業 悱 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琅邪城

古樂府三首，古詩十九首，昭明不題撰人善注亦云，『言古詩，蓋不知作者姓氏。』今案古



樂府之飲馬長城窟，傷歌行二首，玉臺新詠一題爲蔡邕作，一題爲魏明帝樂府詩，而無結二句。十九首之孤竹一篇，文心明詩以爲傅毅之詞。又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孝穆撰詩，亦錄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八首，題爲乘作。先後次第與文選異鍾嶸詩品又謂去者日以疏，客從遠方來二首，舊疑建安中陳思王所製。合而觀之，計此二十二首之作，可得主名者十有三篇。然西北有高樓，據洛陽伽藍記四以此樓爲西明門外之西北高樓，則楊銜之不以爲枚乘作也。此外主名難詳，而其作於何時，猶約略可知者，則青青陵上柏，驅車上東門，凜凜歲暮三首，當爲東都之辭。前詩云：『遊戲宛與洛。』善注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案張平子南都賦注引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郡南都賦曰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詩以宛洛並言明在東漢之世次詩云：『驅車上東門。』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末詩云：『錦衾遺洛浦。』準以篇中地名，顯然知爲東漢之作也。明月皎夜光，孟冬寒氣至二首，據詩中稱引節序，則宜在太初未改歷以前。前詩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歷以還，稱節序者不應如此。後詩云：『涼風率已厲。』涼風之至，候在孟秋。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而此云歲暮，亦是太初以前之詞也。大抵古詩眇邈，人世難詳，彥和渾言兩漢之制，不爲膠執之詞，其鑒審矣。休文又言：『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也。』此則十

九首中雖有主名，亦屬閭里相傳之什，正不必拘泥其人，疑以傳疑可也。

文選撰人有僞託者，昭明以其文傳誦自古，循例登錄，後來攻訐，以爲口實。然以文論，固宜存也。今彙辨之。

### 一、司馬長卿長門賦

顧寧人曰：『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何杞瞻曰：

此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辭細麗，蓋張平子之流也。案謂之細麗則非南齊書陸厥傳：『長門上林，殆非

一家之賦。』梁茵林曰，濟注臣五陳皇后復得親幸，按諸史傳並無此文。史記索隱十四云：『相如

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有之，復親幸恐非實。』顧氏炎武曰：『陳后復幸云云，正如馬融長

笛賦所云，「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藝文類聚引漢書曰：『武帝陳皇后爲妒，別在長

門宮。司馬相如作賦，皇后復親幸，此不知所據何本。』黃滔集有陳皇后因賦復寵賦云：『已無

行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蓋唐人皆以爲實有此事矣。

### 二、李少卿與蘇武詩蘇子卿古詩

顏延年庭誥曰：『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

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御覽五百八十六引蘇子瞻答劉沔書曰：『李陵蘇武

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洪容齋曰：『盈爲惠帝諱，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

東坡云，後人所擬，可信也。』案韋孟諷諫曰，實絕我邦，亦漢詩也。豈亦後人所擬邪？擬不擬不當以此定之。翁覃溪曰：『自昔相傳蘇李

河梁贈別之詩，蘇武四章，李陵三章，皆載昭明文選。然文選題云蘇子卿古詩四首，不言與李陵別也。李詩則明題曰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而其中有攜手上河梁之語，所以後人相傳爲蘇李河梁贈別之作。今卽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攜手上河梁之事。卽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尙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旣南歸，卽無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爲虛詞矣。又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就此三首，其明題爲蘇武者，而語意尙不合如此，況蘇四詩之全不與李相涉乎？藝林相傳蘇李河梁之別，蓋因李詩有攜手河梁之句，可謂言情敘別之故實。猶之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一篇，爲千古送行詩之祖也。」而蘇李遠在異域，猶動文人感激之懷，故魏晉以後，遂有擬作李陵答蘇武書者。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而詞場口熟，亦不必一一細繩之矣。』今案昔爲鴛鴦與鴛，今爲參與辰一首，初學記離別部引此詩誤作李陵贈蘇武。古文苑別有蘇武答李陵一首，中有雙鳧俱北飛四句，初學記引亦誤作李陵答蘇武。又按蘇李古詩，後人疑之者多。古文苑所載李陵詩成篇者六，又佚句六，文選注皆屢引之。此外如三良詩注及

安陸王碑注並引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王明君辭注引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陸士衡擬古詩注引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江文通雜體詩注引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與孫皓書注及檄豫州注並引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皆古文苑所未載，不知從何處採取，姑附輯於此。

### 三、李少卿答蘇武書

劉子玄曰：『詞采壯麗，音調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

所爲，假稱陵作。』蘇子瞻曰：『辭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人。』梅鼎祚曰：『漢書云：陵在海上，說武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武在匈奴，胡婦產一子通國。今書中所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又云「足下胤子無恙。」指此也。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亦無蘇武書令歸漢之語。大略陵與武相往反書，其事意多緣本李陵蘇武二傳，及司馬遷任少卿書而爲之耳。而武與陵書尤膚瀆。』按數語搜出作僞之根據所見卓矣。儲同人曰：『李陵答蘇武書，前敘己功，後憤漢薄，哀怨靡靡，東坡斥爲僞作，良然。大抵古人文字當想之於神氣骨力之間，則真僞立辨，更以時代參之，百不失一矣。西漢文雖麗如鄒枚，質幹蒼厚，時代然也。此文流麗反不如鄒枚之俳，而的然知其爲僞者，其神氣骨力非也。僞爲之者，蘇公謂齊梁間人。余謂齊梁

浮脆已極，又不能到此，當是東漢魏晉間人爲之，亦於神氣骨力定其時代耳。』何屺瞻曰：『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斷乎無是。』卽自從初降一段，便似子卿從未悉其降北事者，其爲僞託何疑？當高茅土之薦，蔡邕獨斷云：『漢興惟王子當高茅土之薦，故是後人語也。』況漢法非軍功不侯，丞相封侯，始自公孫夷之恩澤，博望裂土，事由導軍茅土千乘之云，雅殊事實。燕王上書亦以楊敞無勞爲搜粟都尉相提言之。可知武雖守節，無緣得侯。自唐以後，承用多誤。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亂政，不容相難也。』章實齋曰：『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按此泥，文人涉筆擬古，本關結習，豈必身世相類耶？翁覃溪曰：『李陵答蘇武書，後人謂非陵作。又云，司馬遷代作。今按其文排蕩感慨，與西京風氣迥別，是故不待言。抑又有說者，中間一段敘戰事極詳，按武在匈奴十九年，常與陵往來，其敗其降，先後原委，豈有不洞然胸中者，乃必待前書未盡，始復暢所懷乎？陵在匈奴雖痛漢之負己，然觀其與武飲酒，自謂罪通於天，及置酒賀武，惟自痛不能類武。比立政等至匈奴招陵，陵止以再辱爲懼，未有它語。豈在匈奴時反無一語及漢之過，而於書中必相責望耶？且陵卽怨漢，不過及武帝一身，與諸帝何與？而乃稱引韓彭諸往事，雖當盛怒，然亦曾臣漢，何至絕棄一至於此乎？揣陵之心，其將欲以此速子卿之禍歟？況漢之族陵家，本以陵教單于爲兵

備漢故耳，非因其降也。今謂厚誅陵以不死，亦與本事相乖。此時田千秋爲丞相，桑弘羊爲御史大夫，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霍與上官故善，陵烏睹所謂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者哉？況武與陵稱風善，楊惲以南山詩句貽孫會宗，遂至大戮，而會宗亦坐免官。今連篇怨望，萬里相贈，其誰不知？幼主在上，可爲寒心，武獨不一思乎？是此書必不作於西漢。若作於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投之水，泯其蹤跡，必不得至今日矣。第前後布置於當日情事，段段取用，此正作者善以假爲真處，故自昭明選後，鮮不以爲陵作，而卒難取諸千百年後也。至以此爲司馬代之辨白，此又非也。子長於陵事於任少卿一書痛自稱述，不必再爲剖白。況被刑以後，此事亦不復深言。作李陵傳，艸點次便止，今復撰此書，其意何居？將示時人乎？則一之爲甚，不得復自招尤。將示後人乎？取擬筆之書貽之千百年後，信不信未可知，何益之有？或云六朝高手所爲，想是明眼也。』

今按上列諸說，有推測當日情事以證知此篇之僞者，翁言是也。有依據本篇之辭以證其僞者，何屺瞻是也。觀陵傳任立政至匈奴招陵，達言且爲不易，縱有此書，誰爲致之？此亦情事之顯然者。少卿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緒，則其怨當有所屬，責漢薄恩之言，必不肯出諸口矣。又武傳載上官桀子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疏光過失，言蘇武在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

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書中聞子之歸一節，殆卽從此化出。少卿安得見桀安之疏耶？至自敘戰功一段，從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至泣血也，詞意節奏，純襲子長報任少卿書敘陵事。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至痛心哉一段，詞意又襲報少卿書敘漢事。其前幅每一念至輒復苟活數行，又襲報少卿書自敘隱忍苟活一事，後幅誰復能屈身稽顙數語，又自史記李將軍傳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一語化來。少卿豈能見子長書與李將軍傳耶？此據本篇之辭證之，作僞之迹更較然矣。五將失道，李善注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按此亦作僞者之失檢也。再就文體言之，此篇多偶句，率以四字成讀，西漢時文體不爾。章法清晰，多用頓筆以畫段落，文勢亦淋漓恣肆，少停蓄之致，舉非爾時所有。至於詞采之壯麗，西京風格又無是也。義門斷爲建安才人之作，可云巨眼。建安之文氣健詞麗，而陳孔璋微傷繁富，師說此篇頗類孔璋手筆，是也。子瞻以爲齊梁人作，無論文體不類，抑觀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搥心之語，果出齊梁，文通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

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謂出李陵別傳。詳別傳之體盛於漢末，亦非西漢所有也。西漢

人有別傳者，惟東方朔及陵皆後人所爲。

此書以外，藝文類聚、文選注及北堂書鈔、御覽，又載李陵與蘇武書、蘇武答李陵書，皆麗辭。恐蘇李往復諸書，未必出自一時，作於一手也。姑附輯于此。藝文類聚卷三十載李陵與蘇武書

云：『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按此所載恐非全文。文選本篇注尙有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而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西征賦注及責躬詩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云：『言爲瑕穢，動增泥滓。』又責躬詩注及燕然山銘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雷鼓動天，朱旗翳日。』又張茂先詩注繁休伯牋注並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又孫子荆書注引李陵與蘇武書云：『陵嘗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此皆藝文類聚所未收。惟郭有道碑文注引李陵書曰：『策名於清時，』則書字爲詩字之誤。此五字見古文苑所載李陵贈別詩第六首之末。蘇

衡表注引作 藝文類聚卷二十八載蘇武報李陵書云：『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歆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



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鑕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尙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並還所贈。」按文選答盧諶詩注、邱希範書注、三國名臣序贊注並引蘇武答李陵書云：「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云云，卽此書也。又海賦注引蘇武答李陵書云：「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又博奕論注引蘇武答李陵書云：「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又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蘇武答李陵書云：「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云：「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蘇武書云：「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愴愴傷於心。」亦皆藝文類聚所未收。

#### 四、孔安國尙書序

此東晉梅賾所上偽孔安國序也。宋元以來，諸儒所辨，詳於各書。而

清閻氏若據古文尙書疏證，惠氏棟古文尙書考，攷論尤審。雖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其第七

曰『書序之冤』，終不能強詞奪也。偽古文作者，或言王肅，或曰鄭沖。據釋文序錄云，王肅亦注

今文，謂二十九篇之本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古文而祕之乎？則今本尙書傳有與王肅大同者。

又自馬季長疑今文太誓，王肅承之，亦云太誓後得，非其本經，故偽古文遂別造三篇，是則疑王

肅所作，其言近是。序文辭采淵美，亦與家語序文體相似。中如賂史二句，芟夷四句，以闢大猷句，研精覃思，至有補於將來文，皆不似西漢排僞書者以爲俗，則又非也。

#### 五、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李善注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

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爲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按文選思舊賦注引干寶晉書，太祖徙呂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

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臧榮緒晉書亦云：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內，慚詭安不孝，啓太

死。俱。又魏氏春秋言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證以書中平滌九區，恢維宇宙之議，干生之言爲得其

實紹以父與安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趙景真也。再就此書細勘之，曰：『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如景真歸就州辟，未卽爲不得已也。又曰：『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非安不得爲此言也。又曰：『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景真乃代郡人，豈得云北土難以託根耶？又曰：『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云云。叔夜與魏宗室爲婚，本書恨賦注引王隱晉書曰：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而又性烈才俊，當司馬秉政之日，乃心魏室，未嘗或忘。晉書載鍾會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魏志注引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徵之此文而益信矣。惟吾子植根芳苑一節，不似叔夜生平，無以詳知也。然叔夜本高門，姬侍蓋亦所有，未足爲病。且其於信導養，以安期彭祖爲可求，然則弄姿房帷，信有之乎。更觀酒色令人枯之篇，是又與荒淫者異趣矣。書末云：『各敬爾儀，敦履樸沈，』此堅其乃心王室也。假使景真所作，何乃與嵇呂往還相類若斯耶？

## 撰人事跡生卒著述考第六

自唐常寶鼎之書既亡，清周松靄嘗撰選材錄補之，顧其書偶緣消夏，抄撮以成，未爲盡善。夫尙論古人之文，而于其生平事實茫然不考，則知人論世之義廢矣。又唐以前之文，文章與學術猶未判分，論其文而不詳其著述，則李文饒以文選不根藝實，誠不免如所譏矣。二者固無一而可今援斯義，最錄此編。凡撰人名字爵里及著作之意，李注已詳。事實著述，則諸史傳志具在。茲編但標目錄，庶便學者檢尋爾。著述不載出處者，悉據嚴全文小傳。

周 卜子夏 商 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衛人，周敬王十三年甲午生。）喪服經傳 詩小序（與毛公合作。）

爾雅（補周公作。） 易傳（見李鼎祚周易集解）

屈原 平 見史記本傳（楚之同姓人，楚宣王二十七戊寅生。）賦二十五篇（漢志。）

宋玉 附見史記屈原傳，漢書藝文志本注（楚人。）賦十六篇（漢志。）集三卷（隋志。）

荆軻 見史記刺客傳（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秦 李斯 見史記本傳（楚上蔡人。）蒼頡篇上七章（漢志。）秦刻石（始皇本紀）

漢 高帝 見史記漢書本紀（沛豐邑人，秦莊襄王三甲寅生，漢高祖十二丙午卒，年五十三。）傳十三篇

(漢志儒家)

武帝

見史記漢書本紀(文帝後七甲申生,武帝後元二甲午卒,年七十一)賦二篇(漢志)集二

卷(隋志)

賈誼

見史記漢書本傳(洛陽人,漢高祖七年丑生,文帝十二年癸酉卒,年三十三)賈誼五十八篇

賦七篇(漢志)賈子十卷 集四卷(隋志)

淮南小山

淮南王安客,失其姓名。

章孟

附見漢書章賢傳(魯國鄒人)

枚叔

乘

見漢書本傳(淮陰人,漢景帝後元三年庚子卒)賦九篇(漢志)集二卷(隋志)

鄒陽

見史記漢書本傳(齊人)

司馬長卿

相如

見史記漢書本傳(蜀郡成都人,漢文帝初年生,武帝元狩五年癸亥卒,年六十餘)凡將一篇

賦二十九篇(漢志)集二卷(隋志)

東方曼倩

朔

見史記滑稽傳,漢書本傳(平原厭次人)七諫(楚辭)集二卷(隋志)

司馬子長

遷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本傳(龍門人,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生,年六十餘)太史公百三十篇

賦八篇(漢志)史記百三十卷 集一卷(隋志)

李少卿 陵 附見史記漢書李廣傳（隴西成紀人，漢昭帝元平元丁未卒，年六十餘。）集二卷（隋志）。

蘇子卿 武 附見漢書蘇建傳（杜陵人，漢景帝後元初生，宣帝神爵二辛酉卒，年八十餘。）

孔安國 附見漢書儒林傳序又附見申公傳（魯人）。

楊子幼 惲 附見漢書楊敞傳（華陰人）。

王子淵 褒 見漢書本傳（蜀人）賦十六篇（漢志）集五卷（隋志）。

楊子雲 雄 見漢書本傳（蜀郡成都人，漢宣帝甘露元戊辰生，王莽天鳳五戊寅卒，年七十一。）訓纂一篇、

蒼頡訓纂一篇、楊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十二篇（漢志）方言十三卷、訓纂一卷、蜀王本紀一卷、

法言十三卷、太玄經九卷、琴清英一卷、集五卷。

劉子駿 歆 附見漢書楚元王交傳及王莽傳（漢宣帝甘露初生，更始元癸未卒，年七十餘。）列女傳頌一

卷、七略七卷、三統歷法三卷、集五卷。

班婕妤 彪 見漢書外戚傳（扶風安陵人，父況，附後漢書班彪傳）集一卷。

後漢 班叔皮 彪 見後漢書本傳（扶風安陵人，漢平帝元始三癸亥生，漢光武帝建武三十甲寅卒，年五十二）

集五卷。

朱叔元 浮 見後漢書本傳（沛國蕭人）。

班孟堅 固

附見漢書班彪傳（漢光武帝建武八壬辰生，和帝永元四壬辰卒，年六十一。）續訓纂十三章

（漢志小學自敘。）白虎通六卷，漢書一百十五卷，集十七卷。

傅武仲 毅

見後漢書文苑傳（扶風茂陵人。）集五卷。

張平子 衡

見後漢書本傳（南陽西鄂人，漢章帝建初三戊寅生，順帝永和四己卯卒，年六十二。）靈憲一

卷，渾天儀一卷，集十四卷。

崔子玉 瑗

附見後漢書崔駰傳（涿郡安平人。）集六卷。

馬季長 融

見後漢書本傳（扶風茂陵人，漢章帝建初四己卯生，桓帝延熹九丙午卒，年八十八。）周易注

十卷，尚書注十一卷，毛詩注十卷，周官注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孝經注二卷，集九卷。又儀

禮注，禮記注，春秋三傳異同說，論語注，列女傳注，老子注，淮南子注，離騷注若干卷。

史孝山 岑

後漢書文苑王隆傳，『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子孝，莽以為諱者。』善注考定有二史學，字子孝

者仕莽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間，引流別集及集林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為據。今案孝山為和

帝時人。出師頌為鄧騭而作，則非子孝矣。

王文考 延壽

見後漢書文苑傳（南郡宜城人，當桓帝建和間，年二十餘。案文考一字子山，見博物志六。）

蔡伯喈 邕

見後漢書本傳（陳留圉人，漢順帝陽嘉二癸酉生，獻帝初平三壬申卒，年六十。）月令章句十

二卷、獨斷二卷、勸學一卷、集二十卷。

孔文舉

融

見後漢書本傳、又附見三國魏志崔琰傳（魯人、漢桓帝永興元癸巳生、獻帝建安十三戊子卒、年五十六。）春秋雜議難五卷、集十卷。

禰正平

衡

見後漢書文苑傳（平原般人、年二十六。）集二卷。

潘元茂

勗

附見三國魏志衛凱傳（中牟人、注初名芝、漢獻帝建安二十乙未卒、年五十餘。）

阮元瑜

瑀

附見三國魏志王粲傳（陳留人、漢獻帝建安十七壬辰卒。）集五卷。

劉公幹

楨

同上（東平人、漢獻帝建安二十二丁酉卒。）毛詩間義十卷、集四卷。

陳孔璋

琳

同上（廣陵人、同上。）集十卷。

應德璉

瑒

同上（汝南人、同上。）集五卷。

楊德祖

修

見三國魏志本傳、又附見後漢書楊震傳（弘農華陰人、漢靈帝熹平二癸丑生、獻帝建安二二丁酉卒、年四十五。）集二卷。

王仲宣

粲

見三國魏志本傳（山陽高平人、漢靈帝熹平六丁巳生、獻帝建安二十二丁酉卒、年四十一。）去伐論集三卷、漢末英雄記十卷、集十一卷。

繁休伯

欽

附見三國魏志王粲傳（潁川人、漢獻帝建安二十三戊戌卒。）集十卷。



曹大家 昭

見後漢書列女傳（扶風安陵人，字惠班，年七十餘。）女誠一卷，集一卷。

蜀漢 諸葛孔明 亮

見蜀志本傳（瑯琊陽都人，漢靈帝光和四年辛酉生，蜀後主建興十二年甲寅卒，年五十四。）論前漢事一卷，集誠二卷，女誠一卷，集二十五卷。

魏 武帝 操

見魏志本紀（沛國譙人，漢桓帝永壽元乙未生，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卒，年六十六。）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兵書要略九卷，兵法一卷，集三十卷。

文帝 丕

見魏志本紀（同上，漢靈帝中平三丙寅生，魏文帝黃初七丙午卒，年四十一。）典論五卷，列異傳三卷，集二十三卷。

曹子建 植

見魏志本傳（同上，漢獻帝初平三壬申生，魏明帝太和六壬子卒，年四十一。）列女傳頌一卷，集三十卷。

吳季重 質

附見魏志王粲傳（濟陰人，魏明帝太和四庚戌卒。）集五卷。

繆熙伯 襲

附見魏志劉劭傳（東海人，漢靈帝中平三丙寅生，魏齊王芳正始六乙丑卒，年六十。）列女傳贊一卷，集五卷。

應休璉 璩

附見魏志王粲傳（南頓人，漢獻帝初平元庚午生，魏齊王芳嘉平四壬申卒，年六十三。）集十卷。

李蕭遠 康 善注引集林中山人。魏明帝時爲尋陽長，政有美績，卒。

曹元首 罔 見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魏氏春秋（沛國譙人）。

何平叔 晏 附見魏志曹爽傳（何進孫，南陽宛人）。論語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

嵇叔夜 康 附見魏志王粲傳，又見晉書本傳（譙國銍人，魏文帝黃初四癸卯生，元帝景元三壬午卒，年四

十）。聖賢高士傳贊三卷，集十五卷。

阮嗣宗 籍 附見魏志王粲傳，又見晉書本傳（陳留人，漢獻帝建安十五庚寅生，魏元帝景元四癸未卒，年

五十四）。集十三卷。

鍾士季 會 見魏志本傳（潁川長社人，魏文帝黃初六乙巳生，元帝咸熙元年甲申卒，年四十）。老子注二卷，

芻蕘論五卷，集十卷。

吳 韋弘嗣 昭 見吳志本傳（吳郡雲陽人，吳烏程侯皓鳳凰二癸巳卒）。國語注二十三卷，吳書五十五卷，集

二卷。

晉 應吉甫 貞 見晉書文苑傳，又附見三國魏志王粲傳（汝南南頓人，晉武帝泰始五己丑卒）。集五卷。

傅休奕 玄 見晉書本傳（北地泥陽人，漢獻帝建安二十二丁酉生，晉武帝咸寧四戊戌卒，年六十二）。傅

子百二十卷，集五十卷。

羊叔子 祐

見晉書本傳（泰山南城人，蜀昭烈帝章武元辛丑生，晉武帝咸寧四戊戌卒，年六十二。）集二卷。

皇甫士安 謚

見晉書本傳（安定朝那人，漢獻帝建安二十乙未生，晉武帝太康三壬寅卒，年六十六。）帝王世紀十卷、年歷六卷、高士傳六卷、逸士傳一卷、列女傳六卷、玄晏春秋三卷、集二卷。

趙景真 至

見晉書文苑傳（代郡人，卒於晉武帝太康中，年三十七。）

杜元凱 預

見晉書本傳（京兆杜陵人，魏文帝黃初三壬寅生，晉惠帝元康五甲辰卒，六十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春秋釋例十五卷、集十八卷。

棗道彥 據

見晉書文苑傳（潁川長社人，晉武帝太康中卒，年五十餘。）集二卷。

成公子安 綏

見晉書文苑傳（東郡白馬人，吳大帝黃龍三辛亥生，晉武帝泰始九癸巳卒，年四十三。）集十卷。

向子期 秀

見晉書本傳（河內懷人。）莊子隱解二十卷、集十二卷。

劉伯倫 伶

見晉書本傳（沛國人。）

夏侯孝若 湛

見晉書本傳（沛國譙人，魏齊王芳正始四癸亥生，晉惠帝元康元辛亥卒，年四十九。）新論十卷、集十卷。

傅長虞 咸 附見晉書傳玄傳（北地泥陽人，玄子，蜀後主延熹二己未生，晉惠帝元康四甲寅卒，年五十六。）

集三十卷。

孫子荆 楚 見晉書本傳（太原中都人，晉惠帝元康三癸丑卒。）集十二卷。

張茂先 華 見晉書本傳（范陽方城人，魏明帝太和六壬子生，晉惠帝永康元庚申卒，年六十九。）博物志

十卷，雜記五卷，又雜記十二卷，集十卷。

潘安仁 岳 見晉書本傳（滎陽中牟人，晉惠帝永康元庚申卒。）集十卷。

何敬祖 劭 附見晉書何曾傳（夏陽人，晉惠帝永寧元辛酉卒。）集二卷。

石季倫 崇 附見晉書石苞傳（渤海南皮人，蜀後主延熙十二己巳生，晉惠帝永康元庚申卒，年五十二。）

集三卷。

張孟陽 載 見晉書本傳（安平人。）集七卷。

陸士衡 機 見晉書本傳（吳郡人，吳景帝永安四辛巳生，晉惠帝泰安二辛亥卒，年四十三。）晉記四卷，洛

陽記一卷，集四十七卷。

陸士龍 雲 見晉書本傳（同上，吳景帝永安五壬午生，晉惠帝泰安二辛亥卒，年四十二。）陸子新書十卷，

集十二卷。

司馬昭統 彪

見晉書本傳（河內溫人，魏齊王芳正始間生，晉惠帝永興間卒，年六十餘。）續漢書八十三卷、

九州春秋十卷、莊子注二十卷、兵記二十卷、集四卷、

張景陽 協

附見晉書張載傳（載弟，晉懷帝永嘉中卒。）集四卷。

潘正叔 尼

附見晉書潘岳傳（岳從子，晉懷帝永嘉中卒，年六十餘。）集十卷。

左太沖 思

見晉書文苑傳（齊國臨淄人。）集五卷

張士然 悛

善注引孫盛晉陽秋吳國人，當惠帝元康間。

李令伯 密

見晉書孝友傳，又見三國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一名虔，犍為武陽人。）

曹顏遠 據

見晉書良吏傳（沛國譙人，晉懷帝永嘉二年卒。）集三卷。

王正長 讚

善注引臧榮緒晉書義陽人 集五卷。

歐陽堅石 建

見晉書本傳（世為冀方右族，年三十餘。）集二卷

郭泰機

善注引傅咸集河南人。

木玄虛 華

善注引傅亮文章志廣川人。

劉越石 琨

見晉書本傳（中山魏昌人，晉武帝泰始六庚寅生，元帝建武元丁丑卒，年四十八。）集十卷、別

集十二卷。

郭景純 璞

見晉書本傳（河東聞喜人，晉武帝咸甯二丙申生，明帝太甯二甲申卒，年四十九。）爾雅注五卷，晉二卷，圖十卷，圖讚二卷，方言注十三卷，三倉注三卷，穆天子傳注六卷，山海經注二十三卷，圖贊二卷，水經注三卷，周易林五卷，洞林三卷，新林四卷，又九卷，卜韻一卷，楚辭注二卷，子虛上林賦注一卷，集十七卷。

庾元規 亮

見晉書本傳（鄆陵人，晉武帝太康十己酉生，成帝咸康六庚子卒，年五十二。）集二十二卷。

盧子諒 謏

附見晉書盧欽傳，又附見三國魏志盧毓傳（范陽涿人，晉武帝太康五甲辰生，穆帝永和六庚戌卒，年六十七。）雜祭法六卷，集十卷。

袁彥伯 宏

見晉書文苑傳（扶樂人，晉成帝咸和三戊子生，孝武帝太元元丙子卒，年四十九。）後漢紀二十卷，正始名士傳三卷，竹林名士傳三卷，中朝名士傳若干卷，集二十卷。

于令升 寶

見晉書本傳（新蔡人）。周易注十卷，周易宗塗四卷，周官注十二卷，春秋左氏傳義十五卷，晉紀二十三卷，搜神記三十卷，子子十八卷，集五卷。

桓玄子 温

見晉書叛逆傳（譙國龍亢人，晉孝武帝寧康元癸酉卒，年六十二。）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附見晉書孫楚傳（太原中都人，年五十八。）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列仙傳讚三卷，孫子十二卷，集二十五卷。

孫興公 綽

集二十五卷。

東廣微 哲 見晉書本傳（陽平元城人，年四十。）發蒙記一卷，集七卷。

張季鷹 翰 見晉書文苑傳（吳郡吳人，年五十七。）集二卷。

殷仲文 仲文 見晉書本傳（陳郡人，晉安帝義熙三丁未卒。）集七卷。

謝叔源 混 附見晉書謝安傳（陳國陽夏人。）集五卷。

王康琚 善注，爵里未詳。梁荏林云：南史載王瑒字子瑛，王瑜字子珪，王球字荷玉，又有王琨，王璩，在晉代已有王珣，康琚疑為一族也。藝文類聚三十六載康琚招隱詩一首，亦不詳爵里。

陶淵明 潛 見晉書、宋書、南史、隱逸傳（尋陽柴桑人，或曰淵明字元亮，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生，劉宋文帝元嘉四丁卯卒，年五十六。）集九卷。

元嘉四丁卯卒，年五十六。）集九卷。

宋

謝宣遠 瞻 見宋書本傳，又附見南史謝晦傳（陳郡陽夏人，一曰名檐，字通遠。劉宋武帝永初二辛酉卒，年三十五。）集三卷。

三十五。）集三卷。

傅季友 亮 見宋書南史本傳（北地靈州人，劉宋文帝元嘉三丙寅卒。）集三十一卷。

謝惠連 附見宋書、南史謝方明傳（陳郡陽夏人，劉宋文帝元嘉七庚午卒，年三十七。）集六卷。

謝靈運 見宋書、南史本傳（同上）。劉宋文帝元嘉十癸酉卒，年四十九。）晉書三十六卷，集二十卷。

范蔚宗 曄 見宋書本傳，又附見南史范泰傳（順陽人，晉安帝隆安二戊戌生，劉宋文帝元嘉二十二乙酉）

卒，年四十八。後漢書九十七卷，集十五卷。

袁陽源

淑

見宋書本傳，又附見南史袁湛傳（陳郡陽夏人，晉安帝義熙四戊申生，劉宋文帝元嘉三十癸巳卒，年四十六。集十一卷。

顏延年

延之

見宋書南史本傳（瑯琊臨沂人，晉孝武帝太元九甲申生，劉宋孝武帝孝建三丙申卒，年七十。三）集三十卷，逸集一卷。

謝希逸

莊

見宋書本傳，又附見南史謝弘微傳（陳郡陽夏人，劉宋武帝永初二辛酉生，明帝泰始二丙午卒，年四十六。）集十九卷。

鮑明遠

照

附見宋書南史臨川王道規傳（東海人，劉宋武帝永初中生，明帝泰始中卒，年四十餘。）集十卷。

劉休玄

鑠

見宋書文九王傳，南史宋文帝諸子傳（彭城人，劉宋文帝元嘉八辛未生。）集五卷。

王僧達

見宋書本傳，又附見南史王弘傳（瑯琊臨沂人，劉宋孝武帝孝建間卒，年三十六。）集十卷。

王景玄

微

見宋書本傳，又附見南史王弘傳（同上。劉宋孝武帝時卒。）集十卷。

齊

王仲寶

儉

見南齊書本傳，又附見南史王曇首傳（瑯琊臨沂人，劉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壬辰生，齊武帝永明七己巳卒，年三十八。）弔答儀十卷，古書儀二卷，百家集譜十卷，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四卷，



《今書七志七十卷》集六十卷。

王元長 融

見南齊書本傳，又附見南史王彧傳（同上）。劉宋明帝泰始四戊申生，齊太孫昭業隆昌元甲戌卒，年二十七。《集十卷》。

謝玄暉 眺

見南齊書本傳，又附見南史謝裕傳（陳郡陽夏人，劉宋孝武帝大明末生，齊建武（明帝）永元（東昏侯）間卒，年三十六。）集十卷，逸集一卷。

陸韓卿 厥

見南齊書文學傳，又附見南史陸慧曉傳（吳郡吳人，劉宋明帝泰豫元壬子生，齊東昏侯永元元己卯卒，年二十八。）集十卷。

孔德璋 稚珪

見南齊書南史本傳（南史作孔珪，會稽山陰人。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四丁亥生，齊東昏侯永元三辛巳卒，年五十五。）集十卷。

梁 范彥龍 雲

見梁書南史本傳（南鄉舞陰人，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八辛卯生，梁武帝天監二癸未卒，年五十三。）集十一卷（本傳作三十卷。）

江文通 淹

見梁書南史本傳（濟陽考城人，劉宋文帝元嘉二十一甲申生，梁武帝天監四乙酉卒，年六十二。）齊史十二卷，集二十卷，後集十卷。

任彥昇 昉

見梁書南史本傳（樂安博昌人，劉宋孝武帝大明四庚子生，梁武帝天監七戊子卒，年四十九。）

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集三十四卷。

邱希範 暹

見梁書文學傳、又附見南史邱靈鞠傳（吳興烏程人，劉宋孝武帝大明八甲辰生，梁武帝天監七戊子卒，年四十五。）集鈔四十卷、集十一卷。

沈休文 約

見宋書自序、梁書南史本傳（吳興武康人，劉宋文帝元嘉十八辛巳生，梁武帝天監十二癸巳卒，年七十三。）謚法十卷、四聲譜一卷、晉書百十一卷、宋書一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宋世文章志三十卷、邇言十卷、俗說五卷、雜說二卷、袖中記二卷、袖中略集一卷、珠叢一卷、集鈔十卷、集百一卷。

王簡棲 中

善注引姓氏英賢錄琅邪臨沂人（天監四年卒。）法師傳十卷、集十一卷。

虞子陽 養

善注引虞養集會稽人、天監中卒。集十一卷。

劉孝標 峻

見梁書文學傳、又附見南史劉懷珍傳（平原人，劉宋孝武大明六壬寅生，梁武帝普通二辛丑卒，年六十。）世說注十卷、集六卷。

陸佐公 倕

見梁書本傳、又附見南史陸慧曉傳（吳郡吳人，劉宋明帝泰始六庚戌生，梁武帝普通七丙午卒，年五十七。）集十四卷。

徐敬業 悝

附見梁書南史徐勉傳（東海郟人，梁武帝普通五甲辰卒，年三十七。）

## 徵故第七

晉宋以來，總集繁興，而文章志、文士傳諸書亦緣之而作。隋志所載摯氏文章志外，又有傅亮續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晉江左文章志三卷，沈約宋世文章志二卷，荀勗雜撰文章家集十卷，張隱文士傳五十卷，諸書除荀沈二家外，世說劉注文選李注以及書鈔類聚御覽各書並多甄引別有顧愷之晉文章紀邱淵之文章錄，雖書名不見隋志，然世說各書所引並有明文，詳其體例，大都人各爲傳，具載所著文若干，見存若干，而凡撰文之由，與著作之意，亦必詳哉言之。此卽古代文學史也。自桓譚新論，王充論衡，雜論篇章，繼此以降，作者開出，典論文賦猶爲簡略，翰林流別各自成書，而劉氏文心、鍾氏詩品，尤集論文論詩之大成，此又研究古代文學之津梁也。蕭選一書，綴緝雖善，而志論俱闕，美猶有憾。李善作注，弋鈞書部，鈞稽故實，凡撰人著作之意，與昭明去取之旨，亦大略可見矣。惟時流品藻，史臣論斷，或生於並時，風流相接，或聞之舊史，褒貶可憑，錯采鏤金，得參軍而論定，朔風零雨，待沈宋。沈約宋書謝客傳論而名高。蓋皆文苑之銓裁，後生之鑿鑑。崇賢限於篇帙，未克駢羅。此一事也。善長釋水地，取證舊文。宋武議藉田，頗採故事。德林數歲，解誦蜀都之推十年，一理魯殿。以及維摩招隱之詠，廣平蕭傅之嘲，莫非藝苑珍談，選樓故實，抵掌稱善，多聞饋資。此二事也。故書浩瀚，搜采難周。蕭客紀聞，貪多炫博，有聞而不關選之病。今則限斷李唐，世取近古。劉鍾二書，理宜精覈，不復割裂都爲賦詩。

雜文附駢三篇。先後悉依文選舊次。好古博雅君子，或有取於斯。

### 賦

晉書文苑傳序云：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

論衡案書篇云：今尙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毅之徒，賦象屈原賈生，奏事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其美好一也。

南齊書陸厥傳：與沈約書曰：『孟堅精整，詠史無慙于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

史通覈才篇云：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詩云：『有淄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淄，陰雲貌。』案淄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雲當爲雨，傳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班孟堅兩都賦

抱朴子鈞世篇云：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

晉書孫綽傳云：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世說文學篇同，劉注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魏書李彪傳云：彪表曰：『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尙書稱羲和世掌天地

之官，張衡賦「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按語出西京賦。

唐王涯太華仙掌辨唐文粹卷四十六云：太華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傳

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越龍門南馳，披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不得出。有巨靈力劈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下馳，故其掌跡猶存。予往觀曰：夫所謂神者非人也？焉有人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山谷之形爲虎牙，爲熊耳，爲牛首，爲雞頭，以形類形，而必加說雞牛龍虎之象，亦有作乎？張平子賦西京「巨靈高掌，厥跡猶存」。該聞精通，尙以是惑。子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聞。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歟？爲思而有闕歟？

元和志關內道長安縣云：龍首山在縣北一十里，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水，其行道因土成山。疏山爲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西京賦所云「疏龍首以抗殿」也。

南齊書廢帝紀云：濬儀等殿及華林祕閣三千餘間，盡被火燒。有左右趙鬼者能誦西京賦，云：「柏梁旣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芳樂芳德等殿。

魏志國淵傳云：時有投書誹謗，其書多引二京賦。國淵曰：「二京賦博物之書也。」又高堂隆傳云：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

「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案西京者西京賦也。柏梁既災下皆賦語。可知漢魏人士習誦者多於淵隆二傳見之。

黃圖二卷云：三輔舊事：「建章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

鳳凰，赤眉賊壞之。西京賦：「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礪之相望。」是也。」

黃圖二卷云：廟記：「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

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西京賦：「郭開九市。」

又云：杜門大道又有當市橋，有令署以察商賈，三輔都尉掌之。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

唐書楊炯傳云：虞書「藻火」。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興也。蘇知幾稱藻爲水草，無

所法象，引張衡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押獵。」請爲蓮花，取其文彩。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義。語見西京賦。

三輔故事漢書郊祀志注引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

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粢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水經河水注云：歷北出東嶠，謂之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

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

又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文穎以爲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實爲咸陽。』

新唐書元載傳云：載擅權多年，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按篇名用西京賦語。

又河水注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踢，開而爲河。今掌足之跡

仍存華巖，所謂『巨靈鼉，首冠靈山』者也。李詳云：巨靈鼉見西京賦，左思吳都賦，巨鼉鼉而誤引吳都，又改鼉爲靈，當由熟於張左之賦而互引不覺也。

而誤引吳都，又改鼉爲靈，當由熟於張左之賦而互引不覺也。

唐王定保摭言云：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鼉負鼉，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鼉戴之，豈非首冠耶？』

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華嶠後漢書曰：『靈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觀，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

元和志關內道二鄠縣云：牛首山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南接終南，在上林苑中。西京賦云：『繞黃山，款牛首，』是也。潞水所自出。

世說容止篇云：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注引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隋書禮儀志云：屬車八十一乘。閻毗曰：『此起于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語見東京賦。

水經穀水注云：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諺臺。東京賦：『其南則有諺門曲榭，邪阻城洫。』諺門卽宣陽門也。

又云：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

魏書袁翻傳明堂辟雍議曰：東京賦：『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

北齊書陽斐傳云：答陸士佩書：『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隕牆壞塹，亂以收置落網，言無補于風規，祇足昭其愆戾。』案數語用東京賦。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又東逕萬山北。山水曲之隈，云漢女昔游處。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漢臯卽萬山異名。

又清水注云：清水又南逕宛城東，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清水蕩其胸』者也。又澗水注云：溫泉水出北山，七泉奇發。湯谷側又有寒泉，地勢不殊，炎涼異致。渾流同谿，南注澗水。溫泉炎勢奇毒，痾疾之徒無能操其衝漂，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曰：『皇女湯可以療萬疾。』杜彥達云：『可以熟米。』卽南都賦所謂『湯谷涌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張平子廣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

又比水注云：太湖山在比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員五六十里。南都賦所謂『天封太狐』者也。

戴凱之竹譜云：箠筴誕節，內實外澤。箠筴竹生於漢陽，時貢以爲輅馬策，見南都賦。

水經澗水注云：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於魯縣。立堯祠于西山。故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又云：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澗水出焉。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澗、澧、灑、灑，發源巖穴，布漭漫汗，滌沆洋溢，總括急趨，箭馳風疾。』者

也。

新唐書隱逸傳云：陸羽字鴻漸，少時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嘯，若成誦狀。

世說巧藝篇戴安道有南都賦圖。

貞觀公私畫史楊修有兩京圖，史文敬有西京賦圖。已上張平子二京南都賦。

晉書左思傳云：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達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于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會辭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忼爲之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尙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博洽，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分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

又云：思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賦成，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

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一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翰焉。

周書蕭大圓傳云：大圓梁簡文帝子，四歲能誦三都賦。

金樓子后妃篇云：梁宣修容，年數歲能誦三都賦。

隋書李德林傳云：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

世說文學篇云：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劉注引思別傳云：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一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鷄振翼而雲披，鬼彈飛

丸以礮礮火并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

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

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史通書志篇云：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

劉餗隋唐嘉話卷下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樹似槐，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賦玉

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不審也。

水經沔水注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

校尉健爲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爲石中道。蜀都賦『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

水經江水注云：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益州記：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至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都安堰亦曰湔堰，又謂金隄，左思賦『西踰金隄』者也。案賦語見蜀都

齊書謝朓傳云：朓常輕江，祏爲人，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按帶二江之雙流，句出蜀都賦。

水經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逕鼈池，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流漢湯湯，驚浪雷奔』者也。

元和志劍南道上：云：本漢廣都縣。隋元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爲雙流。因以縣在二江之間，仍

取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爲名。

又劍南道上：云：峨眉縣。峨眉眉山，大山在縣西七里。蜀都賦云：『抗峨眉於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峨眉，故名。

眉，故名。

又劍南道上：云：臨邛縣。云：火井廣五尺，深三丈。在縣南百里。以家火投之，有聲如雷。以竹筒盛之，持行，

終日不滅。蜀都賦云：『火井沈熒於幽泉。』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

答書曰：『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案唐朱揆諧噓錄張九齡知蕭

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願見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

水經淹水東南至青蛉縣注云：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故左

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葉榆水注云：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汎流潰

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波。』

又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桃榔，樹樹出麪，而夷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

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桃榔。』

又恨水注云：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坳』者也。

又溫水注云：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所云『吐浪牂柯』者也。案此篇祇有修

本都皆屢有改不同也。

隋書禮儀志云：指南車，大駕出為先啓之車。漢初置兪兒騎，並為先驅。左太沖曰：『兪騎騁

路，指南司方。』後遂廢其騎而存其車。案二句見吳都賦。

南史齊明僧紹傳云：高帝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尙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筓籜冠。按徑路絕句用吳都賦。

竹譜云：筋竹別名籜，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筓未成時，堪爲弩弦。見徐忠

南中表。劉淵林云：『夷人以籜竹爲矛。』余之所聞，即是筋竹，豈非一物二名者也。案此釋吳都而文字小異，蓋傳寫之本不同也。

水經溫水注云：九真太守任延始耕犁，交土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案此引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

陸廣徵輿地記云：闔閭城陸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象地八卦。吳都賦：『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是也。

舊唐書鄭惟忠傳云：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爲政不可革以習俗。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杜寶大業拾遺錄御覽四三引云：吳都獻蜜蟹三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劍四瓮，擁劍似蟹而小，

一螿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是也。

段公路北戶錄云：比目魚一名鱠，音榻一名鱣，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介，介亦作鮓。吳都賦雙

則比目，片則王餘。

水經濁漳水注云：魏武遏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燈，燈相去三百步，令互相

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故左思賦謂「燈流十二，同流異口」者也。案語見魏都賦

又云：今鄴西三臺。中曰銅雀臺，南曰金虎臺，北曰冰井臺。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

嶸」者也。

南齊書王儉傳云：齊高帝時，朝議草創衣服制則，未爲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

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

元和志河北道臨城縣云：泚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錦，色如霜雪，如蜀錦之得江

津也。故俗稱房子之纊。魏都賦曰：「縣纊房子。」

洛陽伽藍記城東景寧寺，楊元慎責陳慶之云：「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育蟲蟻。

疆土瘴癘，蛙龜共穴。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

復秦餘漢罪，雜以華言。復閩楚殊音，不可變改。」案元慎諸語，取效魏都賦權惟庸蜀一節，而出己意。讀者只謂楊倉卒詰難詞采葩流不及

摹古因放善注東征賦引曹植賦海賦引伏滔望清賦高唐賦引上林賦晉紀論晉武革命引謝靈運表之例甄敘於此以誌祖述之有自也○已上左太沖三都

也。』  
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吾子曰：『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答劉歆書云：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

漢書揚雄傳云：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

又敘傳述揚雄云：初擬相如，獻賦長門。

西京雜記云：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

論衡佚文篇云：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

漢書本傳又云：甘泉本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遊觀，屈奇瑰璋，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又是時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齋。



宿之事。

桓譚新論李善引云：賦成，明日遂卒。又文賦注云：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

夢五臟出外，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惴悸少氣。案二注不同，當以後注為正。馬總意林三引同。

黃圖卷五云：雲陽宮記，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糾紛，干霄出秀。有石岩容數百人。上起甘泉觀。

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弭池乎延屬。』

又卷二云：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

傳，謂此即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已上揚子雲甘泉賦。

晉書潘岳傳，史臣曰：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

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蘊蓬山而育燕。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

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宋書禮志云：潘岳藉田賦，先敘五路九旗，次言瓊鉞雲罕。若罕為旗，則岳不應頻句于九旗

之下。又以其物匹鉞戟，宜是今畢網，明矣。此說為得之。又藉田賦：『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

輿駕藉田，宜改儀注。

張鷟龍筋鳳髓判云：潘岳創賦，備陳執耒之端。案言創則岳以前無藉田賦。

貞觀公私畫史：章愜伯有藉田圖，全幅長三丈。已上潘安仁藉田賦。

抱朴子鈞世篇云：同說遊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本意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贊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漢書敘傳云：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諷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

漢書枚乘傳云：子臬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臬。臬詞賦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

西京雜記云：長卿首尾溫麗，枚臬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西京雜記云：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似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又云：相如爲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

班固典引序云：司馬相如洿行無節，雖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

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文選秋懷詩注引云：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世，蔑此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齊民要術卷十云：吳錄，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

黑，味絕美。上林賦：『盧橘夏熟。』近於是也。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甘，酢酸。二月漸變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為壺橘。其類有七八種，不如吳會橘。已上司馬長卿子虛上林賦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云：『徒心煩而伎癢。』

貞觀公私畫史：顧寶光有射雉圖。已上潘安仁射雉賦

唐書列女傳云：宋庭瑜妻魏氏善屬文。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作南征賦以敘志。張說歎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

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泉西大阪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泉。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泉之旋門』者也。

又濟水注引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家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觀蒲城之邱墟兮，生荆棘之秦秦。蘧氏在城之東南

兮，民亦嚮其邱墳。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已上曹大家東征賦

晉書潘岳傳云：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

史通二體篇云：悠哉魏矣。此用西征賦逸矣。悠哉李詳云：知幾史通體擬文心，雖精辭遠。

用其成句，或鑿括其語，今略爲證。於下書志篇：強答賓戲，因習篇：曾無先覺，用沈約：謝靈運傳：節

論：邑里篇：居於晉者，齒便從黃，用嵇康：養生論：幽居晉而黃言，語篇：先王桑梓，窮爲蠻貊，被髮左

衽，充物神州，用劉峻：辨論：左帶：涉臂，乘間：電發：居先王之桑梓，種落：繁殖：充物：神州：品藻：篇：薰

解嘲：劉節：去可爲不接翼，用辨論：直書：篇：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窮達：命

也：用李康：運命論：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用陸機：文賦：探賾：篇：強奏：庸：持爲：足曲：用文

賦：放庸：晉以足曲：書事：篇：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用陸機：豪士賦：序：上智：猶其：若此：而況

東京賦：班門之雄：朔野：用班固：幽通賦：雄朔野：以鸞聲：雜述：篇：先王：桑梓：列聖：遺塵：用左思：魏都

賦：疑古：篇：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用章：昭博：奔論。

南史庾登之傳云：登之與晦謝俱爲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嘗于晦坐誦

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

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壘石爲垣，世謂之千秋城。西征賦：『亭有千秋

之號，』謂此。

又云：巷瀆口高三丈，謂之臬門橋。西征賦曰：『秣馬臬門，』卽此處也。

又洛水注引崔浩注西征賦云：定當爲敬。梁藍林云：賦文無定字，當云「可當爲敬，景悼皆舉謚，不應「可獨稱名。」

又穀水注云：平蓬山西十里，廐山，兪隨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

又河水注云：亭水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峒南，西逕安陽城南，潘岳所謂『我祖安陽』也。東合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云：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城西七里，故因名焉。其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西征賦曰：『行于漫澗之口，憇于曹陽之墟。』

又灑水注云：水歷梓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替亭之處。卽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

又河水注云：北逕皇天原東。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西征賦曰：『咸徵名於桃原』者也。

又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寶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寶津是也。故潘岳西征賦云：『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

又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升潼』矣。按語見西征賦。

元和志關內道一云終南山在縣南五十里。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名中南。據張衡

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嵬。」潘岳西征賦「九嶷截薛，太一龍嵒，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

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三輔黃圖云：武帝常欲夸羌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低頭牛飲。西征賦「酒池監于商辛，

追覆車而不悟。」

新唐書蕭至忠傳云：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笑曰：「善乎

宋生之言。」上句出西征賦，下句出秋興賦。璟以潘語戲蕭，蕭亦以潘語相荅。唐人然

唐書李義府傳云：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

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

南齊書劉璉傳云：應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案此用西征賦鸞刀

落俎，羶羶霏霏。○已上西征賦。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王粲長于詞賦，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雖張、蔡不過也。又與吳質書云：

仲宣獨自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云：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又與兄書云：仲宣登樓，前即甚佳。其餘平

平，不得言情處。

水經漳水注云：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又沮水注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邱。』是也。案仲宣所登之樓，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以爲卽當陽縣城樓，與道元說異，按之地理，卽說爲是。

宋書王華傳云：每閒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已上王仲宣登樓賦。

晉書孫綽傳云：嘗作天台山賦以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是我輩語。

世說文學篇注云：『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此賦之佳處。

南齊書樂志云：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罕覩。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爲神瑞。大樂令鄭義秦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使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已上孫興公天台山賦。

南史臨川王義慶傳云：明遠文辭瞻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適麗。元嘉時爲河清頌，其敘甚工。齊虞炎鮑集序云：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

史通人物篇云：裴幾原刪略宋史，號爲簡要，至如鮑照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已上鮑明遠

蜀志劉琰傳云：侍婢數十，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博物志文籍攷云：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作。子山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國都殿而賦之。按後漢書文苑傳注文考一字孝山

抱朴子鈞世篇云：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

水經泗水注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尙整。故王延壽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

晉書阮孚傳云：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而以字焉。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吾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今十年一理，猶不遺忘。

唐書文苑李華傳云：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已上文考魯靈光殿賦



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六云海中魚蝦置陰處有光海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

星火有月卽不見海賦『陰火潛然』豈謂此乎出嶺南異物志木玄虛海賦

世說文學篇注引郭璞別傳云文藻粲麗詩賦贊頌並傳于世又晉書郭璞傳云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

水經江水注云江津口江大自此始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

又江水與沔水合流注云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瀾湖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也

又江水注云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道亦曰綿鹿縣之玉壘山下注江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

又云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在南上合下開闔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峻急故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嶨豎以屹峩荆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回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

又云東北百四十里曰嶨山中江所出東注於大江又東百五十里曰嶨山北江所出東注於大江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於嶨嶨』

又云：江水東逕廣溪峽。峽中有瞿塘黃龜二灘。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

又沔水注云：沔水又東得澹口。其水承大澹，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浩若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河。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澹丹凜』是也。

又引吳地記云：太湖有包山，在國西百餘里。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是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爲目者，亦分爲左右也。但以趣矚爲方耳。是以郭景純江賦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

又湘水注云：洞庭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地道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

山謙之南徐州記寰宇記百二十三引云：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衝激六七百里。及至此岸側，其勢始衰。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卽此。已上郭景純江賦

晉書文苑傳序云：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驚，指玉馱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宋玉

世說言語篇云：桓玄問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問何以知無。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歎稱善。潘安仁秋興賦

宋書謝莊傳云：七歲能屬文。袁淑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

南史謝莊傳云：孝武帝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之答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拊掌竟日。』按孟榮本事詩又引宋武帝吟謝莊月賦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耶。」

唐書文苑袁朗傳云：朗在陳為祕書郎，後主詔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謝希逸不能

獨美于前矣。』已上謝希逸月賦

宋書謝方明傳云：惠連幼而聰敏，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日：『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水經睢水注云：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或言兔園在平臺側。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謝氏賦雪曰：『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已上謝惠連雪賦

西京雜記云：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生死，等榮辱，以遣憂累焉。

隋書隱逸李士謙傳云：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報應，以爲外典無聞。士謙曰：佛經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

晉書庾敬傳云：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鵬鳥也。已上賈誼鵬鳥賦

酉陽雜俎語資篇引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鵬鳥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古人用意何至於此？

李白望鸚鵡洲悲禰衡詩云：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已上禰正平鸚鵡賦

晉書張華傳云：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又云：初未知名，

著鵝鵝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本師黃氏云：茂先賦意實本莊子消搖故爲阮

公所許。案莊子稱許由答堯之詞曰：鵝鵝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郭注云：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莊子又云：鵬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

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又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齧者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斯並取譬於小鳥，以恬靜去欲羨之情。唯阮公詠懷，亦云：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

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游園圍籬。正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此則茂先之言，正與阮公同趣也。○張茂先鵝鵝賦。

陸士衡遂志賦序云：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

倣焉。班生彬彬，切而不紱，哀而不怨，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

後漢書張衡傳云：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

南史蕭子顯傳云：工屬文，著鴻序賦，沈約稱爲幽通之流。

史通雜說上云：班固稱項羽自取天亡，于公待封，嚴母待喪，如固斯言，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善惡無徵，報施多爽。同理異說，前後以相矛盾。已上幽通賦思玄賦。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泰山羊肅讀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

晉書潘岳傳云：性輕躁趨勢利，其母數諄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

金樓子立言篇引潘岳賦云：太夫人御板輿，乘輕軒，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宴于泚。兄弟斑白，兒童稚齒，稱福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嗟夫，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已上閒居賦。

南齊書陸厥傳云：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長門賦。

水經清水注云：清水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向子期思舊賦。

南史江淹傳云：留情文章，齊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夢張景陽向其索錦，淹探懷中數尺與之。景陽曰：『那得割裂都盡？』顧見邱遲曰：『餘此數尺，

聊以遣君。」

酉陽雜俎語資篇云：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

按王琢崖注：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江

文通恨別賦。

晉書陸機傳云：機天才秀逸，辭藻弘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患其多。」弟雲嘗與書：「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後葛弘著書稱：「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猶以爲爾否？

抱朴外佚文

孫輯本

引歐陽生曰：張茂先潘安仁文遠過二陸。或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步

驟之間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

又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又稽君道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

又云：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二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云：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否？陸士衡文

漢書王褒傳云：太子帝元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宋書樂志云：笛起近世，出羌中。馬融長笛賦云：『京房邱仲工其事。』皆漢武帝時人。其後

更有羌笛爾。馬季長長笛賦

魏志王粲傳云：稽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稽喜撰叔夜傳魏志王粲傳注引云：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

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濁酒一悲，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晉書稽康傳云：嘗遊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

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及康將刑，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絕矣。』

晉書文苑顧愷之傳云：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識者亦賞以高奇見賞。世說文學篇同。

世說賞悟篇云：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已上嵇叔夜琴賦。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引云：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

變化無窮。王曰：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游於高唐，怠而書寢，夢見一婦人，曖兮若雲，皎兮若星，將行未止，如浮雲停，詳而觀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之，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摘而爲芝，嬀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游於高唐，願薦寢席。王因幸之。既而言之，曰：妾處之掄，尙莫可言之。今遇君之靈，幸妾之攀，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閒。王謝之。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朝視之，如言。乃爲立館，號曰朝雲。王曰：願子賦之以爲楚志。

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七云：故太尉李德裕鎮渚宮，嘗謂余，偶賦巫山神女詩，下句云：『自從一



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書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宋玉招魂，恐禍及身，假高唐之夢以感襄王，非真夢也。我公思神女之會，惟慮夢亦非真。李公退慚其文，不編集于卷也。已上宋玉高唐神女賦。

晉書文苑成公綏傳云：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按封演聞見記孫廣著嘯旨十五章。

○成公綏嘯賦

金樓子立言篇云：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南齊書陸厥傳云：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

又沈約云：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如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

陳思王前錄序類聚五十五引云：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魏志陳思王植傳評云：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金樓子說蕃篇云：劉休玄少好學，嘗爲水仙賦，當時以爲不減洛神。已上曹子建洛神賦。

詩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按所舉諸篇並見文選

隋書經籍志序云：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詞義可觀。

駱賓王和學士閨情詩啓云：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藉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爰逮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骨仙才，專事玄風道意。顏謝特起，戕伐典麗。自茲以降，聲律稍精。

唐書白居易傳與元稹書云：國風變爲騷，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可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來，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

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淒微矣，陵夷矣。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月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落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按元白諷諭直指時事自創新體而輕詆六朝上及陶謝所謂論甘則忌辛非通方之談也○已上詩

抱朴子鈞世篇云：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案夏侯湛補亡名周詩安仁補亡名家風詩並見世說文學篇晉書夏侯湛傳不審廣微之作稚川何以不言也○東廣微補亡

宋書謝靈運傳云：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

南史顏延之傳云：文章冠絕當時。又云：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又靈運傳云：詩書兼絕，文帝稱爲二寶。

南齊書武陵王傳云：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

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已上謝靈運詩

史通載文篇云：至如詩有韋孟諷諫，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

題名于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韋孟諷諫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與吳質書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

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已上應德璉劉公幹

晉書文苑應貞傳史臣曰：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南史謝瞻傳云：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宏在坐，以

爲三絕。謝宣遠詩

南史沈約傳云：善屬文。時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

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

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邪？』

唐書文苑傳序云：近代惟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據淵雲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律呂

和諧，宮商輯洽。不但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表之雄。已上沈休文詩。

世說仇隙篇云：孫秀收石崇，同日收岳。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大唐新語文章篇云：劉希夷一名挺之，少有文華。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史通浮詞篇云：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曹子建三良詩，顏延年秋胡詩。

北史魏薛澄傳云：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無貴仕，既不被擢用，常鬱鬱不得志。韋潛度謂曰：『何不襲裾數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

左太沖詠史。

南史謝朓傳云：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

模。

南史王筠傳云：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金樓子立言篇云：謝玄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

輒諷味。已上謝玄暉詩。

元和志江南道宣城縣云：敬亭山，州北十二里，即謝朓賦詩之所。謝玄暉敬亭山

隋書經籍志：梁有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亡。

魏書竇李雄傳云：李壽奢侈，百姓疲於使役。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曰：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

楚國先賢傳葛方立韻語云：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在事者皆以為應焚棄之。應休璩百一。○按文

選所載略不及時事，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已無宜孟之德，可以賜其急。三篇言老人桑榆之景，斗酒自勞，末篇即文選所載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懼安能慮死亡。鍾嶸評陶淵明出於應璩，璩詩不多見，文選所載百一，與淵明詩了不相類。○已上應休璩百一。

梁書徐勉傳云：悌始踰立歲，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居無塵雜，多所著述。徐敬業

魏志王粲傳云：阮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慾，以莊周為模。

晉書阮籍傳云：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

水經渭水注云：長安城第三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

爲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懷詩云：『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拒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

又穀水注云：穀水逕建春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阮嗣宗詩曰：『步出上東門』者也。

洛陽伽藍記序云：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上已

阮嗣宗詠懷

續晉陽秋世說文學篇注引云：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

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許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

體盡矣。

水經汧水注云：汧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卽莊周之本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

『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

梁書王筠傳云：昭明太子嘗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玄圃。太子執筠袖，撫孝綽

肩，曰：所謂『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已上郭景純遊仙

梁書昭明太子統傳云：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

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

世說任誕篇云：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已上左太冲招隱

南史謝方明傳云：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

西陽雜俎語資篇云：歷城房家園尹孝逸還都，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靈運池塘十字。已上謝靈運登池上樓

南齊書王儉傳云：世祖問儉當今五言詩。儉對曰：『謝朓江淹。』江文通詩

晉書嵇康傳云：呂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嵇叔夜幽憤詩

金樓子捷對篇云：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詠古詩名句。亮誦王仲宣詩：『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晉書文苑郭澄之傳云：劉裕既克長安，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便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



元和志關內道萬年縣云：白鹿原在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王仲宣詩

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即此也。已上王仲宣七哀詩

南史任昉傳云：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不得

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任彥昇詩

水經澧水注云：澧水又東逕南安縣南，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於作唐縣東，逕其縣北，又東

注於澧，謂之澹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悠悠澹澧』者也。王仲宣贈孫文始

洛陽伽藍記序云：洛陽西面承明門，高祖所立，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當迎駕於新門，

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為稱。』遂名之。

北史東魏孝靜帝紀云：帝遜位於齊，與夫人嬪以下訣。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王其愛

玉體，俱享黃髮期。』已上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晉書文苑顧愷之傳云：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嵇

夜贈才入軍秀

魏志衛覬傳注引潘尼別傳曰：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

儀前文，不隆祖考。』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劉琨集載盧湛答琨詩野客叢書引云：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

或致屈，繞指所以伸。按此答琨贈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六句之意選載劉盧贈答止一二首，現集載詩往返四首。

陽休之陶潛集序錄云：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託仍

高。按陶公詩仲偉第之中品，而稱其純篤真古爲隱逸詩人之宗，休之此論既稱其逸致，復推其奇語，與仲偉可謂同音，自宋以來，文士因淵明之高節而并重其詩，遂疑仲偉品評未當，蘇子瞻至謂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此乃任情隆奉，未可率爾信從。詳陶公之詩，託意高遠，措語眞質，自非卑棲塵俗者所能爲。若論其風力，挹其辭采，雖略殊於孫許，實未逮於晉初。蓋緣無意爲詩，所以不事研鍊，惟其清風苦節，作表方來，奇語妙辭，閒出篇內，故流傳彌廣，稱譽彌高。若能玩索遺文，參驗時序，乃覺鍾陽之論非爲膚淺矣。○陶淵明詩。

宋書樂志云：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詩。又云：宋南郊雅樂登

歌三篇，顏延之造。顏延年宋郊祀歌。

劉敞南北朝雜記云：吳筠常爲詩曰：『秋風隴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印黃沙

語太險。』筠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君已印訖。』沈休文早發定山。

吳兢樂府古題解云：飲馬長城窟，古辭，傷良人流宕不歸。陳琳『水寒傷馬骨』，言秦人苦

長城之役。古詞飲馬。

又云：長歌行，古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爲樂。曹魏改奏文帝所賦『西山一何高』，言仙道

洪濛不可識。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閒。歌行不與古文合。古詞長歌行

玉臺新詠一怨詩序云：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並爲怨詩一首。

樂府古題云：怨歌行，一曰怨詩，行古詞『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言周公輔政，二叔流

言。梁簡文『十五頗有餘，』自言姝豔，而以讒見毀。班婕妤扇詩亦云怨歌行，不知與此同否？

唐書張九齡傳云：九齡內懼，恐遂爲李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縱

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已上班婕妤好怨歌行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云：魏武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

必賦，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元稹杜子美墓銘序云：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公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

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

樂府古題云：魏武帝『對酒當歌，』晉陸士衡『置酒高堂，』皆言當及時爲樂。又舊說，長

歌短歌大率言人壽命短長分定，不可妄求。魏武帝短歌行

晉書謝安傳云：羊曇爲安所重，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

門。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曹子建箜篌引

樂府古題云：燕歌行，晉樂奏魏文帝『秋風蕭瑟天氣涼』、『別日容易會日難』二篇。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謝也。魏文帝燕歌行

又云：善哉行古辭『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魏文帝詞云：『有美一人，婉如清揚』，言其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志。善哉行

又云：曹植『白馬飾金羈』，鮑照『白馬駢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曹子建白馬

傅玄琵琶賦序云：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篳篥之屬，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杜擘以爲羸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鞞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石季倫王明君詞

樂府古題云：陸機『泛舟濤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傅玄苦相篇『苦相身爲友』，言盡力於人，終以花落見棄，亦題曰豫章行。陸士衡豫章行

又云：齊謳行，齊人以歌其地。齊謳行  
又云：晉陸士衡『扶桑升朝暉』等，但言佳人好會，與古詞始同末異。日出東南隅行

又云：會吟行謝靈運『六引緩清唱』，其致與吳趨行同。謝靈運會吟行

遠東  
武吟

又云：東武吟鮑照『主人且勿喧，』沈約『天德深且曠，』傷時移世異，芳華徂謝而已。鮑明

又云：出自蘄北門行，其詞與從軍行同，兼言燕蘄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出自蘄北門行

又云：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結客行

又云：東門行古詞云，『出東門，不願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

願共餽糜，不求富貴。若鮑照『傷禽惡絃驚。』但傷離別。東門行

又云：古詞『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

之上，敍其本情。終言男兒當重意氣，何用於錢刀也。若鮑照『直如朱絲繩。』自傷清直芬馥而

遭金點玉之謗，與古文近焉。白頭吟

又云：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宅關輔，』又如陸士衡緩聲歌，皆傷俗情

艱險，當翺翔六合之外，蓋出楚詞遠遊篇也。白孔六帖補卷十八引升天行注，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升天行

漢書禮樂志云：高祖過沛，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

原廟，歌兒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宮肄業而已。漢高帝歌

魏書常景傳云：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

水經沁水注云：上黨記曰：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已上劉越石扶風歌

唐詩紀事卷二云：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有『浮雲蔽白日』之句，其聲宛轉。上因歎

歎問曰：『汝知之耶？此文選古詩第一首，蓋忠臣爲奸邪所蔽也。』乃賜金臂環。

洛陽伽藍記云：城西冲覺寺在西明門外一里，西北有樓出凌雲霄，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

世說文學篇云：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唐語林言語篇云：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庭院列樹白楊。將軍契苾何力於宮中縱觀，但誦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非宮室所宜種。孝仁遂令拔去，更種梧桐。

新唐書李石傳云：石曰，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已上古詩十九首

玉臺新詠卷八傅玄擬四愁詩序云：平子四愁，體小而俗，七言類也。

水經渭水注云：泃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

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已上張平子四愁詩

晉書殷浩傳云：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

賤親戚離，』因而泣下。曹顏遠感舊詩

水經清水注云：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朝發魯陽關，峽路峭且

深。』已上張景陽雜詩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

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填河。』此耳食之過也。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金樓子說蕃篇云：劉休玄嘗爲擬古詩，時人以爲陸士衡之流。劉休玄擬古詩

唐語林文學篇鄭此下原闕二字云：杜工部八哀詩，時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吾

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

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曹二謝上。』謝靈運擬魏太

子鄴中集詩

江淹集雜體詩序云：夫楚謠漢風，既非一國，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

無窮，宮角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娥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不其然歟？

至於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爲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乃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于此者乎？夫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夙古。但關西鄴下，旣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浮沈之殊，僕以爲亦各共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

南史吉士瞻傳云：少有志氣，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按此文通雜體擬鮑之作江所擬陶公詩今亦在陶集蓋在當時江實託之諸人迨江集流傳始歸之江或兩存之也文通擬休上人詩一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一唐人亦用爲休上人詩考見王楙野客叢書

裴庭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聽政之暇，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可方沈約。』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案此亦文通擬休上人中語○已上江文通雜體詩

## 雜文



史通序傳篇云：屈原離騷，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

世說任誕篇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北史魏盧元明傳云：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中山王熙，熙見而歎曰：「盧郎有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

蔡邕獨斷史記始皇紀集解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屈原曰：「朕皇考。」

北史隱逸張文詡傳云：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

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已上離騷

又澧水注云：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

郭璞山海經中山經注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天地二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湘江，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楚二神。江湘有夫人，猶河洛有宓妃。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下降小水而爲夫人。原其致誤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

南史劉劭傳云：孝綽子諒爲湘東王所善。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云：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相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

世說豪爽篇云：王司州在謝公座，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座無人。』已上九歌。

水經沅水注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名。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涉江。

世說排調篇云：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南史齊袁昂傳云：昂本名千里。齊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

昂，卽字千里。』已上卜居。

史通雜說下云：自戰國以下，時人屬文，皆僞立主客，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遺誤後學，不其甚耶？

劉澄之永初山水記

寰宇記百卅一引

云：沔口，古文以爲滄浪水，卽屈子遇漁父所云『滄浪之水

清兮』是也。按韓詩外傳孔子聞孺子歌，則知是古歌，非漁父所作，蓋諷之。已上漁父。

潘岳秋興賦

文選卷十三

云：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

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

南史范曄傳云：曄在獄中，文帝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紙援筆而書曰：

『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凄然。已上九辯。

齊民要術

卷九

云：史游急就篇云：『餼生偏反餼錫』楚詞曰：『糗糒密餌有餼餼。』餼餼亦餼

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然則飴餼可養老與幼，故錄之也。魂招

新唐書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八歲自曉屬文，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

巖而流眇，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柰何爲兮獨往？招隱士。

史通序例篇云：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

論衡書虛篇云：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

水經漸江注云：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湍，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已上枚叔七發。

晉書張協傳云：轉河間內使，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

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張景陽七命。

殷芸小說御覽文部引云：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誥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便疑

此冊是仲宣所爲。及晉王爲太傅，臘月大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公魏公冊高妙，仲宣亦以

不如。』人始信爲元茂作。

酉陽雜俎語資篇云：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已上潘元茂冊文。

南史任昉傳云：八歲能屬文。王儉每見其文，以爲當時無輩。王融見其文，悅然自失。又云：昉

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莫不請焉，起草卽成。沈約深所推挹。梁台建，禪讓

文誥多昉所具。

沈約太常卿任昉墓志銘云：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云：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尙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塵塵之功，莫尙於斯焉。

金樓子立言篇云：任彥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已上  
任彥昇

宋書顏延之傳云：傳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

宋書傅亮傳云：博涉經史，尤善文辭。武帝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已上  
傅季友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

所善，揚班儔也。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楷遺楊遵彥書云：吾嘗怪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父，』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已上  
孔文舉  
薦禰衡表

水經沔水注云：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卽此宅也。車騎將軍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隄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

齒又爲其宅銘焉。

又若水注云：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高秀三千餘丈。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已上諸葛孔明出師表。

梁書任昉傳云：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宣城郡公，帝使昉具表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世，位不過列校。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魏志衛覬傳注云：繁欽以文才機辯，少得名于汝穎。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

魏文帝答繁欽書

類聚四十三初學記十九廿五三十並引

云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宮

王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急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戊午，祖于北園，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白日西逝，清風赴闌，羅帷徒祛，玄燭方微。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衆倡騰遊，羣賓失席。然後修容飾妝，改曲變度，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于是商風振條，春鷹度吟，飛霧成霜。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

律，網羅韶濩，囊括鄭衛者也。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臙。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

閑房。已上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世說文學篇云：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又注引顧愷之晉文章記云：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

水經河水注云：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案地理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

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卽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已上阮嗣宗勸晉王牋。

南史謝朓傳云：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謝玄暉辭隨王牋。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琳瑯之章表，今之雋也。

與吳質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已上阮元瑜。

世說文學篇云：簡文稱許掾詢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南史宋宗室廬陵王義真傳云：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慧林道人並周旋異常。故吏范宴戒

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

賞，故與游耳。」魏文帝與吳質書。

南史文學檀超傳云：吳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瓊瓊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南史任昉傳云：王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世說棲逸篇注云：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晉巨源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晉書孫楚傳史官曰：孫楚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水經河水注云：池水又北入門水，門水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城卽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

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于此。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亦言與嵇叔夜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梁書文學邱遲傳云：八歲便屬文，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



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梁書文學劉峻傳云：文藻秀出，為辨命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凡再反，峻並申析以答。會

沼卒，峻不見後報者，乃為書以敘之，曰：『劉侯既重有斯難云云。』其論文多，不載。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孔璋表章殊健，微為繁富。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蛇虺。在時君所

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

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

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檄吳將校部曲文。

襄陽耆舊傳云：宋玉識音善文，襄王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

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和者數百人，既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國

中和者不至十人，含商吐角，絕倫赴曲，國中和者不至三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宋玉對楚王問。

劉向別錄漢書東方朔傳引云：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最善。東方朔

後漢書姜肱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浮雲之志，養浩然之氣。按此用班孟堅答賓

戲語

元和志河東道龍門縣云：汾水北去縣五里。漢武帝行幸河東，作秋風辭，卽此也。

文中子中說上云：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帝秋風辭。

南齊書武十七王傳云：晉安王子懋啓求所好書。武帝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

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云：任城王澄子順年十六，通杜氏春秋。恆集門生，討論同異。杜元凱左氏傳序。

晉書陸機傳云：齊王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

敗。

史通探賾篇云：歷觀古之才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齊冏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

女史由其獻箴。

新唐書劉知幾傳云：武后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

於禍，乃作思愼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陸士衡豪士賦

序。

南齊書王融傳云：博涉有文才。武帝幸芳林園，禊宴羣臣，使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

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虜使宋弁、房景高。景高謂曰：『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

一見。』後日宋弁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元王

長曲水  
詩序

世說文學篇云：劉伶酒德頌，意氣所寄。

晉書劉伶傳云：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魏書高允傳云：上酒訓曰：往昔有晉，士多失度。調酒之頌，以相眩曜。已上劉伯倫酒德頌。

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蟠蟠董叟，謨我平

陰』者也。

又獲水注云：獲水自虞來，東南經下邑縣故城北。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兄澤軍於下邑。高帝

敗，從澤軍。子房肇捐地之策，收垓下之師。陸機所謂『即謀下邑』也。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世說文學篇注引文士傳云：湛有盛才，文章巧思，名亞潘岳。

晉書夏侯湛傳史臣曰：孝若採蔚春華，時標麗藻。

史通邑里篇云：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

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生之前，故宜詳

錄者矣。已上夏侯孝若東方朔畫像贊。

南齊書王儉傳云：太祖曲宴羣臣數人，使各效伎藝。王儉曰：『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

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北齊書魏收傳云：以文章見知。曾奉詔爲封禪文。收對曰：封禪者，帝之盛事。昔司馬長卿尙絕筆于此，以臣下才，何敢輒擬。

唐書崔日用傳云：常採小雅大雅二十篇及相如封禪書，因玄宗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

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導一莖六穗于庖。』此導訓擇。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于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觝共柢之獸，不得云犧也。已上司馬長卿封禪文。

又文章篇云：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云云。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鷓鴣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閑，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爲耳。揚子雲劇秦美新。

宋書宗室傳云：臨川王義慶擬班固典引爲典敘，以述皇代之美。班孟堅典引。

史通忤時篇云：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

南史范泰傳云：子曄字蔚宗，善爲文章，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雜序論皆有精意深旨，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非但不愧班氏，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稱。』范蔚宗後漢書論贊

南齊書陸厥傳與沈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尙書亦云：「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論，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況復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懷抱，固不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聖人不尙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古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

李德裕文章論云：沈休文獨以音韻未切，重輕爲難。意雖甚工，旨則未遠。古人言妙而工，適情不取于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于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尙

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卽知聲律之爲弊甚矣。已上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梁書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太子令之遴等參校異同。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云，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

龍驤。』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吳志闕澤傳云：孫權問闕澤，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論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賈誼過秦論

抱朴子外佚文孫輯本云：余問班，班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目邪？

唐書楊嗣復傳云：文宗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正賊亂，非所重也。』

南史陳虞寄傳云：陳寶應將有異志，令人讀漢書，至蒯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乃大稱歎。寄曰：『覆瀾驕韓，豈若班彪王命讖所歸乎？』

世說言語篇云：劉琨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已上班叔皮王命論

齊書高十二王傳史臣曰：陳思王表求通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

晉書曹志傳云：魏陳思王孽子。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曹元首六代論

顏氏家訓雜藝篇云：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也。』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於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此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草弘嗣博奕論

又養生篇云：養生先須慮禍全身，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

世說文學篇云：舊云王丞相導過江左，止導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續博物志卷六云：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嵇叔夜『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已上嵇叔夜養

唐書魏元忠傳云：陸士衡著辨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

元和志山南道云：鄧塞故城在縣東南二十二里，南臨宛水，阻一小山，號曰鄧塞。昔孫文臺

破黃祖於此山下，魏常於此裝治舟艦以伐吳。陸士衡表：『下江漢之卒，浮鄧塞之舟，』謂此。陸士

亡衡論辨

史通覈才篇云：孝標持論談理，誠為絕論。忤時篇云：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

梁書文學傳姚察曰：劉峻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唐書蕭瑀傳云：嘗觀劉孝標辯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辯命論以釋之。

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孝標後十數年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

足療劉子膏肓。』劉孝標辨命論

文中子中說下云：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

梁書文學陸倕傳云：與任昉友善。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劉漑、劉苞、劉孺、劉

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龍門之遊。絕交論

宣和書譜卷一顧愷之有女史箴圖。張茂先女史箴



唐語林文學篇劉禹錫云：段文昌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

大唐新語懲誠篇云：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曰：『兩都燕然山銘，典引並入選。』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班孟堅燕然山銘

南史王曇首傳云：孫儉字仲寶，幼篤學，賓客或相稱美。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崔子玉座右銘

晉書張載傳云：太康初，載至蜀省父，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

水經漾水注云：白水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趨赴。』信然。

元和志劍南道下普安縣云：石新婦東北一里，千人巖之南，懸崖絕壁，高數千丈，卽劍山之危峯，見數百里外，旁視衆嶺，猶平地也。巖下高百許丈，有石壁，紅色，方如座席，卽張孟陽勒銘之處。張孟陽劍

銘閣

梁書陸倕傳云：高祖愛倕才，乃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陸倕

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四。

陸佐公新刻  
漏銘石闕銘

宋書文帝元袁皇后傳云：后崩，年三十六，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

策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顏延年宋文元  
皇后哀策文

南史后妃傳上云：殷淑儀薨，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

宋書謝莊傳云：前廢帝卽位，爲光祿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曰：『贊軌堯門。

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繫於左尙方，太宗定亂，得出。謝希逸宣  
貴妃誄

南史謝朓傳云：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謝玄暉齊敬  
皇后哀策文

後漢書郭泰傳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

南史齊宗室豫章王嶷傳云：樂藹與竟陵王子良賤，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爲嶷建碑。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云：『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蔡伯喈郭  
有道碑文

魏志鄧艾傳云：艾字士載，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陳仲弓碑文。

梁書陶季直傳云：楮彥回爲尙書令，與季直素善，頗以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季直請尙書令王儉爲立碑。

南史王儉傳云：儉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齊書王儉傳云：甚閑辭翰，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于儉。又云：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已上碑文。

梁高僧傳王曼碩與慧皎法師書云：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又梁釋慧皎高僧傳序云：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據此則簡棲於宗教究心已久，宜碑文之精詣也。○王簡棲頭陀寺碑文。

水經湘水注云：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西逕羅縣北，又西逕玉筍山。又西爲屈潭，卽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楫江波，投弔于淵。賈誼弔屈原文。

桓譚新論求輔篇嚴本云：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

## 評騭第八

評文之言，歷代歧迕，是丹非素，門戶紛然。悉取雜陳，誰爲準的？稍求謹慎，祇宜取當代之言。文選篇章，彥和批判已備，片言隻字，拱璧同珍。外此若翰林流別之篇，鍾嶸詩品所述，以及時流品藻，史臣論贊，並宜奉以周旋，服膺誦法。等是已降，愛憎紛紜，世近彌甚，益滋異議。坊本所見，若方成珪集成于光華集評之屬，泛采雜徵，編者自矜善本矣。然大都以時文之科白，繩墨古人，塵穢簡編，謬以千里。今茲所錄，甄擇頗嚴，詮賦惟取于茗柯，明詩折衷夫湘綺，雜文已下，兼採李譚。其它一切糞除，以歸清謐。張摹漢賦，王擅選詩，申著文法中郎，尙存矩矱，蓋皆懷區區之獨照，屏流俗之譸言。復堂究心李鈔，淹歷廿稔，閉眉牘尾，朱墨紛綸，自謂有益於文章機杼。古人往矣，輪扁難言。欲求評判得中，其唯千載一遇。聊當蒙告，以佐起予。成學之士，貴于自得，宜無取焉。

張惠言曰：譸而不觚，盡而不殼，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翔風之運，輕緜，灑乎若玄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轂輳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

剛志決理，輓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苟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於物無弼，若枝棄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

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囊，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脇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

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鈎子叢悟，而倣詭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

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犴焉其而不可止。

言無端厓，倪傲以爲質，以天下爲郛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

塗澤律切，琴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

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

不措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源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褱，鏡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

空乎其氣，煇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

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於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矍矍，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

王王秋曰：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端，託物寓意，隨時成詠，始於虞廷喜起及琴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於風雅，亦自發性情，與人無干。雖足以諷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與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而不知五言生於唐虞，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

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於離騷，開合縱橫，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兩途，非出於五言也。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增加。五絕七絕乃真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權輿。既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清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則李之別派；潘岳、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真率，謝詩超豔，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繪，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

又曰：作詩必先學五言，五言必讀漢詩。而漢詩甚少，題目種類亦少，無可揣摩處，故必學魏晉也。詩法備於魏晉，宋齊但擴充之，陳隋則開新派矣。自來推曹子建爲大家，無一靈妙句。阮嗣宗稍後之，便高華變化，不可方物，而不爲大家者，重意不重詞也。詩之旨則以詞掩意，如以意爲重，便是陶淵明一派。鍾嶸以爲陶詩出於百一，不言出詠懷者，陶語句更明白易曉也。學阮陶只可處悲憤亂世，若富貴閒適便無詩。學曹尙有可發舒，比老莊、山水、宮體爲闊大，可以應用。此外諸家皆其支流，雖各有妙，而不外曹。以後則大陸足以繼之。

青青河畔草

|王云：清勁。

西北有高樓

|王云：寬和。

涉江采芙蓉

|王云：清勁。

冉冉孤生竹

|王云：寬和。又云：宛轉關生，情溢於墨。

庭中有奇樹

|王云：清勁。

迢迢牽牛星

|王云：清勁。又云：遠處取神，開後人超妙一派。

東城高且長

|王云：清勁。迴風二句，|王云：蕭然而至。馳情四句，|王云：容與徘徊。

驅車上東門

|王云：更相送三字，驚心動魄。

凛凛歲云暮

獨宿二句，|王云：嫵媚絕倫。願得常巧笑八句，|王云：神光離合，百擬不似。

客從遠方來

|王云：溫婉。

明月何皎皎

|王云：清勁。

李少卿與蘇詩三首，良時不再至

|王云：子卿詩樸厚，少卿詩激烈，其才大而遇奇也。讀之有蒼涼無際之感。

攜手上河梁

|王云：此別而云弦望有時，是詩人不迫切而愈悲悽處。

蘇子卿詩四首，結髮爲夫妻

|王云：寬和。



骨肉緣枝葉

王云：寬和昔者長相近四句，王云：相近而悠悠，臨別而相思，寫盡交友情事。

黃鵠一遠別

王云：寬和何況雙飛龍二句，王云：又以龍喻，便愴悅積厚。若云何況我與子，則弱矣。欲展清商曲二句，王云：

念子不得歸已足傷感，若展清商，則更傷矣。

燭燭晨明月

王云：清勁。又云：明秀。

劉公幹公讞詩

王云：開六朝派。又云：自然華貴。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秋日多悲懷

王云：明鑿曜閨中四句，清而不冷，骨重故也。

贈從弟三首亭山上松

王云：前皆明麗，此則勁急。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王云：全自述其坎坷，殊非侍宴之體，而何焯偏亟取之。

王仲宣公讞詩

王云：詩派太重，故不及曹。然其用意運筆之超妙，亦當時獨步。又云：氣皆樸厚。

從軍詩五首從軍有苦樂

王云：筆意高遠。禽獸憚爲犧二句，王云：言雖憚爲人用，而良苗之實豈甘棄置耶。

魏武帝樂府二首短歌行

王云：子衿四句指孫吳，明月四句有取漢而代之意，月明四句欲招致劉備，末四句自謂能相

容也。

苦寒行

王云：此亦少陵所祖。

魏文帝芙蓉池作

王云：自然奇麗。

雜詩二首漫漫秋夜長 俯視清水波二句，王云：襲江漢浮雲句，而光景倍新。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中饋豈獨薄四句，王云：溫厚婉致。

三良詩 王云：起特自道。

贈徐幹 志士榮世業，王云：驚心動魄。慷慨有悲心四句，王云：慷慨激昂。

贈王粲 王云：此當是和仲宣日莫遊西園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 全國爲令名四句，王云：忽發正論，只是爲君子在末位耳。若專學此種以爲風人之習，則腐。

贈丁翼 滔蕩固大節二句，王云：所謂禮法豈爲我輩設。

贈白馬王彪 玄黃猶能進四句，王云：接筆百折千回。鳴皋鳴衡輓四句，王云：憤恨之意多，故無所諱。歸鳥赴喬林四句，王

云：寫景處淒涼欲絕。太息將何爲二句，王云：忽入天命一句，即將任城王死痛發積憤。下二章緊承直下，開合動盪，乍陰乍

陽，情深百年，調絕千古。蓋後人之轉折者望洋而歎，自涯而反矣。

樂府四首筌篈引 王云：此篇言盛時難恃，樂不可極，其末歸於知命而無憂也。又云：婉而多諷。

美女篇 媒氏何所營已下，王云：媒氏，臧文仲之類也。又云：遺世獨立之姿。

白馬篇 王云：此亦求自試之意。

名都篇 左挽因右發四句，王云：捷巧在目。

雜詩六首轉蓬離本根 王云：此即子桓西北浮雲局調，殆同時和作。

西北有織女 末二句，王云：開後人無數情語。

南國有佳人 時俗薄朱顏二句，王云：世人重色，適所以薄朱顏耳。

高臺多悲風 末四句，王云：髣髴淒涼。

飛觀百餘尺 遠望周千里二句，王云：悲涼曠遠。

情詩 王云：此首有禪代之感，故言黍離式微，嘉賓山陽公也。魏書言王聞禪涕泣，蓋不誣云。

應休璉百一詩 王云：韓愈屢效之，但覺笨強。此篇佳在不多著語。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 王云：逸氣天成，殊有才多之患，蓋未鍛冶者。又云：如此深心，未能免禍，薄世果難居也。

阮嗣宗詠懷十七首夜中不能寐 王云：八句而有長篇之勢，起二句飄飄仙舉，遂為千古名作。又云：賦物清麗，以冠諸篇，

詩中之興者也。

二妃游江濱 王云：阮詩好以香草美人迷離其旨，有騷之遺音。

嘉樹下成蹊 王云：收得突兀。

天馬出西北 王云：言野草不能久存，喻晉室亦不能久。

昔聞東陵瓜 王云：此却與嵇康同其理境。

昔年十四五 王云：說理而異嵇康輩所作。又云：一蔽字使人氣索。

徘徊蓬池上 王云：朔風二句直入盤鬱。

灼灼西隄日 王云：寫景處皆非常筆可到。又云：刺顯職之從異姓。

湛湛長江水 王云：使人神移。又云：刺清言玄晏之流。

棗道彥雜詩 既懼非所任二句，王云：奉使而怨路，甚難措詞，二句回互入妙。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稿葉待風飄四句，王云：少陵別章左丞詩雖仿此而遠不及。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王云：離別而談道，爲後世開一法門。

張茂先雜詩 王云：司空作句往往似唐人，如死聞俠骨香及朱火句是也。

情詩二首 第一首，王云：淒涼如畫。第二首，王云：巢居二句選言不妍，始知枯桑二語之妙。結二句則新意苦語也，所謂

『昔者長相見，邈若胡與秦，』又諺云：『新昏不如遠別，』皆此意。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王云：此詩徒作富貴語，了無情致。

悼亡詩三首 第一首，王云：『周道忡驚惕，』正以忡互句，以拙見巧。劉勰乃以爲累句，謬矣。又云：春風二句寫景以助情，

使氣不單弱。二首，王云：此言夏秋，又云：轉韻處節愈促，情愈長。三首，王云：此首冬。又云：將落葉枯荻點染不忍生之所見，遂

使景皆成情。下卽孤魂靈無，如見徘徊揮涕時也。

在懷縣作二首 第二首，『信美非吾土，』王云：四句連下，遂覺悠然深遠。

何敬祖雜詩 王云：超空而來。

石季倫王明君辭 王云：屑累拉雜，勢遠氣厚，其源出於蔡琰，駸駸欲過之。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第一首，王云：未極鑿冶，頗嫌澀滯。

陸士衡招隱詩 哀音附靈波二句，王云：附赴二字，他人百思不能下，足令江山俱響。

答張士然 王云：余固水鄉士二句，橫嶺迴峯。

贈馮文龍 王云：朔塗荒曠，以迴深二字寫之，愈覺驚心。

赴洛二首 第一首，王云：緩緩而來，仍無懈處，層層凝鍊，卻饒寬局，陸詩獨絕處。此篇尤易尋其妙。二首，王云：謂爲太子洗

馬也。銅輦太子車。

赴洛道中作二首 第二首，王云：此篇勁急驚動。又云：夜中悲風以爲大雨至矣，及仰望俯視，月高懸，北中每多此境。南人

賦之，始覺淒亮入妙。

樂府十七首君子行 王云：通首澀鍊。有此二句，（朗鑿豈遠假二句）頓挫出致。

豫章行 薄暮四句，王云：言薄暮已足悲，曷爲復離別乎。曾是當此而不懷苦心耶！人生有遠節者，嬰外物之累淺，然近與

親別，情則宜深也。

飲馬長城窟行

王云：首二句已是律詩佳起。末德爭先鳴，先鳴言必勝也。用左氏傳語。師克二句，王云：薄微二字精峭。

長安有狹邪行

規行二句，王云：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四時異節，不必相循，亦足緒事也。末句言

進取殊途，富貴同津也。

君子有所思行

王云：色斯升疑當作斯色升，言以色選也。

悲哉行

王云：長秀卽芝艸，非指蘭也。然芝不得蔽岑，或是概言芳艸。

日出東南隅行

王云：此蓋爲齊王罔而作。朝暉喻王朝，妖麗指八王也。清顏以下，喻罔以名王子但美其儀服，矜名自炫。

風雲會喻王室多故也。盤以喻位高而危。隨顏變，無定源，言罔無定國之才也。良可歎，知其必敗矣。又云：春服成，指其專政。

又云：以美人而陵七盤，非其地也，有託而然。鮮膚二句，王云：寫美人遂爲千古佳語。

前緩聲歌

『長風萬里舉』王云：舉字得御風之神。

塘上行

王云：淑氣二句鍊。末四句，王云：小舟卒章之意也。

擬古詩十二首擬今日良宴會

王云：似魏文帝。

擬迢迢牽牛星

華容二句，王云：新語。

擬青青河畔草

王云：結健而婉。

擬明月何皎皎

照之二句，王云：遂爲詠月絕調。

擬東城一何高 王云：陸擬詩面貌雖間有華麗研鍊之處，而氣骨直與古作契合。須觀其鋪敘回復，縝密中而有疏宕。每

出兩句，皆苦心有得語。

擬庭中有奇樹 王云：古詩難擬在澹。芳草四句，愈澹愈秀，愈近愈遠，是神來之筆。

陸士龍答兄機 南津二句，王云：言己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渠而可涉也。漢書：『直渡爲絕。』神往二句，王云：言己

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同參商之隔。

張景陽雜詩 一首，王云：李白全祖此。其度寬而骨秀，設色尤麗，有天生之美。二首末二句，王云：之以二字，以虛著力。三首

末四句，王云：理語無陳色。四首叢林森如束，王云：束字下得驚動，蕭瑟之氣如見。六首，王云：紙上有風，卻異於出力寫景者。

七首，王云：忽然而來，百感交集。八首，王云：秀絕古今。

左太沖詠史八首 一首，王云：太沖詩亦追險勁，而多託以興，加之頓挫，無直致之處。二首，王云：取譬精切，造語新警。四首，

王云：寬紆中傲睨不凡。六首雖無二句，王云：以抑爲揚，又云：雙結又出一格。

招隱詩二首 一首，王云：太沖每用雙句，安仁亦善此調。二首，王云：發端悠妙，結搖曳多姿。

曹顏遠思友人詩 情隨二句，王云：苦鍊之句。

王正長雜詩 王云：朔風二語，當時傾倒，只是以自然爲勝，故與子荆零雨並稱。

歐陽堅石臨終詩 王云：堅石以忠節爲趙王倫所害，而語多自咎，不肯矜炫，蓋古人立心謙厚，作文委曲如此。後人乃有

氣作山河及柳鎖滿城之句，文既陋，品亦卑矣。又云：急節苦言而中含寬博，調亦搖曳。堅石將死時猶能作此名篇。

郭泰機答傅咸

王云：婉而盡。

劉越石重贈盧諶

苟能隆二伯二句，王云：大將之言。雖云聖達節四句，王云：四句一氣，可謂勁矣，而局度仍清空也。

扶風歌

王云：杜甫所祖。其不及者爲無攬轡以下寬拙之句耳。作詩峭密，故是一病。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一首，王云：進退二字宜互易。二首，王云：如藐姑射仙人，自非飛燕西施所能方比，非豔詩而美麗者

也。三首，王云：起四語以色澤勝，遂覺無窮清新。六首，王云：起有氣勢，結斗健。七首，王云：摹收二句新鍊。

盧子諒覽古

王云：爰在一節，詩中文體也，然專效此則亦不佳。又云：必用舍生八句，重重頓挫，氣方厚，色方濃。

贈崔溫

王云：此首學安仁而去之遠矣。

答魏子悌

恩由契闊生二句，王云：高夢漢云：『道盡交情。』蓋世之交者自一二金石以外，賴此以異於五流也。

張季鷹雜詩

榮與二句，王云：遲暮傷心，語特精妙。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爽籟二句，王云：哀鍊。

謝叔源遊西池

王云：起得個儻，不落凡調。

陶淵明雜詩二首

一首，王云：手揮目送，宛然在紙，結嫌薄。

挽歌

王云：送我出遠郊，我字驚絕。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 頽陽二句，王云：畫出斜照平野之景。

謝惠連秋懷 王云：起四句無意成文，所謂因歌成賦。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 王云：文情俱遠，局度超然。

鄰里相送方山 王云：潔淨精緻。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王云：皇心二句軒敞。

晚出西射堂 王云：寫秋望山林之景，妙手偶得之。

登池上樓 王云：潛虬二句，深靜高亮兼有之。春草句以當時思不屬，忽得目前景，安放得地，故愜意耳，非謂此一句工妙

自然也。

遊南亭 王云：情所止，言甘心服藥，若將終身，故歎衰疾耳。

遊赤石進帆海 王云：況乃猶恍然曠如也。若作虛字，便與上下文乖。又云：此詩以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爲警策，爲其

詩足狀海，非爲海賦詩也。一丘一壑，則有畫工寫景之法。五岳溟瀆，非神力舉之不足以稱。虛舟一句，所謂納須彌於芥子。

而所以有力者乃在海月二句，以景運情，卽所謂點景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王云：澹漾空明。又云：游罷光景更佳，是真得游理者，否則徒勞跋涉耳。

登石門最高頂 心契四句，王云：寄興遙深，有傲世之志。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不惜去人遠四句，王云：言孤遊非吾情所欲，而賞心坐廢，此理誰通。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想見二句，王云：如畫。情用二句，王云：言情以賞心爲美，而人事昏昧，不能辨之，今此行乃一悟之。

廬陵王墓下作 王云：平生四句排募動盪，沈鬱蒼涼。一隨二句，王云：愈推開，愈沈痛。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王云：偶與字下得從容大雅，不特無官情，亦不務高蹈也。事蹟兩如直，如直應作如矢，兩謂有

道無道也。感深四句，王云：深厚。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 茲情已分慮四句，王云：言離別已分我之慮，況又有泉蛩協我悲端耶？

七里瀨 王云：余過嚴瀨，方知日落句寫景奇麗。他手必不肯放過嚴光，此只一句了之。又用任公作陪，高潔非常，心目俱

曠。

登江中孤嶼 王云：正絕是實字，以對中川。又云：亂流四句明秀鮮瑩。

初去郡 王云：起句玲瓏秀麗。異音二語，靈響滿空。謝公非恬澹人，而誦詩令人心迹寂寞，良由筆妙度勝。又云：脫離塵中，

天地爲爽。野曠二句寫得出去郡光景，憩石二句寫得出去郡心事。隴肥承上落英，流停承上飛泉，興也。

初發石首城 王云：游湘當作浮湘。

道路憶山中 『在鄉爾思積』王云：爾即指楚人。

入彭蠡湖口 乘月四句，王云：是久於舟中人語。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王云：南城縣荒僻，故羽人以下，惜其境勝而地偏。

南樓中望所遲客 王云：起四句玲瓏秀麗。

田南樹援激流植援 王云：謝公號山賊，而曰罕人功，游山治宅二者相助不相妨也。

齋中讀書 王云：輕舊生脆，謝詩中別調。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脩竹 王云：此首稍密。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魏太子 王云：起二句是強作帝王之語。

王粲 王云：詞密氣疏。

范蔚宗樂游應詔 山梁二句，王云：是律中嚴重之句。

顏延年秋胡詩 王云：顏光祿詩大抵做士衡安仁以立局。總取寬厚穩重，不以新豔爲能。其撰字生澀，故是當時風尚。秋

胡行於焦仲卿妻羅敷行以外，別開一種。敘次稍文飾，節奏亦齊整，情景妙絕。又云：『勞此山川路，』勞此二字，深款似女

子閨中口角。又云：『涼風起坐隅，』比衝閨拂帷尤爲寂寞。寢興日寒尤妙，駱賓王亦云，『別在寒長在。』又云：六章回幹

接攏，情事宛在。又云：『慚歎前相持，』慚歎二字括盡前事。又云：八章敘述別後語，不獨使事不直致，且文法得此一異，便

濃至婉厚。又云：此篇妙處全在不急搶，有排場。又云：九章調急響高，使一篇敘敘，如萬流赴壑，湯湯迅絕，天下之奇觀也。

五君詠 王云：觀秋胡詩知顏之秀，觀五君詠見顏之潔。二者皆不類公平日所作，烏知其本領無有邪。又云：短章括綜中

出俠語，見幽憤勃鬱之氣。

應詔觀北湖田收 陽陸二句，王云：團曳二字出色。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王云：起宏敞。春江二句，王云：中得壯語，精神愈出。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王云：通首以造字生新。

贈王太常 庭昏二句，王云：秀立亭亭。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懷金四句，王云：正以排律爲宕。後人做古，先戒對偶，由俗說久有六朝駢儷之禁，使人銅聰明，廢

筆墨，悲夫。

還都道中作 夕聽二句，王云：作守風語更入畫。

樂府八首東武吟 『將軍既下世』以下，王云：刻意悲涼。

出自薊北門行 王云：作邊塞詩用十二分力量，是唐人所祖。結與棄席四句同調。

結客少年場行 王云：起突出奇語，雖微掉鞭，而氣自壯。

東門行 涕零四句，王云：此等則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居人四句，比張司空巢居二語勝矣，終不若枯桑二語也。

放歌行 王云：起四句直說有個儻恢奇之勢。又云：無答語竟住，所以妙。

翫月城西門廡中 王云：新月初出，光景靈幻。此以實寫傳虛景，後人不能再著語。又云：此首佳在起八句，而元稹乃摘其

歸華二句以爲晉後之詩，小人之不通如此。

擬古詩三首

第一首，王云：言外譏用兵冒功之徒也。二首，王云：此卽『湘中有靈鳥』一種局調。彼軒昂，此深穩，明遠所

冊調。

學劉公幹體

王云：亦是律起，與陸詩『驅馬陟陰山』同調。

代君子有所思

王云：絲淚以狀淚之少，非用泣素絲事。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擬行行重行行

日夕四句，王云：從『臨河濯長纓』二句脫化。又云：臥坐二句沈思撰語。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

『水邊江漢流』鄧保之云：一還字驚心動魄，所謂謝朓驚人句。

在郡臥病呈沈尙書

王云：起言古人處劇郡猶臥治，況我邊地邪？全學康樂風度。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王云：起二句偶然得之，自成壯遠。結四句悽愴激昂，悲憤交集。

謝王晉安

王云：南中二句蓋言京洛已秋，晉安未寒也。橘柚鴻雁四字頗滯，或乃以爲妙語，陋矣。豈不聞『小寒妾已知，

南心君不見』乎？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

天際二句，王云：初唐王岑李諸君皆摹之入律。又云：屢韻寄懷深遠，情致搖曳，不可及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王云：以綺練相對生色耳。若作單句，便不能佳。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王云：三國俱以伯許之，是有史裁。然在當時是通議，今日方爲特見耳。又云：極仿宣遠張子房詩。

格。

沈休文別范安成

王云：往與高伯足論此詩，高以入律爲不合。然古體中無此婉弱之筆，反生深款之致，故仍入新體，以

待來哲。

王壬秋曰：駢儷之文起於東漢。大抵書奏之用，舒緩其詞。經傳雖有偶對，未有通篇整齊者也。自劉宋以後，日加嚴密，至齊梁純爲排比，庾徐又加以抑揚，聲韻彌諧，意趣愈俗。唐人漸同律賦，宋體更入文心。自是遂有文賦二派，愈益俳矣。夫碑版之文貴於凝重，若氣調馳騁，所謂驚入翰林，故宜謹飭端嚴，以符詩頌。大篇長序必類駢詞，此外箋疏涉筆成趣，亦不宜遠宗謾誥，佶屈聱牙。若詔命王言，動成典要，詞簡意遠，必依六經。尙書之文，迴殊論議，短句相續，不容行氣，斯皆駢文之類也。能宗雅正，自然遠俗，故詞必麗則，駢散一家。若妃白儷青，施朱傅粉，求工字句，取材山淵，雖有可觀，殊乖大雅，無煩措意，自敵精神。韓退之笑其衰積，裴行儷嗤其器識，又在八家俳優之下也。誠知文無整散，各有體宜，則無是丹非素之見矣。

枚叔七發

譚復堂云：聖人辨士之詞皆具。又云：貌似策士，純用比興，千古奇作。楊佩瑗云：合之爲鉅製，析之各爲小賦，楚

人之遺則，源亦從招魂大招出耳。

曹子建七啓

楊佩瑗云：以意運，遂欲抗手枚生。譚云：文士語耳。

張景陽七命 譚云：采句。又云：回徑小阜，境漸平夷。又云：七林宏麗，有章法，有句格，駢儷家之科律也。權其利鈍，則枚叔語

語用意，高不可企。陳思鬱伊，意內言外，非苟作者。景陽已病蔓辭，而形容變化，不無深沈之思。繼此則斧藻而已。但後人運

入雜文，便見逾厚，不可不習。

潘元茂冊魏王九錫文 譚云：所言不夸飾，淵乎茂乎，精神肌理與典誥相通，自是子雲以後有數瑋篇。又云：神完氣足，撲

茂淵懿，揚班儔也。黃先生云：元勛此文，猶未如巨君大誥直寫周書改其訓故之佳。其歷敘魏王功德，則又兼學張竦爲陳

崇頌德之篇者也。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 譚云：琢辭自工。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譚云：與譚元彥表樞軸頗近。又云：金石之聲，風雲之氣。

傅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譚云：機軸與前篇略同。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譚云：純以意運，傳任之正則。

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譚云：精深駿快，洞見繳結。又云：意勝。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譚云：亦開闔動宕，工力豈遜元長。且有主文諷諫之意。

孔文學薦禰衡表 譚云：深美閎約。又云：跌宕奇雋，絕後空前。

諸葛孔明出師表 譚云：與伊訓洛誥相表裏。又云：立誠而後修辭。六藝散矣，賴此類文字淵源不隳。

曹子建求自試表

譚云：憂危憤懣，噴薄而出，言在此而意在彼。又云：哇轍井然，旋導旋頓，由於筆妙。宗臣悱惻，至性語而

有充耳之歎，時勢阻之。又云：句有可刪，字不可減。

曹子建求通親表

譚云：師法子政。又云：其言殊懇，而紆徐卓犖，固文章之能事，所不逮子政者，樸至之氣耳。

羊叔子讓開府表

譚云：款款誠言。又云：廟堂之上，其言如家人父子，立誠固先於修辭也。

李令伯陳情表

譚云：言外尚有沈憂，情擊語出之自然，遂以千古。文事殊弱，漢人渾穆之氣盡矣。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譚云：羈旅局脊，已無生之氣矣。又云：客子畏人，惟憂用老。當牢戶之餘生，言言酸惻。正不欲推波

助瀾，已覺情辭激注。又云：一意榮互，不待敷藻。晉宋間文字與東漢祇隔一塵。

劉越石勸進表

李申耆云：正大光明，固是偉作。譚云：誠心所發，乃爲高文。又云：惘惘款款，樸以忠文，如其人，直可追配武

鄉出師表。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守塚人表

譚云：上接兩漢，下開八家，亦古今有數之文。又云：聖稱辭達，此爲近之。

庾元規讓中書監表

譚云：文心激盪，往而不留。又云：與時論相迕，一往忿惜之言，弭謗而謗愈生，由於對衆辭寵而寵愈

固，意在激上。元規塵固污人。

桓玄子薦諱元彥表

譚云：絕唱。又云：茂密神秀，文家上駟。

殷仲文自解表

譚云：忸怩之言，乃似出以愴慨，不可謂非奇作。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譚云：悱惻忼慨，西平露布所出。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譚云：驚心動魄。又云：不啻口出。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譚云：刻鵠奮發，氣盛言宜。又云：絕似血誠噴薄，而出自代言，反以獲咎。顛危之世

不合以文字事人，君子慎之。

任彥昇爲范尙書讓封侯第一表

譚云：朝爲朋友，暮爲君臣。恃舊之言，不無失體。去歲以下，不足爲典要。又云：一意之運

必綴以藻詞，駢體與古文不能不分矣。

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

譚云：大臣之言，捉刀者真英雄也！又云：蔣心餘評四六法海以開闔生動論駢體，固不刊之論。

而獨崇子山，不能識魏晉人散朗澗復之妙，故於任彥昇多所不滿，此通人之蔽。抹正陳章、袁吳流弊，亦砥柱中流矣。

任彥昇爲褚諮議奏讓代兄襲封表

譚云：波折可法。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譚云：綿絮動人。季友彥昇而外，殆鮮鼎立。又云：微婉之妙，任筆獨擅。

李斯上秦始皇書

李云：此文若去其中間一節，則了無生趣矣。然語既泛濫，意雜諷嘲，雖曰羈旅之臣，要豈陳言之體，玩

其華焉可也。譚云：此之謂兔起鶻落，此之謂語奇句重。又云：是駢體初祖。

鄒陽上書吳王

李云：尙是戰國遺響。譚云：連犴弔詭，骨氣奇鶩。又云：漢書陽奏書諫，爲其事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

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又云：百家未降爲別集。

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

李云：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譚云：蔡澤春申去人不遠。又云：

鄒枚皆出於戰國，而鄒以婉，枚以壯。先秦之文原有此二種。又云：詞重語複，煩冤咄咄，幾無轍迹。晚周先秦之文絕似離騷。又云：斷處仍連，正言若譎，文章至此，乃盡危苦之能，然亦可矜。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

李云：樸而能華。譚云：發端雄奇，數陳懇到，有屈刀爲鏡之妙。

枚叔上書諫吳王

李云：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譚云：欲言難言，愈離奇，愈沈痛，國策之體，離騷之

神，後來無繼。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譚云：無意摹鄒而神理自合。寫仿司馬子長處，則蹊徑存焉。又云：開闔頓宕，氣體岸異。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

譚云：可謂筆挾風霜。又云：駿邁曲折，氣舉其辭。

任彥昇奏彈劉整

譚云：韶令。

沈休文奏彈王源

譚云：曲勘盡致，筆端甚鋒銳。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譚云：措詞不匱，恍如面語。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譚云：入微語妙絕古今，遂乃抗手傳毅舞賦。然當時文士已開江孔狎客之風矣。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譚云：亦是韶令。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譚云：略具姿致。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譚云：沾溉後人，探源國策。

阮嗣宗爲鄧沖勸晉王牋

李云：此與任彥昇篇皆意寓規切，語無慚色。楊佩瑗云：許以桓文，諷以支許，所謂意寓規切也。

譚云：滑稽之雄。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譚云：巧思。又云：情詞相副，祇覺婉轉悱惻，忘其寒乞，所謂妙於語言。

任彥昇爲百辟勸進今上牋

譚云：嫋姚激越，與他文委婉之致異矣。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譚云：亦自嫋姚。又云：可謂伐雷鼓於聵者之側。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李云：厚集其陣，鬱怒奮勢，成此奇觀。譚云：周秦渾穆之氣盡變，兩漢精純之體若失，起落皆有千鈞

之重。層層逼穆，始出本意，如神龍出沒，一掉入於九淵。

朱叔允與彭寵書

譚云：幸災之言，詞鋒甚銳。又云：破觚散棧，險惛如見其人。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譚云：搖筆有滑稽之意，故先後皆不爲莊語。而行文迅疾，旋起旋落處可悟。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譚云：辭異意狹。又云：節辨強顏，文氣殊茶，然章法變化，滔滔自運，繁而不厭。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譚云：縈拂有致。

魏文帝與吳質書

譚云：以感逝爲主，不立閒架，自成章法。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譚云：書已似賦。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譚云：有波瀾，有情性。

曹子建與吳季重書 譚云：傲脫風刺。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譚云：夸激不情之言，所謂強作周旋也。往還兩書皆足以府怨，不如其已。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譚云：諧婉出以矯厲。

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 譚云：尺幅有噴薄之勢。

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譚云：二應傲然有縱橫策士之遺風。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譚云：銳入處可悟文法，然亦剽矣。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譚云：阮孫二書用同馳檄。又云：用意在蜀亡之後，情事易於竦切，文未滿量。又云：蜀亡之後

形勢利便，精采遜鍾士季檄蜀，而婉宕殊勝。

趙景真與嵇茂齋書 譚云：尙有內轉之氣，故麗宕不緝。又云：窮士失職，以兀尋見其嗚咽。又云：探四六之源者正在此種。

意密而句展，亦云跌宕昭彰矣。

邱希範爲呂僧珍作書與陳伯之 譚云：情生意消，然而靡矣。又云：情致綿麗自足，而古素樸健之體，至此無餘矣。又云：源

於魯仲連燕將之篇。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譚云：道上。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譚云：愈古厚，愈疏宕。然樸至之味，遂視中壘爲稍減矣。

孔德璋北山移文 譚云：俗調閑山。許槿云：此六朝中極雕繪之作。鍊格鍊詞，語語精闢。其妙處尤在數虛字旋轉得法。當

與徐孝穆玉臺新詠序並爲唐人軌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李云：教令所頒亦謂之檄，非止用之軍旅也。其體與移文相類。譚云：淳實。又云：意深重而語微妙，骨

幹大而脈理甚細，西京之文，去六藝未遠。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譚云：甚有仗義執言之風。紹勢方盛，故無恭辭。又云：罪狀皆實跡，故操見而駭。幹旋失策，仍多飾

詞，不覺瑕釁自露矣。又云：磊磊軒軒，固是奇作。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 譚云：諱飾語多，遂爾嘯嘯，文不可不先質也。又云：反正開闔，謀篇甚善。又云：篇末如其未能一折，

正其命意所在。

鍾士季檄蜀文 李云：檄豫州最壯駭，而詞慚以支。檄吳暉綏如不欲戰，皆中有戒心也。魏蜀強弱形見，故言之磊落，獨得

文誥體。譚云：不事恢張，亦不加詆毀，搏挽一氣，無不盡之辭。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李云：意雖寓規，實則頌也。解此措語之法，乃能氣壯情駭。又云：四子講德論仿之必俗，此文仿之必

駭世。然必解此然後文有生氣。藻麗絕特，尤擷香拾豔之淵藪也。譚云：語無滲漏，所以吐辭爲經。又云：相如文中郎碑板，

右軍正書，不名一體。此篇與巴蜀檄孰爲劍氣，孰爲珠光，讀者辨之。又云：力爭上流，言之鑿鑿，終是頌，不忘規。

宋玉對楚王問 譚云：文之至者曰自然風行水上，非晚周先秦之文不能當之。

東方曼倩答客難 譚云：一起九天，一落千丈，李斯鄒陽蹊徑若一枚馬之流有數陳之轍迹矣。

楊子雲解嘲 姚鼐曰：藁場先生云：雄瑋瑰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恢奇矣。譚云：漸趨聲色，文字消息與天地準。又云：跌蕩

昭彰，泉湧風發。記明人評此篇目爲純綿裹針，亦知言哉。

班孟堅答賓戲 譚云：從容平實，不免晉帖唐臨。又云：設辭一類，高接箸書，下淪俳戲，先後稗販，格調相襲。知人論世，略其

轍迹。子雲尙矣，已有籽軸可尋，不若東方先生二篇爲戰國百家之流也。班張終執規矩，變而成方。亭伯夷於班，中郎健於

張，廣微以下益不振。然皇甫夏侯，就其命意，矯然自異，亦可誦已。

石季倫思歸引序 譚云：氣體不俗。

陸士衡豪士賦序 李云：此士龍所謂清新相接者也，神理亦何減鄒枚？譚云：鄒枚隱顯激射處不易至。又云：頓挫回薄，意

內言外，不當僅賞其清新。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李云：隸事之富始於士衡，織詞之縟始於延之；詞事並繁，極於徐庾；而皆骨足以載之，初唐

諸傑則惟恐肉之不勝也。譚云：開闔動宕，情文相生，儼體之上駟也。又云：垂縮激射，文章上乘，開闔動宕次之。此爲開闔動

宕者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譚云：寬博過顏，而精練稍遜。至於嫵姚生動，同一機杼。又云：以意運辭，可以取法。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

譚云：雖甚敷腴，語必傳質。又云：行以傳狀之體，名言輻輳，清英品目，固當美於休文。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李云：此非頌體，後人亦遂無效之者。譚云：風骨學於諸子，華實化於騷賦。又云：譬之拳勇，純以筋

節運神氣，不露聲色，所以爲高。又云：引喻處皆有噴薄之氣，有神無迹。

揚子雲趙充國頌

譚云：質厚。

史孝山出師頌

李云：薄於子雲，勁於中郎。譚云：壯闊。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李云：此士衡所謂文繁理富，意必指適者也。優游彬蔚，精微朗暢，兩者兼之。譚云：有變化，有頓挫，

可謂跌宕昭彰矣。又云：神完氣足，意內言外，不刊之文。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譚云：擇言尤雅。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李云：神彩壯於士衡。譚云：此論未然，竊以爲渾穆不逮矣。又云：意存風教。又云：伯仲士衡，持論尤

勝，特堂宇遂狹耳。又云：江東著述推崇吳賢處較詳。

司馬長卿封禪文

姚鼐曰：畫塲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詞皆翔躡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貢

諛，爲臆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駿逸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李云：以允

答競業立意，故極波涌雲亂之觀，而仍字字有歸宿。此意揚班已不能窺，況其下乎？譚云：邁往之韻，峻絕之骨，奇宕之氣，蕭

疏之神，頌語不襲商周，幾欲抗手。又云：襲舊六爲七，此是何等志趣。海嶽瑰狀，金石奇聲，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揚子雲劇奏美新

李云：謬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文之謂也。然古駿藻邁之氣則與長卿並驅矣。譚云：心苦

於司馬，詞慎於孟堅，衆流山立，語語金湯。又云：順逆集散，與長卿或合或離，紬繹之乃得文章機欸。又云：綴句漸有轍迹，劇

秦處避重就輕，詞惡心苦。

班孟堅典引 李云：裁密思靡，遂爲駢體科律。又云：語無歸宿，閱之覺茫無畔岸，此其所以不逮卿雲。譚云：琢句益工，結體

益順，摹寫馬揚處有痕。又云：詞意不能出馬揚之外。又云：溫潤而澤，故可密爾自娛。

于令升晉紀總論

李云：雄駿類賈生，縝密似子政，晉文之傑也。譚云：厚集其陣，使轉處省力有神，佳篇也。又云：雄駿縝密

皆未滿量，襲過秦一節，爲謀篇之疏。

賈誼過秦論

譚云：學傳左氏，時近短長，竟無一語出入，故奇。又云：韓潮蘇海皆溝滄耳。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譚云：開闔有天倪，觀其合，知其離。又云：後人言浩乎沛然，惟秦漢人文耳。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李云：張宛鄰云：往時讀此文病其氣靡辭冗。今再讀之，始知其氣之淳厚，辭之腴暢，從容雅頌，令人

漸漬其中而不能自己。譚云：此評與此文同不朽。皋文喜中論亦是此意。又云：暉綏舒繹，曲折不失節，即以品目斯文。又云：

送瀾推波，表裏瑩澈，以視非有先生論，覺恢詭舒和各極其勝，春松秋菊華榮一致。

班叔皮王命論

李云：安徐重固。譚云：匡劉以下之文，此評盡之，而子政嫖姚矣。又云：起伏結撰，盡言盡意，遂成東京文體。

匡劉而後此其轉捩。又云：言在此而意在彼。又云：所謂頓之山立，導之泉流。



曹元首六代論 李云：一氣奔放，尙是西漢之遺。往復過多，則利害切身，不學言之灌灌耳。譚云：文無今古，以有隱顯激射

者爲高深。又云：摹擬長沙，轍跡太顯。又云：正喻始終一意，所以門亂不亂，然蹊徑存焉。

章弘嗣博奕論 黃先生云：此文蓋學國語而複調稍多。又云：篇首純從惜陰動事立論，筆意暢滿，有高屋建瓴水之勢。

嵇叔夜養生論 李云：此等文自論衡出，時有牙慧可取。譚云：纘然自放。

李蕭遠運命論 李云：可謂浩乎沛然矣。譚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此文注脚。又云：希世苟合一節，興感所由。又

云：處處卽東卽起，晉以後人不能矣。又云：駿足奔馳，源出國策，與李斯逐客督責二篇亦相出入。又云：奇氣噴薄，要亦憤懣之言。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 黃先生云：葛稚川稱「士衡之文弘麗妍曠，英銳漂逸，爲一代之絕。」觀於此論，知其信然。而彥和

謂其「效過秦而不及，」此緣時代既異，風格略殊，不得執此以貶陸君也。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 李云：運思極密，細意極多，然亦以此累氣。譚云：閒架遂成。又云：須尋其論議營陣與元首同異處，乃

識文章升降之故，立言先後之法。又云：何嘗不闢闢盡能，而不能執規矩以爲方圓。措意欲挽昔人之偏。又云：錙銖稱量而出，字句皆有氣類。於古爲散朴，於後爲指南。

劉孝標辨命論 李云：疎越。譚云：奇才不達，興感之由，因以自命。故激昂憤厲，語無餘蘊。然後知蕭遠爲溫然其詞。

劉孝標廣絕交論 李云：以刻酷據其憤懣，眞足以狀難狀之情。送窮氣巧皆其支流也。譚云：尙有韓非呂覽遺意。又云：辭

勝於理，文苑之彙梁。

陸士衡演連珠

譚云：熟讀深思，文章局奧盡闢。又云：文字之用不外事理。駢儷詞夸，不能盡理之精微，事之曲折，乃為談

古文者所鄙夷。承學之士先習陸庠連珠，沈思密藻，析理述事，充之復何所滯。庶有達者識予扞言。

張茂先女史箴

李云：極醇實，是宋人所宗。譚云：惠帝時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又云：清華茂美。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李云：寬博。楊佩瑗云：序亦用韻，即琅邪刻石體。譚云：瑰瑋絕特，追琢金玉之文。崔蔡不能為。

崔子玉座右銘

譚云：不朽之作。

張孟陽劍閣銘

李云：雖曰銘，其實箴也。亦是步趨子雲。譚云：精鍊。

陸佐公新刻漏銘

李云：銘起盤孟。辨物當名，貴竅而肅。文雖失於辟積，而密藻可觀。譚云：辭尚體要，澗淑靈輒。又云：整栗

有度。又云：製作大手，整栗自然。豈燕許沈宋所能？

陸佐公石闕銘

李云：以典章法度之所係，而絕無尊嚴閔鉅之思，詞靡裁疎，不及刻漏銘遠矣。錄而論之，以示軌轍。譚云：

寬緩是當時文體，難盡責以尊嚴。惟組練含容，功力自遜刻漏。又云：銘詞不弱。

曹子建王仲宣誄

譚云：此書家所謂中鋒也，不尙姿致，而骨幹偉異。感昔一節，後人多從此悟入。

潘安仁楊荊州誄

譚云：潘江固多安流，不為波瀾之勢。

潘安仁楊仲武誄

譚云：子建變為安仁，稍平矣，差有標致耳。

潘安仁馬汧督誄

譚云：敍繁互紆軫，拔奇於漢魏之外。又云：瑰瑋絕特，奇作也。又云：世稱退之起八代之衰，曹成王楊燕

奇諸碑視此恐亦走僵如籍湜矣。曾滌生示子紀譯書云：爾前讀馬汧督誄，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

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翫不已，則聲情並茂，文思汨汨矣。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譚云：任彥昇之文，潘安仁之筆，異曲同工。第學任無流弊，潘語一塵，卽淪平易矣。

顏延年陽給事誄

譚云：去汧督篇已遠，然有深湛之思，澹雅之用，夫亦可謂曖曖矣。又云：涼冬二語，頗疑今之李陵書出

於前也。

顏延年陶徵士誄

譚云：文章之事，味如醅醲，色若球璧。有道之士，知己之言。又云：予嘗言文詞不外事理，而運動之者情

也。似此情事理交至，六經九流而外，此類文字古今數不盈百。

潘安仁哀永逝文

譚云：招魂、大招、李夫人賦而下，益婉益哀，殆亦如樂府詩之流爲填辭耳。未到齊梁，故以真氣動人，不

事譬況填綴。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

譚云：帝增八字，澹語彌悲。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譚云：雅贍不縛。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

李云：表墓之文，中郎爲正宗。楊佩瑗云：絕不徵引事實，而能鑿括無餘蘊。譚云：陳郭兩賢如見其人。

中郎諸碑皆在此後。又云：榷柁之幹，琴瑟之音，李氏云中郎爲表墓正宗，此二篇尤上品也。又云：碑文亦垂亦縮，仍是一筆

書。銘詞語語可味。

蔡伯喈陳仲弓碑文

楊佩瑗云：委婉舒妍，樸實渾茂。譚云：文有道氣，漸近自然。推崇至極，猶若不盡。又云：以微言圯絕爲

歎，苟非若人則失實。

王仲寶褚淵碑文

李云：逐節敷敘，中郎遺矩。羌無鎔裁，但苦辭費。仲寶休文尙疎雋可觀。譚云：逐事鋪敘，中僅堪摘句，文

章至是不能無待於起衰。又云：尙有生氣。又云：如元白長律詩平易近人，亦是檢點有法度。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

譚云：辭不泛濫，漢魏義法未淪。又云：名理之言出以回薄，紀序之體貫以玄遠，此爲南朝有數名篇。

沾漑唐初，何能青勝。又云：銘詞秀出。又云：文士但能作百姓有餘天下無事語，已爲鷄羣之鶴。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譚云：似健於仲寶。前後諛頌已甚。敘歷仕措注有勢。銘辭複述，則昌黎已前通病。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

譚云：入昭明選者都無鄙語。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李云：以儷辭述實事，於斯體尙稱。譚云：須識其單行敘事處皆駢儷之滋旨。任沈而後此風

漸墜。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譚云：當與豪士賦序並觀。又云：豈爲魏武言。

謝惠連祭古塚文

譚云：文有蕭澹之致。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譚云：不免以句勝。

范蔚宗後漢書諸傳論補

黃先生書後漢書論贊曰：自蔚宗善別宮商，識清濁，沈休文繼之，而文辭之聲調若有定軌。其

後愈求諧叶，更以修飾偶語爲工，遂漸成四六之體。此由古詩變爲近體，雖形態小殊，而波瀾不異。學者之於古處，苟非甚備規矩，以長愆尤，有其隆之，無或殺之，談古文者以四六爲非，遂竝議及齊梁而上。謂文章不須偶語，聲韻不貴均調，斯又矯枉之過常，而非適道之通理也。詳覽古來篇簡，自記事臧言而外，慮皆取聲律以調聲吻，聯詞義以織文章。書則有『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則有『觀閔既多，受侮不少。』至於官尼贊，易，柱史著書，尤多捶雙詞以成文，本天籟而爲韻。斯乃經子之正宗，實亦文辭之臬極也。但劉宋已往，昭質未虧，故偶語雖多，而未嘗拘牽于對仗，聲調雖協，而未嘗膠執于宮商。蓋偶語出於自然，而對仗多由刻飾，聲調出乎天至，而宮商或賴安排。知文理者亦惟去甚去奢，以求合于本度而止。若必礫裂章句，隳廢聲韻（此八字裴晉公之言），譬猶知積之非貴而並棄其珠，懲哽之爲害而無心于食，過已。（以上論文中聲律對偶之由來，因言其利病。）尋繹范氏之文，雖多偶語，而不盡拘牽。雖諧聲律，而絕無膠執。舉例以觀，昭然可察。逸民傳序，『堯稱則天，武盡美矣。』句度相類，而「則天，」「美矣，」詞性不同。已下如「長往」與「感致」對舉，「甘心」將「憔悴」連言。「蒙恥」「蹈海，」語不齊同，「蟬蛻」「自致，」詞性無定。非如四六之專攻對仗，令五雀六燕，輕重適同也。若乃聲響相殊，亦無嚴律。隱居二語，句末悉是側音；薛方二聯，結調初無平響。要取大齊不亂，非必銖寸度量者矣。（已上舉蔚宗文對語調聲無膠執之事。）尙攷文章之多偶語，固由便於諷誦，亦緣心靈感物，每有聯想之能，庶事浩穢，常得齊同之致。或比方而愈慄，或反覆以相明。兼以諸夏語文，單綺成義，斯所以句能成式，語可同均。是則聯類之思，人類

所同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獨擅。論文體者宜於此察也。（已上明對偶之理。）至於調和聲律，本愜人情。觀夫琴瑟傳壹，不能爲聽；語言哽介，不能達懷。故絲竹有高下之均，宣唱貴清英之響。然則文詞之用，以代語言，或流絃管，焉能廢斯樂語，求諸鄙言，以調喉娛耳爲非，以蹇吃冗長爲是哉？（已上明文貴聲律之理。）古人有言，『旣瑯旣琢，還反於樸。』聲偶之末流，誠宜有所匡飭，令不離宗。亦當專究前文，廣陳利害，師古而不爲所役，趨新而不畔其規。若夫心不能知其意者，則以憔悴枯槁救對仗之弊，詰譎蹇澀藥聲律之拘，而無俾之夫，乃得肆其外來之說，于是爭聲偶之是非者，不得不同歸于敗矣。惜夫！（已上明聲偶之末流宜有以救正，而不必以成見觝排聲偶。）

### 讀選導言第九

#### 導言一

戴東原有言，「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與是仲明論學書此言治經之難，為學者示以始事也。文選一書，雖次居集部，而上下千載，兼攬衆長，義蘊既深，篇章尤富，固非漫無根柢，造次涉獵，所可窮其理而通其學也。舉其先豫，得數事焉。

#### 一曰訓詁

辭賦小學，同源共流。揚馬賦家，亦為小學之宗。魏晉綴藻，雖字有常檢，而文

人如束皙、景純、康樂，延之並有字詁之編。郭璞有爾雅注，方言注，三倉注，束皙有發蒙記三卷，康樂有要字苑一卷，延之有詁幼二卷。而為文

亦古訓是式，深厚爾雅。六代作者，大抵皆然。是則讀文選首宜識字明矣。字有本義，引申義、通借

義，示例如左。舉方字。

本義 方

汭也汭編木以爲渡也

方之舟之詩谷風箋方汭也

大夫方舟爾雅釋水

引申爲比

子貢方人論語集解比方人也

類

其惡有方禮記緇衣注方喻鞏類也

等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考工記注方猶等也

則

萬邦之方詩皇矣毛傳方則也

法

且知方也論語鄭注方禮法也

官脩其方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方法術也

常

遊必有方論語鄭注方常也

通借爲匚

規矩方圓之至也孟子

旁

方行天下尙書立政

傍

左右曰方儀禮大射儀注出傍也

房

既方既阜詩大田箋方房也



妨 方命虐民孟子趙注方猶逆也

撫 維鳩方之詩鵲巢毛傳方之方有之也爾雅釋詁撫有也方撫音模唐對轉

甫 民今方殆詩正月箋方且也案且始也甫亦始也

今宜先讀說文，明字之本義。次讀爾雅義疏廣雅證疏以求引申通借之義。故訓熟洽，乃於經子成文辭賦奇字無所凝滯矣。

### 二曰聲韻

字有形有音有義。訓詁就形義言，聲韻則音之部也。音有唐虞三代之音，漢

魏之音，六朝至唐之音，元明以後之音，潛移默化，隨時變遷。今大別爲古音、今音。古音斷自唐虞

迄於周秦。兩漢爲古音之變。今音斷自魏晉迄於唐宋。元明爲今音之變。古音較今音爲簡。今音聲類有五十一，

古音則止十九。今音韻部有二百六，古音則止二十八。又三代古音惟有平入二音，無去上二聲，

詩易楚辭用韻可證。兩漢爲古音之變，用韻最雜。四聲具備，實在魏晉之際，而界限未嚴，故晉宋

文詞去入二聲恆相通用，至齊梁而始密。

文選兼苞七代，賦與詩騷約占全書之大半，不了聲韻，讀之皆詰籀爲病。非特有韻之文爲然，卽王命論六代

論養生論辨亡論諸篇間亦用韻，特學者讀之易於忽略耳。而一切雙聲疊韻連語，更不知所從來，不免望文生訓矣。子虛賦

『衆色炫曜，照爛龍鱗。』龍鱗雙聲，猶玲瓏也。玲之言論，瓏者婁之別字，並訓空，引申訓明。而郭景純注曰：『如龍之

鱗彩』離騷『心猶豫而狐疑兮。』狐疑熟語，猶豫亦雙聲字。猶之本字爲宄，說文口部宄宄行貌，音淫從人出門。引申爲寬緩義。而顏氏家訓書證篇釋猶爲獸，取與狐對。可謂無稽之談。顏說亦有所本，史記呂后紀索隱引崔浩曰，猶猿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是則小學如郭顏，猶不免千慮之一失。孫志祖校高唐賦『若浮海而望碣石，』石字爲衍文，以碣與上下文會磕相叶，石字則不也。王念孫又校本篇『九竅通鬱，精神察滯，』滯字亦羨，理亦如孫。則本書傳寫之譌，並得據音理是正之矣。

### 三曰名物

賦家之心控引天地，總攬人物，當時實爲類苑，末學窮於蒐討。蓋揚馬班張諸賦，不啻漢世制度名物之專籍。太沖自序三都曰：『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安仁射雉賦所用名物，亦皆當時俗稱，今則成爲雅詁。乃至洛陽伽藍，銜之撰而成記，離騷草木，劉杳衍以爲疏，凡涉名物，皆學者所不可忽矣。

### 四曰句讀

語意已完爲句，語意未完而語氣可稽者爲讀。秦漢之文，奇偶相生，東京已降，漸趨整練，宜若句讀易尋矣。然不諳文法，或得其讀，不必得其句也。知其常例，不必知其變例也。如賦中往往合數讀爲一主辭或語辭，狀詞讀或與主句並列。

燕城賦

若夫藻局翻帳，歌堂舞閣之基，璿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以上主詞）

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以上語詞）

別賦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以上主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以上狀詞讀）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此外諸體，文既整鍊，而構造亦多錯綜，有省詞以配合句度者，有增字以整齊句度者，有倒文以變易句度者，有意貫注而句式耦對者，文人愛奇，回互不常，文心定勢，嘗指斥之。而崇賢作注，亦有互文避文之釋。非了於成文之法，甯易悉其所由哉？

### 五曰文律

陸士衡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自謂『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然則鑑賞前文，宜嫻於修辭之律令，而後可課其妍媸，明其利鈍。即如六代好用代語，而自延年益多，曲水詩序以蘋莖素雉，代朱草白虎，讀者以爲虬戶銑谿之比矣，然孟堅典引已云『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上句以代騶虞，下句以易黃龍，是顏亦遠有端緒，非剽爲澀體也。延年祭屈原文曰，『藉用可塵，昭忠難闕。』藉用以云白茅，昭忠以指蘋藻，猝讀之幾難索解矣，然其初後漢史弼傳已有『陛下降於友于，不忍恩絕』之語，此以友于斥兄弟也。潘安仁河陽縣作曰，『引領望京華，南路在伐柯。』此以伐柯代不遠也。謝叔源遊西池曰，『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有來用陸雲歲暮賦『年有來而棄予』，是以有來代年也。殷仲文南州九井作曰，『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勝引以稱良朋，泛愛即以替衆也。

此不過修詞之末節，而豈不諳文律者能相說以解乎？

### 六曰史實

一文之成，必有其所以成茲文之故，是謂文事，亦即史實。讀文選者，自史記下盡南北史，宜皆明習，乃於文事無所隔闕。

### 七曰地理

兩都二京，即長安雒陽之輿地志，江海賦即水經別注也。不明其方隅脈絡之所在，則讀其文無由知其地。至七發篇中地名，師說自廣陵而外，如曲江、南山、朱汜、或圍、伍子之山、骨母之場、赤岸、藉藉之口，無一可以指實。吳越爭此故實，如朱彝尊闕若璩汪中等類如虞芮之訟田，則又繫矣。

### 八曰文體

文選分體三十有八，七代文體略備。讀者宜於每體之緣起流變，與特殊之質性，及彼此之間易涉濛濛者，先能識別。而後知古人辭尚體要，非苟作者。

### 九曰文史

七代文學遷變之蹟，作家之材性學力與其時地，皆宜了然於心，然後讀其文多所啓發。此則正史文苑傳及爲文士別立之專傳，如班固張衡馬融崔駰蔡邕後漢書不列文苑是並宜詳覽明矣。

### 十曰玄學與內典

魏晉以來，眇周當路，文士篇什，每含玄思，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而孫興公天台山賦，王簡棲頭陀寺碑二篇，援引佛典，亦極奧博。陸放翁謂「李善注頭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賦，消釋三幡，至今法門老宿未窺其奧」，此可證學者讀選於玄學

內典，不能不稍加究心矣。

### 導言二

蕭選一書，採歷代之大宗，擷名家之精要，七代善文，包舉靡遺。而自昔文史之家，商榷前藻，牢籠文變，名言讜論，無乏于代。特舉二端，以覘文選。

#### 甲總攬

文心通變篇曰：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此舉兩朝之文，一言以蔽，亦劣得辜較。

又時序篇評論文學源流，上自三古，下訖宋初，於兩漢魏晉言之最悉。文繁不錄。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已下論至宋世顏謝爲止文載文選，不錄。

南齊書文學傳論曰：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

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擿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陽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此節總論漢來至宋文翰，足與文心沈論相發明。

又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此節論南齊文學，沿流溯源，謂出傳咸應璩鮑諸家。

南史文學傳序曰：自中原鼎沸，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甚，蓋由時主儒雅，竺好文學，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又武帝本紀論曰：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

梁書文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學之士煥乎俱集。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

隋書文學傳序曰：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

上論梁初文學，諸家所見略同。

### 乙析觀

文心練字篇曰：前漢小學，率多瑣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

右論用字由難趨易。

事類篇曰：觀乎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惟賈誼鵬賦，始用鸚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言，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史傳，

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撫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又才略篇曰：卿淵以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予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

右論文章運用典故始於揚劉。

麗辭篇曰：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材，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

右論屬對由自然而趨巧密。

物色篇曰：詩人感物，連類不窮，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蕤之羣集。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

右論體物由形容而趨刻畫。

比興篇曰：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比體雲構。



右論文章設喻，比多於興，炎漢已然。

### 導言三

文體莫備於六朝，亦莫嚴於六朝。蕭氏選文，別裁僞體，妙簡雅裁，凡分體三十有八，可謂明備。文心一書，本與文選相輔，今宜據彥和所述四義，以觀文選纂錄之篇，用資證明。四義者：一曰原始以表末，則述一體文章之緣起與其流變也。二曰釋名以章義，則註明一體文辭之義界，所以區別同異也。三曰選文以定篇，則平章衆製，列舉佳篇，以爲模楷也。四曰敷理以舉統，則敷陳一體文章之真諦，所以禁邪止放也。舉頌讚篇爲例，自昔帝譽之世起至相繼于時矣，止此原始國以下，此選文以定篇也。原夫頌惟典雅以下，此敷理以舉統也。姑舉兩書文體之目，略分文筆，通校于下。

#### 文心雕龍

#### 文選

辨騷

騷第三十二卷辭第四十卷

明詩樂府

詩樂府第三十一卷

詮賦

賦第一卷至十九卷

頌讚

頌讚第四十卷史述贊附

祝盟

哀策第八卷 祭文第十卷

銘箴

銘箴第五卷

誄碑

誄五十七至五十八 碑文五十九至六十 附墓誌

哀弔

哀弔第七卷

雜文

七三十四至三十五 對問 設論並四十五 連珠五十

封禪

符命四卷

諧讖

無

右二類文之屬

史傳

無

諸子

無

論說

論第五十二卷 史論四十九 說五類見上

詔策

詔冊並三十五 令 教 策文並三十六

章表

表三十七至三十八

奏啓

上書 啓三十 彈事十四

書記

賤並四奏記十書四十一至

檄移

移三四十檄四十

序四十五至互見文心論說

行狀十六互見文心書記

議對

無

右一類筆之屬

### 導言四

彥和論文，標舉體性。體斥文章體格，性即文家材性。緣材性之殊，而發之於文，體格異狀。性篇區別文章之體格曰：『總其歸塗，數窮八體。一曰典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二曰遠奧，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三曰精約，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四曰顯附，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五曰繁縟，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六曰壯麗，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七曰新奇，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八曰輕靡，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文選網羅文家凡百三十餘，文章體格之歧異，可謂能盡大觀矣。今舉所載文辭，以證彥和八體之說。

典雅

例

凡義歸正直，詞取雅馴者，皆入此類。

班固幽通賦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遠奧

例

凡理致淵深，詞采微妙者，皆入此類。

賈誼鵬鳥賦

李康運命論

精約

例

凡斷義務明，練辭務簡者，皆入此類。

陸機文賦

范曄後漢書諸論

顯附

例

凡語貴丁寧，義求周洽者，皆入此類。

諸葛亮出師表

曹冏六代論

繁縟

例

凡辭采紛紜，意義稠複者，皆入此類。

枚乘七發

劉峻辨命論

壯麗 凡陳義俊偉，措詞雄瓌者，皆入此類。

例 揚雄河東賦

班固典引

新奇 凡辭必研新，意必矜勑者，皆入此類。

例 潘岳射雉賦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輕靡 凡辭須舊秀，意取優柔者，皆入此類。

例 江淹恨賦 別賦

孔稚珪北山移文

體性篇復以八體屢遷，肇自血氣，根於情性。曰：上句斥其材性，下句證以其人之文體。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  
史記屈賈列傳曰：「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此俊發之徵。

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此俊發之徵。

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  
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陸康高士傳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

其狀。託疾避患，蔑此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尙。』此傲誕之徵。

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

漢書揚雄傳曰：『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此沈寂之徵。

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

漢書劉向傳曰：『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於世俗。』此簡易之徵。

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

後漢書班固傳曰：『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性寬和容衆，不以

才能高人。』此雅懿之徵。

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後漢書張衡傳曰：『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

交接俗人。』此淹通之徵。

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

魏志王粲篇曰：『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此銳之徵。陳壽評曰：『粲特處常

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此躁之徵。

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

魏志王粲篇注引先賢行狀曰：『輕官忽祿，不耽世榮。』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曰：

『楨卓舉褊人。』此氣褊之徵。

嗣宗倏儻，故響逸而調遠。

魏志王粲篇曰：『籍才藻豔逸，而倏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此倏儻之

徵。

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

魏志王粲篇曰：『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注引康別傳，孫登謂康曰：

『君性烈而才儁。』此儁俠之徵。

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晉書潘岳傳曰：『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詔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構

愍懷文，岳之辭也。』此輕敏之徵。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晉書陸機傳曰：『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此矜重之徵。

斯則由文辭之體格以得作者之材性，表裏必符，蓋可斷言。所舉諸家除劉子政外，文皆載于蕭選。試本劉說而詳察之，可以知其概矣。

### 導言五

文章風格代有不同，兩漢之文迥異乎周秦，而東京之與西京，面目又異。下是則魏晉異於東漢，齊梁之文又不同於晉宋。王君壬甫嘗言：『文分代猶語分鄉，相去十里，土俗殊音，但成朝代，卽有風尚。九州隨之轉移，億兆同於格律。』可謂罕譬而喻矣。故明於歷代文章風尚之異，雖舉數十篇文，隱其姓名以相示，必能辨其時序，無所疑惑。蓋風格之說非虛玄也，可於文體與思想兩方察之。今舉魏文爲例：

劉君中古文學史曰：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六經，雖及

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至建安，漸尚通悅，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辭，原注見楊賜察邕等傳，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

又曰：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辭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無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

文心時序篇論建安文學曰：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慷慨而多氣也。

觀此所云清峻，論說玄思，詩騁辭，書檄華靡，賦慷慨，詩皆目魏文之文體。刑名之術，通悅之風，縱橫之習，與夫風俗之衰怨，皆指魏文之思想。由斯思想成彼文體，一代之風格，即於是形成焉。

風格爲一時代文學上之通象，然其始要由一二勝流提倡於上，綴文之士從有慕之，轉相摹擬，風會所趨，文壇波靡，浸淫以成一代之風尚。文心明詩篇論建安詩曰：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

此則建安時代五言之蔚起，以及遊覽之作，公讌之篇，充盈藝苑，皆由魏文陳思所倡導，七子之和，新進復步其後塵，雷同祖構，由是不然成一代之詩風也。

文選囊括七代。七代作品，風格自殊。試從文體與思想兩方察之，可以得其大凡已。

### 導言六

駢體之源，肇於書易，彥和論之詳矣。就入選之文而論，子夏詩序一篇，上規易繫，語比聲和，阮伯元氏以爲卽駢文之初祖。然尙未開設喻隸事之風也。設喻隸事，始自李斯之上書，鄒陽繼之，儼成一種儷習，而駢體之經脈始有可尋。然尙未整句調，數色采也。自王子淵出而駢始多，曹子建出而駢始工，陸士衡出而四六始昌，顏延年出而代語始繁，沈約王融諸人聲律論出，而用字始避拘忌，駢文之體於焉成立。今舉文選數首，以觀其演進之序。

秦李斯上秦始皇書 設喻隸事之初祖，兩段相偶亦自此開。

漢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設喻隸事與李斯同風，而辭意更爲複疊。

漢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兩段相偶，上繼李斯，偶句排句疊句，全段比喻，數句比喻，用

成語，用古事，以上諸法，俱自此開之。

魏曹子建七啓 造語之精，敷采之麗，漢代所無。而力趨工整，竟爲儷體開先。

晉陸士衡豪士賦序 裁對之工，隸事之富，爲晉文冠。而措語短長相間，竟下開四六之

體。

宋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用字避陳翻新，如以蘋莖代朱草，素毳代白虎，並柯共穗代連理，木嘉禾之類。開駢文

雕繪之習。李申者謂『織詞之縟始於延之。』卽以此篇爲例。

齊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梁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

兩家發明聲律論，由詩以移於文。故選聲配色，益趨工律。

駢文至是，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徐庾宗之，遂爲集此體之大成矣。

駢文之成，先之以調整句度，是曰裁對。繼之以鋪張典故，是曰隸事。進之以煊染色澤，是曰敷藻。終之以協諧音律，是曰調聲。持此四者，可以考迹斯體演進之序。右舉文選諸篇，乃絕佳之左證矣。

## 導言七

文心才略篇於六代文人咸有品藻，以別其才思之優絀。史通覈才篇即仿此而作今錄篇中所舉諸家見文選者，而以彥和品藻之語繫其下。

周屈平宋玉 屈宋以楚詞發采。

秦李斯 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

漢賈誼 賈誼才穎，陵軼飛免，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

枚乘鄒陽 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

司馬遷 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

司馬相如 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

雲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王褒 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

揚雄 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廣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

堅矣。

劉歆班彪班固 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

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

傅毅 傅毅崔駰，光采比肩。

馬融 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

王延壽 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

張衡蔡邕 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

孔融禰衡 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銳思於爲文，有偏美焉。

潘勗 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

魏曹丕曹植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僞，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

王粲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

陳琳阮瑀 琳瑀以符檄擅聲。

劉楨應瑒 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

楊修 楊修頗懷筆記之工。

何晏 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

應璩應貞 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

嵇康阮籍 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晉張華 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鷓鴣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

左思 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

潘岳 潘岳敏給，詞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

陸機陸雲 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

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

孫楚 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

傅玄傅咸 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力，非羣華之韡萼

也。

成公綏夏侯湛 成公王安選賦而時美，孝若具體而皆微。

曹摅張翰 曹摅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

張載張協

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

劉琨盧諶

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

郭璞

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

庾亮

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閒暢，亦筆端之良工也。

干寶

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

袁宏孫綽

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

殷仲文謝混

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

大澆文意。

右列六代入選文家五十七人，約得蕭選所載之半。宋齊才士，世近易明，不復甄序。觀其品藻，字字珠璣。所舉篇章，亦大率載於文選。詳加研覈，可以明文選諸家之優絀矣。

## 導言八

昔魏文以爲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韋仲將之論王繁阮陳，亦切中其病。魏志王粲傳注自爾文心器，顏介論文，並歷詆羣不雷同一響。誠哉其言，可爲太息。諸家所舉文人，十

九見於文選。今且錄劉顏之言，其不見文選者辭從刪劓以見文選諸家之負累焉。

程器篇曰：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班固詔竇以成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蠹疏，潘岳詭譎於懷慙，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狼復而訟府，諸若此類，並文士之瑕累。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秉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諂，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

此兼論文士叢諂之由，及文士位卑由於寡實，位高或以掩才。

文章篇曰：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資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陳琳實號兇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鬥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

危顏延年負氣擢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操持，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又南史顏延之傳論曰：文人不能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加，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躡當年向之所貴，翻成害己者矣。梁書文學傳姚察曰：魏文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遯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說，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患也。

按此兼論文人熱中進取，及以文字賈禍之由。

文士負才遺行，致干世議，或乃不得全其首領。劉顏二君，詆之如是。竊謂文人當知者有二：

一曰謹於文德，二曰嚴於律已。前者檢諸臨文，後者養之平日。前者當知臨文不可無敬怒，語本

誠文後者當知文與行表裏，宜一。昔王充特言文德之操，見論衡佚文篇楊遵彥亦著文德論，見魏書文苑傳皆

總括行文之德與立身之道二者而言，所以箴砭文士至深切也。文選諸家負世議者，劉顏二君

已嚴爲抨彈，而不得善其終者，僂指至三十餘人，蘭以香爇，膏用明煎，何其重可痛也。茲表列於

下：未加注者皆被刑而死之列。



秦 李斯

漢 楊惲 劉歆（自殺） 朱浮 班固（死獄中） 蔡邕（死獄中）

孔融 楊修 禰衡

魏 鍾會 何晏 嵇康

吳 韋昭

晉 張華 石崇 陸機 陸雲

歐陽建 曹摅（與流人戰死）

劉琨 盧謨 郭璞 殷仲文 謝混

宋 傅亮 范曄 謝靈運 袁淑

劉鑠（毒殺） 王僧達 鮑照（爲亂兵所殺）

齊 謝朓 王融

## 導言九

文心通變篇云：「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

瞻望魏采。』此總言歷代文體遞相祖述也。又云：『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乎東海，虹洞乎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邑。』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此專言漢代佳篇，遞相因襲。雖有巨手，莫能凌越也。今試本此以觀文選所錄，遞相祖襲，其中參伍因革之迹，可悟文家變古之法矣。爰推劉旨，更舉證焉。

## 一、題之相祖：

兩都賦 兩京賦 三都賦

七發 七啓 七命

## 二、體之相祖：

子虛上林賦 僞立主客曰：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

長楊賦 僞立主客曰：子墨客卿、翰林主人。

高唐神女賦 假設楚襄王與宋玉問答發端。

舞賦 假設楚襄王與宋玉問答發端。

### 三、句之相祖：

上林云：追怪物，出宇宙。

校獵云：追天寶，出一方。

西都云：左城右平，重軒三階。

西京云：三階重軒，左平右城。

### 四、意之相祖：

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上林云：猗棍從風，劉蒞舛歎。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

吳都云：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

觀右所列，直是勦襲前作，而異曲同工，無害成家者。此其故則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一語盡之。劉氏物色篇亦曰：『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綴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又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其言正與通變篇相發。蓋屈宋詞賦，盧牟百代，雖有才士，罔或能新。權

舉前文，以尋來歷。賈誼惜誓，出自九章。長卿大人，孕乎遠遊。枚叔七發，自高唐得其法。漢代小賦，草木禽獸之屬，則橘頌肇其端。至於鵬鳥之體，本諸天問。客難解嘲，化自漁卜。郊祀樂章，源出九歌。而後世哀傷憑弔之文，又大招招魂之支與流裔也。孟堅幽通，平子思玄，師天問之意，而文通邃古又法天問之形者也。然自相如譔篇，心摹屈宋，而貫練雅誦，假借形聲，詞既瑋異，體亦恢廓。斯則法古之中，無廢革易。惟善變者能改散舊作，杼軸新裁。擬此篇之體，則變以彼篇之調，仿此篇之意，則易以彼篇之辭，善於錯綜，所以襲舊彌新。繼相如而作，摹古之傑，無過子雲，自言作賦常擬相如爲式。漢書所載四賦，爲其傑構。甘泉則大人之遺蛻，語意全相仿佛，惟立格不同。長楊亦難蜀所脫胎，不惟相同，乃至琢句遣詞亦無不祖其步驟，則其音節可謂形神俱似。河東羽獵並法上林，而風諫之意益切。此則變古之深心，不僅以描摹聲貌爲能也。李文饒曰：『文章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

## 導言十

文選爲五言詩之總匯，甄錄自漢迄梁凡五十九家，無名人古詩不數。四百三十八首。分類二十有三：曰補亡，曰述德，曰勸勵，曰獻詩，曰公讌，曰祖餞，曰詠史，曰百一，曰遊仙，曰招隱，曰遊覽，曰詠懷，

曰哀傷，曰贈答，曰行旅，曰軍戎，曰郊廟，曰樂府，曰挽歌，曰雜歌，曰雜詩，曰雜擬。後世特名曰選體。詩云：然時更七代，衆製紛紜，合而觀之，可以洞見五言古詩之流變。文心詩品及章公辨詩於此論述綦詳，今刪其要述之。

兩漢 韋孟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明詩

李陵蘇武班婕妤 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明詩

古詩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辭。比采而推，兩漢之作。明詩

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詩品

班固 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詩品

按此篇文選未錄。

張衡 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明詩

按怨篇同聲歌，文選未錄，錄有四愁詩。

建安體 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

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明詩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

魏

正始體

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詩品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明詩

按何晏詩文選未入錄。

晉

太康體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左潘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明詩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詩品

興也。詩品

永嘉體

江左篇翰，溺乎玄風，嗤笑循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明詩

永嘉時貴黃老，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

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詩品

按孫許詩文選未錄。

宋

元嘉體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極貌以寫物，詞必窮力而追新。明詩

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杖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迄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詩品

大明體  
泰始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詩品

齊 永明體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辭人不知之。嘗欲進知音論，未就。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詩品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南齊書陸

詩品序總論建安迄元嘉詩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

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

按文選於陳思、陸機、謝客諸家詩甄錄略備，精華具在。

辨詩篇論自永嘉迄陳隋詩曰：世言江左遺彥好語玄虛。孫許諸篇傳者已寡。陶潛皇皇欲變其奏，其風力終不逮。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人物，則謝靈運爲之主。自是至於沈約丘遲，景物復窮。自梁簡文初爲新體，牀第之言揚於大庭，訖陳隋爲俗。

按此兼論淵明，補鍾劉所未及。

## 導言十一

文選分體三十有八。一體之中，選文定篇，皆自昔佳製。然作者之體性不同，風流殊別。徐幹時有齊氣，仲宣惜其體弱。清曾滌生以陰陽剛柔論文，謂「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其言頗得要領，然不及彥和所陳八體之精矣。又世運遷移，文體漸變。屈宋以楚辭發采，而九辯句度，已變騷經之舊。導賈馬之先。風月秋興，同隸物色。而宋則恢張聲勢，不出橫縱。安仁詞尚清綺，猶沿建安之製。希逸駢語絡繹，下開唐律之風。源流正變，彙觀益明。此編限於篇幅，僅舉分體研究綱領，其詳具在附編。

### 文選分體研究綱領

一、區一體所苞之時序與作家；



- 二、考一體文章之源流正變；
- 三、辨一體所苞衆篇之體性；
- 四、析觀衆篇作法；
- 五、比觀衆篇作法異同。

## 導言十二

擊虞文章流別論曰：『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詞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曰：『班固碩學，尙云贊頌相似。陸機鈞深，猶稱碑賦如一。』金樓子立言篇亦云：銘頌所稱與公而見其人，班固碩學尙云贊頌相似。陸機鈞深猶稱碑賦如一。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曰：『孟堅之頌，尙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觀此諸言，則知六朝辨別文體，由渾而畫。文選中有兩體易涉朦溷者，宜取而參互讀之，以覈其異同如：

兩體之朦溷能辨，則一體之質性益明。彥和析論文體，嘗舉『頌之爲體，辭必清鑠。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又舉『牋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此皆辨析豪芒，撮其體要。求之蕭選，左證分明。或者不察，讀韓集之碑銘，翻疑伯嗜失體，退之起衰。抑知碑文之作，乃子孫爲其父祖，弟子爲其師尊，親故爲其親故。揆之人情，宜以頌揚爲本。授徒三千，行有九德，辭雖溢美，義固無愆。文賦所云『披文相質。』彥和亦曰『序傳文銘。』中郎郭有道碑自謂無婉辭然觀稚川正郭之篇則有道之人品可知然文雖失實於體無害也昌黎以史爲碑，更張舊作，自謂拔俗於體乖矣。又如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人共譏以似碑碣傳狀矣，然爲既歿者作書序，必以此爲定法。遠如繆襲之序昌言，嵇紹之敘趙至集，近則梁王僧孺序臨海伏府君集，陳劉師知序侍中沈府君集，皆累述生平，體同傳狀，褒揚德業，無異頌讚。知文體者歷觀前藻，復疑於任筆哉。

### 導言十三

總集之作，所以拏摘孔翠，芟翦繁蕪，代不數人，人裁數篇。然文選所錄，大家如揚馬潘陸謝鮑任沈甄采特周菁華已竭。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開卷咸在。蓋雖選本，實無異讀其全集也。今粗舉專家研究綱領，其詳亦具附編。

### 文選專家研究綱領：

- 一、考史傳以詳其略歷；
- 二、彙評論以識其辜較；（文心詩品又北史以上關於評論本人文章之言，並宜研覈。）
- 三、溯其淵源，揮其影響；
- 四、考其文體之因與創及所優長；
- 五、覈其文之作法。（謀篇造句練字諸端。）

### 導言十四

馬工枚速，異翮同飛。任筆沈詩，殊聲合響。後來論定，取以並稱，宜矣。然夷考其實，諸家或遲速懸絕，短長互見。才雖相埒，文自不同。是則六代文家有並世齊名者，宜取而通校讀之。文選所載，若阮籍與嵇康，潘岳與陸機，謝客與顏延之，任昉與沈約，前史嘗以相況矣。今舉潘陸爲例而

覈論之。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晉書潘岳傳史臣曰：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綯。

南齊書文學傳論曰：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世說文學篇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又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劉注引文章傳曰：司空張華見機文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爲

章清綺絕倫。

蓋陸氏之文工而縟，潘氏之文雖綺而清，故興公立論以爲潘美於陸。研閱兩家作品，可得異同於下。

### 一 淵源

陸 文氣之厚，得於子建。文辭之雅，出於伯喈。而密緻皆過之。

潘 文之清秀，出於王粲。

### 二 材性

陸 文心體性篇云：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潘 又云：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 三 天才與學力

陸 天才與學力俱到，故極盡其捶鍊之工，艱苦之思。

潘 天才高於陸，而工力不逮，故清新洒逸之致過於士衡，而沈毅磅礴則不及。

### 四 文體

陸 駢偶之體，至陸漸備。句必用典。清新戒陳言。照應細密。詞厚重高偉。篇

中多警策。

潘 思致高騫，理不綺虛，或謂西晉文辭少存樸實者，皆潘砥砮之力。語雋。氣清。

綺而不滯，輕而不浮。轉振自如。外華內淡。

### 五 流派

陸 晉人學陸者惟葛洪。學陸不善者病在長滯蕪晦。

潘 謝莊、謝朓、江淹並學潘。學潘不善恆病在浮。

## 導言十五

學古人文，宜取性之所近，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若性質恬曠而務求華豔，才情綺麗而強擬沈鬱，始雖效顰，終失故步。昔蘇子瞻不好史記，方望溪不喜漢書柳文，誠知所取捨也。今取文選諸家之文，標其絕特，聊資模楷。學者試就性近而致力焉，賢於百家旁鶩無復準的者遠矣。

喜典重厚實之文，法班固、蔡邕、陸機。

喜俊逸流連之文，法潘岳。

喜辭令美妙之文，法任昉。

喜研擇名理剖析精微之文，法嵇康。

喜句凝字鍊章法綿密之文，法陸機。

清代文家如汪中學、范任、周濟、學干寶、李兆洛、學蔡。諸子皆知度材準性，就其近似者而模仿之，久乃卓然名家，真吾輩之前師矣。

## 導言十六

古人作文，不諱摹擬，前作果善，無嫌放依。是以長卿、封禪之文，揚班不易其體。枚叔、七發之作，傅崔皆襲其規。體格已成，沿襲無愆於義。神明在我，變通亦隨乎時。文選之辭，半由摹擬，高者

上規經誥，下亦步趨前脩。雜擬一類，乃作者取往昔名篇，句句放依，無異臨摹書畫。昭明於每篇之前，一一題所擬者爲何篇。良工心苦，若見其情。自選舉之行，才士著文，亦常擺落時趨，抗心希古，而眞能摹選者，究亦無幾。唐文三變，猶沿徐庾餘波。宋體代雄，乃成歐蘇別派。明代何李，標高揭己，卒所成就者詩耳。文則侈語秦漢，祇成僞體。清初復古，始革鴟音。西河才大，稍學齊梁。迦陵格卑，僅摹徐庾。自爾駢體大作，家握靈蛇，胡稚威、洪稚存、汪容甫、孔臚軒、邵荀慈諸人其最也。胡之閎肆，洪之疏縱，汪之狷潔，孔之凝重，邵之清簡，皆卓爾名家。藝林仰鏡，而湘綺論文，乃謂『汪中袁枚之徒，體格無存，何論氣韻，其餘如洪吳之駢儷，不如其律賦。』王氏刻意摹選，妙解詞條，甘苦之言，甯同誣罔。然其持論，未免過苛。總觀一代，惟張皋文、黃山諸賦，規摹選體，毋慚殆庶。繡客晚出，小文可觀。段王博關蒼雅，而翰藻弗工。容甫胎息晉宋，而篇幅稍窘。伯元楊夔蕭選，亦精故訓，極其才學，優爲此體。近則王氏詩文兼擅，淪浥經訓。自謂其湘軍志軼承祚而睨蔚宗，志銘敘記，置於晉宋之間，可以亂楮。非溢語也。復有李詳審言，湛深選學，所撰學製齋駢文，銛膽鑄思，殆無一字不出於選。惜爲才分所限，頗乏韻致，持較湘綺，有遜色焉。儀徵劉君文高學博，儒業夙成，所作定命論，則願、愿、論、命之儕，君政復古，駁聯邦議諸篇，亦士衡五等之亞。本師黃氏，孰精文律，能爲晉宋小賦。楚豔漢侈，亦在所綜。沈詩任筆，靡不兼美。文采照耀一世，羣彥慕其流風。晚乃

斷雕爲樸，鬱爲經師。又不得限以文辭之末矣。方今經籍道息，白賁無飾，得此數家，鼓芳風以扇游塵，振頽綱以繼前古，甯非卓犖傑出者哉。

王氏論文，常自標榜摹擬。又恐人挾其成心，以爲貌似之佳不如神似。嘗曰：『夫神寄於貌，遺貌何由得神？優孟去其衣冠，直一優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古之名篇，乃自相襲，由近而遠，正有階梯。譬之臨書，當須池水盡墨，至其渾化在自運耳。晉人行草，大氏相類。漢魏之文，約略相同。知此可知學古矣。』又曰：『文須先學聲口，方別古今，非描畫所能工，不描畫愈不工也。大篇文既非寸寸可摹，五經文尤非摹仿可似。初入手時，但取東漢小簡，如諸葛曹公手牘，及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諸小說，將漢魏字句用法熟習心口間，自然脫口如生，入手卽是，如置身莊嶽，無非齊語。小篇既成，乃學大篇。先成傳記，乃發論說。先有繩尺，後始放縱。其作大篇，又須熟讀周秦漢浩瀚之文，寬其氣局，多其往復，泯其端倪，迷其去來，不使如八家有起伏痕迹可尋，則可入古矣。』蓋王氏之論剴切如此。吾輩既治選學，而欲求真能爲選文，時代遠隔，積習濡染，入古實難。得湘綺之言，不啻金針度與矣。



## 餘論第十

### 一 徵史

史籍載文，有二例焉。政有廢興，事關軍國，傳之來葉，足以觀風俗之盛衰，察政治之得失，此則制冊誥令章表移檄之屬，史家採錄，不厭周詳。皆是類也。或其人生非顯宦，文有高名，史家以文存人，宜致實蹟。輒刪其要，以綴於篇。所以著斯人之才思，炳一代之文章。此又一類也。自馬班二史濫觴肇迹，後世史官遵而不改。而子玄譏之，乃謂長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理，詞沒其義，絳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亦謬乎。史通載文通其言頗拘，不免通人之蔽。章實齋嘗取而駁之曰：「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文通義詩教此可以匡劉氏之失矣。文選本囊括別集爲書，而非撥之史傳。惟史傳論贊間採一二詆之者或謂不根藝實，汙人行止譽之者又云文獻可徵，表裏國史。

唐書選舉志李德裕對武宗曰：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歧，免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

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

宋張唐英外史，樛樛一名蜀云：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

嘲風弄月，污人行止。

章學誠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嘉業堂刊本章氏遺書卷十五云：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

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由先秦視天漢，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采三古，而又當勗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並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由班固地志之兼采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略志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夫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但當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助，斯有益耳。

又答前人書同上云：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詳，編年所不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鷓鴣之於金滕，乘舟

之於左傳，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事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者，其人裁爲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

然德裕之言，唐史已譏其偏異。六代文士如陸機謝靈運沈約江淹之徒，皆以作史爲業，而以其緒餘爲文。謝莊工於詞賦，而巧製地圖。徐陵善爲文章，而草作陳律。此皆學有餘裕，宣被文辭之明諛也。安得謂不根菽實乎？休文嗜利，玄暉輕佻，行止自污，何關風月。以斯詆選，抑又厚誣。章氏考鏡古今，欲以選家之政，補柱下之藏。其言雖卓，然但可施於文苑文鑑耳。文苑爲書千卷，號爲李唐著作淵海，故不妨以一代文徵視之。文鑑之作，朱子謂其所收，有取於文理佳者，有文雖不佳而事理可取者，有文理且如此，而衆人久以爲佳者，有文理不甚佳，而人賢名微，恐其湮沒，亦編一二者。水心葉氏亦謂其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蓋其宗旨如此。若昭明所去取，限於沈思翰藻之篇，聊備詞人諷賞。雖存考見時序之意，究無表裏國史之長，未可一例論也。

文選之篇載於正史者，撮舉之得下列百廿餘首。亦見昭明去取，多經國之文，非苟爲炳炳烺烺者。文饒之誣，不煩言而辨矣。

班孟堅兩都賦

後漢書本傳

揚子雲甘泉賦

漢書本傳

潘安仁藉田賦

晉書本傳

司馬長卿子虛賦上林賦

史記漢書本傳

揚子雲羽獵賦

漢書本傳

揚子雲長楊賦

同上

賈誼鵬鳥賦

史記漢書本傳

張茂先鶴鷄賦

晉書本傳

班孟堅幽通賦

漢書敘傳

張平子思立賦

後漢書本傳

潘安仁閒居賦

晉書本傳

向子期思舊賦

晉書本傳

成公子安嘯賦

晉書文苑本傳

韋孟諷諫詩

漢書韋賢傳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

魏志本傳

曹子建應詔詩

同上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晉書文苑本傳

顏延年五君詠

宋書南史本傳（節載）

嵇叔夜幽憤詩

魏志王粲傳注、晉書本傳（又節見晉書孫登傳）

曹子建七哀詩

宋書樂志（載此詞共七解，解四句）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魏志本傳注

劉越石重贈盧諶

晉書本傳

謝玄暉暫使下都贈西府同僚

南齊書南史本傳（節載）

王仲宣從軍詩從軍有苦樂

魏志武帝紀注

魏武帝短歌行

宋書樂志（分爲六解）

魏武帝苦寒行

同上（分爲六解）

魏文帝燕歌行

同上（分七解）

魏文帝善哉行

同上（四句爲一解，共六解）

曹子建筮篋引

同上（六句一解，共四解）

荆軻歌

史記刺客傳

漢高祖歌

史記漢書高帝紀

屈原九歌山鬼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山鬼篇增損爲之）

屈原漁父

史記本傳

張景陽七命

晉書本傳

漢武帝詔

漢書本紀

漢武帝賢良詔

同上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魏志武帝紀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宋書武帝紀

孔文舉薦禰衡表

後漢書禰衡傳

諸葛孔明出師表

蜀志本傳

曹子建求自試表

魏志本傳

曹子建求通親表

同上

羊叔子讓開府表

《晉書本傳》

李令伯陳情表

《蜀志楊戲傳注》、《晉書孝友本傳》

劉越石勸進表

《晉書元帝本紀》

庾元規讓中書監表

《晉書本傳》

桓玄子薦譙元彥表

《蜀志譙周傳注》

殷仲文解尚書表

《晉書本傳》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將軍表

《宋書南史劉穆之傳》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梁書本傳》

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梁書王暕傳》

李斯上書秦始皇

《史記本傳》

鄒陽上書吳王

《漢書本傳》

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

《史記漢書本傳》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

《史記漢書本傳》

枚叔上書吳王

《漢書本傳》

枚叔重諫舉兵

史記漢書本傳

江文通詣建平王書

梁書南史本傳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

阮嗣宗爲鄧沖勸晉王牋

晉書文帝紀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南齊書南史本傳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

梁書本傳

任彥昇爲百辟勸進今上牋

梁書南史高祖本紀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晉書本傳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漢書本傳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漢書楊敞傳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後漢書本傳

孔文舉與曹公論盛孝章書

吳志宗室孫韶傳注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志王粲傳注

魏文帝與吳質書

魏志王粲傳及注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魏志鍾繇傳注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魏志本傳注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晉書本傳（原文多刪節）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晉書本傳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晉書文苑本傳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梁書南史陳伯之傳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梁書文苑本傳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漢書楚元王傳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史記漢書本傳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後漢書袁紹傳、魏志袁紹傳注

鍾士季檄蜀文

魏志本傳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史記漢書本傳

東方曼倩答客難

漢書本傳

揚子雲解嘲

漢書本傳

班孟堅答賓戲

漢書敘傳

陶淵明歸去來

晉書宋書南史隱逸本傳

陸士衡豪士賦序

晉書本傳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漢書本傳

揚子雲趙充國頌

漢書趙充國傳

劉伯倫酒德頌

晉書本傳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晉書文苑本傳

司馬長卿封禪文

史記漢書本傳

班孟堅典引

後漢書本傳

班孟堅公孫宏傳贊

漢書卷五十八

于令升晉紀總論

晉書愍帝紀(文多刪節)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後漢書卷十上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後漢書卷五十二馬武傳後

范蔚宗後漢書宦者傳論

後漢書卷一百八

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論

後漢書卷一百十三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宋書卷六十七

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

宋書卷九十四

班孟堅漢書述高祖紀贊

漢書敘傳

班孟堅漢書述成紀贊

同上

班孟堅漢書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同上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後漢書卷一下

賈誼過秦論

史記陳涉世家、漢書陳涉傳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漢書本傳

班叔皮王命論

漢書敘傳

魏文帝典論論文

魏志王粲傳注

曹元首六代論

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

章弘嗣博奕論

吳志本傳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

吳志三嗣主孫皓傳注、晉書本傳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

晉書本傳

劉孝標辨命論

梁書本傳

劉孝標廣絕交論

梁書任昉傳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後漢書竇憲傳

張孟陽劍閣銘

晉書張載傳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

宋書文帝袁后傳

賈誼弔屈原文

史紀漢書本傳

顏延年祭屈原文

宋書本傳

史籍載文，例有刪削；而選家則多存原本。兩者相對，往往詳略不同，異同閒出。蓋不特校勘之資，亦修辭之鑑也。茲取選載于令升晉紀總論一首，以與晉書相對。

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

屢拒至之勢晉書無下同 於是百姓至始構在大權在己下無矣字 軍旅至無虧無 名器至伊尹無 正位至

慎法無以從至議而無 汎舟至桂陽無 夷吳至險塞無 太康之中無行旅至道路無 百代之一時無

朝士至十族無 而閔至歲構無 而顛至日有無 於是輕至赴火無 二十至為墟無 山陵無所無 故於時

至素也無 凡庸之才無 成敗異效無 拾遺下有芥字 乞爲至不獲無 夫天下無夫字 而不有其功無

而不尸其利無 順乎至其義無 故延陵至本也無 故其詩曰思文至家室無 故其詩曰乃褻至其民以無

故其詩曰來朝至失也無 居之無 每勞至乃畝以無 故其詩曰克明至之光無 備修舊德無 故其詩曰惟

此至多福無 養老乞言無 故其詩曰刑于至家邦無 故曰至治外無 於是天至未至無 保大至善也無

爰及至一也無 蓋有至之矣無 務伐英雄無 又加之以無又之二字 目三至之名無 機事至八九無 長

虞至能糾無 有逆至上下無 如室至擊楔無 賈充之事事作爭 故賈至惡乎無 承亂之後無之後二字

既已去矣已矣字無 然懷至弘人者乎無

黃先生曰：文章繁簡，最難適宜。陸士龍稱其兄士衡文嫌多，但清新相接，不以爲病。知此，則

氣韻聲調最爲文中之要。於斯有得，雖偶然以多爲患，究之易於掩臧。此一說也。然爲文之義，本以達意傳言爲職。意既明察，宜去浮詞，榛楛勿翦，實累術阡。故作文斤斤于刪繁，則條理易於齊整，意義易於昭晰。儻好取華言，苟助聲采，則蕪音實衆，正義轉湮。其爲疵累，誠非細也。史通有浮詞篇，又敘事篇亦言尙簡之義，雖專論史，而其義可通於雜文。其外篇中有點煩一篇，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以朱紛雌黃點其上，令觀者易悟其失。此法至爲可宗，惜今世傳本盡失其點耳。世有班馬異同評一書，於史記漢書相殊之義，頗事校覈。要之欲求用字造句位置翦裁之法，必當

覽省前文，於其字句細加審視。苟於昔人繁簡之宜悟了其意，則臨文屬草時，得失較易於自知也。觀晉書所刪干論，雖未必盡當，而大略無誤。文雖節省，而神理不減，意義無失。此刪繁之前師也。

## 二 指瑕

夏后之璜，不能無珣。隨侯之璧，不能無瑕。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時或神思失照，檢柙未周，豈無病累之句，以害錦繡之篇？知晉君子爲之詆訶其非，不更文飾其過，斯固作者之諍友，後生之炯鑒也。昔陳思定敬禮之文，任昉削仲寶之藁，張融賦海，恨不道鹽，彥伯序征，益韻寫送，此得之並世，聞義則徙者也。顏監匡謬，掎撫及於末微，知幾點煩，丹黃爛其盈幅，此遇諸異代，撫實而談者也。彥和論文，亦嘗舉昔人之疵以誠後學，其言散見，諍難非一。復著指瑕專篇詳之。今仿其例，自翰林以下，爰逮史通，凡指斥及於選文者，悉撫錄焉。間涉近賢之論，必取探賾之談。其有愛憎不同，是丹非素，如唐以來古或夏蟲識陋，妄誚海冰，如後世時不免苟誣往哲，疑誤方來，一概薙芟，毋煩紙墨。凡分體瑕、事瑕、語瑕、對偶之瑕、用字之瑕五事，論之爾。

### 體瑕

李充翰林論云：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句有誤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摯虞流別論云：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

文心讚頌篇云：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未代之訛體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挽歌詞者，或曰古者虞殯之歌，或曰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弔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又云：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靈帝乎？

史通雜說云：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綯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詞，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事瑕

文心事類篇云：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合。』唱和千萬人，乃相如增入。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目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

曹仁仁字當爲洪。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李注引孟子曰：『淳于髡曰：』髡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蘇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今案此文本孔璋爲曹洪作，故彥和卽以爲曹洪耳。

匡謬正俗卷七云：西征賦『丞屬號而守闕，人自身以納贖。』趙廣漢傳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於縣官，願代趙京兆死，得牧養小民。延壽傳無此語。安仁論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焉。

按善注亦云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沒，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詩云『有鷺雉鳴。』又云『雉鳴求其



牡。』毛傳亦曰『鷲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雉，尙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鷲鷲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

徐爰射雉賦注云：『延年以潘爲誤。』則顏氏自用其祖說爾。又云：『案詩「有鷲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雉，則云「求雌」。今云鷲鷲朝雉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又一說。

顧寧人日知錄云：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詞，序述往事，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

按此是正論，究以檢點爲佳。何杞瞻讀文選記云：『月賦「委照而吳業昌」既假託於仲宣，即不應用吳事，亦失於點勘。』是也。

汪氏理學權輿有選注訂誤一卷。凡選文用事之誤，李注曾加糾舉者，悉爲摘出。今不錄。

語瑕

文心夸飾篇云：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饜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亦疏乎。

又史通雜說下云：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羽獵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

本師黃氏云：鞭洛妃二句各爲一事，不當聯說其誼，此彥和之疏。

文心指瑕篇云：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不類甚矣。

按思舊賦云：『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此以李相之臨死張皇，反形叔夜之從容就戮。正言叔夜勝於李相，非以歎黃犬媿顧影彈琴也。彥和說誤。

匡謬正俗卷七云：左傳：『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賴先人以免禍難。西征賦：『賴先哲之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改左傳文於義未愜。又云：西征賦：『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言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齒。讀者言不得與十餘公齒，謂隸齒爲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文心論說篇云：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物，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時，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匡謬正俗卷一云：伯兮篇云：『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傳：『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

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白居易漢將李陵論云：李陵論不死非忠，生降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二子不死，無生降之名；二子苟降，無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

史通雜說上云：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未精，思之未審耳。

又云：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鄧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闕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對偶之瑕

文心麗辭篇云：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首涕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

梁荏林旁證云：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慢，不同長卿達。」相如長卿一人兩用，古人詩文多有之。易林隨之履曰：「申公顛倒，巫臣亂國。」臨之晉曰：「平國不君，靈公殞命。」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高而定慮。」范丹傳：「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宋書恩倖傳序：「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卿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夜名動京師。」及本書劉琨贈盧諶宣尼云云，皆同此體也。

按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民。」一事而分用，句法與宣尼二語同。張景陽七命亦云：「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此類兼舉名字分指二句中，雖有本，不可爲式。

葛方立韻語陽秋卷一云：選詩駢句甚多，如「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不足爲後人法。

按謝公泛湖歸出樓中玩月「日落泛登瀛，星羅游輕橈。」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曹子建公讌「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上下語意重複，亦駢枝之類。

### 用字之瑕

文心指瑕篇云：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有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與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

按用賞者，文選如沈休文書謝靈運傳論之『諷高歷賞』，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之『綴賞無地』，（謝靈運擬魏

太子鄴中集詩序亦有賞心之語。）用撫者，如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之『撫事懷人』，爲宋公求加贈劉前將

軍表之『撫事永念』，用卽者，如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之『卽事怨睽攜』，沈休文遊鍾山詩之『卽事既多美』，

謝玄暉敬亭山詩之『卽此陵丹梯』。此類上非故訓，下異方言，後人沿習，不以爲異。而當時驟讀，頗覺摸索，謂之情

詛文澆，非過語也。

五事之外，詛變猶多。劉氏通變篇曰：『宋初詛而新。』定勢篇又詳言之曰：『自近代詞人，率好詛巧，原其爲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詞而出外，回互不常，故新色耳。』觀此，則奇之爲用，在取新色。崇賢嘗於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注曰：『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又於別賦『心折骨驚』注曰：『亦互文也。』此外甄舉頗多，文家亦恆論列。權而言之，可得三事：一曰變文，二曰代語，三曰翦裁。然變文避複，乃修詞之成例；代語起源自

古，課虛成實，濬發巧心，儷辭捶句，修短取均，翦截成文，亦牽體制，皆未足爲病也。今別白論之。

### 變文

日知錄云：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按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游禽用董闕于爲趙上地守事善注出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曰秦。

顧氏又云：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之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亦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

張景陽七命「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李注引越絕書，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 代語

鮑明遠蕪城賦「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善注云「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紈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

江文通雜體詩潘黃門「髣髴想蕙質。」善注云：蕙蘭類，故變之耳。

按此文易舊爲新耳。六代好用代語，觸手紛綸。舉日義言之，曰曜靈，（歸田賦于時曜靈俄景，亦用屈子遠遊語。）曰靈暉，曰懸景，曰飛轡（並見演連珠），曰陽鳥（蜀都賦），皆替代之辭也。此外言月則曰素娥，曰望舒，曰玄兔，曰蟾魄，此以典故代也。言山則曰鬱岑，嶺岡，言舟則曰航，辨，艘，舫，舸，鱸，言池塘則曰滌，沼，言車則曰軺，軻，此以訓詁代也。託始於卿固，（長卿封禪文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觥之獸。上句代嘉禾，下句代白麟。孟堅典引曰，擾編文皓質于郊，升黃輝采鱗于沼。上句代騶虞，下句代黃龍。）中興於潘陸，（安仁藉田賦總轄服於纒，軛，兮，紺，轅，綴於黛，耜，總，轄以代青牛，紺，轅以目赤色車。）顏，謝繼作，綴，紺，尤，繁。而溯其緣起，大氏由文人厭黷舊語，欲避陳而趨新，故課虛以成實。抑或嫌文辭之坦率，故用替代之詞，以期化直爲曲，易遷成迂。雖非文章之常軌，然亦修辭之妙訣也，安可輕議乎？

翦裁

日知錄云：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用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歟？班固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卻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於潘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馬泐督誅云：『齊萬哮闕』，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耶？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勃，魏，魏其侯寶嬰也，揚雄長楊

賦『乃命騾衛』。騾，騾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又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汪師韓詩學纂聞云：以人名入詩文，或姓或名，有祇稱一字者。日知錄有二名止用一字之條，博徵經傳，不獨詩文也。而詩文之載在文選者，固不僅顧氏所摘。如班固幽通賦稱重黎曰黎，張衡思立賦稱勃鞞字伯楚而曰伯，此二名而舉一也。左思蜀都賦稱諸葛亮曰葛亮，此雙姓而舉一也。若幽通賦稱侯周亞夫曰條，乃爵也。四皓曰皓，乃號也。其應連三四字而摘舉其二者，幽通賦稱衛叔武曰衛叔，陸機宴玄圃詩稱世祖武皇帝曰世武，嵇康琴賦稱王昭君曰王昭，稱晉之師曠字子野而曰晉野，陸厥孺子妾歌稱班婕妤曰班婕，又西征賦稱鄭桓公友曰桓友，是也。其兩人並稱而錯雜者，王褒洞簫賦曰牙曠，乃伯牙師曠也；曰般匠，乃公輸般匠石也。馬融長笛賦曰彭胥，乃彭咸伍子胥也。幽通賦曰高頊，乃高陽氏顓頊也；曰孔昊，乃孔子及太昊也；曰宣曹，乃周宣王及曹伯陽也。陸機演連珠曰蒲密，乃子路宰蒲及宓子賤也。孫楚送征西官屬詩曰彭聃，乃彭祖李聃也。潘岳夏侯誅曰閔參，乃閔子騫曾參也。謝靈運去郡詩曰羲唐，乃伏羲唐堯也。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巢高，乃巢父伯成子高也。江淹雜體詩曰堯老，乃唐堯老聃也。劉峻辨命論曰容彭，乃容成公彭祖也；曰伊顏，乃伊尹顏回也。又有以二名而分用之者，思立賦曰穆屈天



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與叔乃叔孫穆子也，牛與豎乃豎牛也。此在古人則可，後人惟前人所已有者方可襲用，莫敢創造。已上翦裁人名。

日知錄云：地名割用一字，漢已有之。史記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祥』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按六朝文割裂地名，固不僅如文選所載。（文選又有潘岳西征賦稱棘門霸上爲棘霸。）晉書伏滔正淮論稱廬江九江爲廬九，吳志步騭呂蒙朱治傳稱零陵桂陽爲零桂，陳書蕭乾傳稱建安晉安爲建晉，褚玠傳稱會稽山陰爲稽陰，南史梁宗室傳稱河間東平爲間平，張纘傳稱定襄侯祇衡山侯恭爲衡定，皆其類。晉宋以來，文尙駢儷，詩嚴聲病，不得不翦裁成文，以就繩墨。此體制所牽，不宜以尋常文法相難也。（已上翦裁地名）

王懋野客叢書云：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者，如宋氏詔曰『謝玄勳參微管』取論語『微管仲』之義。前此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按今詩作微官此誤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此外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者甚多。

按引潘詩見文選河陽縣作。謝詩見和王著作八公山。又本書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有微管之歎。任彥昇勸進今上賤有歎深微管，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亦有功參微管語。

黃徹碧溪詩話云：『惟孝友于兄弟；』後漢史弼傳：『陛下降於友于，不忍恩絕；』而淵明詩遂云：『再喜見友于。』詩云：『貽厥孫謀，』南史到溉之孫蓋嘗從武帝賦詩，受詔便就，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曰：『得無貽厥之助乎？』而王儉碑文又云：『貽厥之寄，允屬時望。』

王仲寶裕淵碑文見文選。

按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表亦有『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語。士衡歎逝賦：『怨其爾之喪，』又以具爾代兄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顏氏家訓云：『心既痛矣，即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見文章篇）此辨陸氏之文，不應以兄弟爲孔懷，並援孔邇爲證，駁斥極是。凡割裂成文用之，如以知人爲則哲（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目在位爲曾是（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之類，雖六朝恆語，皆不可爲式。（已上剪裁成語）

抑吾觀文心一書，指摘創瘡，歷詆前文。嘗舉王朗雜箴，乃置巾履箴。陳思文誄，旨言自陳誄。

傅毅炫奇於淮雨，顏遠疵美於咽吹練。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尊靈永蟄，永蟄可擬於昆蟲。

指瑕，又金樓子立言篇亦有此語。凡若此類，爲病非淺。而昭明概從裁汰，不入選樓。黃門初仕南朝，俗好擊難，家

有詆訶，亦嘗著其說於家訓文章篇曰：『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梁世費旭

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濶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濶又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北面事親，別舅擣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此大失也。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詞，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悴，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紘百揆。」姊誄云，「俛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諸所彈射，言皆覈實。而是衆作，文選並刊削弗載。足見昭明銓擇之精，皆先士茂製，物罕異議。所以摯虞流別，義慶集林，同歸漸滅，而此本垂諸方來，江河不廢也。

### 三 廣選

文選一書，網羅衆家，馳騫今古，而爲卷不踰三十。芟繁攀翠，殫見洽聞。矜式藝林，有由來矣。

乃有好事之子，詔其插架，妄擬扶輪，掇所棄餘，補茲闕略，庶憑驥尾，千里絕羣。孟卜續擬於唐，仁子補遺於宋，明世文日益竄，人喜操觚，廣續之編，前後盈望。吐果之核，甯聞精粹；續貂之尾，深訝不倫。而收採蕪雜，義例踳駁，更無論焉。夫名世之作，理絕攀躋，擬者之才，不過下駟。宜乎易世以後，人共嗤點，糞土同捐。又安望接光塵於蕭嗣，并輝烈於選樓哉。蓋有南威之容，而後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而後可議其斷割。夫唯雅材好博，夙擅別裁，好惡畢同，臭味不殊于蘭鮑，去取惟允，桀獲竺守夫高曾。由斯選者，清世得三書焉。一曰張惠言七十家賦鈔，二曰李兆洛駢體文鈔，三曰王闓運八代詩選。三書各明一體，雖非承選而作，而編次體例，準的昭明。上起周秦，下訖隋季，限斷之際，稍軼于舊。要使八代之文章原委相承，粲然可考。取精用宏，真可以廣蕭書而闡來學矣。掇其大旨，爰著於篇。

張書所錄，凡賦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辭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辭者，皆不與是。而謝客山居，顏介觀我，自爲賦注，今存舛例。此編獨付闕如，不免失之眉睫。書成，張氏自序其指，曰：

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概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濔濔，地之囂囂，日出月入，

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礮谿谷，風雲霧霽，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螿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鬥，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辭，回悟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辭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併，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之者爲之，愉暢舒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已下評古之作者，自屈宋下盡庚信，其言最核，已節鈔于品覽篇矣。

張氏生於陽湖，素以江戴經術，本方姚之律令以爲文章，而爲賦獨宗兩漢。同邑董祐誠承其舅學，規摹漢篇，賦體宏博，才小易於絕臆，故張董而後，作者寥寥。本師黃氏深通文律，所作訊班賦，庶幾幽通思玄之流。若夫權舉原流，歸諸訪訓，則餘杭章公辨詩備矣。爰錄以爲讀張書者告焉。

七略次賦爲四家。屈賦言情，荀賦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賈、臣諸家，蓋

縱橫之變也。原注云：揚雄賦本擬相如，七略相如賦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誤也。然言賦者多本屈原。漢世自賈生惜誓，

上接楚辭，鵬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遊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

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東方朔、劉向之倫，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孫卿五

賦，寫物效情，蠶、箴諸篇與屈原橋頌異狀。其後鸚鵡、鷓鴣、鶴、鷄時有方物，及宋世雪、月、舞鶴、赭白馬

諸賦放焉。洞簫、長笛、琴、笙之屬宜法孫卿，其辭義咸不類。徐幹有玄螭、漏卮、圓扇、橋賦諸篇，雜

書徵引，時見一端，然勿能得全賦。大抵孫卿之體微矣。陸賈賦不可得蹤迹。雖然，縱橫者賦之

本。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於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解

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文辯之雋也。』魏志王粲傳注引。

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而爲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

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與文辭之繁，賦之末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

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

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書，然其後漸流爲占繇矣。管輅郭璞爲人占皆

有韻。管輅爲館陶令，諸葛原射覆見魏志。原傳殷佑令璞作卦見晉書璞傳。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既極。至於江

淹沈約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踰遠。世多慕小園哀江南輩，若以上擬登樓，閉居秋興，蕪城之儕，其靡已甚。賦亡蓋先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大禮，誠欲爲揚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近世徒有張惠言區區修補，黃山之賦雖未至，庶幾李杜之倫。承千年之絕業，欲以一朝復之，固難能也。然自詩賦道分，漢世爲賦者多無詩。自枚乘外，賈誼相如揚雄諸公不見樂府五言。謹案李延年嘗舉相如等十餘人作郊祀歌，卽當時樂府。其道與故訓相儷，故小學亡而賦不作。

抑張書善矣；而其釋九歌湘君曰：『此離騷所謂哲王不悟也。』湘夫人曰：『此離騷所謂閨中邃遠也。』釋高唐神女，亦曰『爲屈子作也。』適與其評詞之見解同。不悟詞賦之作，感物造端，意象深微，自非作者明言，師說見在，焉可臆爲比拊。故曰『比易興難，』『比顯興隱，』所以戒穿鑿也。

明馮惟訥編輯漢魏六朝人樂府詩歌，成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有韻之作靡不兼收，溯古詩之源流者莫能外。然採摭既富，真僞錯雜，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王翁王甫因馮本刪爲八代詩選二十卷，披沙揀金，頗得精要。其中十二至十四三卷，取齊梁以來儷事切而聲律調者，特立部居，題爲新體。然文選所載士衡以下之詩，卽已如此。永明體

出，斯事益精，而波瀾莫二。是知體之漸成，非忽然而有。王氏特立新稱，自我作故，誠所未喻。是書王無序致，而論詩之指，則屢於答門弟子問中發之。又取詩選自漢魏至齊梁，分爲四體，曰寬和，曰清勁，曰高華，曰纖仄，各識之於當篇。嘗曰：『詩既分和勁二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舒己意，始于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五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能動天地，感鬼神之聽。故曰先王作樂，後哲爲詩。觀樂記之言，卽知詩之體用。功成作樂，學成作詩，詩之終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詩，詩之始也。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沈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又曰：『文無家數，有時代；詩有家數，有時代。周八百年，無闌入秦漢者。秦二世，隋亦二世，無闌入漢唐者。但成朝代，卽有風尚，九州隨之轉移，億兆同於格律。詩爲心聲，故一人一聲。然其隨朝代爲轉移，究不能大異。唐宋懸絕，不以年也。明人復古，徒矜誇耳。其實剽唐宋之皮毛，律絕略似之，五七言則不似。』又曰：『詩詠性情，有時應用。廣宴密坐，賦詠爲歡。梁苑作賦，後乃爲詩。建安以來，遂爲例作。既非不得已之作，仍有爭高下之心。故曰老莊告退，山水方滋。皆託物以成什也。爰及齊梁，因有宮體。游覽詠物，悉入閨情。蓋取其妍麗，始能縣邈。論者不曉其旨，輒以佻仄譏之，此不究而妄言。』



也。』王氏論文，精理名言，美不勝採。茲姑舉其大略云。參閱前品驚篇。

王氏刻意摹選，自言幼時嚴守格律，矩步繩趨，尺寸不亂。及後貫徹，乃能屈刀爲鏡，點鐵成

金。望廬山詩，參以考據，鎔鑄經史。望巫山作，學謝赤石帆海。光陰往來，神光離合，爲五言上乘。登

泰山詩，竭思凝神，忽得升韻，自喜壓倒彌之。王云：二十時同鄧彌之遊祝融，每日作詩，彌之出語

聖皇游，非余德敢升。遊麓山寺詩，與前三首又有仙凡之別。此皆艱苦自得之言，深可味也。同時

自喜壓倒白香亭矣。有白香亭詩集。而工力遠遜。然海內言選詩者，率以王鄧爲稱首焉。近則本

鄧彌之亦工此體。名輔綸，武岡人，著而工力遠遜。然海內言選詩者，率以王鄧爲稱首焉。近則本

師黃氏五言素慕康樂，四言抗衡嵇陶。遊廬山詩，鑿險鏈幽，抗志宵冥，求之當代，罕其比倫矣。

學六代者卑視唐宋，學唐宋者亦非薄六代，駢散之分由來舊矣。至清而桐城儀徵二派，分

道而馳，一察自好，不務返觀三代兩漢魏晉之文以會合體要，其弊甚矣。先是乾隆中有昭文邵

齊燾爲儷體，氣獨適古，有正宗雅器之目。嘗序其兄文云：『清新雅麗，必澤于古，非苟且牽率以

娛一世之耳目者。』駢體之尊始此。而孔廣森與其甥朱滄湄書，亦云：『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

主。不爾，則用之婚啓，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直爲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

但縱橫開闔，一與散文同也。』兩家之論，漸開合駢于散之機。自汪中李兆洛出，其風始暢。容甫

爲文，合漢魏晉宋作者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醞釀獨深。申者亦溯源兩漢，氣格自矜，特撰駢

體文鈔，以張其駢散不分之論。上起晚周，下訖隋季，分上中下三篇。其指趣盡于二序，特備錄之。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腿，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又代莊卿珊作駢體文鈔序曰：古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雲漢之倬也，虎豹之文也，郁郁

也，彬彬也，非是謂之野。今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孤行一意也，空所依傍也，不求工也，不使事也，不隸詞也，非是謂之駢。唐以前爲文者，必宗秦漢，唐以後皆曰宗韓退之，退之亦宗秦漢者也。而裴晉公之譏退之也，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爲戲。』又曰：『文之異在氣骨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強，今之宗退之者，則又病其才之弱矣。然則今之所爲文，毋乃開蔑古而便枵腹矣乎？業此者既畏駢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駢之名而遂以齊梁爲宗。夫文果有二宗乎？吾友李君申耆欲人知駢之本出於古也，爲是選以式之，而名之曰駢體文鈔。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離乎駢也。夫文之道盛于周，橫于秦，尊于漢，澆于魏晉，縛於齊梁。昭明隱憂之，而有文選之作。其言曰：『變本加厲，』可謂微而顯矣。而後之論者，輒以爲溺卑靡之習。吾焉知讀是編者，不以爲昭明之重儷也。

前序探原陰陽相待之理，以明文之有奇有偶，因於自然，而歸本於相雜迭用。即彥和麗辭所云『造物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是也。會氏贈周苻農南歸序天地之數，以奇一、一奇一偶，五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細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理何莫不然云云。又自李氏此序演出，後序謂古文當

宗秦漢，秦漢之文實未離乎駢。復舉晉公之言以懲退之之失，末流宗退之者至於枵腹蔑古，又不足責探本之談，可謂遠離二偏，會契中道者矣。惟駢之名號，對散而言。李氏因流溯源，知文章之體無二宗矣。顧以駢體名書，不免標榜門戶，予人口實。當時莊卿瑯卽疑太史公報任安書諸葛武侯出師表不當入選，且有改名之請。而申者復書盛言其不然。

書云：吾弟謂駢體文鈔當改名。吾弟未閱兆洛前序耶？未閱所代作之序耶？亦自未之深思耶？若以爲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爲此曉曉乎。洛之意頗不滿於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譏陋庸詞，稍可上口，已足標異。於是家家有集，人人著書，其於古則未敢知，而於文則已難言之。竊以後人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今日之所謂駢體者，以爲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竊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豈第屈司馬諸葛以爲駢而已，將推而至老子管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爲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爲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此等語言，本不欲自吐

之，冀閱之者會之。吾弟既有所疑，故不敢不以告。向曾與弟言序中發言偏宕，恐治古文家見之不平。此時想治駢體者亦見之不平，則非其所料，姑俟異日何如。

其辭甚暢，然究難解于名之不正也。阮伯元揭樊蕭選，謂『必沈思翰藻始得爲文。』又云：『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立言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由其言，是以駢文爲文，反尊散文爲經史子也。申者此編所錄皆晚周訖隋之文，而題號如此，淺者亦將疑隋以前文爲駢文，唐以後文反得爲古文也。二君以復古自命，良具球弊苦心，立言之間，殆猶未審矣。

持論議禮，六代所優。文選錄養生辨命，而范沈神滅，顧愿定命，擯而不收，美猶有憾。章公所以來滑澤之誚。申者此編羅致紛綸，亦未能爲蕭氏彌縫缺陷。然清代文家短于持論，禮宗如凌廷堪，文體卑近，無以自宣其學。本章公說宜李氏見不及此也。

李氏評文之言，略見序例。當篇品驚，著墨不多，亦閒有造微之論。譚復堂寢饋是書，經歷廿稔，丹黃點勘，無閒舟車。承學遂寫，矜爲祕本。然每篇必綴評語，而卒不免膚廓。本師黃氏嘗謂申者評六代論之詞，只有七字，云『可謂浩乎沛然矣。』此七字中實止浩乎沛然四字，而虛字又居其二。浩沛二字竟是空洞無物。然而世貴其書，人服其論，此真不可解也。以天下惑，自古所歎，

焉獨當今而已哉！世有妄下雌黃者可以懲矣。

前乎李氏，有劉逢祿八代文苑。觸類而長，復有陳崇哲八代文粹。文苑但存敍錄；文粹定自王翁，鏤版於蜀，卷帙雖繁，而貶俗裁僞，導之正則，其書亦不可廢也。今附錄焉。

劉逢祿八代文苑分類目錄

賦騷七賦頌辭弔  
文哀文凡七品 樂府 詩 頌 符命 贊 箴銘 連珠

碑識刻石銘廟碑墓  
碑神語凡五品 哀誄

右上編皆主於用韻之文，從古詩發源者也。

制詔 對策 奏議章表謝  
啓附 檄移附約 論 設論

書書牋奏記  
凡四品 序 志 行狀

右下編皆不用韻之文，從尚書發源者也。

陳崇哲八代文粹分類目錄

制詔 敕 冊令 璽書 賜書下書報書 令 教 符檄

移

右一集皇言爲主，諸論下之文附之。移用之同官敵國，比類符檄，故亦相从。

章表 疏奏 上書上言 封事 駁議 策對 對問 諫說

啓 牋 奏記 書

右二集皆奏上之文，而書牘以類從焉。

訓誡 論 序 記 傳 行狀 碑文 墓誌

右三集皆論著傳述之文。

頌 贊 銘 箴 箴 告祝 弔祭 哀策 誄 哀辭 設辭

七 連珠 雜文

右四集皆有韻之文，間無韻，其體要宜韻矣，雜文終之，猶外篇也。

王王甫敘曰：昔良史總略羣書，本於六藝，豈獨折衷於聖典，蓋亦探究其淵源。書契之興，肇於羲畫。文聲之比，成於詩樂。同天則尚書春秋，治人則威儀經曲。文之盛也，斯人之所以參天地乎。夫方有殊音，故文不同體。音有楚夏，則文有古今。孔子贊易曰：修辭，聘記論辭曰：足達。又曰：辭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不修者不足以達，達而巳者，修之不誠也。玄聖既沒，文不在人。散之羣賢，乃成一代。是以古之文則聖聖同揆，後之文則世世殊風。自漢迄今，體惟三變。三體始末，改玉必殊。建武非文景之詞，鸞末異衍初之格。何以漢久而後變，梁禪而已殊，將非朝

野之統同，有類鄉都之響應乎。越嶲至夔巫，百舍而同於蜀語。宜章隔樂昌，一領而動資譯象。文之判代，亦猶是矣。夫辭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是以陳周既合，政術彌乖。文飾者胥尚虛浮，馳騁者奮其私智。故知文隨德異，甯獨聲與政通。欲驗流風，尤資總集。但蕭樓略選，僅存梗概。梅紀旁搜，未區門目。自餘俗學，莫識津涯。蔽所稀聞，咻於衆楚。中興先後，經術方昌，不煩木鐸，克傳天口。予以寸莛之質，驟斬九州，博訪通人，周咨同志，常願勒成一部，庶以羽翼六經。近入華陽，甫加鈔撮。既求珠於溟渤，實歎材於鄧林。富順簡君及吾陳子，廣甄往籍，精論流別。類分仍夫蕭選，正副略仿李鈔。要以截斷衆流，歸之潭雅，使辭無鄙倍，學有本根。高陳皇古之訐謏，下亦稗官之談中。俾夫橫議不犯清塵，庶作者有達義之能，學者識立誠之效。猶恐論乖丹素，目眩玄黃，或習僞荒，不分雅鄭，將謂文已末矣，何古之爲。輒爲述其本由，使必應於經義。方今九流已判，四海來同。揭日月以昭今，入宮牆而見美。共學適道，既洗於昏矇。博文約禮，詎窮於鑽仰也。

上論張言

惠兆李王

洽北運

三家之書，網羅閎富，去取亦具別裁，足以翊贊蕭選。而回溯已往，猶有

四書，宜加揚榷。一曰徐陵玉臺新詠，二曰無名人古文苑，三曰李昉等文苑英華，四曰姚鉉唐文粹。玉臺、文苑與蕭選相補苴，英華、文粹承德施之矩矱。弗嫌辭費，且綴於篇。



大唐新語曰：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據此，則陵是書作於梁時，故簡文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今本題陳尙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撰，殆後人之所追改，如彥和文心本作於齊，而題梁通事舍人耳。其梁武帝書謚、書國號、邵陵王竝書名，亦出於追改也。是書前八卷爲自漢至梁五言詩，第九卷爲歌行，第十卷爲五言二韻之詩，雖皆取綺羅脂粉之辭，而去古未遠，猶有得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豔斥之。其中如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名氏，據此知爲枚乘作。飲馬長城窟，文選亦無名氏，據此知爲蔡邕作。嚴羽滄浪詩話謂古詩行行重行行，玉臺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別一首，今本仍聯爲一首，其有資考證如此。已上略本提要劉克莊詩話乃謂孝穆所錄，皆統棄餘，不知昭明志在博綜，孝穆惟錄豔歌，廣狹有分，源流殊別，本非依傍而作，何來棄餘之誚。克莊之論，輕爲抑揚，甚無謂也。

書錄解題載古文苑一書，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訖於南齊，凡二百六十餘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意在掇拾闕佚，非以銓擇爲長也。南宋淳熙間韓元吉次爲九卷，至紹定間章樵爲之註釋，序稱『有首尾殘缺者，姑存舊編，復取史冊所遺以補其數，釐爲二十卷。又有雜賦十四首，頌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別爲一卷附於書末，共爲二十一卷。』則已非經龕之舊矣。

文苑英華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七年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續，又命蘇易簡王祐等參修，至雍熙四年書成，宋四大書之一也。文選訖於梁初，此書所錄，則起於梁末，蓋以上續文選。其分類編輯，體例亦略相同，而門目更爲繁碎，提要所云「後來文體日增，非舊目所能括」是也。是集於唐代文章，採摭至備，號爲詞翰之淵藪。南北朝則問存一二而已。卷帙雖富，去取尙有主旨。惟官修之書成於衆手，不免牴牾。南宋紹熙中彭叔夏嘗作辨證十卷以糾其舛矣。

姚鉉唐文粹一百卷亦成於眞宗朝，卽以英華爲藍本，銓擇十一，類次成編，以嗣於文選者也。其書文賦惟取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取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自序所云止以古雅自命，不以雕篆爲工，侈言曼詞，率皆不取。蓋詩文偶儷莫盛於唐，盛極而衰，流爲俗體，亦莫雜於唐。姚氏欲力挽其末流，故其體例如是。李唐一代之文，得是編哀錄，英華備在矣。蕭選、艾七代，姚書彌綸一朝，微愴所存，要歸雅正，裁成之妙，異曲同工。後世溯總集者，憲章蕭選，纂一朝者，祖述寶臣，懸諸日月，竝爲不刊，有以也。

選事之尙，以有文藻精鑒裁者爲貴。自玉臺以下，迄張李王三書，採摘富於文選，斷限亦略相同，信足以佐諷覽。然屬文之士，枕藉所資，無過文選。一緣其文久已播稱，然後蕭嗣以之入錄。二則前人於此致力者衆，評註諸家，可爲導師。三緣所含廣博，於此致力，則文學之外，所得能多。

顏黃門曰，『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文章守約施博，文事亦然，豈必鷄蹠數千而後爲飽哉！

# 附編一

## 文選分體研究舉例 論

### 文選所錄論體文

#### 一 時序與作家

漢 賈誼過秦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後漢 班叔皮王命論

魏 文帝典論論文 曹元首六代論 李蕭遠運命論 嵇叔夜養生論

吳 韋弘嗣博奕論

晉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 五等諸侯論

梁 劉孝標辨命論 廣絕交論

## 二 文選論體文分類

史論 過秦論 王命論 辨亡論

政論 非有先生論 四子講德論 六代論 五等諸侯論

論事 博奕論

論理 養生論 運命論 辨命論

論人 廣絕交論

論文 典論論文

右以內涵分

諷刺體

過秦論 此文諷漢而託言過秦也。然而陳涉甕牖以入史，為微文刺譏也。

非有先生論 此文進武帝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一節所

王命論 此文為隗囂作，翼其悟而歸漢也。

六代論 此篇諷曹

博奕論 此文意有所指斥，非泛論博奕之弊也。

頌揚體

廣絕交論 以文爲指斥到溉而作，因統論天下之利交。

四子講德論 講漢家之德也，據史文本爲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作傳後世乃題曰論耳。

辨亡論上下 上篇頌吳諸主，下篇揚其先功，其以吳亡歸咎歸命，特徵文見意耳。

託諭體

運命論

辨命論 兩文言命，皆以寄其不遇之感。

右以性質分

儒家

賈誼 漢志儒家有賈誼書五十八篇。

班叔皮 本傳稱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

魏文帝 隋志典論列儒家。

韋弘嗣 本傳稱以儒學入官，論文亦以經術爲言。

陸士衡 本傳稱伏膺儒術。

李蕭遠

劉孝標 兩家論文，皆緣以儒言。

道家神仙家 嵇叔夜

縱橫家 東方朔 王子淵

右以學術分

論興亡之屬 過秦論 辨亡論上下

論封建郡縣之屬 六代論 五等諸侯論

論運命之屬 王命論 運命論 辨命論

右以問題分

### 三 文選論體文諸篇析觀

#### 甲、王命論

黃先生曰：楊嗣復對唐文宗以爲此文矯意以正賊亂，符讖非其所重，舊唐書百七十六信然。蓋亦英傑，故徒可以天命嚇之也。文則浩浩洋洋，風骨遒上。

篇首至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言帝王之興，必有世德。黃先生曰：自曹馬以來，有何德而登天位。趙朱之世，亦復久長。至于沸脣辮髮之流，亦據赤縣和羹之地。如曰有命，一何謬乎？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至帝王之分決矣，先言天道，次證人事。夫餓饉流隸云云。黃先生曰：

此等不緣它害，必屬無能。或自損其生，或羣無善制，歸之於命，毋乃顛預。世俗見高祖云云，卽用此語，託於游說之口，况乎天子之貴，語此直指焉。

短褐之襲 據注引說文及字林音襲當作褻，褻，重衣也。

么麼之麼 漢書作磨。黃先生曰：說文無麼字，按當爲麻之後出乎。麻與屨同，屨之爲言微也。麼、礪、麼、礪，亦同聲義。

審此二者 謂天道人事也。

蓋在高祖已下，從高祖人事上決其有帝王之分。黃先生曰：五者唯後二差足爲興徵耳。加以信誠好謀一段，卽『知人善任』詳言之耳。此則帝業所由成，亦非無故，何必高言天命乎。

高祖之大略 黃先生曰：略，謀略也。

若乃靈瑞符應已下，又言高祖之興實由天授。

歷古今之成敗已下，總結全篇，并直斥囂以致勸戒之意。

畏若禍戒 黃先生曰：若，如此也。

貪不可冀無爲二母所笑 漢書無字在上句句上，當據乙。

通鑑載王命論，刪削頗多。茲鈔錄於左，以備參鏡。



咨爾舜通鑑三光濟四海奕世載德無八字雖其至是故字無氏族之世著於春秋無八字

帝王至生民字無以為適遭至之士字無若然至事矣字無思有至之蓄無十字是故至

王之七十無字嬰母作昔陳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無十字世貧賤世上有以不祥祥下有止勿王四

字

按此則通鑑載舊文刪削之外，不無撮改。此昔人成文，非史家記事辭比，但刪繁載之，不宜潤色及增改也。

亦見至吾子三十九漢王長者漢上有知字子謹至漢使十二

按王陵自殺事雖共曉，然在叔皮論中，若無為楚所獲一段，但言知漢王必得天下，則陵母何故自殺。刪去本事，直

接伏劍而死，文義遂不可曉。

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十二蓋在作加其興至四日二十八吾曰無加之至響起

三十一悟戍至之愛二十又可至星聚八十甚衆四字歷古至之誅七十五畏若禍戒

無四字

按刪削前文，貴能心知其意，令文雖節省，而神理不減，意義無失。通鑑翦截諸史浮辭最工，刪諸章奏曲盡，獨此篇太略，未可為式。

### 運命論

此文氣壯，故駢詞疊調雖衆，初不覺其繁，正欲稍加刪節，亦不可得。論其風骨，在於李斯諫逐客、賈誼過秦之間。

起三語提綱，運謂國家盛衰之運，命卽人生所值之顯晦也。以下至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皆證明起三語。

其可格之賢愚。黃先生曰：謂不量之以何時賢，何時愚也。

六八而謀。黃先生曰：謀，見謀也。

仲尼至聖以下。此一篇所爲發，單就孔子處再三言之，以孔子至聖而至不遇也。

體二希聖。黃先生曰：五臣銑注，言如顏冉而近仲尼也。或云體二乃具體而微之意，卽後文之希聖備體，蓋爲是。

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黃先生曰：此當以管蔡之事解之。

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黃先生曰：此當以桀紂之事解之。

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黃先生曰：此當以崇侯之事解之。

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黃先生曰：此當以傲象之事解之。

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黃先生曰：此當以夏臺、羑里之事解之。

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黃先生曰：此當以君爽之事解之。

及其孫子思一段，黃先生曰：此文之抑揚，非不足于子思也。觀前文贊孟荀體二希聖，此云子思希聖備體，文意正同。彼既不貶孟荀，此亦無抑子思矣。

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至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此言知命者。

凡希世苟合之士，至而不懼石顯之綬于後也，此言不知命者。

故夫達者之算也以下，言立德者不須于外，是以安命而知自守。歸結孔子，與前相應。稱孔子爲先友，蕭遠自謂老聃之後也。

蕭遠此篇，與孝標辨命論，皆言命有主宰，又緣飾儒言以成立其說。尋儒者言命，詩書與孔孟之言互相差違。詩書皆言命無定，如詩言『自求多福』，又曰『自貽伊戚』，福由自求，戚由自貽，明非有主張綱維之也。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隕厥命』，又曰『自作孽，不可活』，皆言禍福自取，非果有主宰能降之禍也。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言殃慶之至，亦視其人身之善惡以爲憑也。此詩書言命之大較也。孔孟言命，則以爲有定。如論語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亦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有命。』又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其與詩書之言差違如此。可知餘慶餘殃之說，不過偶沿舊說之駁文耳，非孔子之言也。是以儒書復有三命之說，以彌縫其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禮記祭法司命注司命主督察三命

疏引白虎通義、王充論衡說略同。白虎通義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忘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奔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行，正言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善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隨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遭逢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是也。隨命之說，爲詩書言。遭命之說，爲孔孟言也。蕭遠孝標皆緣儒說以言命，乃於此之差違，未能深察，故述於上。

命者範圍不過之謂，本無主宰。推定命之說所由起，蓋古者萌俗見夫爲善有不獲報，爲惡有不必罰，善人多夭而惡人多壽，求其故而不得，遂疑冥冥中有主持之者，非智力所得與。凡事物求之不得，與夫生不逢辰者，皆歸之於命焉。孔孟有道無時，因亦託詞自解。惟以命既非人力所能爲，故以知命安命爲宗。中庸言『居易俟命』。易傳亦曰『樂天知命』。孟子且言『盡其道而死爲正命也』。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其意蓋以義所能爲者，責之人爲，力所不逮者，歸之命定，於壽夭禍福之來，初無迎距，可謂僚外內之分，析天人之辨已。或言儒者既執有

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其說似悖。不知儒說可攻，在其言命有主宰。其勸人修德積善，與有命之旨，固無妨並行也。

儒家言命，墨子非之，得其瑕隙矣。顧既昌言天鬼之存，而乃不許命之可有，善惡福禍，繳繞不分，徒能破人，而已復無以立，亦可惜也。

列子言有命，乃與墨氏同譏，亦緣善惡禍福繳繞不分也。彼徒見爲善有不獲福，而不知爲善者之非求福。彼徒見爲惡有不遇禍，而不知爲惡者之不畏禍。顏氏希聖，豈致憂於短年。盜跖甘人，寧動心於鈇鉞。何若以力所不逮者歸之命定，義所能爲者責之人爲，上不背知命之旨，下不致爲放蕩之行，其於化民成俗，賢於委命縱情者多矣。

莊生言命，亦與孔子樂天知命之旨同。人間世篇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達生篇曰：『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山木篇曰：『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按人情萬端，不可得必，猶賦命萬殊，不可得必也。然而唯道德之鄉，所謂內重外輕者，此矣。

王充論衡言命，有曰『稟氣之命』，有曰『觸值之命』。壽氣篇曰：『夫稟氣渥則其體強，

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無形篇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加減。』此以命卽性，性卽氣，人生之有壽夭，由稟氣之有厚薄也。『幸偶篇曰：』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累害篇曰：』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物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慄戒懼，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此以人之禍福視爲偶然之遭逢，非關命定。卓爾之言，賢於孔孟遠矣。『命義篇釋：』富貴在天，』又曰：『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賁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此則不能執舊說之蒙又益之以癡惑也。彼旣以禍福之至歸之幸不幸，而不知富貴貧賤亦爲偶然之遭逢，宜與禍福同科。悟之於彼而未明之於此，何哉？

### 辨命論

五臣翰注，辨人死生窮達必有命也。尋梁書孝標本傳云，「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材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浮沈，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是則斯篇之作，孝標特以寄其不遇之感。所以持論頗偏，辭多憤激。篇中昔之玉質金相一節，吾師謂其自痛之深，何止雍門之琴，能垂涕泗，舒姑之浪，能赴絃歌，吁其悲矣！亭伯死於縣長一節亦自喻。姚察乃謂命者，聖人罕言，就而必之，非經意也。本傳後贊豈知孝標者哉？

篇首因論管輅，即借輅以發端。嘗試論之曰下，以命歸之自然，爲定命之說立案。是以放勛之世下，博徵古今，以證成其說。近世有沛國劉瓛以下，則孝標自痛也。然命體周流以下，又就命體推言之，而以六蔽曲暢其說。首言榮辱有命。蔽一次帝王公卿之由命。蔽二次都邑之大，千萬之衆同死劫者，皆命。蔽三次窮達有命。蔽四蔽即前非一理。一次善惡廢興之由命。蔽五次否泰之由命。蔽六然所謂命者以下，引入自處之道，以邪正由人，吉凶在命，作歸結。或以鬼神害盈以下，又設問以發之。斯徑廷之辭也以下，又答詞以申未盡之意，見君子當安命自修，此即樂天知命之旨也。

篇中所舉言命諸家，如仲任子長，皆執定命者也。蕭遠亦言定命。子玄之論，據李注所引，蓋與傳所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者，大意相同。惜其文已佚，無以知其審也。

按人之死生窮達，本由偶然。仲任之言，有得有失。孝標此篇言命，乃歸之自然，此又爲定命之說，安一根蒂，卽古言富貴在天也，何若併此自然而亦歸之偶然耶？又曰：『命也者，自天之命也。』然則天復誰命之哉？首舉文公宣尼之事以爲徵佐，曰：『聖賢且猶若此，』而不知此皆偶然也。繼舉伍員三閭之事，曰：『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夫才行在內，偶然在外，焉可責其必合耶？其言命體糾紛，曰：『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竊謂不如竟謂之無也。其斥非命者之有六蔽，首以形年神三者定乎造化，不知此亦偶然也。次以形相符命爲徵，尤屬誇言。下文曰：『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案此皆偶然，亦有人爲，非天命也。曰：『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然則又何必更言天命，建有於無，以惑亂世人哉？此節本帥說。

篇中多過激之詞，如『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四言，言帝業之成，不關功德，此則並梁武之帝而亦指斥之矣。『是使渾敦擣杙，踵武于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于岩石之下』四言，此則肆詈，非文德也。篇末答或者之言一節，曰：『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蓋縱言以抒其積憤，遂不得不如此。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一節，知孝標尙未悉孔孟與詩書言命之異。餘慶餘殃，偶沿舊說之駁



文耳。

生之無亭毒之心。說文亭，民所安定也，用本義。毒則借爲塙。說文塙，保也，讀若毒。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黃先生曰：考正字作朽，說文謂之珣。

徑廷之辭。黃先生曰：徑廷猶言徑逞，直遂之意也，猶今云快心之談。

本傳載『辨命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爲申析以答之。』今孝標與沼往還難答之作皆不傳。

舊唐書六十三載『蕭瑀嘗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辨命論以釋之。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孝標後十數年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按非辨命論文亦佚，其詆訶孝標，蓋由不知孝標此篇，本自傷不遇，以此自解。瑀以膏粱子弟，乃于身所未歷之境，妄議前賢，亦不足較已。

宋顧願定命論，文選未收。其文以問難爲體，剖析精密，六朝論命之傑著也。文載宋書本傳。儀徵劉君亦信定命之說，著文數篇，析理精微，過于顧劉，文亦彷彿晉宋。載四川所刊國故鈎沈中。

## 乙、過秦論

按過秦三篇，賈子新書題下無論字。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亦不以爲論也。吳志闕澤傳始目爲論。孫權問澤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左太冲詠史因之，昭明文選又因之。文心諸子篇有賈誼新書，而論說篇但云：『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蓋無專論過秦之詞，則彥和亦不題爲論也。

姚姬傳曰：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駿閎肆。

張廉卿曰：瑋麗之辭，瑰放之氣，揮斥而出之，而沛然其甚有餘，惟盛漢之文乃有此耳。

今按此篇論秦備述本末，而於結末兩言見意。方望溪評此篇，『論秦取天下之勢，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雖不以仁義，而勢則可憑，且謀武實過于六國，此所以倖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則斷無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皇終仁義不施而成敗異勢者，以攻守之勢異也。』按漢初豪杰所見大抵如此，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誼亦爲攻守異勢之說。

篇首從孝公起，述秦得有天下之始。當此之時以下，言六國之盛，正以反襯秦之強。秦人開關延敵五句，極形容秦強，文勢至此小束。秦有餘力而制其敵，句承上接下，輕遞。孝文莊襄入始皇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以上，言攻。陳利兵而誰何以上，言以攻之道爲守。天下已定至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頓挫。欲轉下，先頓上，文乃有力。始皇既沒，餘威猶振于殊俗，再足一句，更雄。然而陳涉囊籬繼樞之子以下，言涉之微，又以反襯秦之敵，自篇首至是，敘述始畢。且夫以下，論攻守之勢異，以涉與六國兩兩比較，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二句，虛作一束。試使山東之國至不同年而語矣，又一層，勢乃紆餘。然後以六合爲家以下，復回到孝公，總一篇始末。結二句揭過秦正意。

遁逃而不敢進 黃先生曰：匡謬正俗所見作逡遁。然自潘岳用過秦已作遁逃，未可輒改。

陳利兵而誰何 黃先生曰：說文『何一曰誰也。』誰何卽謙讓之意。誰與謹，謙同。何與詞、

呵同。

### 辨亡論上下

此文上下兩篇，更相表裏，亦猶過秦之聯三篇爲首尾也。上篇篇首至而與天下爭衡矣，言吳之創立基業。首孫堅，次孫策，張昭周瑜爲吳立國功臣，故特提敘。次入孫權，先言有君人之德，繼言能求賢用人。故遂割據山川三句一束。自魏氏嘗藉戰勝之威至而帝業固矣，論吳之抗拒魏蜀，駁登大寶。首寫兵威，次言卽位，次言卽位後事，一路敷陳強盛，結完孫權。自大皇既沒，盡篇末，述後嗣敗亡。孫皓失德，概不斥言，而獨致慨于老成之亡，若天命既盡，非關晉功者。元首雖病，股肱猶存，暗咎孫皓而仍不顯言。忠臣孤憤，士衡自謂也。結末彼此之化殊二句，彼謂權時，此謂

皓時，亦無深責歸命之辭。文特忠厚，蓋士衡爲吳世臣，立言之體當如是也。

飾法修師 據注飾當改飾。

旋皇輿于夷庚 黃先生曰：王伯厚困學紀聞說夷庚出左成十六年傳披其地以塞夷庚。疏謂

平道也。案疏說亦不知所本，疑用笙詩夷庚之義。李注以爲藏車之所，甚非。

而吳竟然坐乘其敵 作竟最是，然竟又當作竟。竟然之本字作叫謹。

非有工輪雲梯之械 工當改公。

向時之師 黃先生曰：說文彙，不久也。

下篇篇首至未有危亡之患也，言吳之創基立業，本足貽後，以貶蜀魏起。此下歷敘權之用人，及卽位以後體國經邦之具。借使中才守之以下，針對孫皓不率先德，卻以反筆作議論出之，絕不著迹。自或曰至不然哉，言蜀雖先亡，有人如陸公尙可守，唇亡齒寒之論，不必盡然。此則士衡揚詡先功，爲本篇立言大旨。自易曰盡篇末，言地利之不足恃，而歸本於人和。此是上下二篇總結。所以用之者失也句，亦暗答孫皓也。結末二語，所以抒其亡國之痛也。

上篇『王師躡運而發』，『王師，晉師也。』下篇『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彼晉也。』『憑寶城以延強寇』，『強寇，晉也。』於時大邦之衆雲集，『大邦亦晉也。』『強寇敗績宵遁』，『強寇又晉』

也。『獻俘萬計』，俘，晉人也。一行之間，參互若此，此作者所以寄微意也。

上篇稱張昭，下篇則避晉諱稱張公，高張公之德，此猶強寇王師之並見也。

歸魯子之功，據注魯子當改子敬。下句稱諸葛瑾之字，則此亦當稱字也。吳志注作魯肅，則與上文複。

未巨有弘於茲者矣。黃先生曰：巨大也，此猶言更也。志注作見。

禍有愈乎向時之難。黃先生曰：此向仍訓不久。

過秦三篇爲論文之宗，覆燾無窮。文士著論則效最工者，有士衡辨亡，與曹冏六代論，干寶  
晉紀總論諸篇，辨亡命意用筆遣辭，全規過秦，模擬之迹尤顯然明白。

過秦 首責子嬰

辨亡 暗咎歸命

過秦 言形勢之不足恃

辨亡 言險阻之不能獨憑

過秦 歎子嬰之不善救敗

辨亡 言歸命之不善守成

此命意之相擬。

過秦 有秦孝公據殽函之固已下

辨亡 有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已下

此筆致之相擬。

過秦 有此四君者已下

辨亡 有彼二君子已下

此句法之相擬。

過秦 累敍六國人物

辨亡 累敍吳朝人物

過秦 有管以十倍之地已下一節

辨亡 有魏氏嘗藉戰勝之威已下一節

過秦 有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已下一節

辨亡 有夫曹劉之將已下一節

又有夫太康之役已下一節

又有夫四海之萌非無衆也已下一節（同調而三襲）

過秦 有故先王見終始之變一節

辨亡 有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已下一節

此句度之相擬。

### 丙、六代論

何義門曰：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云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愴孤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爲己地，至身沒而元首以貽曹爽歟？又曰：晉書曹志傳：『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可無復疑。』按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待尋按目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託，不卽相證明，待帝再問耶。或緣此論于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身立其廷，恐招猜忌，故遜詞詭對耳。

案文中云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自黃初元年，下數至正始四年，適得二十四年。其時曹爽正專柄，與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所說相合。三國志陳思王植篇曰：『建安十九年，徙封臨

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陳王之薨，在太和六年，年四十一，下距正始四年，復十有二年，安得復撰斯文，託之元首？義門考核不審，於此驗矣。三國志武文世王公篇注引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問上書。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此左氏文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用，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并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同，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鸛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釁，不忘御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云云。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中常侍曹騰字季典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感悟曹爽，爽不能用。」案上書之辭，比之於論，尤爲簡勁。論文陳古諷今，凡指陳利害處，皆隱據當世情狀爲說，推詳反覆，不厭其繁。憂之深，故言之長；見之切，故陳之



痛。昭伯豚犢，不用嘉謀，卒成司馬篡奪之禍，元首作論時其見之矣。

觀文選所載陳王求通親表，及贈白馬王彪詩，魏之薄待宗室，可以概見。三國志陳思王植篇注引魏略載陳王因發諸國士事上書，略云：『臣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老鬢疲曳。』是魏世諸王之威，遠不敵一墨綬。故其篇終自陳求爲匹夫之意，以見憤懣。文明二帝意存猜忌，終不見省。至少帝卽祚，方在沖齡，昭伯又魏之公族，故元首以爲可言之時，因有上書獻論之事矣。

何義門曰：此篇才力不減過秦。李申者曰：一氣奔放，尙是西漢之遺。黃先生曰：此文最善學過秦，而懇至，又似劉向論外家封事。其譏剝秦漢，卽所以諷當時。於前代用正言，於當時用巽語，所謂微而顯，婉而成章者歟。

前篇篇首夫與人共其憂者四句，成立封建之理。以下四節，敍論兼行，以證明封建之利與不封建之害。間以反振之詞，如『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歟。』『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與重頓之筆，如『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徒以權輕勢重，不能有定爾。』故眉目疎豁，不嫌其冗。中用「向使」作折筆者二，如云『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皆擬過秦句法。『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云云，又直用過

秦成語也。後篇魏太祖武皇帝以下，極論魏之以不封建而勢孤，與其薄待宗室。末言封建同姓，貴于未危未亂，使之深根固本，然後能屏藩王室。若危亂已迫，則亦無及，尤言之急切矣。

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据漢書原文四字改三字。

而天下所以能不傾動 國志注無能字，當刪。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 國志注以字當有。

### 五等諸侯論

孫執升曰：大意與六代論同，而彼情辭曲至，此議論明快，各極其勝。詞鋒英偉，波瀾壯闊，其推勸已無遺議。

浦二田曰：駢儷體難不在詳贍，而在縱控。難更不在縱控，而在渾成。讀此文逐節看其縱控，全體看其渾成。其能事直與賈傅相頡頏。

李申耆曰：運思極密，細意極多，然亦以此累氣。

黃先生曰：此文運思命筆，至爲懸密，而氣體仍不失純厚，蓋得力於國語。申耆謂以密思細意累氣，未必然也。

前篇推校事理，其敘秦漢，必舉周事以相衡度，故其文極有波瀾，而不憂散漫。盛衰隆弊已

下一節，直照秦漢之輕於廢封建。成湯公旦尙不欲變革前制，則秦漢之失顯然矣。

周之不競已下一節，辨陵夷之愈于土崩。在周之衰已下一節，辨侵弱之勝于殄祀。

自或以諸侯世位已下，更成立封建愈于郡縣之理。前篇舉事以爲徵，後篇持理以定論也。

四體辭難 五臣銑注辭去也。

故五等之禮 故字晉書作然，當據改。

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置晉書作事，當據改。

皇祖夷於鯨徒 據注引楚漢春秋鯨當改黔。

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 何云，殆指漢末羣盜披猖，殘破郡縣也。

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及字衍文，希少也。

並賢兩愚 黃先生曰：合封建與郡縣言之也。李注誤。

主張封建，好古者之爲也。然羣制之立，悉由自然。三代封建，秦漢郡縣，皆值其時耳。易世而無以相賤。曹元首六代論意在譏切魏室之薄待宗族，士衡則鑒于三代之長祚，而秦漢之易亡，因其成心，以定是非。不悟金行板蕩，咎卽由于八王內訌既生，戎羯蹈郤，安在禍止畿甸，害不辜及者哉？惜乎陸君之不及見也。

通典職官十三，王侯總敘篇論封建郡縣之迹，頗爲明允。錄於左方，以備參覽。

法古者多封國之制。原注魏曹元首六代論晉陸士衡五等論皆言封建之利是今者賢郡縣之理。原注貞觀中朝議封建李百藥盛陳

不可馬周繼言之遂止雖有徵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萬國，成則

肇于軒后，方有可稱。不應創擇萬人，首令分宰。蓋因其豪而扶衆，卽其地而名國，或循沿舊政，

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亡，建當作速茲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

年間，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赧，八百餘祀，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

百，並萬而爲一。衆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尋干戈，齊人塗炭，秦觀其弊，不復建侯，

纔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蒞醢，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

分人爲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劣，勢同編毗。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

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爲僞新，乃如羿泥。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侔於夏氏。

曹魏翦弱藩戚，未幾覆亡。晉氏分兵八王，致亂尤速。原註晉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遷，故委兵諸王，未幾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謂矯枉

過當其收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孝武性多猜忌，制國吏令於本國君不得稱臣，改稱曰下官也。自茲以還，建侯日削。

欲行古道，勢莫能遵。天生蒸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

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原注唐虞之前，記錄簡略，人戶損益，不可復知。夏氏以來，載籍漸備，西漢

有千二百餘萬戶，東漢有千餘萬戶，隋及大唐皆有九百餘萬戶，雖三代致理，亦莫比焉。魏晉之後，凋耗則甚。若以爲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爲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家，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者，固在度其爲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磐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屠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其患也長。原注：夏殷周三代諸國相滅，魏晉鼎峙六十餘年，車書方一，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載，江左乃平。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於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原注：自秦二世元年陳勝首起兵亂，至漢高平項羽凡八年而天下定，迨王莽地皇三年海內兵起，至光武建武十二年平公孫述，凡十四年而甲兵戢自隋文大業十一年，已有羣盜起，至國家武德七年，凡十年而干戈息。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強則亂危。原注：管子曰：君尊則國安，君卑則國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罪。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閭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置藩屏，唯數十焉，餘皆先封，不廢其爵。原注：楚滅六蓼，魯滅文仲，歎曰：舉繇庭堅不祀，忽諸按舉繇庭堅，重於唐虞之際，封立國邑，不應殷周之時，略徵一二，是沿習也。諒無擇其利，遂建諸侯，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矣。原注：自五帝至於三王，相知建則理，郡縣則亂，而後又覩秦漢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潰叛陵篡之禍，便以爲先王建萬國之時，本防其萌，務固其業，冀其分樂同憂，饗利共害之慮，乃將後事以酌前旨，豈非強爲之說乎？覽曹陸著論，誠爲文高理明，不本爲人樹君，不稽蒸甯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冥數素定，不

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幹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遠，爲理之道，其在茲乎。

案如君卿之言，則三代封建，非由得已。夏時萬國，殷初僅及三千，周初餘千八百。殷周之起，又無不有所翦滅，以成王業。然則統一者王者之本懷，封建者制宇之權道。有周以前，天子之尊，僅同伯主，故盛則諸侯來享，衰則羣后不朝。從周之造夏，而後天子常尊。自秦之并吞，而後天下眞一。封建之趨于郡縣，其迹可尋，其理可察。論者必美三代而劇秦漢，斯君卿所云強爲之說者也。

馬周李百藥議封建，通典三十一僅引其略。馬全文已佚。伯藥封建論載唐書本傳，今鈔於左。文中指駁元首士衡者屢以前世主張封建二論爲最著也。

### 李百藥封建論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理定之規，以宏長代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

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呼號，七廟隳圯。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以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尙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線，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命短閏餘，數鍾六百，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行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亂可知焉。鏃船求劍，未知其可，膠柱求音，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甯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

鬚，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宴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聞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葛。南郡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

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愚智所辯，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雖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道，可一言以蔽之。

伏維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



發號施令，妙萬物以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旣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學者尙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先王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名，言象所絕，略陳梗概，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賢，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尙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陋鄙，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宏獎名教，敦勸學徒，旣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違，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羞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凶儉，晉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虛空，聖情矜憫，勤加賑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昭藜藿，樂徹簞簋，言必悽動，貌成臞瘠。公且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卽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

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咏，間以元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宏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樸尙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久，難以卒變。請待琢瑯成樸，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體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唐書朱敬則傳：『始崔實仲長統王朗曹叅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按敬則論文載唐文粹。柳子厚封建論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其言與近世社會學者由圖騰而酋長，由酋長而君主之說合。自此論出，雖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其識見又進於君卿矣。

#### 丁、養生論

王世貞曰：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爾。如養生論、絕交論、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獨造之語，自是奇絕超逸。

按此文驟觀覺其漫羨，細按之，條理仍自井然。由其氣體清壯，天機駿利，故詞雖多而不覺其繁，但未可輕於仿效耳。

大旨以神仙縱出自然，而養生可學。養生之道，內外兼資，必令形神相親，表裏俱濟，斯爲能盡。自夫服藥求汗，至表裏俱濟也，首言誠於內必形於外，見外不能爲功於內，內能爲功於外，見內不可不養，設譬至切，符采可觀。繼言初養便異於不養，見能攝生者必後衆人而終。末言內外交養，養其外卽以爲功於內。夫田種者以下，至因輔養以通也，言服食不可不慎，申外養之說。而世人不察以下，內外二意串寫。首言不能養生者之內外俱失，繼言世人養生無成之理，剖盡俗情，致爲明快。夫悠悠者已下，總承上意，收入養生者或養其內，或養其外，養外卽以養內，養內卽以養外，承首段之意而申言之，說養生之理尤盡。

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數語，只承豆、薰辛、齒、麝言。校以文律，但云『豈惟如上所云而已』，其意已明。

芬之使香而無使延。黃先生曰：李引方言爲釋，未諦。延當爲脰之殘字，說文脰，生肉醬也，集韻二仙尸連切，與羴、羶同音。此文蓋借以爲羴。

故有一切之壽。黃先生曰：一切，權時也，此猶言不定也。

內懷猶豫 猶豫說文作尢豫，乃雙聲字，注非。

恕可與羨門比壽。黃先生曰：恕卽庶也。庶幾之庶，正當作恕字。

壽有仙無，生原有養。不善養生者或至天闕，能養生者或盡其天年。養生之術盡善盡美者，則不特盡其天年，抑可以延年，此皆理所必有。嵇氏本文言服食之益，今古無以易。至謂神仙稟之自然，又曰導養得理可獲千歲，斯則照理未精，翻成誕妄耳。

嵇氏崇尚老莊，養生爲老莊要旨，老子一書自養生家視之全部可作養生論讀，則嵇言養生，自有與老莊相承之

處。然亦有不同者，老莊之言養生，以爲人之有喜怒哀樂，卽足以動搖其身體，則節制情慾，或竟屏絕情慾，豈尙有絲毫之妨害者乎？此老莊之專研內養也。其說如：

在宥篇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

刻意篇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實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繕性篇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天地篇曰：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二曰五聲，三曰五臭，四曰五味，五曰趣舍。

達生篇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又曰：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老子亦言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庚桑楚篇老子曰：衛生之經一節。

嵇氏重內養，又重外養，以輔內養之不逮。其侈言服食，以爲五穀可以養生一時，則校勝于五穀者，功效當不止此。此與莊生達生篇之言顯相火馳。蓋魏晉之際，神仙丹藥之說甚盛。葛洪著書，其內篇專論服餌，極言篇言養生無成之理，即襲嵇氏本文。極言篇曰：養生以不傷爲本，凡損耳，又曰：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于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敢于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觀才色而不戰，聞俗言而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是則嵇氏養生之旨，實雜神仙家言，宜與老莊有不盡同也。

抑養生先須慮禍全身，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嵇氏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以上顏氏家訓養生篇文，又勉學篇曰：老莊之書，蓋全眞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此又與莊生之言背。養生主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至於鳴雁

散木之喻，山木篇人

單豹張毅之談，

達生篇豹養其內而病攻其內，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周身之防，抑何明到。叔夜尙奇

任俠，性烈才雋，既謝司馬氏之辟，爲絕世之言。

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大將軍嘗欲辟康，既有絕世之言。

至山巨源爲選

曹郎，舉以自代，又因書敘意，非湯武而薄周孔。以此處衰世，正莊生所謂遊于羿之彀中。德充符篇雖

朝鍊五石，夕淪三芝，幽憤詩曰：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終陳幽憤之詩，何救彈琴之痛。斯則養其無生，適

爲老莊之徒所棄，豈所謂智及而仁不能守邪？

晉書阮種傳：『弱冠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種也。』又隋書經籍志：『梁有

養生論三卷，嵇康撰。』按今嵇中散集養生論外，有向子期難養生論，及嵇答向二篇。答向文

亦無述及阮生者，則在逸篇中可知也。

魏晉論難之文，突過晚周，而康爲之最。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于允理，

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矣。』李氏以論推嵇，許其成文，良非過譽。今先述本體文章之效用，

次錄向嵇論難駁養生之作，以考其持辨之術。

周秦諸子之言，闡明學術，世所共珍。然皆爲演述式之說理，無一人起而難之者。如墨子有非攻篇，非

人爲非故其說止于一方面之發揮，卽有問難，亦屬假設。如荀子正論，韓非諸難，孔叢子詰墨諸篇。魏晉之間，學術發

達，復能綜覈名理，通其條貫。于時論理之文，可分三派。一爲託古書以自見，如王弼之注易，老，向

郭之注莊，張湛之注列，皆非翻譯古書之文義，乃以彼探索玄理之結果，託古書以自見，名曰注釋古書，實不啻自著一書也。此一派也。二為說明式之說理，如阮籍之通易論，達莊論，及世說新語中所載諸人玄遠之談，多則十數言，文學篇注引支道林論逍遙遊，少或片語。裴徽見王弼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此又一派也。三為嵇康辨難一派，就一題往復辨詰，愈辨愈明，不似周秦諸子之徧敘無數問題，牽涉過廣，枝葉扶疏，故尤易至深刻。此派自嵇康外，其著者，如

才性論

魏劉劭著人物志三卷，分別流品，研析近似，論才性同異。傅嘏難之而論才性同，李豐論才性異，鍾會論才性合，王廣論才性離。會集之，名四本論。見三國志鍾會傳及世說文學篇

虛無論

王弼何晏為宗，王文略見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何文見列子仲尼篇張注所引無名論。竹林七賢為輔，流而為樂廣之

清談

崇有論

裴頠著崇有論，文載晉書本傳。由名家以論無不離有，正虛無論之弊。

無君論

鮑敬言申上古之無君說，破世間之政治論，而洪葛著論詰之。抱朴子詰鮑篇

浸淫及于宋齊，義學東渡，此風尤盛。若神滅與神不滅問題，爭辨累數十萬言，參與者六十

四人，相持殆數十年之久。又如齊張融作門論，謂道之與佛，致本則同，達迹成異，而周彥倫則作

道士某造三破論，排抑佛道，而劉勰作滅惑論，以斥之，至謂孔釋教殊，而道契，梵漢語隔，而道通

又齊顧歡作夷夏論，意在抑佛，伸老，而明休烈，則作論以詆之，謂孔老談心，與佛教同。又劉峻劉

沼五辨，運命有無，亦往復荅難無倦。觀宏明集與廣宏明集所錄，可以概見。此皆嵇康辨難一派之所演也。第一第

二兩派皆為演述之體裁，不必適於辨難學術。惟嵇康一派，攻人有度，守己有宗，思如剝繭，無不

盡之意，文則質直而不失其華，以此辨論學理，夫孰有加。惜論著多湮，後世無以窺其全豹。或文佚其人，之姓氏。惟中散集內，篇翰尙全，猶可想見當時之風致云。

向子期難嵇叔夜養生論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

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

夫人受形于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

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



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

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以行義于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闕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邪？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

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種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腍，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于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至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茶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

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見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考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

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地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性棄歡，約已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災，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案此大人賦文濟猶度也。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辨難之文，第一宜有主義，第二宜有根據。此篇以『樂生』爲主義，『自然』與『宜生』爲成立其主義之根據，探原理以立言，舉嵇氏養生之說而一切破之。首段以有生貴於用智稱情，難嵇氏斷思慮絕情慾之說也。二段以好榮惡辱生於自然，難嵇氏滅名位之說也。三段以五穀于人爲自然之符，宜生之驗，又以達性氣適情慾爲自然之理，難嵇氏絕滋味去聲色之說也。

四段以人受命於天者有限，非物所能加，難稽氏導養理得可過常期之說也。中並以千歲之人目所未睹，斥其言妄。五段則總束上文，以自然與宜生爲本，而歸結於樂生。其言之有宗如此。

本篇屢引易詩論語之言，又數數稱引三王周孔顏冉，是其理論之根據本於儒家。尋儒者之言情言欲，以爲二者與生俱至，弗學而能，但當有以節之使不得縱，而未嘗有息情去欲之說。向氏所謂達性氣，左昭二十五年傳云：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適情慾，蓋卽儒者之旨而鬯發之者也。

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存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又曰：養身莫善於寡欲。

呂覽重己篇曰：夫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

又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

又情欲篇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上引

三節實儒  
家之緒言

右引諸文，曰寡欲，曰適欲，曰修節以止欲，向氏所謂節之以禮，正與之同。惟向氏言養生而必曰樂生，用其說而過，或流爲楊朱。

列子楊朱篇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觀，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要而論之，嵇說使人節欲，而其弊至於谿刻自處。向說使人樂生，而其弊至於放縱無度。然求之實狀，按之人情，自以向說爲優也。

嵇叔夜答向子期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尙動者，以其能移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

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

以上答向用智之難。

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常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

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閭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還，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不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

已上答向富貴之難。

難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粃等耳。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恆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動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

雖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

已上答向室食之難。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罄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受氣齋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寶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



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二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形，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聾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

已上答向聖人宜享遐期之難。

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者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愈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酌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尙矣。然則世人

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口菊苽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蕩筋脈，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饜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凜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禎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偃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務光以蒲萐長耳，叩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日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

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少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僦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寒耐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

已上答向五穀與上藥之難（附答神仙妖妄）

久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惟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就，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飡

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蚡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蚡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無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不朽者，孰享之哉？

已上答向天理自然與樂生之難。

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

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蕩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鯁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糗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卻，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於將來之覺者。

已上申養生論未竟之意，未歎知音之難。

向氏以樂生爲主義，樂生之具，偏重物質。嵇氏則持唯心唯理之說以破之，曰理足於內，曰有主於內，曰以內樂外，曰以至樂易俗樂，凡此皆以理智制情欲，而否定一切物質之生活。是則向嵇同言樂生，而一主唯物，一主唯心，所持之主義適相反也。向氏持論，以宜生與自然爲根據，說崇儒家。嵇氏持論之根據，內證諸自悟，外驗之物理，推之人情。其言自然，本道家之旨歸，與向氏所定之界說異。言養生性命之法，又神仙家言。此又兩家持論根據之各殊也。

子期與叔夜同居七賢之列，相與友善，而持論不肯苟同如此，此亦足以見爾時學術界之風尚。晉書本傳秀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蓋向亦尚老莊本非與康異趣者中散集內又載張遼叔自然好學論，叔夜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答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諸篇持論始終貫徹，求覈實，祛專斷，衷一是，不兩許。論辨之文此爲臬極。惜養生論書三卷自梁已亡，今無以窺其全也。

### 戊、廣絕交論

蔣士銓曰，研鍊之中，自極遒宕。由其風骨高騫，故華而不靡。

此篇刺到漑兄弟而作，尋漑洽之貴顯，實藉彥昇吹噓之力。梁書四十九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身歿之後，卽忘舊恩，孝標著論斥之，宜公論之同然已。

篇首借客問起，先說素交一層跌下，由素交說入利交。自天下蚩蚩至其流五也，分說利交。凡此五交，至何所見之晚乎，一段，總束。以下分言釁隙，由利交推勘出。收處朱穆昌言而示絕云，應起段。近世有樂安任昉盡篇末，敘任昉事。其中顧眄增其倍價云云，直斥到漑，文本爲任氏諸子刺漑兄弟而作也。文中子中說曰，『惜乎譽任公而毀之也，任公於是不可謂知人矣。』卽

指此節。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四句 黃先生曰：此舉古之良朋，非以為難遇也。注非。

然則利交同源 梁書無則字，當刪。

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 碧雞與黃馬同出公孫龍子。注引馮衍所云，殆即指此。

碧鷄頌與談辯無涉。

丐其餘論 丐為勾字之訛。說文勾，气也。气今作乞。

謂登龍門之阪 南史陸倕傳，倕與任昉友善，及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到

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龍門之遊。

墳未宿草 通志百四十作墳草未宿。罕漬之罕作空。

本篇作法

問答體

客問 客曰

主人曰 主人听然而笑曰

賓主法

賓 素交 賓 天下利交

主 利交 主 任昉之友

### 分類敘述法

五交 三象

### 刻畫形容法

勢交 摸寫意狀最濃。

賄交 青松白水之誓，原於微澤未光，刻畫醜狀，令人嘔噁。

談交 敘溫郁四句描寫最工。

窮交 窮交果能皓首，亦豈可非，所惡於終始參差耳。故舉伍伯張陳以為刺。

量交 量者料量之謂。此節尤為痛快。

### 取喻法

天 霧 雲 星 電 煙 雨 日月 雲 雷 風 雨 霜 雪 颺 雲 雨 霜 露 風 塵 星

雪 游塵 雲 清風 霧 谷風

地 流波 沮澤 赤水 靈臺 江湖 谿谷 川 銅陵 金穴 平原 里閭 窮巷 白水



西都 東國 寒谷 雲閣 碣石 泉澗 江上 淵海 河漢 波瀾 闕里 龍門 雲臺

丹墀 太行 孟門 高山

蟲魚禽獸 草蟲 阜螽 雕虎 鷹鷂 豺虎 鴻雁 龍螭 魚鳧 雁 鶩 黃馬 碧雞 騏驎

歸鴻 魚 鳥 龍翰 鳳雛 翠羽 禽獸 麋鹿 毛羽 鱗翼

草木 蘭茝 青松 春叢 零葉 蘭薰 土梗 半菽 宿草 金蘭 棣華 稻粱

身體 心 吐漱 呼籲 頂踵 膽腸 頤頰 唾沫 顧指 頸鼻 息一毛 枝 痔 肝

腕 眉 掌 脣 吻 顧眄 肩 跡 目 駭 臂 足

百物 琴瑟 壎篪 金版 盤盂 玉牒 鐘鼎 絃 羅 金鏡 璧 玄珠 錐刀 燭 玉聲

綺紉 苫蓋 權衡 織纈 輪 蓋 苞苴 甘醴 榎楚 冠蓋 衣裳 輜軒 綈帳 酒

### 本質語變易法

本意 明交道不可絕。

代語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本意 言感應之速。

代語 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本意 言和順之甚。

喻語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薰道協膠漆，志婉變於堦篔。

本意 言聖人設教，從道汗隆。

代語 日月聯璧，贊輿臺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棊華之微旨。

## 己博弈論

題雖爲論，而意有所指斥，實書牘之類。

吳志孫和篇曰：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涉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惜日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其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及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書琴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按此則弘嗣

此文，大旨皆本於子孝之言，特詞采有所修飾耳。

黃先生曰：賭之大弊，在其心專欲屈人以伸己，損人以利己耳，故言廉恥之意弛。

### 庚、典論論文

魏志文帝篇曰：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注引魏書載帝與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據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又引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據此，則典論一書，乃文帝精心撰結，故自喜如此。

隋書經籍志小學類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杭世駿石經考異曰：水經注言魏文帝刊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之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刊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域使至，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愚按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刊石立於廟門之外。酈道元云，文帝刊之，誤矣。松之旣稱刊滅此論，又云典論石在

大學者尙存，而伽藍記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魏孝文帝號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意當時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碑，則仍立於太學，故裴松之楊銜之等並得見也。

隋志儒家類典論五卷魏文帝撰。侯康補三國藝文志曰：文選有典論論文，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序，魏志方技傳注，後漢書方術傳注，俱引典論論郤儉等事，意林引典論太子篇序，據此，則是書各有篇名。又據後漢書獻帝紀注，袁紹傳注，及魏志袁紹劉表兩傳注，知其書兼有記事體。據下蘭贊述太子表見藝文類聚卷十六知其書成於爲太子時。

按典論自宋史始不著錄，其書蓋亡於宋時。今全篇存者，僅文選之論文及裴注之自敘而已。

此篇首自言能審己度人，故能作論文，不失其實。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爲一句李注本誤於累字絕次論七子，次論文體，二節均見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次論文氣，末述文章之用，而成一家言之可貴終焉。下筆不能自休。言其喜於得官，益奮於文，非譏其文之冗散也。

享之千金 黃先生曰：注作亨是，言敝帚之直，通於千金，極言重視己物耳。作享無義。然亨享古皆通作高，特當訓爲通，而不當就享字立訓耳。高訓薦神誠意可通於神故又訓通

咸以自騁驥於千里。以自魏志作自以。

徐幹時有齊氣。黃先生曰：文帝論文主於遒健，故以齊氣爲嫌。

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按初征槐賦并見全後漢文九十，登樓見文選，征思賦佚。

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圓扇賦見全後漢文九十三，餘並佚。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按壯卽遒，密卽麗也。文心才略篇云：『應瑒學優以得

文，劉楨情高以會采，』其意正同。

孔融體氣高妙，至於雜以嘲戲。按北海文如薦禰衡表，論盛孝章書，皆卓犖遒亮。黃

先生曰：不能持論，卽遒而不麗。辭多則史矣。丁令盜牛羊，言妲己賜周公，皆嘲戲之著者。

此篇雖於七子之文各有推獎之語，而言表實有自負之意，特措詞蘊藉耳。觀孔融不能持

論及唯幹著論成一家言二語，魏文自喜其持論甚明，通材能兼，殆自喻之談乎。論七子文一節

宜參考下列各篇。

三國志王粲傳並裴注引典略 魏文帝與吳質書 曹子建與楊脩書

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黃先生曰：『銘誄尙實，可以補文賦。而悽愴然彼於碑

下見此義。碑披文而相質，專作設言，翻騰取勝，則書論不理矣。因題造哀，隨人可用，則銘誄不實矣。』案

麗亦密緻也。

文以氣爲主

當與文心體性篇相參。此所云氣，卽材性之謂。材性隨人而殊，不能相肖，

故曰『不可力强而致。』又當與文心風骨篇相參。文帝論文，以氣健爲貴。與吳質書亦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唐李德裕爲文章論本之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英詞麗藻，如編球綴玉，不爲全璞之寶。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行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視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

文章經國大業已下 意趣與與王朗書大同。讀之使人意憤悱，是文中最警策處。黃先生曰：古文分段，有極難處。大氏漢晉之文可以分句讀，而不可以分段讀，唐宋之文則段落甚爲了然矣。卽如此文，如用分段之法，則篇末一語，直是畸零。然融等已逝之語，正承與物遷化之意，以見著論不朽之難。雖欲劃分，其如神理不相接何。

### 辛、非有先生論

此篇假仕吳之事，明君臣之義，以諷武帝者也。入後『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薄賦

稅省刑罰，句句切指武帝時弊，諷刺之意至顯。劉向稱「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最善。」漢書東方朔傳引別錄良然。

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而字漢書無。

躬親節儉 躬字刪。

天下大治 漢書作治。

#### 四子講德論

此篇似效非有先生論。彼文純乎諷刺，此亦於頌揚之中寓諷諭之意。篇首至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子淵自致其意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已下，皆諷諫之辭也。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已下，又借秦相形，以諷在官者也。

此篇當與聖主得賢臣頌合看。此爲詩作傳，彼乃頌其意也。

布局

#### 甲、問答體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凡三問三答。）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輓而聽之。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

子也。（三問三答，以下陳邱子爲文學夫子解，夫子答陳邱子，又爲浮游先生解。）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凡二問二答。）

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 乙、賓主法

微斯文學 賓

虛儀夫子 賓中賓

浮游先生 主

陳邱子 主中賓

## 遣辭

### 甲、排偶體

有句偶者。有句疊者。有累數句相排者。

### 乙、連珠體

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繒繳，蒲直不能以射。

## 作法

### 甲、比喻



一事爲喻 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二事爲喻 膺騰撤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迅也，……未若遼塗之疾也。

數事爲喻 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 乙、事類

用語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用事 昔寧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美玉蘊于砥砢 據注作武夫。

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黃先生曰：子淵所引乃今文尙書，注不當引孔安國說。然

今文太誓，孔亦有注，豈孔又別有今文尙書注乎。此疑不可解。

非有聖哲之君至利見大人 黃先生曰：子淵自用諸語入聖主得賢臣頌，可知此篇爲

慘淡經營之作。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黃先生曰：匍匐二字當刪，上句能字與下句域字爲韻。

省田官 田官二字當互乙作官田。

周公受秬鬯 注未詳。按書洛誥周公曰：佻來嶽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

稽首休享。

燹齒鼻矚

燹齒注未詳。黃先生曰：燹齒即墨齒也。鼻矚言其目似鼻，今歐羅巴人種皆

如此。

未尅殫貨

尅當作克。

#### 四 文選論體文諸篇比觀

甲、摸擬例

過秦論

六代論

辨亡論

五等諸侯論

右意與辭之相擬

右意之相擬

乙、辨駁例

六代論

五等諸侯論

李伯藥封建論

士衡伯藥二篇，皆縱覽古今，崇論閎議，足相匹敵。然士衡意密，伯藥不及。士衡文組織錯綜，

伯藥亦遜焉。至文體之一凝練，一充鬯，則又時代爲之，不可強同者也。

丙、論難例

養生論

難養生論

答難養生論

對觀嵇向二文，以察其詞之針鋒相對與夫持辨之法。

合觀嵇答向文與養生論原作，以窺其養生說之全。養生論引而未發者，答向文乃鬯言之。養生論雖言及，而僅以格言出之者，答向文則列成條目，剖析詳盡，蓋理以辨駁而愈析愈明也。

丁、同事異文例

運命論

辨命論

運命論沿襲陳言，辨命論自抒新解，此見名理久而愈出，後生勝於前賢。

運命論溫然其詞，辨命論意憤激無餘蘊，此由作者與感之不同。

運命論辭雄肆而氣疏遠，辨命論辭駿厲而氣遒緊，此見文家風格之各殊。

運命論筆勢多排疊，辨命論文體尙整偶，此見齊梁與魏晉文格之蛻變。

戊、問答例

非有先生論

四子講德論

兩家文近縱橫派，因詞鋒易盡，設爲問答，易於馳騁也。

己、刪節例

王命論

通鑑載王命論

說見前。

庚、推廣例

朱公叔絕交論

廣絕交論

廣者大也，主於斥大舊文，增衍其義，揚雄有廣騷，漢書本傳蔡邕有廣連珠，御覽四百五十四引皆此體之祖也。絕交論略見後漢書章懷注。

辛、駢散比較例

廣絕交論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嗚乎士窮乃見節義一段

兩篇刻畫末世交態並盡其妙，此見駢散二體各有所長。

壬、時代比較例

過秦論

辨亡論

辨亡機局，全學過秦，而風格不類，此時代之異。

過秦論

王命論

過秦爲西漢初文，王命爲東京初文。故一則體格雄渾，揮斥以出。一則俳偶之迹，漸開六代。而氣格高舉，要自不可攀躋，蓋由西京而轉東漢之關者也。

# 附編二

## 文選專家研究舉例 陸士衡

### 一 陸士衡傳略

案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今江蘇吳縣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避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大傅楊駿辟爲祭酒。惠帝卽位，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歷吳王晏郎中令，遷尙書兵部郎，轉殿中郎，尋爲趙王倫相國參軍，封關中侯，進中書郎。倫誅，坐徙邊。遇赦，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帝惠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莎王，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機與弟雲及從弟耽並誅。年四十三。吳永安四年生，晉太安二年卒。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常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常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

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載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晉紀四卷，洛陽記一卷。

清錢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中刊陸士衡集十卷，附札記一卷。又陸心源羣書校補中有二

陸集一卷。

## 二 陸士衡文評

鍾嶸詩品云：陸機其源出于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嘆其大才，信矣！

文心雕龍才略篇云：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又體性篇云：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

又鎔裁篇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極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

案文心詮賦、頌贊、哀弔、論說、檄移、議對、書記、史傳、聲律、事類、時序、程器、序志諸篇，於士衡文並有論列，茲不具錄。

又案陸雲集與兄平原書，其中數首於士衡文評論極當，允宜參考。

唐太宗晉書陸機傳論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駿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縣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窓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



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覺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葉適習學記言云：自魏至隋唐，曹植陸機爲文士之冠。植波瀾闊而工不逮機，植猶有漢餘

體。機則格卑氣弱，雖杼軸自成，遂與古人隔絕，至使筆墨道廢數百年，可嘆也。案此論甚謬然機于文

字組織錯綜之間，特有其功，雖古今豪傑名世者，亦有所不能復觀其譏切曹罔。案齊王罔姓司馬以退

爲高，而託寄非所，竟夷其族，乃知文人能言者多，能行者少，固無所取于智也。

張溥陸平原集題詞云：陸氏爲吳世臣，士衡才冠當世，國亡主辱，顛沛圖濟，成則張子房，敗

則姜伯約，斯其人也。俯首入洛，竟糜晉爵，身事仇讎，而欲高語英雄，難矣。太康末年，釁亂日作，士

衡預誅賈謐，俛得通侯，俗人謂福，君子謂禍。趙王誅死，羈囚廷尉，秋風蓴鱸，可早決機，復戀成都

活命之恩，遭孟玖青蠅之譖，黑幘告夢，白哈受刑，畫獄自投，其誰感哉？張茂先博物君子，昧于知

止，身族分滅，前車不遠，同堪痛哭。然冤結亂朝，文懸萬載，弔魏武而老奸掩袂，賦豪士而驕主喪

魄，辨亡懷宗國之憂，五等陳建侯之利，北海以後，一人而已。排沙簡金，興公造喻，子患才多，司空

嘆美，尙屬輕今賤目，非深知平原者也。

劉熙載文概云：六代之文麗才多而鍊才少。有鍊才焉，如陸士衡是也。蓋其思能入微，而才

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詞隱』，殊未盡之。

自文衰於東漢，唐人好爲此言而百代宗仰，未嘗絕焉。以我謏聞，徵諸前載，若夫伯喈之銘頌，子建之

詩賦，并見稱當世，垂裕後來。至於士衡之文，論其氣厚，則得于子建，邇其詞雅，則祖之伯喈，而製篇之密，結體之奇，抑又過之。自唐以上，同響相推，不僅稚川近接風流，致其尊敬，文皇深知文變，盡彼推崇者也。至陸氏平生，唐宗所論至悉，蘭摧桂折，異世同悲。然觀士衡及蔡邕文，非不知明哲自保，而終結鸞河橋，興鶴唳之歎，斯可痛惜也。

## 演連珠五十首

### (一) 體式

連珠之體，大率先立理以爲基，繼援事以爲證。近世論之者，謂有合於印度之因明，遠西之邏輯，詳加翫味，其言非誣。彥和稱『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故結體彌多變化。今析爲六類述之。略本吾友黎劭西說

#### 一、先舉事例，次明理由。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第十九首）

此首『是以』下文，所以詮釋上舉事例，如邏輯上之歸納法然。第三十首及第三十一首同。

又第六首云：

臣聞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于心。

此首『是以』下文，先明溥徧之理，如大前提然。次歸到本旨，如斷案然。蓋連珠之作，大都述陳治理，獻之人主以資治也。第十八首同。又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第四十六首）

此首『是以』下文，先歸到本旨，次結以普徧之理，與上例相反。又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第十三首）

此首『是以』下文，全歸到本旨，不更及普徧之大前提。第十四首，十七首，二十首，三十三首，及三十四首，并同。

二、先設喻，繼舉例，略去理由。

臣聞聽極于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于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清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土，忘桓撥之君。（第三

十二首）

又第七首同。

三、先明理由，繼舉事例，與（一）相對。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第十首）

此首『是以』下文，尙爲設喻。其本旨則隱而不言，令覽者微悟。第十一首同。

又第九首云：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于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此首『是以』下文，乃實例也。第二十八首，四十三首，四十九首，及五十首，並同。

四、先設喻，次明理，終以斷案。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第八首）

此式最密，與因明脗合。因明有宗，有因，有喻。宗者建立主義，因者說明理由，而喻則旁徵物

理以爲佐證也。

第二十四首及三十九首並同。

五、先言理，次設喻，終以斷案，與（四）相對。

臣聞任重於力，力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過，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第二首）

第二十七首，及四十一首，並同。

六、喻與理，起結各具。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祕；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第二十五首）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和所因以爲煙者）；情生于性，非性之適（謂非出於性之自然）；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第四十二首）

此首于結論中更舉實例相明，與上文遞引而出，又一格也。

（二） 命意

連珠之體，旨約詞微，有宜細繹而後能了者。今撮舉全文大意如次。

第一 此喻君象天地而任賢。

第二 此言君當度才授任，臣當量能受官。

第三 此言賢才無時不有，非取足於天地之特生。

第四 此喻棄賢才而信妖妄。

第五 此誠世卿。

第六 此言王道之成。

第七 此言高尚之士非物色所能致。

第八 此言化物不在形而發之末。

第九 此言事虛不如實。

第十 此喻賢者不遇時。

第十一 此喻大才不假藉于人。

第十二 此言忠貞之臣非有所爲而然。

第十三 此喻信讒。

第十四 此言貞烈之行，臨難益見。

第十五 此言良臣能消於未然。

第十六 此言事貴適時會。

第十七 此喻因藉者易爲力。

第十八 此明實用。

第十九 此言小可以助大。

第二十 此言賞不遺賤，罰不遺貴。

第二十一 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

第二十二 此言物理物性各歸一定，更不能於一定之外得加毫末。

第二十三 此言妙理非恆情所知。

第二十四 此言道可傳，神不可傳。

第二十五 此喻人不能以智匿詐。

第二十六 此言去讒。

第二十七 此喻當隨時用賢，不必空慕古人。

第二十八 此喻繫乎物者不可以力彊。

第二十九 此喻人心深阻。

第三十 此言用各有殊。

第三十一 此言隱逸之心。

第三十二 此即賈生所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也。

第三十三 此言世昏則賢愚俱困，時明則短長並用。

第三十四 此言遠微之理在于近顯。

第三十五 此言應物不師成心。

第三十六 此喻爲治之具圖其大，亦不可忽乎其細。

第三十七 此言人無兼才。

第三十八 此喻足己而無外慕。

第三十九 此言物無恆性，惟人所化。

第四十 此明故舊不可忘。

第四十一 此喻暴政欲速而不達，善治無爲而自成。

第四十二 此明情欲縱而喪身亡國也。

第四十三 此喻隨宜異用，則所適皆通也。

第四十四 此明賢者重義輕身。

第四十五 此言通變守要之用。

第四十六 此言貴探本。



第四十七 此言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

第四十八 此言士節不可奪。

第四十九 此明理有定分。

第五十 此言貞士不易其操。

(三) 校釋

善注用劉孝標舊注。按隋志尙有何承天注，孝標亦組織成文耳。然注釋之文，亦以華詞爲之。若此注與顏沈詠懷詩注，文采連犴，復須解說而後能了，是亦一病已。

第二十一首『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黃先生曰：史當作叟。

第三十九首『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黃先生曰：猶言舟牽動者也，無波則止。屋靜者也，有風則動。後文盜跖合舟，貞女合屋，動貞謂動其貞也，此足字成韻耳。其實上句止言靜，下句止言動。舟本動，而無波則止。屋本靜，而有風則動。李注互易其義，而說凝爲止，甚非。

第四十二首『周京無佇立之跡』黃先生曰：此當以『踽踽周道，鞠爲茂草』說之。劉李注皆未了然。

第四十四首。黃先生曰：謂貪利者理，全生者勢，惜死者道，取義者權。李注非。

## 豪士賦序

晉書陸機傳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知悟，而竟以敗。

案齊王冏，獻王攸之子。趙王倫篡位，冏起軍，移檄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成都軍既破，倫、惠帝反正。冏率衆入洛，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冏于是輔政，大築第館，毀壞樓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沈于酒色，寵親昵，何晏等，號曰五公。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主簿王豹屢有規箴，冏收殺之。河間王顥起兵討冏，長沙王又發兵攻冏府。冏見敗，斬於閭闔門外。冏未敗時，前賊曹屬孫惠上諫稱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鄭方亦數其五失，大致與士衡所賦相同。

士衡文細意極富，襯筆極多，而又運以潛氣，織以琦辭，自非靜志研尋，不能得其脈絡。此文分析不過五大段，而每段皆以三四細意襯出之。自史記伯夷列傳外，用襯筆之衆，未有類此文者也。學者誠能熟讀而精思之，豈有不能用筆不能達意之患乎。今細釋之如次。

自篇首至任出才表，總言齊王之功，得之時勢，而不必多矜。此中立德句至不足繁哀響，成立立功由時之理。是故句至居伊周之位句，證成立功由時之說。我之自我至任出才表，言所以

矜功自伐之故。

且好榮惡辱至必傷其手，總言高位之足以賈禍。此中好榮惡辱四句，言致禍之由。人主句至自下財物，言天子分尊名正，尚有背叛，何況權臣廣樹恩四句，斷其必無幸理。

且夫句至易聖哲所難，又言權勢震主足以賈禍。此中且夫句至非其然者歟，成立高位招忌之理。嗟呼句至固其所也，言忠賢之臣且招主忌。因斯以談至易聖哲所難，斷言短才大位，必見誅夷。

身危至蓋謂此也，數言其闕于避禍之道。此中身危句至怨行乎上下，明斥齊王之所爲。衆心至蓋爲此也，明其所爲適足以賈禍。

夫惡欲之大端句盡篇末，明諷刺齊王之意。此中惡欲大端至唯此而已，言人情所最愛者，唯名與位。蓋世之業六句，言齊王名位已隆。借使句至名逾劭，言果能引退，則名位益隆。此之不爲至豈不謬哉，惜其闕於利害，而名位俱不能保。篇末二句言寤百世，乃遜詞爾。

君爽鞅鞅不悅公且之舉 文選李善注引尙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案漢書王莽傳引君爽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案方言

鞅懟也。郭注鞅猶快也。說文快，不服懟也。作快爲正字。

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李善注引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案魏相傳：霍光先以事下相廷尉獄，久繫。後相爲御史大夫，因許伯奏封事，言霍氏驕奢放縱，宜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又白去副封。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霍氏怨相，謀矯太后詔先召斬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文所云側目及注引班語謂此。

伊尹抱明允以嬰戮。善注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紀年此文，後世所加。

按據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確是紀年本文。

耳飽從諛之語。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與王謀反事。縱子勇反，史記云：日夜從容王謀反事。正義上子勇反，下讀曰勇，謂勸獎也。此從諛與縱與同。

### 謝平原內史表

何義門謂此文亦學蔡中郎讓高陽侯表。合讀之良然。今錄伯喈文于左。

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越，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

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鷄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寤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邕頓首死罪。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上有前上有前上有功輕重不侔，慚惶屢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惶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拘迫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翼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之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天順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葦，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寢寤晨興，叩膺增歎，心煩

慮亂，喘呼息吸。且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不勝大愿，乞如前章云云。

### 弔魏武帝文

文心哀弔篇云：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

黃先生曰：此文諛辱魏武亦云酷矣，特託之傷懷耳。

黃先生曰：豈不以資高明之質四句，已有曹孟德在其言內矣。

不能振形骸之內，謂形骸有時而衰，故不能自振。受困魏闕之下，謂老病不能身出國門，故受困。

長筭屈於短日二句，黃先生曰：冒下曩以天下自任云云。

吾媿好伎人至學作組履也。案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令曰：百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案汝等指丕等，然陸以望田屬之妓人，故文士亦沿用之。

愛有大而必失二句，愛謂生，惡謂死，注不了了。

前識所不用心，黃先生曰：前識謂前世之識者，注引老子言非。

弔文篇首至固舉世之所推已上言魏武牢籠萬有，經營八極之概。

指六軍曰念哉已上敍魏武歸自關中，死于洛陽。

戢彌天乎一棺已上言託姬女季豹之非。

獻茲文而悽傷已上言作脯，進伎，分香，竇履，別藏裘綬之非。

彼人事之大造，黃先生曰：大造，謂數之大成也。

雖龍飛於文昌，何焯云：『文昌即操所謂吾其爲周文王也，注非。』案魏都賦造文昌之廣

殿，劉注正殿名也。又水經注曰，魏武封于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

非王心之所怡，黃先生曰：謂志希九有，不以王位爲足也。

憤西夏以鞠旅至彌四旬而成災，何云：此言操以西征無功，發憤疾作，與魏志不同，蓋諱之

也。諸葛武侯正議云：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

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以此證知武侯之言也。信

援貞咎以悲悔。咎改吝，李注大謬。貞謂軍中持法是。吝謂小忿，大過失，不當效，即在不臧

也。

貯美目其何望，貯依注義當改貯。

既睠古以遇累二句，魏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植。

## 文賦

唐以前論文之篇，自劉彥和文心而外，簡要精切，未有過於士衡文賦者。顧彥和之作，意在益後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又彥和以論爲體，故提綱疏目，條秩分明。士衡以賦爲體，故略細明鉅，辭約旨隱。要之言之，文之用心，莫深於文賦，陳文之法，式莫備於文心，二者固莫能偏廢也。往者李善注選，類引事而鮮及意義，獨於文賦疏解特詳。資來學以津梁，闡藝林之鴻寶，意至善也。第精理微言，猶未曲暢，張皇補苴，尙待後人。吾友鄭石君嘗刺取昔賢論文，足與文賦相印證者，彙而錄之。今鈎稽羣籍，就加沾益，注有未粵，並爲詮釋，聊備學者參鏡爾。

## 文賦

陸賦巧而碎亂。文心志序

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纒悉，而實體未該。總術

按彥和言碎亂

者，蓋謂不能具條貫。然陸本賦體勢不能如散文之敘錄有綱，此與總術篇所云皆疑少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鍾嶸詩品序



陸機二十爲文賦。杜甫醉歌行

按文賦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機少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

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天才綺練當時獨絕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爲文賦非謂作賦卽在此時杜似誤引

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

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文心神思

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

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黃先生云謂字是羨文此言今以能爲難佗日庶幾能之耳按俞正燮以謂字宜移置句首傳寫誤倒說亦可從

遵四時以歎逝

按士衡集有感時賦歎逝賦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物色

詠世德之駿烈

按士衡集有祖德賦，述先賦。

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庾信哀江南賦序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文心神思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陳同甫在太學論作文之法曰：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此即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也。爲文直錄書籍，則人譏之爲稗販，言其如負販子也。亦曰胥鈔，言其如鈔寫吏也。文賦云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必如此乃爲食古而化。袁守定估畢叢談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

黃先生云：二句須聯沈辭以下解之，喻隱者能顯之，揚者能抑之。

收百世之闕文至啓夕秀於未振，雖杼軸於予懷，恍他人之我先

收百世之闕文四句，黃先生云：意言去故就新也。

陸機曰：恍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

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靦然，則左思言之

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異。

李翱答王載言書

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翱之

說，天下安得許新語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

王若虛文辨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

振，學詩者尤當深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端，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

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自欺，學者之大病。

葛方立韻語陽秋一

### 選義按部考辭就班

凡構思之始，衆妙紛呈，茫無統紀，必擇其意貫氣屬，應節而不雜者，屬而爲文。陸平原所謂

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也。

佔畢叢談

### 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

二句言應有之誼皆無所遺。

###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綜綱領，驅萬塗於同歸，

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紛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

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

文心附會

###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黃先生曰：二句言文之來若龍虎，而馴擾之如鳥獸。瀾猶闌也，言在籠笈之中。李注迂曲。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范擘與諸甥姪書

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擣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文心附會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

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大本也。情采

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意全盛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下。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杜牧答莊充書

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

談歡則字與笑並，論蹙則聲共泣偕。文心誇飾

王半山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惟未能涉樂必笑，言哀已歎。故深情之士不無間然。劉熙

載詞曲概

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按率爾謂文易成也，邈然謂思之杳無得也。一易一難，與上文所云或安帖而易施，或岨嶇而難安一例，不作文思深遠解。下文函綿邈於尺素，是言文思深遠。

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皋應詔而成賦。文心神思

課虛無以責有叩叔寔以求音

黃先生曰：二句極狀用意之精微。

凡拈題之始心與理冥，略無所覩，思之則出，深思則愈出。陸平原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

寔以求音也。估畢叢談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

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文心才略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單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

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尙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芳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北周書王褒  
庾信傳論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

文心聲律

黃先生云：彥和蓋引取足不易之言，以

明士衡多楚，不以張公之言而變。知楚二字，乃涉上文字而訛。

夸日者尙奢，愜心者貴當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

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誇而驚聽。

文心知音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

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

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

定勢

言窮者無隘

黃先生云：無當作唯。

詩緣情而綺靡

詩賦欲麗。典論論文

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明文心詩

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煙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秀莛章國

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惛惛不歸及

勿士行枚數言而已足矣。彼夫蠲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近廬舍而鹿

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號，未至而婦歎於室，既至而親結其縞，皆贅言也。又嘗讀離

騷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我知，及指九天以爲正，亦數言而可畢矣。彼夫駟玉虬，戒鸞皇，飲

咸池，登閔風，索虛妃而求簡狄，占靈氛而要巫咸，始之秋蘭秋菊，終之瓊佩瓊簾，皆空談也。

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翁真箇似童兒。』『一

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香山長

慶集必老嫗可解也，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也。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浣花之杜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元劉仁本之蕨萁，東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明袁中

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同一排比也。晉之懷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蘇之

靜坐，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同一眞率也。刻畫而有唐之盧延遜，坦易而有明之莊定山，

靜坐，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年。

幾於風雅掃地矣。窅窅乎思乙若拙，淵淵乎言長不足，起輪囷之調，揚縹渺之意，典論文賦之言，竊謂未可盡非也。汪師韓詩學纂聞

詩承也，持也，承人心理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托物寄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辭，自杖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自周以降，分爲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作。晉人浮靡，用爲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遊宴，藻繪山川。梁陳巧思，寓言閨闈。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諷誦。唐人好變，以騷爲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無餘，文猶足豔。韓白不達，放弛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諱綺靡，乃區分奇偶，輕詆六朝不解緣情之言，疑爲淫哇之語。其原出於毛鄭，其後成於里巷，故風雅之道息焉。王闈運湘綺樓論文

### 賦體物而瀏亮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文心詮賦



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賦曰：體物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賦體物也。賦概

賦者詩之一體，卽今謎也，亦隱語而使人諭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能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君。太沖安仁發摠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明也。湘綺樓論文

### 碑披文以相質

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文心碑碑始於廟碑，文則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爲主。相質者，飾質也。湘綺樓論文

### 誄纏繇而悽愴

銘誄尙實。典論論文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隱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文心誄碑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銘則序事溫潤。箴興於補闕。蕭統文選序

箴誦於官，銘體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

禦過，故文資确切。銘資褒讚，故體貴溫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

要也。文心銘箴箴當聳聽，故尙頓挫。湘綺樓論文

頌優游以彬蔚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大序

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

游，不可謂譽。湘綺樓論文

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

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文心頌贊

論精微以朗暢

書論宜理。典論論文論則析理精微。文選序

論之爲體，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

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文心論說

《文賦》云：『論精微以朗暢。』精微

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文概

奏平徹以閑雅

奏議宜雅。典論論文

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文心奏啓

奏施君上，故必氣

平理徹。湘綺樓論文

說煒曄而譎誑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物，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文心論說 說當

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使反於正，非尙詐也。湘綺樓論文

詩緣情而綺靡至說煒曄而譎誑

頌優游彬蔚已上皆有韻之文。詩之末流專主華飾。說煒曄譎誑以上皆無韻之文。單行直

敘。湘綺樓論文

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文心定勢

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溫潤，律頓挫而清壯，五古平徹而閑雅，七古煒曄

而譎誑。劉熙載詩概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止放

黃先生曰：邪指意言，放指辭言。禁邪止放，諸體所同。

暨音聲之迭代，至故洪湏而不鮮。

後來范沈聲律之論，皆濫觴于此。蔚宗語見自序。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支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黃先生云：逝止無常二句，必聯下文義，乃見言音聲無常，惟達變者能調之也。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

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附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文心章句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黃先生云：此言銓衡所裁去者，雖意非不當，亦應繩之。意不指適。

黃先生云：適當也，讀爲適莫之適。

雖杼軸於予懷，恍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

文心指瑕

凡得好句當下轉自疑，恐其經人道過。陸平原所謂雖杼軸於予懷，恍他人之我先也。估畢叢談

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

翠卽翠鳥，言榛楛惡木而有珍禽萃之，則木亦蒙禽之榮而不見剗伐矣。

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

爲病。見與兄平原書蓋崇友千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

而文賦以爲「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文心錄裁

混妍蚩而爲體，累良質而爲瑕。

前云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是醇足掩瑕也。此云混妍蚩而爲體，累良質而爲瑕，是

瑕乃累瑜也。議論頗似相反。作文之法於此等處正宜細辨。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

自魏三祖更尙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

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李謂上書正文體。

故雖悲而不雅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滌瀆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北齊書文苑傳論

晉辭條與文律

案辭條文律，義一也。

彼瓊敷與玉藻，至嗟不盈于予掬。

中原有菽，喻易采。黃先生云：六句言世間自有佳文，而佳者實少。

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美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仲宣登樓，前即甚佳，其餘平平不得

言情處。陸雲與兄書

患挈餅之屢空，至顧取笑乎鳴玉。

黃先生云：挈餅自喻。昌言謂古之佳文，蹉跎于短垣，言爲才分所限。又云：八句言古人之文

既鮮佳者，己之文亦復然，即此見士衡之謙虛。前云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

之難。此節與彼文相應。

方天機之駿利，至及其六情底滯。

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文心思精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

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閒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養氣

陸厥與沈休文書曰：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一人之思，遲速天

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夫一人載筆爲文，而有遲速，工拙之不同者何也？機爲之耳。機鬯則

文敏而工，機塞則文滯而拙。估畢叢談

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己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者焉。南齊書文學傳論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至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

章之無窮。典論論文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

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

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文心原道

附文賦分段

佇中區以玄覽至聊宣之乎斯文以上言作文之由

其始也皆收視聽至撫四海於一瞬以上言構思之狀

然後選義按部至或含毫而邈然以上言謀篇之始

伊茲事之可樂至鬱雲起乎翰林以上狀文之深闕芳茂

體有萬殊至故無取乎冗長以上辨體

其爲物也多姿至故泮泮而不鮮以上言會意遣言而詳論調聲

或仰逼於先條至固應繩其必當以上言去取之術

或文繁理富至故取足而不見以上言篇中必有主語



或藻思綺合至亦雖愛而必捐以上言不當勦襲

或若發穎豎至吾亦濟夫所偉以上言文中特佳處而全篇不稱

或託言於短韻至含清唱而靡應以上言清而無應此文小之故

或寄辭於瘁音至故雖應而不和以上言應而不和此辭颯之故

或遺理以存異至故雖和而不悲以上言和而悲此理虛之故

或奔放以諧合至又雖悲而不雅以上言悲而雅此聲俗之故

或清虛以婉約至固既雅而不豔以上言雅而不豔此質多之故

若夫豐約之裁至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以上言變難以辭逮手之

普辭條與文律至顧取笑乎鳴玉以上言古之佳文難得故已作亦鮮有佳

若夫應感之會至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以上言文思開塞之殊

伊茲文之爲用至流管絃而日新以上總歎文用

選學書箸錄

全注本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 宋尤袤汝州刊本 胡刻本 武昌翻本 清嘉慶乙巳胡克家影刊尤本 潯陽萬本 張伯顏廣州翻本

廣州明注諒刊本 廣州翻朱墨本 撫州饒氏重刊 明晉藩刊本 四部叢刊小字朱墨本 汲古閣本 成都尊經書院刻墨本

文選六臣集注六十卷 宋贛州學刊本 明茶陵陳氏翻宋本 明洪梗刊本 袁氏影刊宋廣都縣刊本

唐寫本文選集注殘本十六卷上虞羅氏影印

刪注本

文選淪注三十卷 明閔齊華撰 孫鑛評 明刊本 原刻有錢謙益序

文選纂注十二卷 明張鳳撰 明盧之頤刊本

文選章句二十八卷 明陳與郊撰 明刊本

文選刪注十二卷 明王象乾撰 明王氏寫刊本

文選尤十四卷明鄒思明撰 四庫存目

文選越裁十一卷清洪若皋撰 四庫存目

文選後集十五卷清張宗緝撰 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文選集成六十卷清方廷珪撰 刊本

文選集解五十卷清鄧昺撰 未刊 見復堂日記

### 校訂補正之屬

文選注考異一卷宋尤袤撰 羣書拾補本 常州先哲遺書本

文選理學權輿八卷補一卷清汪師韓撰孫志祖補 叢睦汪氏遺書本 讀畫齋叢書本 近排印本

文選考異四卷李注補正一卷清孫志祖撰 讀畫齋叢書本

文選李注引羣書目錄六卷清沈家本撰 未刊

文選攷異十卷清胡克家撰 附刊李注本

文選補注若干卷清林茂春撰 引見文選旁證

文選附注清葉樹藩撰 在海錄軒本內

文選啟音一卷清趙晉撰 指海本上海大東書局影印指海本

選注規李一卷清徐攀鳳撰 續藝海珠塵本

選學膠言二十卷清張雲璈撰 三影閣原刊本 文淵樓叢書影印本

文選集釋二十四卷清朱珪撰 朱氏家刻本 上海受古書店影印本

文選旁證四十六卷清梁章鉅撰 榕風樓刊本 蘇州覆刊本

文選李注拾遺二卷文選賸言一卷清王煦撰 見越縵堂讀書記未刊

文選拾遺八卷清朱銘撰 光緒十八年家刻本

文選筆記八卷清許巽行撰 光緒刻本 文淵樓叢書本

文選校勘記四卷清程先甲撰 千一齋叢書未刊本

選學管闕六卷清程先甲撰 千一齋叢書未刊本

何氏校文選若干卷清何焯撰 引見余胡孫梁諸家書

錢氏校文選六十卷清錢圓沙撰

文選舉正一卷清陳景雲撰 文道十書未刊鈔本 錢氏曝書雜記作二卷 書目答問作六卷 清史列傳作文選校

正三卷

段氏校文選若干卷清段玉裁撰 引見文選旁證

文選拾瀋二卷近人李詳撰 光緒甲午刻本

文選李注義疏若干卷今人高步瀛撰

讀書雜誌楚辭合文選一卷清王念孫撰 王氏五種本

四六叢話文選一卷清孫梅撰 原刊本 光緒七年吳下重刻本

過庭錄文選一卷清宋翔鳳撰 浮溪精舍叢書本 單刻過庭錄本

學古堂讀文選日記一卷清陳秉哲撰 學古堂日記本

選學源海記二卷清程先甲撰 千一齋叢書未刊本

選材錄一卷清周春撰 周松藹遺書本

### 音義訓詁之屬

文選音義八卷清余蕭客撰 乾隆靜勝堂刻本 鴻寶齋石印本

文選紀聞二十卷清余蕭客撰 碧琳琅館叢書本

文選箋證二十二卷清胡紹煇撰 世澤樓活字本 聚學軒叢書本

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清薛傳均撰 原刻本 益雅堂叢書本 四川刻本 小玲壠山館叢書本

續文選古字通二十卷清薛鈞伯撰 見清史列傳

文選古字通補訓四卷拾遺一卷清呂錦文撰 光緒辛丑傳硯齋刻本

文選通段字會四卷清杜宗玉撰 光緒丙申孝感學署刊本

文選古字補疏八卷清程先甲撰 千一齋叢書未刊本

選雅二十卷清程先甲撰 千一齋叢書本

文選類詁不分卷今人丁福保編 醫學書局印本

文選小學若干卷清劉岸撰 見清史列傳

### 評文之屬

文選心訣元虞集撰 昌平叢書本 日本昌平費宮板 六然堂輯印

孫氏評文選明孫鑣撰 在文選淪注內 近同文書局印入影胡刻本

孫氏山曉閣重訂文選二十二卷清孫琮撰

俞氏評文選清俞揚撰 傳鈔本

李氏評文選清李光地撰 引見何氏評本

義門讀書記文選五卷清何焯撰 通行本 海錄軒刻文選本

邵氏評文選清邵長蘅撰 引見文選集評

文選集評十五卷清于光華撰 通行本

選學糾何一卷清徐攀鳳撰 續藝海珠塵本

讀選意籤一卷清陳僅撰 四明文則樓刊本

文選珠船五卷清傅上瀛撰 光緒壬辰典學樓刊本

### 摘類之屬

文選類林十八卷宋劉敞撰 四庫類書類存目 引見文選紀聞 明吳思賢仿宋刻本

文選雙字類要三卷宋蘇易簡撰 四庫類書類存目 引見文選紀聞

文選錦字二十卷明凌迪知撰 明刻文林綺繡本 融經館叢書本 鴻寶齋石印本

文選粹語二卷明胡煥文撰 格致叢書本

文選課虛四卷清杭世駿撰 原刻杭氏七種本 食舊堂叢書本 鴻寶齋石印本

選藻八卷 清張雲璈撰 見清史列傳

文選類雋十四卷 清何松撰 鴻寶齋石印本

文選編珠一卷 清石韞玉撰 碧琳琅館叢書本

文選集腋二卷 清胥斌撰 鴻寶齋石印本

### 選賦選詩之屬

選賦彙注疏解十九卷 清顧施楨撰 康熙刊本

選詩句圖一卷 宋高似孫撰 四庫本 百川學海本

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 元方回撰 四庫本

選詩補注八卷 明劉履撰 四庫著錄 風雅翼本

文選詩集旁注七卷 明虞九章撰 萬曆二十八年世德堂刊本

選詩約注十二卷 明林兆珂撰 刊本

合評選詩七卷 明凌濛初輯 明凌刻朱墨本

選詩定論十八卷 清吳湛撰 康熙刊本



選詩偶箋八卷清鍾鶴鰲撰 嘉慶二年刊本

文選集律一卷清董正揚撰 嘉慶刊本

古詩十九首解清張庚撰 藝海珠塵本

古詩十九首詳解二卷清饒學斌撰 刊本

古詩十九首說一卷清徐昆撰 刊本

古詩十九首繹清如皋姜任脩撰

阮籍詠懷十七首注清蔣師燾撰 刊本

### 補遺廣續之屬

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 明茶陵山東書院刻本 乾隆二年影翻茶陵本有倪國璉序 道光乙巳湖南小琅環

館重刊本

廣文選六十卷明劉節撰 明刻本

廣廣文選二十三卷明周應洽編 明刊本

續文選十四卷明胡震亨撰 明刊本 上海進化書局影印本

已上著錄，皆舉見存而可求者。其史志已佚及存目四庫不易見之本，不錄。  
(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6490B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發行

大學用書  
文選學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駱鴻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澳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何霜筠 柳野青) (一一六三六)

